

目 录

編者的話

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报告	中国革命党 (1)
黃克强手札	黃 兴 (6)
甯調元、熊樾山被害案	(14)
湖南討袁印件	(25)
贛案续記	(43)
袁世凱政府三日电存	(53)
馮国璋收电簿	(71)
安徽函电	(99)
贛宁之役資料散輯	林鋒源輯 (120)
贛宁战后討袁資料	和 力 輯 (151)

編者的話

本期共收資料十篇，均為從未刊印過的。其中一篇為辛亥革命前的資料，六篇為贛寧討袁之役的資料，三篇為贛寧之役前後有關討袁鬥爭的資料。

《湖南討袁印件》為討袁軍的宣傳品。《贛案續記》、《袁世凱政府三日電存》、《馮國璋收電簿》、《安徽函電》和《贛寧之役資料散輯》等篇，都是袁世凱政府方面的文件。這五篇資料主要敘述1913年7、8月間戰爭的過程。其中一部分資料是敘述袁世凱的罪狀和討袁的原因。袁世凱方面的文件，對於討袁軍極盡污蔑漫罵之能事，但是其中說到的事跡，卻証實了袁世凱的許多罪行。

《黃克強手札》、《甯調元、熊樾山被害案》和《贛寧戰後討袁資料》等篇，主要敘述革命黨人的討袁活動。革命黨人雖然彼此間意見分歧，組織也不統一，因而影響了討袁運動的進展，但是他們在討袁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在全國各地發動討袁鬥爭，對於保護由辛亥革命建立起來的民國，有一定的作用，為以後的護國戰爭準備了條件。有少數資料是記載農民自發的鬥爭的，可是革命黨人對於這些群眾性的活動，除與白朗部有一點接洽之外，多沒有聯繫，以致農民反抗不能擺脫落后性，而民主革命運動也未能很好地組織農民群眾的力量來參加。

有關討袁鬥爭的九篇資料，記載了帝國主義干涉我國內政的侵略事實；也揭露了這時反革命陣營以袁世凱為中心，如何把各省的軍閥、官僚以及進步黨人都結集在一起，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對革命黨人和農民肆行殘酷鎮壓的部分情況。這對於研究辛亥革命後幾年間的历史，是有一定意義的。

當然，當時各地討袁的活動不止這几起，今後如果再收到這方面的資料，將陸續刊出。

《民報》的停刊在历史上不是太大的事件，但《民報二十四號停止

情形报告》一文，則是揭露帝国主义如何和清政府勾結迫害中国革命活动的历史文献，它使我們了解《民报》被日本政府勒令停刊的前后經過。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始終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課題。以后本刊将陸續发表这类資料，同时欢迎讀者多多投寄这一类稿件。

徵 稿 啓 事

本刊为供給历史工作的需要征集以下資料：

1. 北洋軍閥統治时期的資料。
2. 謝纘泰的著作，如1924年香港《南华早报》所刊出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英文原件最好)以及其他著作。
3. 孙中山的墨跡。

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报告

中国革命党

说明：一九〇七年，民报社干事吴天寿名崑，湖北人回国，章太炎推我来接管《民报》发行事务。我在民报社工作年余，亲自见到同盟会中有少数人反对孙中山先生，一九〇七年潮惠起义失败后，竟要求改选黄克强先生为总理。刘霖生揆一当时以庶务代行总理职权，坚决反对这种要求，认为此举无异自杀。张继为此和霖生扭打起来。日本人北辉次郎因要求为同盟会本部干事，遭到霖生反对，竟批霖生之颊。这些印象都是很深的。特别要向大家提及的，应是一九〇八年《民报》为日本政府所禁一事。当时黄克强、章太炎、宋教仁拟将《民报》移到美国出版，后因有他项计划，未能实现。关于《民报》被日本政府禁止一事，我尚存有当时油印报告一份，详述事实。今把它公布出来，对于大家了解当时的情况，可能有些用处。惜保存年久，又被虫蚀，已有数字残缺了。

陶冶公。

敬启者：

《民报》二十四号于阳曆【一九〇八年】十月初十日出版。乃日本政府受唐绍仪运动，始则胁以清末同盟之威，继则啗以间岛领土，抚顺、烟台煤矿，新法铁道之利，遂令日本政府俯首帖耳，于十月十九日突发命令书，收没本期《民报》，并其所曾经认可之《民报简章》亦永禁登载同一主旨之文字。其书如左：

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炳麟

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日发行《民报》第二十四号ハ，新聞紙条例第三十三条违ト认ナ，告发シタルニ付，同条例第二十三条ニ依リ，其发卖頒布ヲ停止シ，假ニ此ヲ差押；且ツ《革命之心理》^①、《本社简章》^②ト題スル記事同一主旨事項，記載ヲ停止スル旨，内务大臣ヨリ命令セラレタリ。

① 《革命之心理》，伯夔（湯增璧）撰，刊于《民报》第二十四号。

② 《本社简章》，从《民报》第一号起，几乎每期都刊于封底内面。

右相込ス

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九日警視總監龟井英三郎^①

此书发时，《民报》編輯人章炳麟适往鎌仓，至二十日晚归至东京，即在警署得此命令。按《革命之心理》一篇，无一語与彼三十三条相犯。所謂敗坏风俗者，无有也。所謂扰害秩序者，无有也。至《民报簡章》，自开办时已經彼內务省认可，前日不禁而今禁之，尤与法律背馳。編輯人章炳麟向牛込^②警察署长詰問理由。警察署长答曰：“此事关于外交，不关法律。”同时宋君教仁所著《間島問題》一书亦被收沒，益知日本政府意趣所在。所以不令《民报》永远停止者，盖不欲居严厉之名。而《民报》宗旨以顛复恶劣政府为本根，去此宗旨，則《民报》躯壳虽存，而精神剷除已尽，是不停止而自停止也。彼其巧詐圓滑之术，視直用严厉手段者尤为可忿。时人或以避其鋒銳漸与轉鬪为說。編輯人章炳麟知日本政府不可信任，乃封还命令书，且致书于內务大臣平田东助云：

內务大臣鉴：

《民报簡章》六条主义，前經貴內务省认可。今未將此項保証退还，突令不許登載与此簡章同一主义之事項。本編輯人兼发行人不能承认。特將此紙繳还貴內务省。如以扰害秩序为嫌，任貴內务省下令驅逐，退出日本国境可也。

民报編輯人兼发行人章炳麟白。十月二十一日。

此书去后，內务省复飭警視厅諭牛込警察署长，令其恳切晓諭，以复受命令书为期。二十三日，編輯人章炳麟詣警察署，署长以原件示之。章炳麟曰：“吾始終不受此命令书。任君上告长官，言我反抗命令可也。”警察署长答曰：“不受亦不得为反抗命令。”以前此以亲手

^① 日文全譯如下：

民报发行人兼編輯人章炳麟

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日发行之《民报》第二十四号，因违反新聞紙条例第三十三条而經举发，內务大臣特根据該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規定，命令：停止其銷售发行，临时予以押收；并勒令今后不得刊載与《革命之心理》、《本社簡章》内容相同之文稿。等因，仰希知照

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九日警察總監龟井英三郎

^② 《民报》編輯部設在日本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接取，故章炳麟知封还无益，乃复致书内务大臣云：

内务大臣鉴：

前封还命令书，經貴内务省飭令警視厅传告牛込警署，令其恳切晓諭以复受命令书为期。警署本奉命之地，署长特备役之人，权不己操，本編輯人兼发行人勿庸与之撓拒，当将命令书仍旧携归。然今有为贵大臣告者：前經牛込警察署长当面告言：“此事关于外交，不关法律。”本編輯人兼发行人早聞北京传说。据云：“唐紹仪此次塗經日本，将以清、美同盟之威胁日本，又以間島領土之权、撫順炭矿之权、新法鉄道之权略日本。”今与牛込警察署长之言相校，毫釐不爽。本編輯人兼发行人私謂貴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刚毅愷明称于天下，必不茹柔吐刚，以纖毫之利，圭撮之害，而俛首以就滿洲政府之羈轡，以挠邻国士民之气。往者，朱之瑜^①以光复中原不胜，违难貴国，貴国士大夫至今称之。本报立論，犹朱之瑜之志也，顾豈前后异哉。貴国天性尊君亲上，世篤忠貞。若以此推愛□滿洲政府，虽名实相违，而言出由衷，犹为世所共諒。若以威赫利略之故，而以《民报》之革命宗旨，与滿洲政府所贈利益交換，本編輯人兼发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貴内务省既勒令本报改变簡章，請以新假定六条主义疏写呈覽：

- 一、灭□世界立宪国
 - 二、破尽世界伪和平
 - 三、以中华帝国統一东亚
 - 四、以专制政府攘逐蛮夷
 - 五、不与兽性民联合
 - 六、不求卖淫国贊成
- （以上系假定語）

若作是說，語語与現在簡章异撰，或且反对。未知貴大臣允許否也。嗚呼！國興广大，何所无託身之地！黃鵠一举，識天地之圓方；本报刊行，豈必局在东海。必若操之过蹙，即人人能作唐紹仪耳。吾党人在美国者已明言中美国民連合，变本加厉，或亦本报所有事。自

^① 朱之瑜字魯瑛，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亡后，为反清复明而奔走。客死于日本。

茲以后，更不煩以“同文同種”酬酢之言，辱我炎黃遺胄矣。

民報編輯人兼發行人章炳麟白十月二十三日

此書去后，二十四日即有鐵道技師高橋孝之助來作說客，先以買報為名，偽若不知《民報》沒收之事者。編輯人章炳麟以命令書示之。高橋應聲答曰：“此非日本政府意。乃唐紹儀以間島、撫順、新法之利為餌，故外交政策不得不如此耳。”章炳麟心知其所從來，直答曰：“貴國政府所為非官吏之行為，乃倡妓之行為，誰能信倡妓無貳志乎？”高橋曰：“豈但倡妓，直盜賊耳！凡政治家不得不然。且日本為新造之國，外交方鍼，倉皇無定，亦當見諒。若就本事論之，則僕之不滿，更有甚于君等。雖然，革命非循順之事，障礙甚多，願諸君少安無躁。諸君不必離日本。日本政府阻碍《民報》，實則贊助革命，恐他國無有如日本者。僕聲氣素廣，善知秘密，他日當容報告。”言已遂出。

二十五日，同人集議善后之策。決定遷移報社至他國境界，且于遷移之前，□□籌款起訴。無論勝負，要之期□□□□而止。次日編輯人章炳麟，又移讓內務大臣云：

內務大臣鑒：

二十三日寄去一書，次日即有鐵道技師高橋孝之助來作說客。本編輯人兼發行人觀其辭氣舉止，知于政界有瓜葛者。禍福存亡之念，不以櫻心久矣，豈此奢闊之言，而足撓亂神听。獨有為貴大臣告者；台閣之上，政由己出，龍行虎步，高下在心。欲將《民報》永遠停止，則直令永遠停止耳。今既不敢居严厉之名，而利權所在，又不能不虛與委蛇。由是捨永遠停止之名，而取永遠停止之實。迫胁《民報》，使變其革命宗旨。為此者亦內疚神明。惟欲深秘其事，竝貴國諸報章不令記載，以激外人之姍笑。復遣游說之徒，風示意旨。為官吏者，當孰敢如是耶？本編輯人兼發行人雖一介草茅，素不受權術籠絡。若貴大臣有意督過之，封禁驅逐，惟命是听，幸勿令縱橫之士騰其游說也。

民報編輯人兼發行人章炳麟白 十月二十六日

以上報告《民報》與日本內務省交涉情形。自此以后，惟有執定方鍼，為百折不回之概，斷不以口舌轉圜，墮我革命黨人之資格。縱令

裁判治罪，亦惟听其施行。吾党人材遍布南洋、美洲等处，豈蕞尔日本所能消灭。敬告同志，当同守大国民之风概，勿以小挫灰心，勿以威武屈节，庶几松栢后凋，竟伸其志。

中国革命党同白。

胡 乡 长

藍田黑告示

編者按：

在蔣匪帮統治时期，全国人民生活極端痛苦，因此广泛地展开了革命斗争。群众斗争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澈底打倒蔣匪帮的反动統治，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陝西藍田县农民曾用“黑告示”的形式，揭露蔣匪帮乡长的罪恶，并提出自己的要求。原文刊于陝甘宁边区《隴东报》1944年6月123期

本鎮胡乡长，
贪污过千两；
造房又娶妾，
吃穿赛皇上。
一日世事变，
性命难保全。

黃克強手札

黃 興

編者按：黃克強先生手札十一通與《同人報告書》一通，系贛寧討袁之役失敗後，黃克強先生在日本與美國時所寫。原分裝為兩冊，後有周震麟、熊克武諸先生跋。今選錄函札五通，跋四通，均係有關當時討袁運動者。孫中山先生與黃克強先生為了中華革命黨的誓辭，意見雖曾有分歧，但是從這些函札和跋文看來，兩人都是為討袁和民主革命而鬥爭，並且打擊了官僚分子的離間挑撥。

致劉劭襄函（一）^① 1914年5月29日

手書誦悉。黨事弟久灰心。近來尤極其詭譎之態。不德如弟，欲圖挽救，轉受毀傷，尙有何說！屬思宕將來，既感且佩。恐人不我與，猶含沙躡其後。請拭目以觀，必有所悟也。復頌

道安

興啟 五月廿九夜

致劉劭襄函（二） 1914年6月3日

頃奉偉論，敬佩，敬佩。我兄毅力熱忱，出任大事，曷勝欣羨。惟興素性迂拙，主義所在，不敢變換手段以苟同。雖以入之如何毀傷，亦不稍為之動。誠如來示所謂“人生以精神貫注而立，大事以一線到底而成。”此堪自慰者。至於欲反對自己十餘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不惜以權利相號召，效袁氏之所為，雖愛我如兄，興亦不敢從兄之後。伏希為國努力，馨祝無盡。

劭襄我兄專席。

弟興啟 六月三日

① 本函與下一函，原函封套均寫：“小石川茗荷谷町五六陸奧正義殿，芝高輪南町五三岡本。”時劉劭襄化名陸奧正義，黃克強化名岡本。

致刘劭襄等函 1914年7月29日

劭襄、曙汀两兄鉴：

本月九日午前抵檀島，承国民党同志招待，欢晤半日，并导游各处。午后五时开船，于十五日抵桑港，当有国民党員及侨寓諸同胞在埠头相迓。連日赴各团体招待，頗蒙优遇。海外諸同胞热心国事，不以成败稍渝其志，殊深感悚。在桑港酬应九日，至二十三日始移居太平洋森林 Pacific Grove，距桑港約百余英里。拟暫住月余，調查美国政治及地方自治状况，并拟請一名师来此讲授。俟略有所得，再赴美东遊历。昨承芝加哥美商会来电欢迎，以此見外人对于吾人感情尙好，即美政府于弟等上岸时，亦电飭其关吏优礼相遇。吾人若于此时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世界輿論，犹有可挽回之一日。此間党情，于道腴兄函中另紙述之，茲不贅，請往索观可也。石公已移居东京否？所筹事若何？暇时乞詳示一切，不胜盼切。手頌筹安。弟兴启。

各同志均此。书城、陶鈞、申伯^①同候。七月二十七日

通信处仍如前处。

致譚人凤等函 1914年9月12日

石屏、楚香、曙汀、烈武、劭襄、道腴諸公大鉴：

接八月十八日手示，敬悉公等苦心热忱，大謀进行，无任感佩。其办法以維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現在所謂革命党，其弊在不能統一。公等著意在此，将来救国目的必可达到。望諸公等持以毅力，不患事之无成也。

欧乱发生以来，世界金融均形停滯，袁賊将陷于窘迫之域，此为倒袁最良之时机。（后有解释时机之处。）惟日政府态度已定，于吾党行动必多所掣肘。美政府对于吾党虽表好意，近探其所在，亦鉴于欧洲之战禍，頗取慎重态度。且袁賊以德日之冲突，轉乞怜于美，内容想亦許以特別权利，故美亦极欢迎。以美日将来之地位故。吾党此时对于美当

^① 李书城、石陶鈞、徐申伯等人隨黄克强赴美。

局不可不努力运动，然以上之关系，恐收效尙待时日。总之，美之金融机关亦受欧乱之影响，断无大宗款项以助袁贼。盖美发达生产资本，純系吸取欧洲而来，于本国之实力殊形不足。已晤过美之經濟家及銀行家，皆云美政府刻亦赶印鉅数之空头紙币，預备欧战延长，以为救济本国之用。各界以此之故，亦頗恐慌。以无預金而徒发紙币，終非善法，至有名之为紙政府者。觀此，袁贼将来之破产可必。或袁贼以无外款之助，于国内必橫加誅求，国民既負担之不胜，其积怨必甚。吾国国民之性质，必待其身受痛苦然后求救，此时吾人乘其憊而撻之，袁贼将不受一击也。

人謂乘欧乱吾人可起而击袁，不則失此时机，吾人終无倒袁之日。此似是而非之說，观察不到，理解不真，最足以僨事。吾謂乘欧乱吾人可謀革命之預备，閩牆之事可免私見即可去。有此时机，庶預备方有着。不能統一，預备上則生冲突。两方面均空。无此时机以迎我，預备亦頗难着手。如利用此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憤，或一部之力，必終归无效，徒自減杀其势力。是主任者不可不审慎于先也。公等气度恢宏，处事周密，矚微識远，当必及此，无俟兴之鯁鯁过慮，至于“絕无所預备，徒大言欺世，其心至足誅。或更取媚于袁贼，阻革命之实行，尤为民国之蠱賊巨毒。”昨接东京各处来函，其办法皆趋于有条理之預备。然如上所測度，或与公等感情素未融洽，意見尙未疏通，至有彼此誤会之处，亦未可知。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望公等以大度处事，（以調各方面为主）著著踏实进行，或至袁贼坐困之时，可能收群策之益。不則各自为陣，不相关联，事必无济也。

兴刻在美，当极力为各方面之調和，并一面揭开袁贼之黑幕，漸图挽回外人之議論，使表同情于吾党。上月中旬曾赴桑港美国紳商之約，演述中国政治之現狀，聞者皆謂袁氏之罪恶，在墨国前任总统威尔泰之上，頗有感动之意。至筹款一节，目前以种种关系，似不易得手；須之以时日，或有可望。华侨一方面，以中山刻正在此筹款，觀此地办事之人，舌敝唇焦，沿門捐措，現所得者，美金不过貳万余元。以此地多工人，非如南洋之富有資本者可比；且須許以勛章及一切特別权利。若兴在此再筹，极竭尽全力亦不过此数。且令此处党人自分

派別，又令外人輕視吾輩，非計之得也。現擬月內赴美東遊歷，途中尚須赴華僑之招待會，俟綜觀各處情形，再行奉聞。東方戰機正熟，函件亦多不便，于有關係之處，不能備述，尚乞心照。手此，即頌籌安。

弟興啟九月十二日

书城、陶鈞附筆，各同志均此不另。石公、道腴未專復，恕之。

同行人報告書^① 1914年7月

抵埠后大概情形，已詳別函。此間國民黨員頗盛，而同姓團體尤為堅固。金山僑民，黃姓最多，李姓次之，其習尚凡系同姓之人，不問黨派如何，均竭力擁護之。故克公抵埠時，歡迎者不僅同黨人士，黃姓之歡迎者尤夥；其他中國公會（即前致公堂所改）及各團體（如江亢虎之社會黨等）均至埠頭歡迎。是日抵埠情形，歡迎者頗張大其事，至埠頭者千餘人，均各有旗幟徽章；由埠頭擁護弟等至客棧者，自動車有三十餘台之多。華人在外素從儉約，是日特為此豪舉者，蓋欲示外人以觀瞻也。弟等因先未知情形，故于抵埠之前，並未通知，而歡迎者已準備數日矣。幸抵埠時，已有美總統數電及公文通飭關吏，令其優待并妥加保護，故毫無阻礙，眼病腸病均未檢驗，僅各索一照片即行上陸。后閱日本新聞，始知同船之日人百三十二人，中有百二十餘人送往孤島留醫者，我輩可謂幸事矣。上陸時黨員暗携武器，沿途警戒者百餘人。因金山黃姓最盛，雖非籍隸本黨者，亦極表歡迎。故反對黨之報館，對於克公及弟等均不敢有微辭。此為意想不及者也。

抵埠后，連日由各團體設宴招待，每宴均聚至數百人。克公每次演說約二三點鐘之久，听者異常歡慰，毫無倦容。而北美各處華僑，及南美與加拿大等處來電歡迎，請赴各處演說者，現已有三十餘埠。惟因各處太疎散，一一親往，費時太多，其近金山者擬陸續應其招待，過遠者復電謝其盛情，其在東美各處者擬于赴東部時沿途應酬之。此行表面上頗為滿足，華人之對於克公既已多數抬高其身價，以后雖有反對者，亦不能逆多數人之心理，自見棄于眾也。

^① 原書封面寫：“回呈劉先生勸襄啟”字樣。

惟弟等未到之前，此間已发起第三次革命筹餉事务所，主持者为謝君英伯、馮君自由等，其发动由于东京，近并派林君子超来充筹餉会长，聞亦东京所派，而筹餉章程，即本于中华革命党总章，酬以勳位及权利。而东京所要求者，在解散国民党名义改为中华革命党名义，因此間国民党員贊成者不多，故国民党之招牌尚存。而青年党員于为国民党党員之外，又有填写誓书为中华革命党党員者；惟老成者尚多反对。故国民党內潜伏此两派。在中所謂筹餉之事，即凡入中华革命党者須納入会費十元，此外酌捐，計所收款項已有数万元。捐款者固屬踊跃，而反对勳位者尚多也。弟等抵埠时，外人訪員即問是否来美筹餉。当答以非是。而克公演說，未明言反对，亦并未明言贊成。离桑港之前一日，曾邀本党重要党員，告以此行主义，并詢問筹餉事实。据其答复亦以：“中华革命党党章为不然，因东京发动此事，并未通知干事人員。先由党員发起，要求照东京命令办理，而党員者亦有反对者。为調和党員及保全国民党名义起見，故設筹餉事务所，而党員中有願写誓书願助餉者，均听許之，以防內部之冲突”云云。克公告以不可失信，华侨所筹之款，不可濫用，应暂时保存，俟事机成熟时用之。彼答以：“党員甚热心內地革命之事，如东京要款不交，恐党員不允”云云。是乃此間內部之大概情形也。

美洲中国人，除学生外，概系工人，商家至少。学生散在各地，无何等形式上之团体。工人則热心有余而知識不足，但聞革命二字，莫不贊助者，固无何等存心也。弟等此行之主义，原不能遍人而告之，人亦多不知之。故自我輩抵岸后，捐款者較前尤为踊跃，即金山一埠，聞一日可筹美金千余元，較之武昌起义时尤盛云。

吾等此行，主义重在联络外人。若长居金山一埠，应接太繁，无与外人接洽之时；具与华人久处，恐积久生厌，或不能保持尊严。故在金山应酬十日，即移居此处，以卸脫本国人之应酬。現拟調查美国政俗，及此地自治之情形。已托美友請一通晓政治之美儒来此讲授。此处地处海岸，至为閑靜，外人多来此避暑者。因此，或可多接洽有学問之人，預备赴东方（华盛顿、紐約各处）时，与其政治家接洽，美国人情，西方与东方不同，西方因亚洲人太多，又多賤业，故皆藐視之，且

排斥之不遗余力。东方则不然，欲联络外人，须赴东方，故在此居住亦不过一二月耳。吾等在金山演说，其大旨在宣布本党正当之宗旨，及袁氏误国之罪恶，仍劝国人以正义、人道、平和之手段谋国。华人及外人亦无厌恶之意。邓君孟頌现仍住金山，将来或入学校，或在报馆主笔，现尚未定。同人等皆灵肉都好，幸勿为念。余续详。同行人均启。

致莫伯恒书 1916年5月18日

伯恒我兄大鉴：

台从在东，未得尽谈，正以为念。弟抵美时，接铸夫、静仁两兄来函，知兄与文庆、百吹诸兄，对于浙事早有计画，竟能于孤危之中，独树义帜，东南半壁，赖以转旋；而内部更如此团结；兄等之苦心调护，无任钦佩。现逆焰虽衰，祸源未尽，为根本计，正愿浙为云南第二，速补充实力，为东南诸同志之指导。闻烈武、铁生两兄皆有此计画，望兄速有以提倡策进之。弟能力所及，决不敢有所推诿。陈君闳良来东，便托致一函，想已坐览矣。即頌毅安。弟兴启。五月十八日

周震麟跋

以上克公与劭襄书十二件，为民国二年亡命日本时所作。癸丑夏五月赣宁起兵讨袁世凯，克公居南京督阵，余与劭襄居湘应援。当南方裁兵之后，江、皖、赣三省战兵不满三万。兵家皆主张慎重，以避袁氏兇风。克公篤实君子，颇纳其言。孙公则决心速发。多方敦促。不得已，出为牺牲以全党誼。苦战旬月，四面受敌。会湘弹药被炸，谭祖安憚战投黎元洪，赴京向袁请罪。克公见事无可为，将以身殉。左右劝走日本，作后图。余与劭襄亦由长沙出走。舟抵九江，袁军要刼余，将即海舰杀之。赖日领派嵯峨舰强硬交涉，始得脱险。途中迁延阻滞，秋深乃达江户。克公与劭襄则已先一月至。其忍难应交，九死一生，忧国相遭，朝夕共处，是不幸中之大幸也。初余三人同寓并区，数月后余与劭襄移寓小石川，始有书札赠答，故此册起于癸丑腊底也。克公为人诚朴不苟，观此遗墨，关于党务国事固一秉大公至正，

不敢背信阿世，即飲食书画小事，偶一着笔，皆閑雅庄重，高风可抱，令人欽敬不已。至如书中“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自己十余年来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决不〔贊〕同其語，尤为治党之药石。年来颯乱糾紛，民国风雨飄搖，未知所底，皆由不以克公之心为心所致。誦公遺言，为之泣然。其不独书法可宝貴耳。民国十八年冬周震麟笔識。

周震麟再跋

以上两书及《同行人报告书》为民国三年七月克公遊美时所作。当失败之后，同志流离困苦，时有責难。孙公失意之余，怨憤尤甚。癸丑之冬，于是有中华革命党之組織。指文严誓，一反同盟会以来网罗豪俊共求国家宏旨。克公虑党生分裂，忠告孙公，勉抑孤憤，調和同志感情，共图进展。孙公不从，更露恶語相詆。余与譚石屏、田梓琴、刘劭襄、熊錦帆、白楚香、胡汉民諸同志从中劝解。陈英士独祖孙公主张，且倡言侮及克公。于是多数不平同志，成立欧事研究会，分途进行。此会发生于克公抵美后，欧战方起时，党员内部团結而用此名，为避耳目防疾忌也。然与中华革命党部同駐日京，不久遂违言紛至，謂此乃黄派党员团結以陷害孙公进行者。余与克公及石屏、劭襄諸人，于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均未参加，日奔走于民党之大連合，准备进行倒袁。克公旅美，往来討論极多，书中有“此間党情于道腴緘中另紙述之”，即詳論中华革命党在美洲新树旗帜，强迫党部更名入党，及筹款糾紛情形；兼容并包，苦心和解，并及集款不易，望余与石屏等往南洋筹画等事。惜此书在沪寓遺失，使克公爱国忠党尽情表見之作，不能传之于世，至可惜也，然有九月十二日一书，亦足观其大要。余与石屏得公此书，次年一月遂赴南洋筹餉。居数月，余病，仍返日京，則松坡派人往还，与克公接洽赴滇举兵事已久。旋松坡密过日本，将袁贈勛位勛章交克公办事处，忽入滇，約桂、粵同时起义。附《致莫伯恒书》，則滇軍已入川，桂軍已应，克公自美返日，将归国时所作也。三书下笔皆精妙絕伦，秀逸之气，飞跃紙上，洵必传之至宝也。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道腴又識。

柏文蔚跋

古人云：“人亡政息”。又云“人往风微”。克公逝世仅十四年，社会間鮮道之者。不但社会間鮮道之，即本党同志亦皆罕言之。此十八年春头山滿、滔天夫人諸同志至南京訪克公遺型不見，而长歎流涕也。劭襄同志罗克公手札，制成二冊。首冊已讀之矣，次冊所言多忧党爱国之語。斯时也，討袁失敗，孙公憤官僚黨員之僨事，决意改組中华革命党，以淘汰之。克公与余等以为不可因噎废食，使党有所分化，言于孙公。孙公不納，而青年浮躁者，欲献媚孙公，流言中伤之，故克公去美。书中所言已得其概矣。初孙公組織中华革命党也，忠实同志奔走呼号，以謀补救，使党不致分裂。官僚黨員，羨研究系之到处活动，欲乘此以謀脱离，故亦另有組織。余与石屏先生严詞糾正，謂吾党絕不可分裂，自取灭亡也。官僚黨員既有所組織，欲利用克公号召，而推为領袖。克公拒之曰：“党只有国民党，領袖惟中山。其他不知也。”嗚呼！前之本党分裂，克公病之。今之本党分裂，又誰病之乎？讀克公遺札，知吾党失敗，由来已漸。同志盍警醒而謀将来。克公犹未死也。謹再識之。民国十九年冬古寿柏文蔚。

熊克武跋

克强先生为革命实际行动者，其事蹟人多知之，然其言論則罕流传。今夏来京，劭襄出示先生手札十数通，居美論時事一篇，倡導團結革命力量，推翻袁賊統治，揭发日、美帝国主义动向。由今視之，亦可証为当时革命之健全主张也。居东京十数札，率言日常瑣事，然亦可窺尔时革命艰苦之状。先生化去三十余年，革命发展，已超先生期望。緬怀故友，欣感交集，爰誌数語，用以寄慨。

熊克武敬識

但懋辛敬书

一九五零年七月八日于北京

寧調元、熊樾山被害案

編者按：《邹永成回忆录》（見本刊总 10 号）記載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凱刺殺宋教仁后，詹大悲、寧調元、熊樾山、夏述唐等在武汉秘密活动討袁的情况。黎元洪充当袁世凱的爪牙，破坏討袁的机关，逮捕并杀害討袁的人士。六月間，汉口《民国日报》被黎元洪查封，討袁起义被黎元洪鎮压，秘密机关被黎元洪破坏，寧調元、熊樾山等人被黎元洪逮捕，后又杀害。今将黎元洪杀害寧調元、熊樾山的案卷，和黎元洪的两通电报发表，以供研究一九一三年湖北地区討袁斗争史者参考。

黎元洪感子电^①

大總統鈞鑒，陸軍部、參謀本部鑒：

拱密。昨发敬电，搜获汉口民国日报館謀叛証据，內有“迫告湖北独立，組織北伐軍，备各省协应，并起义宗旨、軍人条例”等語，文电布告多件各情，計达总統、总长察覽。

元洪当經按照法定警备地域，临时宣告戒严，派兵分查并緝。探悉乱党机关多处，約于昨二十五夜在省城南湖地方集合；口号“誠城”；旗帜袖章均用白布为号。經鄂軍輜重团拏获为首指揮人王泉明，帮同指揮蕭大滿等七十名。宁軍第二团一营四連拏获陈金标、罗汉臣等十八名。飭据軍法会审，王泉明等供称：“改进团^②在鄂起事人代表鍾标，併退伍黃□，說是軍隊多在联络，南七省都要动手，叫我等招兵到南湖集齐，約一点钟进起义門，併有詹議員等多人主持”等情。复据黎师长天才呈报：“职师駐扎造纸厂后靠河边，二十五夜四时，卫兵

① 此电为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发。

② 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害后，季雨霖、熊秉坤等与各部队軍官組織改进团，季雨霖任团长。遵照黃兴的意見，改进团的目的是，“改进湖北軍政，繼續努力进行革命事业。”設机关于碧秀里。五月二十四日，黎元洪破坏了改进团的机关，逮捕了一批改进团团員，通緝季雨霖等。二十七日黎元洪又派其亲信黎天才、王安瀾率兵强迫解散熊秉坤的第五混成协。

見有西裝兩人扒越后牆。入營搜獲手槍四杆，子彈一百顆。又在牆外捕獲接應三名。捕時將手槍炸彈拋棄河中。據供越牆為時倚、方安漢兩名。牆外為鍾仲衡、何作儔、黃子監三名。系由湖南、江西、廣東等省來鄂運動軍隊，舉行暗殺。因欲推倒政府，故行二次革命。昨在東洋租界松迺害九口公館商定，夜三點鐘開船到造紙廠運動軍隊。併云，革命機關無處不有”各等情。當此戒嚴期內，亂機四起，情勢危急，已獲各犯，未便久稽，致滋變故，業經訊據確供，按照軍法分別處決。

惟查季雨霖系在逃要犯，疊據探報，在荆襄等處運動軍隊，圖謀起事。此次各犯，仍系改進團余孽。據探稱季犯在漢口租界與詹大悲、楊王鵬、彭養光、王華國等為之主謀。似此元惡大憝，一日不除，即武漢一日不安，民國即從此多事。前次咨部，僅判擬無期徒刑，實不足以止亂蔽辜。應請飭貴部將前咨取銷，由鄂省懸賞一萬元，請由中央政府通令緝拏，從嚴處死。其該案之容景芳、王光漢、管新源等，均有謀叛確據，一律從嚴處決，以免姑息養奸，釀成鉅禍。元洪素性慈祥，豈忍好為殘殺。但當此存亡危急之時，殫鬼四伏，不得不刑亂用重，以期辟以止辟。望勿拘牽文法，致誤機宜。

至詹大悲系省議員，鄂省屢次內亂，均有牽涉。此次口議員復有供據，應照現行內亂罪犯，由鄂咨會省會，限期到案訊辦。

其武漢所駐主客各軍，均極忠勇可恃。此案事前破獲，深資得力。應俟事定查明，分別呈請獎叙，以昭激勸。

再，據探報，該亂黨有私押東三省與某國接濟兵艦運載軍火情事，是否確實，請政府設法防范。

急切待命，統乞示遵。黎元洪。感子印。

黎元洪沁電^①

大總統鈞鑒，外交部、陸軍部、參謀本部鑒：

拱密。感子電諒達。是夜據胡交涉員暨軍警會同德捕，在漢口

^① 此電為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發。

德界日本人所开富貴館內，拏获乱党总机关甯調元、熊樾山两名，搜出日本鈔票三千余元，銀洋三百余元，併支付賬目及名冊一本，內开：一，定名“討袁临时鄂軍机关部”。二，任軍事者，夏述唐、王之光、季良軒即季雨霖別字。三，任調查者，鍾仲衡、鍾勛庄。四，任聯絡者，鍾仲衡、溫楚珩、楊子唐^①、赵鵬飞、彭养光。五，任會計者，詹大悲、邹永成。六，任文牘者，曾毅、岳泉源、周覲^②。七，任庶务者，溫楚珩、张秉文等。內鍾仲衡一名，已正法。曾毅一名，在民国日报館被获。又帳簿內收入甯款存查等項，記載不明。其支付运动軍隊川資，武昌彭临九、德安张南星、荊州楊子唐各二百元，阳夏鍾仲衡三百元，田鎮安仲州^③八十元，河南鍾勛庄五百五十元，此外冊列各名經手支付千、百、十元不等。現甯、熊两犯尙留德国捕房，已飭交涉員請其引渡。又該乱党仍約是夜入城，放火为号。計本都督府后牆拏获火犯一名，尙未发火。又第七旅司令部右側火发，当即扑灭。又平湖門外制麻局被火。又今早据李总司令及武穴士紳报告，武穴各棧藏匿乱党偵探甚多，併于全安棧會議，測勘盘塘隄，即拟掘挖以灌田鎮李軍。查江水盛涨，該隄一决，則广济、黄梅、潛山、宿松、太湖、望江等七县，悉成泽国，計尤險毒。又于今早在法租界伊达医院第六号詹大悲寓宅，搜获新制大紅旗帜，下角蓝地白花八棱，上下五色綴，旗杆系斑竹三截斗成。聞詹大悲、季雨霖等均藏匿日本兵舰。併傳聞正金銀行允借千万，助給兵舰运載軍火之說。业已另电陈請，将季雨霖交涉引渡在案。查該犯等扰乱軍情，顛复政府，宣言牺牲湖北，至于决水放火，危害平民。不独紊乱国宪，抑且大伤人道，猖獗至此，实屬罪大恶极。生民何辜，罹茲浩劫！

除督飭軍警益加严密防范外，現据法总領事陆公德电复，“民国日报館曾毅等四名，照法国章程，国事犯不能引渡”等語。除再派員交涉外，应請中央政府体察鄂省匪徒暴动危害情形，迅与法使交涉，以弭隐患。无任禱盼。黎元洪。沁四印。

① 下一文件《犯罪証据》作“鬯”。下同。

② 下《犯罪証据》作“覽”。

③ “田鎮安仲州”，下《犯罪証据》作“田家刘仲升”。

甯調元、熊樾山判決書

編者按：柳弃疾《甯烈士太一傳》說：甯調元，字仙霞，湖南醴陵人。早歲入同盟會，創辦《洞庭波雜誌》（後更名《漢帆》）。萍瀏醴起義失敗，被捕。因無佐証，囚長沙獄中三年，釋出。至北京，辦《帝國日報》。辛亥武昌起義後，曾入黎元洪、譚延闓戎幕。一九一二年春，在上海成立民社，擁黎元洪為黨魁。又創辦《民聲日報》，做為該黨機關報。後民社合併於共和黨，即宣言脫黨，并脫《民聲日報》。至廣東任三佛鐵路總辦。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害後，奔走討袁，和熊樾山到漢口，被黎元洪逮捕，贛守討袁之役失敗後，在武昌被殺害。

本文原名《湖北都督府審判處暴動亂黨之甯調元、熊樾山二犯一案判決書》，蓋有“湖北都督府審判處關防”篆文朱印。原卷中，尚有甯調元、熊樾山《述供》各一件，均未提供新資料，今刪去。

本案發生卷

一、調查報告

竊取等前奉都督命令：“有匪徒熊樾山匿藏德租界富貴館。着該調查長會同外交特派員胡朝宗，向德捕交涉；帶同德捕拿獲解省，以凭究辦。此令”等因。遵即前往富貴館附近，秘密偵察，冀得痕跡，再為着手。昨晨見有西裝數人前來該館，往來兩三次，行色慌忙，頗有可疑。職等即派人暗地尾隨此西裝數人之後，見其行至日租界，入松廬家旅館之內。後又見富貴館內有西裝二人外出，一約三十餘歲，一有鬚，職等即暗隨其後。該二人亦往日租界松廬家旅館內去，旋即出來回富貴館。職等即于本日（六月二十六日）往德領署簽字，會同德巡前往富貴館搜查。甫蒞館門，即見年紀三十餘歲西裝之人，在館內洋樓之上，瞥見職等，即下樓持一皮包出外，意似欲逃。當即將其扣留。啟視其皮包，內有機關部分任事務清冊底單一紙，收支款目暨派員到處運動用費單一紙。進館，又在持皮包外出人之提包內，搜有江西李烈鈞所給特別証一個，始知其為甯調元。又搜有密電碼本二個，日本鈔幣數千元。即問甯館內住有熊樾山其人否？甯云不知。旋在隔室搜查，適有鬚之西裝人在內，搜查物件，亦搜出江西李烈鈞所給

特別証一个，始知該有鬚之西装人即熊樾山。当将人物同德巡帶回德捕房。德領不肯交出。該等現均在德巡捕房拘留。特此呈报，伏祈备文前往索要云云。

二，于七月初五日，奉都督命令：

前次在汉拿获匪党甯調元、熊樾山暨該匪不法証据，現准德領一併引渡前來，合发审判处申明核办。此令。

計发

甯調元 一名 熊樾山 一名

証据一包，內計：清單二紙，日記本二个，密电本二个，特別証二个。

三，于八月初四日，奉都督发交国务院来电一紙：

特。武昌黎副總統：

午奉大總統令：来文閱悉。甯調元、熊樾山一案，現值贛宁匪徒倡乱，正在戒严，与从前情形不同。該犯等由鄂解京，不无周折。应即在鄂就近訊明，按法懲办等因。达。国务院。支。

犯罪証据

一，擔任事務人員單

定名机关部

(1)討袁临时鄂軍机关部

担負軍事者 夏述唐 王之光 潘康时 季良軒

担負調查者 鍾仲衡 鍾勛庄

担負聯絡者 鍾仲衡 楊子鬯 赵鵬飞 彭养光 溫楚珩

担負會計者 詹大悲 邹永成

担負文牘者 曾毅 周覽 岳泉源

担負庶务者 溫楚珩 张秉文

二，收付款項單

收甯2000

交 500(季款)

甯400

彭临九200武昌軍隊

张南星200德安軍隊

鍾仲衡300阳夏軍

溫楚珩100王光汉

楊子鬯200 丹书函派人赴荆	楊子鬯100交通
鍾勛庄50赴汴	鍾勛庄500赴汴
楊子鬯500赴田家刘仲升	楊子鬯60还交通
打 电20	陈养初40赴滬
震 旦100溫手	溫楚珩100完交通
溫楚珩50震旦	
又 4車	
又10电报	
200完交通部	
鍾仲衡200	
又	
完 胡四百元悲手	付 宪四百元
付 南五十元悲手	付 悲百一十元
又四十元	付 鍾百 元溫手
付 楊四百元	付 彭百 元悲手
又百 元	付 楊二百元悲手
二百元	夏二百元悲手
又百 元	
又五十元曹卅	楊二百一十元
电 溫十元	楊百元
溫十元	溫代楊百元
	电七元
	楊百元
	壹百元
	黃六元

以上二单，系于六月念六日午后，在德租界富貴館門首拿获甯調元时，在甯所持皮包內搜出。

三、电稿一紙

由南昌致长沙电二月一日

长沙日报轉譚都督暨龙研仙、周道腴、陈汉援、仇依山、文牧希諸公鉴：

南北統一，偪近周年，总统违法失政之事，(无日无之)擢髮难数。最近如擅定官制，暨收沒軍械，招致广东王、楊、順三叛徒，簡任汪瑞

闔为民政长等項事件，尤采用积极专制手段，实行破坏共和。虽赵匡胤黄袍尚未加身，而拿破仑雛形已具。調元未雨之烏，戚于漂搖，亟願我湘人上下团为一气，与各得力省分协筹对付之法。头痛去头，足痛去足。失此不图，后将何及。調元。东。

以上一件，系在富貴館机关部抄出甯調元日記本所載。

四，电一件

湖口来电第一百九十六号。

急。武昌黎副总统鈞鉴：

昨日过湖口被留，勿克行。熊樾山、甯調元二人請即开释。公若爱鴻等，务乞施此寬大，且人心趋向，于吾公亦必默感不置。陈廷訓独断請兵，激动人心，务乞調回原防。大局維持，尤乞力主，临穎至叩，并希电复。大鴻、則沸叩。于湖口。七月十二日到

以上一件，系派赴江西之余大鴻、湯則沸二員，公毕返鄂，道經湖口，被贛匪扣留，致湖北都督之电。

五，函一件

晓峯參謀长、石菴、吉安、召棠、理丞諸兄鈞鉴，敬启者：

沸等于本月三号，由汉起程。初四日，抵九江。初五日始知陈廷訓专断請兵。当以贛民反对，滋疑他軍为慮，急电副总统。初八日，到南昌后，亦屡电告，意恐两軍冲突，牵动大局。公等諒已知之。沸等于初十日，由南昌起身，原欲急行回鄂，面商副总统設法挽救。不意十一日行至湖口，即被扣留，以为熊樾山、甯調元之交质。渠等被押武昌，沸等被押湖口，盖可不言而喻矣。現有日本中久喜信用先生，主张人道，意欲从中斡旋，将沸等二人与熊樾山、甯調元两相交换，已求得此間司令官之同意。此間对于黎副总统頗有感情，且熊、甯二人學問优美，大为有用之才，又为副总统所贊賞。副总统为惜才計，为俯順人心以为国步計，亦当允将熊、甯二人互換。至若沸等从公数年，不无微苦，不加顾惜，想副总统亦不忍为也。敬悬諸公迅即邀請顧問、參謀、副官暨各师长，齐向副总统委曲請求，允将甯調元、熊樾山迅即与沸等互換。成全四命，全仗諸公鼎力。人道主义，諸公素所主持，得沸等手书，諒不漠然視也。致副总统一稟，亦交中久先

生手，如何呈遞，請裁奪。沸內眷在省，請諸公設法安置。家貧親老，經濟困難，亦求設法。并切囑家中，無論如何，不可妄來尋訪。頭暈目眩，急不擇言。再，互換方法，亦請公等籌畫迅速妥善之法為要。肅此，遙叩公安。

參謀湯則沸同叩。七月二十日
余大鴻

以上一件系湯、余由湖口寄來。

六、特別証二个

- | | |
|----------------------|----------------------|
| 甯調元 | 顧問官熊樾山 |
| (1)特別証 白綾所制
第一六四号 | (2)特別証 黃綾所制
第三十一号 |

以上二件，系在富貴館机関部甯熊房中搜出，均盖有李烈鈞印章。

七、密电碼二本

- | | |
|----------|----------|
| 甯密先橫后直 | 先直后橫 |
| (1)明碼电报书 | (2)明碼电报书 |
| 密 | 密 |
- 調密例如三四〇八为調字，余类推。
与贛都督府通用本

以上二件，系在富貴館机関部甯調元房中提包內搜出。

判 决 書

被告人

甯調元 年三十岁，湖南长沙人。三水鐵路总办。

熊樾山 年三十二岁，广东梅县人。工商部顧問。

右案業經审讯，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左。

主文

將被告甯調元、熊樾山二名，按新刑律第一百零一条第二項內乱执行重要事务罪，均处死刑。

犯罪事实

緣此案据調查报告：奉都督命令，会同外交特派員前往交涉，在德租界富貴館緝拿匪徒熊樾山。六月二十六日，往德領署签字后，会同德巡前往富貴館搜查。甫蒞館門，即見年約三十余岁西装之人，在

館內洋樓上，警見即下樓，持一皮包出外，意似欲逃，當即將其扣留。啟視其皮包，內有機關部分任事務清冊底單一紙，收支款目暨派員到處運動用費單一紙。進館，又在持皮包外出人之提包內，搜有江西李烈鈞所給特別証一個，始知其為甯調元。又搜有密電碼本二個，日本鈔票數千元。即問甯館內住有熊樾山其人否？甯云不知。當在隔室搜查，適有鬚之西裝人在內，搜查物件，亦搜出江西李烈鈞所給特別証一個，始知有鬚之西裝人即熊樾山。當將人物同德巡帶回德捕房。德領不肯引渡，該等均在德巡捕房拘留云云。嗣于七月五日，奉都督命令，甯、熊二犯連証據，已准德領引渡，發交審判云云。業經庭訊再三，所有甯調元、熊樾山犯罪事實，茲就供証，詳為研究如下：

竊查此案甯被逮時，在其所持皮包內搜有亂黨機關部任事務單、收支款項單。據供皮包乃張秀瑋之物。又供與張系由金陵來漢同輪認識，因欲同質經商，故兩次共以二千元與張。張于念五日起滬，將皮包遺下。甯于念六日持皮包上街，配置鑰匙，甫出館門，即行被逮。誠如所供，甯與張邂逅初交，何得遽以二千元巨款相與。皮包微物，攜帶極易，張之赴滬，他物既携，何獨留此。如謂因配鑰匙持而出館，何張走之後，當念五之夜，念六之晨，均未憶及，而恰當調查至館，搜捕及門之際，始有此举。且皮包內并無一物可以證明為張之物。揆之人情，征之事理，甯實系見調查到館，欲携証潛逃，因被拿獲，乃狡供皮包為張物，希圖脫卸，情虧詞虛，不辨自明。

且此外足以證明其為亂黨者尙夥，如收支款項單，明明有收甯款之字樣，此證明其為亂黨者一。又如該犯日記本載該犯前用個人名義，由贛致湘電稿，文尾有曰：“雖云趙匡胤黃袍尙未加身，而拿破仑雛形已具。調元未雨之烏，戚于漂搖，亟願我湘人上下團為一氣，與各得力省分協籌對付之法。頭痛去頭，足痛去足，失此不圖，后将何及”等語。足見贛亂未肇之前，該犯已與謀有素，誘奸煽亂，叛迹昭著。此證明其為倡亂者二。該犯既有江西特別証，而被逮未久，贛亂即發，扣留官吏，要挾交換。該犯等非為亂黨重要人物，贛匪何以汲汲出此。此證明其為亂黨重要之人者三。綜上數端，是甯調元實為亂黨無疑。

至熊樾山既与甯同居于机关部，又同有江西特別証，而贛軍又同請交換，足見与甯同为乱党无疑。

又查本案前于六月念五之夜，軍隊在南湖拿获暴动乱党，已經正法之王泉明供称，系奉季雨霖、鍾仲衡命令，秘密結党，連合軍隊，占据武昌，以搗中央。伊故率党五十余人，由鸚鵡洲潜渡武昌，繞道城外，已抵南湖。正在連合炮队，欲往攻起义門，即被軍隊拿获云云。又查江南留鄂第一师咨送念六在汉拿获正法之匪党鍾仲衡等供判前来，其中鍾所供述，与王所供述大旨相符。夫王泉明、鍾仲衡等之与甯調元等虽系三处拿获，而王供匪魁系属季雨霖、鍾仲衡等，而季、鍾等担任职务单，又系在甯手皮包內搜出。甯之皮包，又系由富貴館內携出。其收支款項单中所載用費运动之各区域，已均次第发觉，一致吻合。是足証明富貴館为該党等此次在湖北图謀暴动之总机关，确实无疑。

又查刑法，內乱罪之成立，須备有两个要件：一須已起暴动，二須出于紊宪之宗旨。今該等此次暴动，冀图占据武昌，以搗中央，是其意在顛复政府，紊乱国宪。且王、鍾等已于念五、念六两夜次第暴动，是內乱罪之两个要件，均已完备。应以內乱罪論无疑。当念五夜該党暴动之时，甯、熊二犯既同居于富貴館总机关部，又均有江西特別証，而重要文件，又系甯手搜出。是甯調元、熊樾山二犯，均为該党执行重要事务之人犯无疑。罪証确凿，合判决如下：

判决暨拟律

查新刑律分則第二章內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凡意图顛复政府，潜窃土地，及其余紊乱国宪而起暴动者，为內乱罪。依左例分別处断。其第二款，执行重要事务者，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各专条。今此次匪徒冀图占据武昌，以搗中央，已在武汉先后暴动。而甯調元、熊樾山当武汉暴动之时，为該党执行重要事务，罪証确凿。所有甯調元、熊樾山二犯应拟均按一百零一条律第二款执行重要事务罪，处以死刑，以示炯戒。所有甯調元、熊樾山二名，仍留湖北陸軍監獄拘禁。应俟奉到大總統宣布判决后，再行执行。此判。

中华民国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呈

課員江元亮印
 承審官軍法課課長程定遠印
 課員崔昌閣印
 錄 事 曾文偉印
 陶恒禧印

癸丑討袁之役所見書

- | | | |
|--------------|----------|-----------------------|
| 袁氏當國史 | 馬震東著 | 1930年印本 |
| 袁世凱與中華民國 | 白蕉編 | 1936年上海人文月刊社印本 |
| 袁政府畫史 | 錢辛編 | 1913年上海滬江評論社印本 |
| 北京兵變始末記 | 國事新聞社編 | 1912年印本 |
| 民國二次革命史 | 郭斌佳著 | 無出版年月 |
| 漁父恨史 | 姜泣群編 | 上海中華藝文社 1913年印本 |
| 宋漁父 | 徐血兒 邵力子編 | 1913年民立報印本 |
| 革命偉人宋教仁被刺始末記 | | 1913年上海國民圖書局編印本 |
| 癸丑戰事彙錄 | 洪樾 殷榕合編 | 1915年上海民友社印本 |
| 南北惡感新文牘 | 鐸鐸徐生編 | 1913年醒智書局印本全書石印
四冊 |
| 癸丑禍亂紀略 | 介北逸叟著 | 1913年上海有益齋印本 |

湖南討袁印件

編者按：原件共六叶，系有光紙，四号字鉛印。其中五叶叶末均有“湖南都督府印鑄局发行”字样，只有一叶为“統一党湘支部印刷发行所”字样。文中記載贛宁討袁之役发生时各地討袁的一些情况，可供研究历史者参考。这份资料，系由当时北京政府的宪兵营查获，呈送陸軍部者。为便于讀者了解資料来源，茲將《京師宪兵营报告》一併刊出。

京師宪兵营报告①

右印刷物于本月十五日，由日本邮局送到本营。查閱內容，措詞悖逆，全系煽惑之語。細檢发信地点为湖南长沙日本租界日本邮局，发信机关为統一党湘支部緘，发信日期为本月十三日。想收到此印刷物者，恐不止本营。亟应通令各軍队严防，以免被其煽惑。除报警备司令官、拱卫軍总司令外，理合附呈乱党煽惑印刷物六紙，报告鉴核。謹报陸軍总长。

营长陈兴亚叩 中华民国二年八月十六日午后十时四十分。

計呈乱党印刷物六紙。

与袁世凱書② 民国二年八月三号

大日本书生小越平陆白袁世凱足下：

足下以亡国罪臣，选为民國假大總統，是亦人生之奇福，而天下之至荣哉！但窃所怪者，足下独非清朝勛胄世臣耶？昔者道光、咸丰之际，乃祖乃父，世世忠义，致力王事。迨至足下，夙受知遇于光緒，又蒙殊宠于西后，位膺显要，身任托孤，久負中外重望。然抔土未乾，六

① 报告原件，封套正面写“軍密字十一号报告，送呈陸軍总长鈞启。京師宪兵营自炒豆胡同营本部呈”与“紧急”等字样。背面有“中华民国二年八月十六日午后十时四十分发”，“2年8月17日收文件”等字样，并盖“京師宪兵营营长之关防”篆文朱印。內为清折。

② 全文六叶，仅此一叶无标题。

尺安在。足下纵有溪壑无厌，残忍自遣，独奈乃祖乃父何也！抑光岳气分，天高地卑，乾坤定矣。不幸运会，时有消长，尧舜禅让，湯武放伐，虽天地亦終不能无遺憾也，虽圣人亦終不能无慙德也。此皆上虐下賢，万不得已而后敢行，义士犹且非之。况觉罗氏君临禹域十一世三百年，虽出于滿洲，奄有中原，亦唯不过为舜之东夷，文之西夷而已矣。且其历朝固未尽为明主，亦非有不肖胤子如丹、商者也，又非有大不道如桀、紂者也。而今足下自顾果孰如尧舜，其才果孰如湯武？虽足下亦必知其不如者远甚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可也，无伊尹之志篡也。”嗚呼！彼莽、操、懿、卓，欺人孤儿寡妇，外假禅让，內行篡夺，固圣贤所不容也。虽然，彼尚知君臣之名不可妄废，秩序之分不可擅弃。盖彝伦所斁，邦国顛覆，几何其不胥为禽兽者也。庄周有言：“将为盗而为守备，攝絨滕，固扃鑰，巨盗至，則負担而趋，惟恐其不固也。”是以彼其一朝代而有人国也，亦皆願己为仁君圣主，而望人为忠臣孝子一也。未尝聞有一人无君无父，又并其名分道义而悉废弃之如足下者也。

孟子曰：“戎狄維膺，荆舒維懲。”无君无父，周公所膺。願生之于足下，素非有恩怨也。我国之于貴国，亦非如周公之視戎狄荆舒也。惟其天之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丈夫平生，耿耿一片志气，未能自掩。而我两国俱同国亚洲，同种同文，又久同奉孔氏教。瓶之罄，壘之恥，生虽不佞，亦窃为友邦恥有生此人面兽心之足下也。且客岁革命兵乱，孙、黄一輩，标榜民主而起，已似为足下作先声者。然此輩本純然在野汉民，非曾受官祿于觉罗氏，則眷眷故国，灭滿兴汉，以庇保其族类，此宜別論之可也。独至足下則不然；勛胄世臣，父祖勤王如此；往来两宫，知遇殊宠如此；显要托孤，中外重望如此。而残忍无厌，叛君辱先如彼；废弃名分，敗斁彝伦，为历代姦賊所未曾为如彼。加之中途違約，帝制自拟，蹂躪宪法，欺罔神人；借款卖国，枯竭民血；刀鋸刑辟，殆无虛日。尚且欲藉口共和，粉飾文明，而永貪功名富貴。嗚呼！是石敬瑭割地賂敌之举尚所不敢屑，而足下則独忍为之耶！

且以足下之暴恶，而置一宣統幼皇不問，又为存虛号表恭敬者，吾知其計所在也。盖足下外藉列国势力，一时压抑国人。迨一旦民

急变作，潰决四裂不可收拾，則翻然俄拥幼皇，号令海内，外托勤王，内营私利，是齐桓、晋文之故智也。虽然，齐桓、晋文有管仲、狐、赵以輔翼之，足下岂有此乎？而其雄材伟略，籠罩一世，亦决非足下輩斗筲小人所能跂及。况今日时势，迥乎与昔时不同。世皆知足下智劣势蹙，不能复为，則誰肯受其欺誣者。事苟至此乎，吾亦見足下前躡后跋，仰天长息无及也。昔者王莽惧汉兵至，居灑台曰：“天生德予，汉兵其奈予何。”言未毕，身首异处，长为天下笑。今足下既居灑台，其亦知之也耶？

区区撰述，本不足道。唯其于足下心事姦黠，行动陋劣，直笔不隐，笔誅无假，亦可以知我东方君子国，当时士論所存如何也。茲以一本呈于足下。足下以为可答則明答之。不宣。

民国近时新聞摘要

◀专电▶

德安討袁軍司令林虎昨来电，詳报战况云：連日与袁軍接战，計已十次。我軍死者共十六名，伤者四十余名，袁軍死亡无算。

又电：日前袁軍厚集兵力，进攻湖口，我軍从砲台开砲轰击，沈兵舰一艘，伤四艘。同日，林司令虎乘虚直扑九江，出敌不意，遂获大胜，并夺据銅鼓岭、駱駝山各处砲位。現在九江方面，已无北軍踪跡。

李总司令烈鈞因湖口要塞砲台封閉完密，无虞北軍进攻，昨特回吳城，召集贛省新练各軍大行检閱，以便尅日会师江上，与宁皖两省联軍北上，直搗贼巢。

粵都督兼討袁总司令陈炯明昨来电云：已預备劲軍四师，砲兵工輜均极完备，日内出发来贛。并会同宁、皖各軍，进規魯直。

此間昨得宁电：第三师长冷遹与靳云鹏軍开战后，冷軍大捷，刻已完全占領韓庄一带。

◀鎮江▶

北京袁世凱鉴：

公假共和，行巨君事，海内騷然，得勿愧死。清室退让，尙念民

生。公如屠民自保，即帝位可窃，帝业可成，万世千秋无旁遺臭。否則身敗名裂，何以对先烈？何以对蒼生？共和政治，民为主体，为公計，宜乘时退避賢路，以表无私，是为上策。迫切上陈，生死惟公。

鎮江公民应家崐、胡为蘇、任子建、宋汉傑、赵位武等一万三千余人叩。

民国近时新聞摘要 民国二年八月三号

湖南宣布独立国民报祝詞

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主共和国万岁！中华民国之湖南万岁！

記者于未下笔前三呼万岁者，盖我湖南二千三百余万之国民，于今日与万恶无道浊乱民国之袁世凱正式断絕关系，是即我二千三百余万同胞出死入生之日。露布既頒，三湘士女鼓舞欢欣。盛哉，开国以来之湖南第二紀念日也！記者敢不敬謹以致詞：

革命种子，胎胚湖南，流风所播，海內翕然。求政治之改革，挽大命于将傾，十年以前，我湖南健者，固为中国負头等責任也。辛亥八月，武昌首义。季秋之朔，湘省首先响应，誓师东討，轉战汉上，流血成殷，滿軍創鉅，各省从风。中国人之得有中国，我湖南人士头顛之代价也。南北和議未定，宋先生偕唐、汪諸公，苦任調停。兵变天津，关攻娘子，黄留守忍辱劝孙前总统禅位于袁，以息战祸。民国之得为統一国家，我湖南首先贊成之也。袁賊受禅，政府北迁，黄辞留守，宋辞农林。中央財源枯竭，湘省协款百万为各省倡，顾瞻大局，不竞私权。临时政府之成立，不啻我湖南締造之也。湖南为中国尽职，湖南之当然。袁世凱受中国付托之重，我湖南即有监督袁世凱之第二重責任。

試观袁賊受任以来，嗾軍警威胁临时参議院，大罪一。唐总理依法拒絕副署，迫出天津，搖倒內閣，大罪二。擅頒省官制，大罪三。袭杀有功无罪之张、方、吳、罗、宋、凌、林、徐諸公，大罪四。擅借外債将七千万磅，大罪五。擅割五十万方英里之外蒙古，大罪六。擅封国光、国风、民国、震旦諸报館，大罪七。擅免民选之皖、贛、粵三督，大罪八。擅設京畿总执法处，淫杀无辜，大罪九。以命令設审計院，大罪十。

濫用財政，預算決算案不交國會，大罪十一。擅捕國會議員凌鉞、謝持、吳景鴻、胡秉柯，大罪十二。攔置郵電，阻撓交通，大罪十三。阻尹都督西征之師，扼蔣方震使自戕，軍政紊亂，大罪十四。私任宋小濂、馮國璋、張鎮芳掌管封疆，瀆亂吏治，大罪十五。庇護趙犯，潛居三海，法權失效，大罪十六。賄攻上海製造局，賄焚河南、湖南軍裝局自措軍實，大罪十七。搜檢徐洲書肆，禁止出版，大罪十八。重軍南下，騷擾武漢商人，大罪十九。兵逼九江，淫劫居民，大罪二十。其他種種惡行，書不勝書。迹其所為，罔非滅絕人道，違背國法。復帝制本其初心，亂神州甘為禍首。袁賊不去，則中國必亡。湘人不討袁，則湖南無色。

都督譚公為民請命，嫉惡如讐，統率三湘豪傑，響應九省義聲。洞悉政治淵源，誓還民主，滌盪中原污濁，必殄元凶。為中華固根基，為同胞謀福利，歸市者可以不止，耕耘者可以不變。師直為壯，曲為老。水能載舟，亦覆舟。成敗理定乎機先。況湖湘名震于全國。誅一夫之紂，行來厥角之崩；斷路易之頭，準備層台之筑。如有攘權之心，立遭明神之殛。湘人素明大義，國事責在匹夫。君無忘繫囚，臣無忘射鉤，記者亦願同胞無忘癸丑之七月二五日。

黃克強慷慨誓師

江蘇討袁總司令部刻已組織成立，委黃愷元為參謀長，何成濬為副官長，趙正平為兵站監。黃總司令並發出布告將士檄文一通云：

袁賊萬惡，民軍起義，備受摧殘，嗣因清帝退位，贊同共和。起義諸人，不忍同胞相殘，忍辱就和。自彼攘政，專鋤異己，不惜國艱，信用奸佞，毒殺志士，蹂躪國會，私借外債，種種罪狀，罄竹難宣。四都督力伸公論，竟獲罪譴。蒙氛內逼，廢弛國防。寧以土地割讓敵人，不禦外侮，而擁兵以擾害南方。我軍士以血購之民國，為彼攘奪。攘奪不止，重以破壞，其極必至于亡國。國人同有身家，豈能坐視。興忝負起義之名，深抱亡國之痛。前此自卸留守，對於我軍士應盡之責，未終厥職。原冀彼化除猜忌，宣力國是。詎料袁賊變本加厲，苟全祿位，寧亡國而不恤。近且進攻江西，殘虐良民。上海北來之軍，紛紛

接踵，商旅停滯，居民恐慌。衅自彼开，忍无可忍。江西背城借一，虐民之賊軍，天誘其衷，覆沒过半。各省聞風繼起，同聲討賊。程都督內審輿情，外察大勢，知非掃蕩逆賊，不可以保全共和，爰徇眾軍士之請，委興為江蘇討袁軍總司令。興德薄能鮮，義無可辭，乃率將士，即日誓師，聯合各省義軍，奮旅北伐。但使民賊授首，國基大定，興即退避賢路，與國人共享昇平。尚冀我軍士協力前進，众志成城，伸同胞之義憤，去全國之公敵。精誠所感，金石為開。江西以一省新練之軍，禦袁賊全部精銳之卒，士氣振奮，遂殲勁敵。蓋理直則氣壯，情怯則勢孤，順逆有道，成敗在人。今者大軍齊集，率弔民伐罪之師，討眾叛親離之賊，猶摧落木而掃枯葉，勝算之操，可以預決。興竭九死之身，努力馳驅，不除袁賊，誓不生還。凡我軍士，共鑒此忱。

冷師長大戰徐州

徐州報告：江蘇第三師師長冷適，與袁軍第五師師長靳雲鵬，於十六日上午八時起，在徐州府附近開始惡戰。我軍砲擊甚有效力，各部隊亦均奮勇異常，袁軍死傷甚眾。傍晚，我軍乘勝渡河，力迫袁軍。戰鬥繼續一晝夜，北軍勢已大挫。我軍復續到一混成支隊，於十七日早開赴前方，向北進攻。綜計此兩日間，袁軍死者約四千人，我軍不過略有傷亡云云。

民國近時新聞摘要

民國二年八月三號星期日

討袁軍大元帥之舉定

北京參眾兩院、武昌黎副總統、各省討袁軍總司令、議會、都督、民政長、護軍使、各師旅團長、兗州張軍統，并探送南北海軍各總司令、各艦長均鑒：

袁軍犯贛，首起戎端。贛人仗義，天下響應。溯自袁世凱受職以來，厚養爪牙，恣作威福，弁髦國法，蹂躪民權。甚且陰賄亡命，狙殺勳良；私假外資，以充財賄。近復甘棄蒙古，撤兵南防。遠師滿清駐防各省之法，近取剛毅不與家奴之訓。總之，世凱所為，無非敗法亂

紀，辱國虐民之事。本會痛心切齒，數月于茲。今幸義軍特起，誓殄元兇。本會職司民意，乃以為應天順人之舉。惟討袁各軍機關如林，不有元戎，軍機轉滯。各省代表，僉以岑君春煊秉性沈毅，制行廉正，英風直道，舉國傾心，而又老于軍事，素操勝算，謀定而行，動無過舉。爰于七月二十二日開會，十八省代表一致投票選舉岑君為討袁軍大元帥，凡各獨立省分都督及討袁軍總司令，一律歸其節制。民意所寄，天日鑒之。謹此通告，佇望歡迎。

各省議會聯合會叩養

蘇軍對於軍人之忠告

各省都督、護軍使、各師旅長公鑒：

辛亥革命，建設共和，皆我軍人銖血造成之。民國功人，舉世共仰。袁賊世凱以滿清廢臣，乘機而出，焚我漢陽，掠我陽夏，毀我娘子關。及至餉竭力窮，始求成于我。我國民以及諸健兒，以吾民所求者共和也，五族尙云平等，袁賊贊成共和，即不妨赦其前罪。前參議院亦誤信袁世凱為能戮力民國者，爰舉總統之任而授之。不意年余以來，不守約法，不顧民意，陽冒共和之名，陰舉專制之實。命令代法律，軍警迫議院，借款不待通過，則民主專制，無其凶橫。無故逮捕議員，及暗殺宋遜初，則恐怖時代由之造成。況復仇視人民，不許談議院政府，不許談平民政治，則民主立憲，几將絕望。邇日以來，又以兵逼德安，蹂躪贛省，民之不保，國何以存。嗟乎！吾軍人從前喋血以求者何事？今則共和不保，帝制復生，先烈之所希望，等諸空花；政體之新建設，几成幻夢。吾軍人之志願未遂，吾軍人之責任猶未畢也。用是宣告獨立，大聲討袁，合我同胞除專制魔王，為共和保障。法儒有言：自由之花，澆之以血，庶几不枯萎以死。其殆我軍人所當引為己任者乎。

公等或已正討袁之名，或未舉討袁之實，以所處之地不同，而舉義之心不一。然軍人衛國，非為個人作器械。命令服從，亦以正義為原則。今日袁世凱以危及國體政體之故，為人民所棄。行政首民之資格，當然消滅。若服從其命令，則是非正義之命令，不當服從者也。

若为战斗，則是为个人作器械，危及国体者也。何去何从，我神圣之軍人当有抉择。若必以袁世凱一人之私誼，作无名之战斗，以为拥护个人之計，則諸公等一思前日已事。汉阳一役，北軍之为袁賊宣力者可謂至矣，而所許之双餉既屬空言，且以反对共和受人唾罵。至所收之效果，則但为袁賊攫得总统，以供其帝制自为阶梯。北方軍人至今犹有忿忿者，即旁观亦代抱不平。嗚呼！枯万人之骨，效忠于一人，其卒也名譽金錢俱无所得，德全甚为我軍界不取也。苟其深明大义，翻然改图，則民国再造之效，全归公等。今日民权巩固，屹屹长城，异时大功告成，巍巍銅像，盛名永享，畴与比伦。在个人为名譽所关，在全局为政体所系。瀝血披訴，惟公等实图利之。

程德全率苏省軍人全体叩号印。

國总司令出师之通电

北京參众两院、各省都督、总司令、民政长、省議會、护軍使、师长、兗州張軍統、上海民立报轉各报館均鉴：

袁賊蹂躪民国，破坏共和，其帝制自为之野心，起普天莫遏之痛憤。不数日間，独立者十余省，討袁者百万人。人心不死，民賊奚逃。智服役閩軍，应軍民之請求，順大势之趋向，业于皓日宣布独立，通电想早达覽。茲經各界公推为討袁閩軍总司令，自維能薄，何敢膺此重寄。惟事关救亡，不能不勉为其难，以尽一分子之义务，編組軍隊分道出师。所望已贊成者，固当戮力同心，一致进行。未宣布者，尤应当仁不让，急起直追。同联白馬之盟，直搗黃龙之府，民賊之倒，指顧之間。尤願時錫教言，俾匡不逮。涕泣翹首，不罄所怀。

許崇智梗印。

討袁大元帥岑春煊君已于昨二十九日由沪抵粵，將率桂軍取道湘境，会师攻取武汉，直搗幽燕。（三十日广州特电）。

高昌庙之战，我軍已于二十三午后，用砲击破制造局东边柵栏。战士异常奋勇，各持炸弹，一拥入內。局中火起，北軍退至制造局二門。激战至二十四，繼續未止。二十五黎明，我軍据局力攻，略有死伤，北軍毙四百余人。刻下尚未停止。

龙济光部下三千余人，由粤来沪，先鋒八百人已到，带有大砲六尊，子弹四十余万，机关枪十余架，即赴前敌助战。

二十七日，駐德安林軍与袁軍作战，斬获数百人，袁軍退出德安方面三十余里，复經我軍中途要击，袁軍均弃械逃遁。自开战至今，林軍曾未小挫。（二十八日南昌特电）

陈总司令本拟俟二十四日晨二时后接战，因松軍、福軍及六十一团各軍士异常奋发，故遂于十时頃开始攻击。

黃总司令知沪上已經开战，續派二团，携大砲六尊到沪。

南京电，此間秩序异常安靜，連得徐州捷报，人心愈奋。沪上謠传南京有变之說，不确。（二十五日上海特电）

《北京时报》載，日前李純派參謀孟学涛来京，面謁袁世凱，称該軍可慮之点有二：一缺餉，二乏米，請袁注意預筹布置云云。聞袁对乏米一节极为难。（二十五日北京特电）

陈司令之檄文

上海函：駐沪討袁軍总司令陈英士君发出通告，宣布国賊袁世凱罪状，布告中外人士。其文曰：

駐沪討袁軍总司令陈，为宣布国賊罪状，通告中外事：

照得共和政体，首重民意。不图我国自改革以来，国賊袁世凱，残害忠良，袒护兇犯，搗乱司法之貴，提倡暗杀之风，蔑視国会，干涉宪法，誣陷善类，擅捕議員。私借外債，丧失主权，重人民之負担，启各国之干涉。蒙古叛乱，不加一兵，失地丧权，擅締协約，授各国利益均沾之口实，陷中国瓜分豆剖之危机。濫擲金錢，月用多至一千余万，收买議員，国会遂至一事无成，解散各省联合会之民意机关，擅設不經議會之濫竽官职。約法扫地，奸宄盈廷。白狼騷扰河南，张鎮芳以私人之故，不加惩治；吉林屡次弹劾，陈昭常以官僚之誼，劾案留中。藏事日迫，設边督以掣人之肘；江淮本安，設檢察使以防人之变。司法无費，行政无費，各省几无一事能为；运动有費，賄买有費，誣害可以购人自首。工商海陆等部，則思灭政併裁，主张消极；三海皇宮等处，則反繁兴土木，不惜巨資。竭全国之脂膏，供一人之揮霍。諫书朝

上，貶詔夕來。令天下人人自危，使國家奄奄無氣。近更派兵南下，破壞共和。擄掠姦淫，漢鄂之同胞既已殘遭蹂躪；示威進逼，潯陽之鼙鼓又復動地而來。奇惡劣凶，實在忍無可忍。不得已共圖討賊，保障共和。振臂一呼，贛、皖、蘇、魯、湘、鄂、豫、奉等省，同時響應。梟首太白，指顧間矣。特將國賊罪狀宣告中外，願與我愛國同胞共殛之。此布。

民國近時新聞摘要 民國二年八月四號星期一

安徽討袁檄文

逆賊袁世凱，亡國余凶，本無懿德。昔仕偽朝，與奕劻、載灃并肆奸回，敗國亂政。清失其馭，九服崩離，夏民震怒，興師誅鋤民賊。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方將北伐幽燕，撲討凶逆。元戎啟行，朔方向順，偽孽豪酋，方當系頸。乃世凱阿助賊黨，甘伐宗國，驅使吏士，捍拒義師。焚我漢口，屠我漢陽，陷我太原，侵我淮泗。民厭淫詐，群思反德，豪俊之士，所在奮起。魚爛土崩，四分五裂，勢劣兵敗，乃肯求成。孫大總統不忍百姓久苦兵革，從友邦之請，曲許和議。被之虎文，宥其大辟之誅，讓以元首之位，仁至義盡，古未嘗有。而世凱狼子野心，乘資肆逆，侵擅國柄，劣凶極亂，阻兵安忍，虐民暴國。歷觀史乘，獨夫民賊，凶邪殘暴，莫世凱甚。今數其大罪，與天下共弃之：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邦將殄滅。世凱竊位元首，不務修德，以民財公行賄賂，朝如闐闐，僉士猖獗。破廉恥之大防，導民志于貪鄙，使中夏清正之俗，掃地以盡。《錢神論》作，晉國隨墟。敗壞民德，實顛國本。大罪一也。

民國肇造，建都金陵，世凱既受民命，義當南下。乃世凱利宛平為城社，以軍警為爪牙，欲遂負隅，以便專制，放兵焚鹵，播其毒螫，燧火相望，僵尸蔽野，亂禍覃及，百里朱殷。友邦使節為之震驚，津保百姓并受涂炭。甘禍萌黎，以為藉口。大罪二也。

將校部曲，為國干城，警吏巡卒，作民保障，干預政治，本非其事。議院尊嚴，不容暴侵。乃世凱命其便辟秉鈞當國，議會守正，拒絕其

請。世凱恣心亂極，臨之以兵，議院憚其兇逆，節不得展。姦人竊柄，國亂政非。倡軍人干政之風，為武夫專制之漸，共和精義，漸滅無余。百姓悼心，海內義嘆。大罪三也。

故大將軍張振武，慷慨江漢，建功荆襄，率勵義勇，亟摧強寇，憑江拒守，全我武昌，貞壯勇烈，功在萬世，中國之良將，共和之元勳也。世凱賊忠殘賢，擅收立殺。功深疑殘，民心摧剝。大罪四也。

宋公教仁，明德英才，卓著中夏。初以書生協佐義始，密勿軍國，嘉謀屢中，宣力十載，克集大勳。勤勞國家，翊贊新政。國之勳良，民之望也。世凱包藏禍心，圖危共和，病其害己，賄盜賊之。罪人斯得，逆証具在，國家元首，遺盜殺人，貽笑萬邦，為國大辱。大罪五也。

哲布尊丹，憑阻作昏，爭衡上國。暴俄利我土地，外慕扶持之名，內懷併吞之志，教之戰陣，資之甲兵，侵擾我邊境，動勞我人民。蒸餼深而均勢破，北藩撤而中原危，諸夏存亡之所系也。世凱董統六師，位為元帥，既不能折冲樽俎，收功外交，復不能伐叛定邊，鎮衛境土，願乃阻負其眾，南向而爭天下，悍將利兵，置漠北而據腹地，直與滿清駐防異世同術。將欲屠殺人民，樹威定位。及蒙賊南侵，袁家諸將大奔敗績，相望屠戮。近以人民震怒，將致天討，私與暴俄立約，不恤棄蒙土萬里資敵，以圖悉兵南下，無異石敬瑭之棄幽燕。大罪六也。

國之常刑，專律具在，軍旅之法，難繩齊民。保障人權，載在約法，非據法律，不得收捕。而世凱弁髦國憲，刑殺由心，誹謗奔市，偶語顯戮。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緹騎四出，偵探塞途，罹其毒禍，掠殺擊死者，不可勝數。羽檄塞路，几陷偏地。百姓征營，不知死所。大罪七也。

國家修師以禦外侮，扑討潢池，已非其事，捍衛獨夫，更無論矣。和議既成，民軍體恤國艱，相繼歸山。而世凱陰治甲兵，大增軍備，多置器仗，實其私營，阻負重兵，圖謀叛逆。擇彼凶殘貪鄙之夫，命為將帥，結以恩慶，厚其錫賞，使之感激私恩、不顧順逆，各仗重兵，據守要害。恫吓議院，殘賊民黨，盱睢跋扈，肆其桀逆。欲效陳橋故事，以建帝業。大罪八也。

借債不慎，足以致亡，埃及淪亡，殷鑒不遠。世凱當國二載，財政

紊亂，視清為甚。公私無別，官府不分，侵盜公帑，廣行賂賄。婪婪群凶，競恣奢欲，取之于國不足，則廣借外債以充之。度支無稽，信用墜失，外人以為口實，乃有監督財政、八四折扣要求。世凱急于壓威人民，不恤國艱，罔顧民意，昏夜立約，悉允其請。居元首之位，作盜賊之行，違法殃民，甘心賣國。近負其財權，廣植姦人，大購議士，為興帝制之計。財權既亡，中國隨滅。大罪九也。

寵賂之彰，官乃失德，師尹多僻，國政遂非。世凱秉性凶頑，苟寵僉壬，擢親倖為人擇官，群司皆貪鄙之夫，百僚無方正之士。庶官失才，法紀盡廢，名實相反，樹立失權。復藉政治經驗之說，廣植亡國大夫，淫昏猖詐之徒，歸之若蟬赴火。政在嬖豎，視民如仇。國鈞乘于亂人，財政掌之市儈，賢仁奔紕，群小得志，并作饕餮，敗國傷化。以致海內鼎沸，天下洶洶。大罪十也。

按世凱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凶逆。幸寧贛同謀協規，聯兵致討，誅鋤國賊，今正其會。鎮鵬董統戎軍，義在匡國，敢率勵所部，奮兵致誅，世凱之頭不懸，軍不旋踵。今日之事，惟欲使國賊伏誅，共和永固，政教修明，百姓安康，斯義苟立，碎袁穴胸，死無所恨。義旗所指，亦不欲窮兵極戰。苟袁黨有能睹利害順逆，自拔來歸者，悉原宥之，誅在元惡，與眾無忌。若沈迷猖獗，將亂助人，敢辱軍吏，一切誅戮，罔有攸赦。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如律令。蕪湖安徽第二旅旅長龔鎮鵬，刪。

閩省出師討袁之檄文

各省都督、民政長、各報館鑒：

逆賊袁世凱者，專制之余孽，共和之蝨賊也。當我民黨武漢舉義之初，向清廷再三要挾，世凱必俟兵權在握，布置穩固，乃復出而任事，識者早知其志有所在。逮漢陽一役，屠戮我民軍，燬燬我漢口，此其絕對不贊成共和，不顧生靈之慘禍，早罪無可逭矣。后以各省響應，袁世凱知大勢所趨，猶未知鹿死誰手，于是遣使議和，以君主問題為要挾，一面逼迫清帝退位。至是而袁世凱欲乘機篡位，子孫帝王之心，益顯然昭著于天下。乃民軍堅持民主共和政體，袁世凱一變其面

目，佯使諸將贊助共和。人方以为所求目的既达，决不再忍兵祸蔓延，遂由議會公决，許袁以临时总统位置，犹冀其或真能造福我共和国也。不謂袁一年以来，专制之态度毕露，种种违法举动，几于罄竹难书。犹复祸心不已，公然与民国宣战，此盖表示其实行专制。論者不察，犹或称其假共和面目，此盖犹怨論袁世凱者也。夫今之袁世凱，岂尙有几微共和国总统之資格哉！直一独夫残贼耳！茲幸贛軍仗义討賊，东南諸省相继响应，此真天亡袁贼之时也。我閩人素以爱护共和为心，安肯独居各省之后。用是宣告独立，組織討袁义軍，以随各省志士之后。誓必同心戮力，扑灭此獠。不灭袁贼，决不生还。誓言既出，有如閩水。

閩都督孙道仁、討袁軍总司令許崇智印。

鄂軍师长王安瀾日昨被刺，当未殞命，惟受伤甚剧。

黎元洪近在武汉插旗招兵，每月发餉二十元，无人应募。据都督府消息，謂招兵告示发出五日，应募者仅五百人，中有十四五岁幼孩及五十岁老丐。各軍官知人心已去，群謀举义，不日将有变动，人心大震。

聞河南归德府有大队袁軍譁变，势甚猖獗，已与白狼联合。张鎮芳大恐，急电雷震春求救。雷不敢应。因議以利誘，請白狼旧友王天纵說和，并授以官职。白狼不允，声言誓灭袁贼，为吳祿貞复仇。

民国近时新聞摘要 民国二年八月四号

北軍人絕袁書

湖口开战后，袁軍屡战屡北。有一千一百二十六人倒戈投降，李烈鈞总司令特許以自新。該降軍特函致北方軍界同胞，共討袁贼。书云：北方軍界同胞均鉴：

某等于前五月因黎元洪之电請，奉袁世凱之乱命，出防鄂省，嗣以贛省有事，又移防贛、鄂交界地点。数月以来，察东南各省之风俗，社会之状态，輿論之鼓吹，人心之趋向，器械之設備，軍警各界之知恥

明义，均較我北方为优美高尚。某等至是，即废然欲返，深悔此来之多事。无奈一般野蛮之官长，加种种无理之压制，遂不得行动自由。前日袁贼秘电李純，发来命令，驅吾等入贛。贛軍为北軍所迫，出于自卫，理直气壮，竟将北軍击败。贛軍死者三人，伤者十二人；北軍死者七百余人，伤者四五百人，逃者甚众。惟我等千余人，为贛軍所围，欲进不能，欲退不能，欲死不可，乃共同商議投誠于贛軍。大公为怀，不我遐弃，現已化除意見，水乳交融矣。

第查此次北軍失敗之原因甚多，而其最大者則坏于袁世凱。世凱狐媚成性，豺狼居心，利孙、黄之仁慈，窃取天下；倚黎、段为爪牙，思作帝王。試观其履任之后，两年以来，滥杀革命元勋，私借五国大款，惨无人理，拍卖山河。近复与俄人結約，自撤西北之藩篱，向奥国借款，賄买議員之通过。此皆袁贼背叛民国，彰明較著，薄海内外所同見同聞者也。至其用人行政，处心积虑，不无违反民意，灭視公理。一切行为，各种事实，罄南山之竹不足以书其罪，抉东海之波不足以洗其污，神人所共嫉，天地所不容。

某等曩日隱忍不言者，徒以在袁贼势力范围之下耳。今則何如？自贛省宣布独立，东南各省业經全体响应，西北各省亦表同情，大有跃跃欲动之概。似此現象，袁贼不日将引頸就戮矣，吾人尙何所顧忌哉？况吾人今日所以服从贛軍，贊助贛軍者，非貪生畏死也。夫人固有一死，持泰山、鴻毛，不得不辨，为公、为私，不可不察。与其为一姓之家奴而死，不如为民国之功人而死；与其为袁世凱爭皇帝而死，不如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而死。为袁贼一姓而死，死有余辜；为民国同胞而死，死有余荣。矧夫拥护袁贼一姓者，决不能倖生，拥护民国同胞者，断不至速死。何則？盖此次战争，非南北战争，亦非党派战争，乃共和与专制战，公理与独夫战，人民与恶政府战。吾人今日知有公理而已，知有共和而已，知有人民而已，不知其独夫也，不知有专制也，不知有恶政府也，并不知有南北与党派也。順逆所在，成敗所关，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不待龟卜，无须犹豫。

我北方軍界同胞，倘能审理度势，去逆效順，将見轉敗为胜，出死入生。共反魯阳之戈，快梟袁贼之首，献于国民之前，以洩国民之恨，

則历史生色，軍界有光。非然者，執迷不悟，助桀為虐，甘為袁賊鷹犬，蹂躪全國人民，不但志不得逞，而身且不保，適為天下后世笑。如謂平日餉項素優，一旦有事，即反戈相向，對於袁賊未免辜恩負德。噫嘻！是殆誤之甚者也。夫我等每月餉項，皆人民脂膏，并非袁賊私產也。且民國軍人，應以保障民權為天職，非專制時代一人之走狗。然則為恐辜負袁賊之說者，可以恍然悟矣。嗟乎！功首罪魁，只爭片刻；流芳遺臭，各有千秋。誼屬同胞，關係尤切，凡有所未見，未忍秘密。敢布腹心，惟同胞實圖利之。此請公安，竚盼好音。

留贛北方軍界一千一百二十六人同啟

此間接各處緊要來電

討袁軍總司令黃克強先生撥到一百萬元，專備行營各師旅團軍餉，以免缺乏。（江西）

頃得北來確實消息，白狼在河南，拆毀京漢鐵道及電杆電綫，京漢電信不通。北軍後路甚困，不能前進。都督張鎮芳已逃遁。（河南）

袁賊因五國銀團不交墊款，軍餉無着，特于昨二十八日宴會五國銀行團代表，許以條約外之重利。各代表以袁賊索款以充軍用，未敢冒然允許。袁賊焦急萬狀。（北京）

白狼已與民軍聯合，軍容甚壯，紀律亦嚴。連日攻取南陽、陝州一帶，牽制豫、鄂、陝三省袁軍。且所占地勢甚優，四面布置，均甚妥善。可信袁軍已無能為役。（河南）

駐荊沙洋鄂軍第八師第十三團團長劉鈺，自宣布討袁後，已于七月二十六日與鄂軍旅長徐華圃開戰。劉軍大勝，徐軍死亡三百餘人。聞劉所部軍隊現已有一混成旅，器械亦甚充足，軍威大振，公舉劉為鄂西討袁總司令。（漢口特電）

公民討賊團之義憤

南京黃總司令、長沙、福州、廣東、安徽、雲南、南寧、浙江各都督、上海孫中山、岑雲階、伍秩庸、胡漢民、汪精衛、戴天仇、譚人鳳諸公暨民立報、民權報、中華報、各省民政長、省議會、各公團、各報館、各軍師旅

团长、各界同胞均鉴：

袁賊謀叛民国，违反共和，暗杀元勋，擅借外債，肆其专制手段，无故輦兵入贛，祸我生灵。李总司令烈鈞仗剑兴师，林副司令虎迎軍痛击，連战七昼夜，賊軍死伤无算，愈战愈憤，誓灭此賊。諸公肝胆照人，如此独夫，不誅何待。务即領兵出发，一則問私自借款之罪，一則复刺杀伟人之仇。我軍指日直搗賊巢，势必生吃袁賊、黎狗之肉。望諸公同时追击，以伸公討而快人心。灑血陈詞，不胜引領待命之至。

全国公民討賊团楊祖时、李思广、夏琛、陈維新、胡嘉猷、周紫照、余慶、李虛谷、顏炳元、龔备仇、王建鰲、易希被、周沛霖、唐君勉、张璜等同叩。皓。（自德安发）

民国近时紧要文电号外^①

浙江水师独立之宣布

南京黄总司令、上海陈总司令、暨各省都督民政长各报館鉴：

袁氏祸国負民，誠人民之公敌。海內既已同伸天討，浙省何甘落后。同人等决意独立，脫袁关系，并担任保全浙省安宁秩序。茲特举代表陈天蕩君来沪接洽。特聞。 浙江水师营全体公叩。

粵軍精銳五千人，取道湘中，会攻武汉。已于前日，先岑大元帅所統桂軍出发，不日到湘。并携带新购大宗鎗砲火药来湘接济。岑軍亦拟日內由粵启行来湘。（二十七日广东特电）

高昌庙制造局之战，二十五六两日，我軍連得胜利，北軍死伤較多于我。刘福彪之兵，得粵来援兵相助，益猛力攻击。聞二十七日晨刻，已得制造局全部。此次攻击制造局之极大砲位，系由粵軍带来。粵軍尚有先鋒三千人，即日由沪援贛，携带械弹甚夥。聞将作长期战斗預备，并以分济贛軍。此次上海战事，相持数日之久，外人頗为惊异。九江方面，連日小战皆捷。北兵紛紛上船，分赴沪鄂。林虎軍現尚有三千余人駐潯，拟俟北軍肃清后，即規取武汉。粵皖援

① 本叶未印有“統一党湘支部印刷发行所”“二年八月五号”字样。

贛軍已陸續到省，現李总司令候軍隊調集，即分途攻击。此間得粵軍携来大格林砲多尊，子弹数十万，軍威大振。日昨开公民助餉会，到会者万余，當場集銀二十余万人〔元〕，民气益厉。援贛苏軍一团，兵舰三艘，昨已抵湖口。两軍宣告于前日停战，我軍拟合軍围剿。（二十五日南昌特电）

鄂軍聞湘軍将至，大恐。又与北兵因餉事常有冲突，有譁变消息。

八月二号

徐州战电一

上海陈总司令并轉各报館、临淮关柏軍长、安庆都督、清江浦刘护軍使、南昌李总司令、揚州徐师长、鎮江赵旅长鉴：

各处先后宣告独立，同仇敌愾，巩固共和，銘佩无量。敝师于十六号在利国驛一带，与敌开始战斗。风雨泥濘，将士虽异常艰苦，然士气俱皆激揚。酣战数昼夜，夺敌軍火炮粮秣无算。今日与敌奋斗，我輒得利，灭此朝食，当非难事。仍望厉兵秣馬，一致进行。并希指示方略，无任盼禱。

冷遹。皓叩。

徐州战电二

各报館鉴：

我軍今日又与靳軍开战，士气奋发，人人决死，敌軍不支，望风披靡。我軍現已渡河追逐，杀敌数百人，夺获机关枪二具，管退炮四具，步枪数十枝，枪弹十余万粒，炮弹数十箱。即日前进，先已告慰。

冷遹。号。

徐州战电三

各报館鉴：

倪賊嗣冲派馬步砲九营，开放正阳关。相如同第二旅參謀曾傑率兵相繼猛攻。由午至暮，計損賊砲一尊，馬数匹，毙賊兵三十余人，又沉賊舸两只。特此奉聞。

岳相如叩。

昨日(七月二十九日)我軍在德安方面交战，敌軍大敗。我軍追

击三十余里，敌軍多弃械逃遁。鄂境現在由九江上至鄂界，已无北兵踪跡。
(南昌特电)

黎元洪續派由鄂來贛之袁軍，近忽陸續撤回。聞段芝貴亦將返鄂。(同上)

右电七月三十日下午一点二十分发

組織討袁决死团

前湖北将校决死团連长王振汉等，組織討袁决死团，設事務所于姚家口下聊安旅舍內。現已筹备进行一切手續。茲覓得上皖督公文一件，特披露于下：

前鄂軍独立将校决死团先鋒营第一連連长王振汉等为組織討袁皖軍决死团，恭上书于都督鈞座：

窃以民国成立，五色旗揚，告共和于东亚者，非我最亲爱同胞弃家室、牺财产、拼头顛、流鉄血之所搆造者乎？其所以故，亦欲謀一己之自由，造将来之幸福耳。乃不意自由不可必得，幸福尙等虛文。蠢兹袁賊，虺蜴为心，始則假共和之名，攫总统之位；繼則背叛法律，蹂躪民权，破坏共和，擅行专制，残杀元勋，私借国債。我国民犹隱忍坐視者，方冀其悔过从新，思图改革。乃邇来愈肆淫威，残民以逞，纵兵南下，祸我同胞，杀辱我身家，掠夺我财产，种种罪恶，笔不胜誅。幸李君烈鈞再举义师，各省响应，同声討賊，以慰同胞。

振汉等幼讀詩书，壮寄戎籍，虽无大志，頗怀热忱。共和告成，不无一臂之助；东京底定，亦有枕戈之劳。方期卸甲田间，优游于光天化日之下，置身学籍，造成完全知識之民，何其专制死灰复燃，共和新机淪灭頓尽，使諸先烈、諸伟人所手創之河山，隳諸袁賊一人之手，民权扫地，公理淪胥，牛馬奴隶之惨祸，亟亟将現于目前矣。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同人等是以不顾身家，不惜生命，創設討袁皖軍决死团，集淮上之英豪，萃皖中之俊傑，敢代我最亲爱之父老兄弟諸姑伯叔以誅此蹂躪民权擅行专制之袁賊也。振汉等未敢擅行，肅此上呈。

张康叔、王振汉、馬再武、李秉衡、彭城、江淹、徐廉、
李德兴、汪荣、张紹武、徐鉄成同上。

贛案續記

編者按：本文原为油印本，仅存二十七叶，以下残缺。就内容看来，无疑为袁世凯政府所编，专替袁世凯辩护者。但文中引用的许多文电，叙述李烈鈞在湖口独立的过程，可做研究赣宁讨袁之役的参考。

贛案战事之起，由于叛党之倡乱，而该党辄借口于李军之赴潯。实则李军未到之先，叛党之阴行煽乱情势，已至为危急。及李军甫到湖口，遂竖叛旗。若非李军到潯预为镇压，则其事之爆裂，恐较今日为尤烈也。兹将当日要塞司令陈廷训请兵之电录下，以证发兵之由来，及当日九江危急之实情焉。其电文曰：

大总统府军事处转呈大总统钧鉴：

贛省人心浮动，伏莽甚多。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匪党往来如织，防不胜防。近闻煽惑上下六台剋期举事，台官中竟有为其所动者。现拟不动声色，将一二不肖台官调充他差；一面派员前往接事，将军械收缴，夺其所恃，以杜乱萌。惟祸机隐伏，一发即不可收拾。并闻匪党挟带鉅金前来运动。务恳电商副总统就近酌派军队及兵轮来潯，以资镇摄。并请转陆参两部。陈廷训叩。冬。

此中央派兵到潯之起源也。证以同日黎副总统所转耿代镇守使卅之电，则陈廷训之所报告，尚有未尽者。耿电略曰：

据偵探回潯报称：“勘日登岳阳丸，尾随该匪行至泽鸡，见有外人小船附轮，即将该匪截去，并有多人保护，偵探不能上船。跟追至皖，又有可疑者一人下船，偵探即通知水上巡警捕拏，以无证据未敢擅捉，遂亦远颺”等语。查岳阳丸以外国商船藏匿内地要犯，经九江陈司令、耿镇守使等遴派面识詹大悲之人，面索不交，且不准登楼。及与日领交涉，该船复不俟上下货物，不按行船钟点，急迫口逃；复在不属码头之泽鸡地方，用小船窃载中途私遁，并用多人保护，足见人言啧啧，不为无因。似此迹涉嫌疑，有乖国信，应如何严重交涉之处，应请中央政府察核施行。并请程都督、陈交涉使

随时偵緝，預備交涉，實□公誼云云。

此該亂黨等借用外人勢力，潛至湖口舉事之情形也。政府以潯地重要，且逼近商場，于交涉商務尤大有關係，不可不防。因復陳司令電，略云：

“潯居冲要，逼近商場，匪黨亂謀，宜嚴防范。所陳布置各節，不動声色，舉措咸宜，甚為嘉慰。已電飭徐司令率船先行下駛，并由黎副總統派隊援助。仍望力予維持，遇事接洽，以銷隱患。如有不逞之徒，煽惑暴動，即按軍法從事”等因。

陳司令電達鄂後，黎副總統亦以情形重大，即派李師長前往鎮攝。據七月六號李師長自蘄春來電云：

頃奉副總統支電開：“頃據九江砲台陳司令官冬電開萬急云云。除電稟大總統、陸參兩部外，即日派員赴鄂面請方略，俾有遵從云云。希即酌派軍隊前往鎮攝，是為至要。并已電知江西歐陽護軍使知照矣”等因。遵即一面派員逕與陳司令廷訓接洽，一面于本月五號派廿三團附機關槍一連，電話衛生各隊先行前往。并于六號親率十一混成旅繼續赴潯，相機辦理。一俟赴潯，如何布置，再行縷稟。 純印。微印。

同時中央亦有電致黎副總統云：

支電悉。潯防喫緊，酌調軍隊，以壯聲援，蓋籌甚佩。請即飭李司令酌派得力隊伍前往，并電飭歐使遵照。 魚印。

是為派軍赴潯之始，中央與黎副總統鑒于潯防重要，維持大局不得已之苦心可想見矣。而歐陽護使因北兵入境，疑忌特深，阻止甚力。其電文略云：

江西軍隊現在兩師有餘，各營軍士本人人有裁撤之慮，萬一外兵抵潯，軍士如有更換消息，軍心必致不安，致令主客猜嫌，而啟弊端。不獨九江一隅難免糜爛，且恐牽動大局，有負大總統維持國事之苦心。伏念武此次奉命，本无一毫權利思想，惟以擁護中央安輯地方為宗旨，非獨于江西願盡義務，實恐牽一髮而動全身。黎副總統即欲派外兵，亦不妨詢武情形，再行遣派。今既不詢，是疑武也。疑武則不可留，應請大總統另簡賢員接武之事。以大總統仁愛為懷，

当李前督在贛，江西軍隊热度最高之时，尚不肯特派重兵，使贛民稍受惊危。現在人心已定，轉因陈司令一言，而有派兵之举，致軍民起恐慌，必非大總統之本意。应請电黎副總統將李軍迅速調回，免有以上所慮情事。力竭声嘶，伏乞垂鑒。云云。

查欧电所言，多涉意气之偏見，如南北各軍同为一国之兵，何得目北軍为“外兵”，其不可通一也。一国之兵調动，亦系常事，何至“主客猜嫌，大局糜烂”，而預为此挑衅疑忌之詞，其不可通二也。黎副總統兼領贛督，派兵是其职任，且已事前知照，何云“疑武而不可留”，其不可通三也。政府知欧疑虑难释，复电力行开导。略云：

欧阳使：

魚电悉。此次陈司令告急于鄂。潯有事，贛不能独安；贛有事，鄂不能独靖；副總統兼轄两省，为防乱安良起見，調兵赴潯，正都督职任范围内应有之举。且同为一国之兵，本无南北界限，如潯地果能安靜，派兵亦有益无损。若先自猜忌，致伤感情，愈足酿为乱阶，貽人口实。貴使务晓諭軍民，告以兼督爱民之誠，与贛鄂一家之理，外間謠譏无自发生。本部可断言，李师长节制之兵，决不至与贛人凿柄也。至九江不靖，陈司令身当其冲，見聞較确。調查各方面报告，亦多謂乱党自鄂机关破获后，伏匿者多窜下游。設有蠢动，何以对潯人。貴使未經詳思，遽行通电各省，殊欠斟酌。幸平心計画，总期彼此相見以誠，則国之福也。參陆两部蒸印。

部电如此解释，可謂剴切詳尽，欧使果无貳心，亦可相悅以解矣。李司令到潯后，即来电报告云：

大總統、武昌副總統鈞鑒：

九江原有乱党极多，加以近日武汉、武穴連次破获机关，并为逋逃藪。聞前此风声鹤唳，一夕数惊。陈司令廷訓情迫无已，电請派兵。幸仗德威，純部已到混成一旅有奇，实出匪党意計之外，未敢驟然暴动。第我軍到潯之始，犹复增加軍隊，扣留火車，以示反抗之意。經迭电欧使，并派員持函分赴九江各机关，詳为剖白，相見以心。犹恐顾虑未周，人心惶惑，复于所到之地，張貼布告，晓諭兵民。純今午抵潯，陈司令廷訓派員接待，各机关及各界亦极表示

欢迎，欧阳亦特派參謀來潯犒勞。現時按表面判斷，或不致有意外之虞。純本輕才謬荷艱鉅，倘能委曲求全，消除隱患，上可以仰副鈞座維持大局之苦心，下可以免贛省生靈塗炭之慘禍。區區之愚，未審能如所慮否。至昨電懸增兵一節，乞飭準備，非万不得已不敢冒請開拔。知念謹陳。純叩。庚。

觀此則中央及李司令維持贛省之苦心，可以共見。□李司令到潯彈壓亂萌，與贛人歡迎之盛，相處之洽，亦均可見矣。政府復電復囑其加意與贛將聯絡，以示一家之誼。方冀彼此相安，得弭亂于无形，誠為贛人之幸福。時黎副總統屢接歐使撤兵之電，亦擬將李軍調回。通電略云：

陽日接歐使魚日兩電，復接陳司令電，“亂機可望銷滅”等語。竊以元洪調兵之心，原為巩固江防顧全大局。既據歐使屢稱，九江無事，請予調回，自應允其所請，當即飛電李司令，即日開拔回鄂，萬勿再行進兵，致滋口實。并復歐使陽電云：“微、魚各電均悉。近日長江一帶亂機四伏，一發難收，稍縱即逝。元洪鑒于武漢等處機關林立，約期不爽。適接陳司令急告，深恐猝不及防，是以一面電商執事，一面調兵赴援，以期迅速，其愛贛之心，與愛鄂一也。明河皎日，可鑒此心。元洪雖愚，亦安肯于和平親睦之時，無端輕開兵衅。現據報告，可望消滅，經已電飭李總司令即日調回鄂防，以固吾圉。但船隻未□，軍隊未回以前，仍希轉飭潯軍并地方商民，無得信謠言，致涉誤會。元洪信口有素，決不令其為難，□勿輕言辭職，致駭聽聞。此元洪此次赴援要塞之事實也。唯歐使自蒞任以來，擁護政府，保卫地方，匪特為鄂省唇齒之依，亦且為中央腹心之寄。雖此次阻兵入境，似未察要塞專司之義，中央統一之權，然保护安寧初心可諒。元洪忝縮疆圉，相依為命。亂黨方深，人才難得，挑嫌播衅，宵小如麻，稍一猜疑，蕭牆禍起。應請大總統切实慰留，各都督同加勸勉，使與陳司令和衷共濟，防患未然。勿得遽行辭職，致將士离心，奸邪乘隙。及使洁力引退之心，無以自白于天下。臨電懸禱，無任馳惶。黎元洪叩。庚辰印。

黎公之所以重視欧阳使者，其至誠懇切如是，而調回李軍一如所

請，復何有不憚于贛省者。乃亂黨煽禍，陰以九江湖口為淵藪，其勢已燎原而不可遏。據黎公七月十一日來電云：

大總統鑒：

鄂屬德安、武穴等處，連日破獲亂黨機關，擊獲要匪卜易、陳少甫、金華雅等，均經訊明正法。匪因在鄂謀亂不遂，竄伏下游九江、湖口兩處，黨羽眾多，居民惶恐。迭據各方面報告前來。查九江扼長江要衝，非得老成坐鎮，不足以資控制。現在總司令李純提軍赴潯，擬請任命暫署九江鎮守使，即以江西第二師師長劉世鈞兼署副使，俾資贊助。其代理九江鎮守使耿毅，請即調京，專候簡用。潯事急迫，乞賜鈞裁。元洪叩。真印。

黎公鑑于大局危迫，不得已而有此請。乃電文甫達，而同日李烈鈞勾結外人，入據湖口之耗作矣。是日九江司令來電報告云：

頃據陳司令廷訓面云：昨據湖口砲台各官報稱，李烈鈞帶同日人四名，于八日晚乘小輪到湖口，會同九、十兩團長調去輜重、工程兩營，勒令各台交出，歸其範圍。並用電話達劉師長世鈞云：“如潯不能守，速集湖口”等語。現以十營扼據湖口。純正□籌辦法，突據馬旅長報告，接德安林虎電話：“帶有混成一旅到潯，□即開行”等語。情當以未准歐陽護軍知照，自應阻止通過。查亂黨兵力計五混成旅，皆扼要區。純以混成一旅當之，實屬四面受敵。亂黨顯露形迹，一但自彼開衅，勝負實無把握。務懇速派一混成旅來潯，以資援助。事急情迫，伏乞迅速施行，無任盼禱。純叩。印。

同日黎公來電云：

萬急。據海軍艦長報告，李烈鈞占據湖口砲台，現有軍隊十餘營，黃興亦到。敵軍步哨距潯甚近。陳司令言：“暫勿庸派艦到湖口。候陸軍布妥，知會海陸並進。現須先調四五艘駐潯，以備進兵”等語。現已加派兵艦兩艘赴援。特聞。黎元洪。真印。

蓋亂黨處心積慮，冀得一逞，已非一朝夕之故。今始于湖口得肆其叛逆之志，勢固岌岌不可終日矣。論者不察，反歸咎李軍之赴潯，豈不謬哉。政府以亂機已兆，不可不防，仍堅囑持重鎮壓，勿得輕開戰衅，以重生民之禍。電致黎副總統、歐陽護軍使，略云：

昨接副總統電，令李司令撤兵回駐原防。而李烈鈞憑借異族，以私人資格調集軍隊，勒令砲台，自系作亂行動，亟應查辦防范。李司令所部現無撤退之理，請副總統酌調六師後方各團，及二師旅團，并第二混成旅海軍各船迅速赴潯，相機辦理。仰該護軍使嚴束所部，勿受亂徒指揮，蹂躪地方。并請副總統就近派員查辦，并飭派去各師團專以防亂衛民為宗旨，勿得輕開戰端，驚擾地方。大總統真印。

李烈鈞聽張至此，電令並無“嚴剿”字樣。但請黎公“查辦”，且囑派往各軍“毋得輕開戰衅，驚擾生民”。政府之一意維持，絕不欲開衅端，亦可昭示于天下矣。乃亂軍有意肇衅，見我無隙可乘，竟自甘為戎首而不顧。其肆行叛逆，忍心害理，一至于此。蓋蓄意之險，必欲破壞共和，傾復民國而後快，豈不哀哉。據七月十二日李司令來電云：

大總統、參謀陸軍部、黎副總統鈞鑒：

沙河鎮南之林軍，突于上午八鐘開槍，向我軍進攻。湖口已宣布獨立，進逼金雞砲台。純已分別籌禦，竭力抵抗，萬乞迅增援兵，以免貽誤。純叩。文印。

中央以戰衅已開，慮歐使之或有他意，復電令諄諭之曰：

黎公遣兵赴潯，決無他意，無非為防亂安民起見，斷不至與執事及人民為難。李烈鈞勾結異族，蓄意倡亂，不愛國家，不愛桑梓，並不愛身家名譽，殊堪痛惜。執事素明大義，熱心國事，斷不以私害公，務望分派委員曉諭軍民，勿因一二人權利思想，自取實害。是所厚望。大總統。文印。

同日又發電令曰：

奉大總統令：“歐陽使蒸電悉。李總司令到潯，即為擁護贛省門戶起見，該使屢請調回，本擬照辦。適九江電稱：湖口變故，幸李軍在潯，得與贛省協力抵禦。是李軍有益無損，更有確証。軍情瞬息變幻，因不必墨守成見，坐待衅端。務遵照迭電辦理，毋使贛人復遭荼毒也”等因，特達。參陸兩部。文印。

又奉大總統令：“據九江李司令電稱：‘沙河鎮南之林軍，突于上午八鐘向我軍開鎗進攻，湖口已宣布獨立，進逼金雞砲台’等語。

殊深駭異，仰該使等严令查办禁止，倘敢抗违，是甘心倡乱，法无可貸，即按叛兵剿办，以遏乱萌，而維大局”等因，特达。参陆两部。文印。

十四日又致欧使电令云：

奉大总统令：“續据李純电称：‘沙河十里埠方面，贛軍仍尽日猛攻，互有伤亡’等語。迭据探报，已电該使查禁。乃仍进攻不已，殊堪駭異。黎兼督遣兵赴潯，虽徇陈廷訓之請求，实为贛省保守門戶，搜截鄂中窜往下游之余孽。深信其决无他意。倘另生誤会，致起冲突，兵連禍結，人民痛苦愈深，受其害者首在贛省。分裂慘祸，亦自贛肇之，不但負該使爱国爱乡之初心，尤非本大总统戡暴安良之素志。江右数千万无辜之父老子弟，何以对之。除飭余大鴻、胡謙就近查明外，仰切实查明禁戢，共弭乱端，勿稍疑慮，切要”等因。特达。参陆两部。願印。

又致余、胡两諮議电云：

黎公遣兵，本为防乱，决无他意。贛軍称北兵节节进逼。李純电贛軍分投猛攻。恐其中或有誤会。望会同馳赴战地，双方查明，秉公迅速具报。

盖战事虽肇，而大总统之心犹欲以和平解决，不忍使生民罹鋒鏑之惨。其至仁惻怛如此，乃叛党反以北軍禍贛为詞，□□心□之言哉。

七月十五日黎副总统来电云：

大总统鈞座：

頃接程都督电文曰：“頃接南昌电文，殊为詫异。此事纵有誤会，何至遽起冲突。时局如此，岂容再有同室操戈之事。究竟是何情形，盼电示为感”等語。又据汉口电局电文曰：“頃有南昌軍界全体名义致各省电，約言北軍橫暴扰害，現公举李烈鈞总握戎机，与北軍决战云云。此类电报应否照轉，除詳部外，敬請核示”等語。元洪此次派兵赴潯，下迫于陈司令之求援，上懷遵大总统之命令。嗣因欧使屡电退兵，亦既允其所請。复因陈、李二司令电呈危急，大总统电止撤退，元洪痛念大局，不得不牺牲一切，激属戎行。接欧使屡次通电，亦經元洪再三声明，乃人微言輕，不見信于天下。中

中央屡次电令，均密致当局数人，外人无从知悉。遂使謂鄂贛相爭，深为悲痛。查此次战端之开，亦由林虎首先攻击，有李司令电可据。李烈鈞退职已久，竟敢潜行回贛，称兵叛乱，且电致各省乞为后盾。中央此时尚不宣布罪状，施发征討之令，設使流言大兴，将士解体，鄂不足惜，如大局何。大总统慷慨任事，不畏疆禦，久为海内所欽仰。事机危迫，恳乞迅速施行，无任祷盼。黎元洪叩。寒印。

中央得此电后，乃于十五日明发宣布叛党罪状之通令，又致李鎮守使电，以慰从征軍士。其文曰：

湖口不靖，該鎮守使溽暑徂征，賢劳可念。各营将卒于烈日炎天之下，冒犯鋒鏑，踊跃先登，至深廩念。所有陣亡士卒应由該使优加撫卹，用慰英魂。其身受創伤，即行妥为調治，或分送外国医院診視。至擒获伤病叛兵，亦应一体办理。务以本大总统令，宣慰将士努力立功，以固国基。大总统。合印。

又由部分致各省都督、民政长、軍师长电，文曰：

据九江李司令純电称：“前因要塞司令官告急，奉令率两团来潯协防。抵潯后与各界联络，均表欢迎，并出示宣告来此防乱安民之宗旨。嗣奉令旋师，正在料理，而湖口忽宣告独立。十二日晨，林虎率大队在沙河鎮方面开枪猛攻，本軍不得不以力抵禦。相持竟日，林軍死伤約二百余人，本軍陣亡二名，伤官三員，伤兵廿八人。次早拂晓，又战，林軍敗退至瑞昌方面，本軍未經穷追。現由黎副总统派員招撫林軍潰卒，未知能否息事。变生意外，□任痛惜。請大部通告，以免謠传失实”等情。特告。参陆两部。咸印。

是日广东陈都督来电，陈述此事意見。略云：

統觀此次北贛两軍冲突，緣由系因九江陈司令电請北軍入贛輔助預防，而贛軍誤会，致生冲突。現在善后办法，宜以释嫌弭乱为先，应請大副总统立行严諭两軍，勿得輕动，听候簡派双方篤信大員查办。应使贛軍晓然于中央用意所在，不至挺而走險，貽患大局。况箕豆相煎，終亦同归于尽。贛軍相愚当未昧此，若晓以大义，諒不致操戈同室，自速灭亡也。粵都督兼署民政长陈炯明叩。寒印。

粵督之電詞如此，蓋猶以兩軍衝突解釋嫌衅為言，而不知贛中叛黨處心積慮，必欲破壞民國而后快，非調停解釋之空言所能解決。至所稱“操戈同室，自速滅亡”，則有心人口所同声悲憤，而無奈倡亂者之悍焉不顧也。政府以起衅情形各省多未明了，復通電云：

江西亂事。該亂黨通電各省，妄以北軍開衅，熒惑聽聞。茲特撮要布告本月黎副總統電：據九江陳廷訓電稱，匪黨挾巨金前來煽惑上下台官，剋期舉事。台官中有為所動者，懇就近酌派軍隊赴潯鎮攝。當經黎副總統酌調李軍赴援，本大總統令專以防亂安民為宗旨，勿得輕啟戰端，驚擾百姓。嗣黎副總統又徇歐陽武之請，電令撤兵回防。詎李純到潯後，真日呈黎副總統電，據湖口砲台各官報告，始知李烈鈞已于初八日帶同外國人乘輪到湖口，約會九、十兩團長調去輜、工兩營，勒令各台官交出占領，復分兵進攻金雞砲台。德安之混成旅又向沙鎮北進，湖口已宣布獨立。同日九江劉師長呈黎副總統電：“湖口風聲益緊，歐陽武調回機關槍，及世鈞開來護衛軍各軍隊，均被截留”，各等語。約計李純未到以前，李烈鈞先已煽惑布置，逾日即占據湖口謀叛獨立。李師長雖曾奉令撤回，而軍情大變，勢不能不告急，請援文電絡繹，又勢不能不遣援接應。贛省同為民國領土，中央派兵防亂，豈有不合之理。又李純文日呈黎副總統電：“沙鎮南之林軍，突于上午八鐘開槍，向我軍進攻”等語。是叛軍首先襲擊，尤非戰自李開。先後接黎副總統電，及西人探報，李軍接仗，擊斃叛軍二百餘名，我兵傷二十餘人，死數名。叛軍已向瑞昌潰退。本日黎副總統轉據劉世均刪電，寒日戰鬥，我軍又經獲勝。現在沙鎮南岸已無叛軍蹤跡，湖口自可剋日收回。以上情形，統望明白宣布，以免傳聞失實。再歐陽武來電維持省垣，語頗懇切，其通告各省宣布獨立之電，真偽尚未可知，容待確查，并聞。國務院籥。

黎副總統亦以叛軍誣倒事實，致使情形不明，于銑日來電，文曰：刪電敬悉。明令亦已奉到，欽佩無既。惟歐陽武宣布獨立，措詞狂謬。且李烈鈞僭據湖口，擅稱司令，恐未必易于擊辦。應否尚須后命，乞酌示。元洪保衛民國，本系素心，一息尚存，萬不至畏疑

避謗。惟兩軍相見，師貴有名。近接各省都督來電，皆以鄂贛相爭為言。譚都督電并謂“閱牆起于兄弟，鋒鏑肇于鄰疆”。此言一出，各界皆離。耿耿寸心，□所難釋。若奉中央之令，以征討亂黨擁護共和，固軍人天職應爾，名正言順，萬死不辭。敢布腹心，即希鑒察。黎元洪叩。銑印。

政府復電云：

電悉。據稱歐陽武、李烈鈞未易擊辦，須有後命等情，閱之甚佩。前以歐、李均挾軍人謀叛，不欲遽與匪徒同科，故易剿為擊，以示罪歸禍首。來電所稱，師貴有名，極為要著。現正擬辦明發命令，切實宣布，以定人心。執事力任艱難，不避勞怨。各省通電或不悉內容，或意存偏袒，無實之詞，望勿介意。先此奉聞。銑。

觀此，知中央之力存寬大，而亂黨之甘心叛逆，絕非兩軍衝突，偶然肇衅，可以瞭然矣。又據探報，亂黨首要均在贛境。由政府致黎公電曰：

探聞李烈鈞現在湖口，有季雨霖、熊秉坤、彭邦棟等為之擘畫。

又黃興、陳其美確在九江，潛匿于不鍾山飛捷樓云云。特聞。銑印。

又電：

據外交部呈稱：奉發交鄂願電，當即派員往日館交涉。據稱：“本國確有兵艦二艘，停泊九江，系為保護商民之用，並無開往湖口之事。但必令為相當之注意”等語。并出示漢口報告該館電開：“九江除日本軍艦烏羽外，尚有英艦二隻，美艦二隻，中國由漢口派往九江軍艦三隻”云云。特達。銑印。

又致九江李鎮守使電云：〔電文與《袁世凱政府三日電存》中七月十七日《致九江李鎮守使電》全同。因本文殘該電後半，故從略。〕

袁世凱政府三日电存

編者按：本资料原为毛边紙油印本，无封面，似为当时袁世凱政府抄存的文件。內容为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三天关于贛宁討袁之役的电报，一部分为袁世凱的命令，一部分为李純、张勳等人的报告，对于九江、湖口和利国驛等地的战争情况，記述較多。袁世凱、黎元洪等十七日通电之类，全为替袁世凱辯护，对討袁軍污蔑之辞，但其中也暴露了袁世凱、黎元洪的一些反动的事实。张紹曾删电，所談与贛宁之役无关，但报导了白灵庙一带的情况，对于了解贛宁討袁之役当时的国内形势，有些帮助。今按原文刊印，字迹不清者以口代之。

九江行營李鎮守使来电 七月十七日

火急，大总统、參謀部、陸軍部、鄂副总统鈞鉴：

拱密。連日战斗及一切情形，节經电稟在案。本日午前七点，有步砲連合之乱兵五千余人，由姑塘西北六板桥之蹊，向我在左翼金鸡坡、八里坡一带进攻。經张团长敬尧率步兵三营、山砲一营、机关枪一連竭抵禦，勢几不支。陸續抽調步队两营前往增加，抄其左翼，奋力血战。至午后两钟，始被击潰退却。比追至馬宿岭停止，战备露營，以防反攻。此次乱兵死伤約三百余名，投誠降卅八員名，有排长两員，据云，团长周璧阶陣亡。夺获枪械百余枝。我軍受伤官二員、目兵十七名，陣亡正兵一名。知念謹聞。純叩。諫印。

孝感王占元来电 七月十七日

大总统、參謀本部、陸軍部鈞鉴：

拱密。盐电敬悉。职师混成第七团于十五日午前七点开赴九江，业已呈报在案。师长現与副总统議妥，于十六日复由职师編派步队两营，管退砲八尊，机关枪一連，归鮑旅貴卿帶往，同第七混成团均駐九江。所余步八团之分駐仙桃鎮、岳家口两营，刘家庙一营，广水之六

团第一营，孝感之五团第二营，在鄂商議数次，以各处关系重要，急难調走。再候廿师之混成一旅，三师之混成一团，及第二旅之一团到鄂后，师长即調集二师所余之队伍及第三师之混成一团，开赴九江。占元。刪印。

北通州張軍統来电 七月十七日

大總統鈞鑒：

拱密。頃接張軍統自兗来电，悉第五师与駐徐乱軍开战。窃意永城营队相去密邇，若令潜派馬队馳出彼后，折断鐵路，俾其軍械难运，进退失据，可以歼灭。是否有当，伏乞鈞裁。姜桂題叩。篠印。

九江李鎮守使来电 十月十七日

火急，大總統、鄂副總統鈞鑒：

拱密。奉大總統元电，豫欧阳护軍使^①自陈心路一节，謹悉。查願日在战地虏获林軍^②营长李穆，据供：該营“系于上年秋新募，駐防南安，前月东調駐省，由省而吳城，而沙河。日前奉欧阳护軍使令，与北軍抵抗。駭而請假，弗准，反以临陣脫逃相压制，始勉赴战綫。十二号早八点第一旅第一团对北軍先开枪猛攻，午間接欧阳使通电云：‘袁總統专制橫行已达极点，聞一旅抵抗甚为欽佩，着賞洋五千元’等語。現欧阳使正調第二旅旅长赵福祥、团长俞維謙率队接应。其計画拟从青山、瓜子岭两处进攻，由銅鼓岭出袭北軍后路十里鋪，則雄集兵力預备进扑九江”等供。除將該匪押候待质外，其对于欧阳使应如何办理之处，伏乞鈞裁。純叩。咸印。

济南周都督、靳雲鵬来电 七月十七日

火急，大總統鈞鑒，參謀部、陸軍部鑒：

晨，頃据方旅长玉普电称：“南軍袭击韓庄，自銑晨开仗，片刻未停。敌人夜攻五次，拂晓愈猛，砲火剧烈，将士坚忍，均經击退。早五

① 江西护軍使欧阳武。

② 林虎的部队。

点亮軍已到三营，当即合力进攻。本团防守，冒雨通宵血战一昼夜，疲劳已极。幸蒙迅派援助，莫不感激。遵飭和衷痛勦，歼被乱醜，以安大局”等情。此次深賴援軍之力，韓庄得以无恙。除电复奋勉，并飭仍須加意协力防御外，合电馳慰。周自齐、靳云鹏。 霰印。

开封張都督等来电 七月十七号

大總統鈞鉴：

警密。頃接山东电：“徐州冷师^①破坏铁路，竟向韓庄进攻。已請張軍統^②派队往援”等語。又接穎州倪督办^③电：“寿事紧急，已开赴穎上、正阳两处八营，穎州空虚，东路蒙城尤甚。望派后援”等語。豫軍与护軍是否可入皖境？祈示机宜！ 鎮芳、震春^④叩。洽印。

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各护軍使，
各师长，兗州張都統^⑤，边防各將軍、都統、护軍、
鎮撫、鎮守各使，上海、汉口、江西同乡会，
各报館电 七月十七日

临时大總統令：

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責；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總統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約法尚存，非經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因少数人权利之爭，掩盖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此次派兵赴潯，迭經本大總統及副總統一再宣布，本末瞭然，何得信口雌黃，借为煽乱营私之具。

今閱欧阳武通电，竟指国軍为袁軍，全无国家观念，純乎部落思想。又称“蹂躪淫戮庐墓为墟”等情，九江为中外杂居之地，万目睽

① 冷遯，江苏第三师师长。

② 张勳。

③ 倪嗣冲。

④ 张鎮芳、雷震春。

⑤ 张勳。

睽，視察之使，絡繹于途，何至无所聞見。陈廷訓^①之告急，黎兼督之派兵，各行其職，堂堂正正，何謂陰謀。孤軍救援，何調三道進兵。即欧阳武蒸日通電，亦云“李烈鈞到湖口，武開兩團往攻”等語。安有叛徒進踞要塞，而中央政府該管都督撤兵藉寇之理。豈陈廷訓、刘世均^②近在九江之電不足憑，而獨以欧阳武遠在南昌之電為足信。豈贛省三千万之生命財產獨非中華民國之人民，李純所率之兩團獨非江西兼督之防軍。欧阳武以護軍使不足，而自為都督，并稱經省會公舉。約法具在，無此明條。似此謬妄，欺三尺童子不足，而欲欺天下人民，誰其信之！且與本大總統防亂安民之宗旨與迭次之命令，全不相符。捏詞誣竊，稱兵犯順，視政府如仇敵，視國會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壞民國，全國公敵，萬世罪人。獨我無辜之良民，則奔走流離，不知所屆，本大總統心實痛之。

本大總統年逾五十，衰病侵尋，以四百兆人民之付托，茹苦年余，無非欲我黎民子孫免為牛馬奴隸。此種破壞舉動，本大總統在任一日，即當犧牲一切，救國救民。現在正式選舉，瞬將舉行，雖甚不肖，斷不至以兵力爭攘權利，況艱辛困苦尤無權利之可言。副總統兼圻重任，經本大總統委托討逆，責有攸歸，或乃視為鄂贛之爭，尤非事實。仍應責成該兼督，速平內亂，拯民水火。各省都督等同心匡助，毋視中華民國為一人一家之事，毋視人民代表為可有可無之人，我五大族之生靈或不至斷送于亂徒之手。

查欧阳武前日電文，詞意誠懇，與此電判若兩人。難保非僉壬挾持，假借名義。俟派員查明，再行核辦。此令。國務院。十七日印。

致兗州張都統電 七月十七日

兗密。諫三電均悉。叛軍進攻韓庄，方旅長乞援，經已派張統領文生等前往援應。赴機迅速，深用嘉慰。所需餉項、槍炮、車輛，已分飭各該部照撥矣。前敵情形，仍望隨時電報為要。大總統。洽。

① 九江司令官。

② 九江鎮守副使。

陸軍部參謀部通電^①七月十七日

武昌黎副總統，除南昌外各省都督、民政長、將軍、都統、各軍師長鑒：

茲據李鎮守使寒電稱：“本日曉，馬旅長繼增等在沙河鎮至苗家灣一帶遇匪軍繼續攻擊，至午后三時，匪軍左翼不支，紛紛向藍橋方面退却。擊斃甚多，並獲子彈、槍枝無算。其右翼先被吳旅長圍困高山，後乘機脫逃。擬暫停攻，冀其悔悟投誠。此次匪軍死傷約四百餘名，虜獲營長李木一員，日兵三名。我軍受傷營長徐源桂一員，連排長四員。日兵共七十四名，亡日兵十二名”等情。除分別呈請辦理外，特以奉聞。陸軍部參謀部。籀印。

兗州張上將勛來電七月十七日

大總統鈞鑒：

頃前敵派員到兗，面稟迭次接戰詳情。據稱：此戰我軍奮勇爭先，殺傷甚眾，尸橫遍野，並生擒敵兵四十餘名，奪獲槍械多件。我軍先後受傷者三十餘人，陣亡者官二員，兵七名。用特電陳。張勛。籀印。

武昌黎副總統來電七月十七日

萬急，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各部、參議院、眾議院、旅京贛省同鄉會並轉各報館，各省都督、民政長並轉護軍使、各師長旅長、各報館，滬旅贛省同鄉會、民強報轉各報館，南昌省議會、商會並轉各報館均鑒：

庚、文、元三電計達公覽。頃准程都督、譚都督、唐都督電詢贛事，併悉有南昌全體軍官名義通電各省。誠恐遠近傳聞失實，不得不剴切陳明：

查上月亂黨來鄂，分設機關，運動軍隊，招兵放火，約期攻城。當經擊獲募兵、炸彈、旗幟名冊，文電、布告等件，併鍾仲衡等各犯。其季雨霖舊部駐紮天門、潛江兩縣之章裕昆之一營，及二十二團一營，同時於二十五、六、七等日改懸白旗，大張布告，招兵劫餉，連戰始潰，

① 原無標題。

为感、卅两日通电所未載。

查取供証，早有贛先响应之言。及該犯等敗竄东下，复有先据九江推倒护軍使之諜报。元洪鉴于鄂匪势雄計毒，适接陈司令^①电，上下約期举事，請迅派兵救援。并奉大总统急电，飭鄂派兵。元洪深恐一发难收，猝不及防，不得不遵命办理，为曲突徙薪之計。此就近檄調李軍^②赴援之理由也。

李軍到潯，元洪即严飭約束軍士，毋启衅端。嗣接欧阳护軍使电，力言九江安靖无事，陈司令微电亦以先事防范，可望消灭为詞。元洪深恐主客猜嫌，无事自扰，不得不服从輿論，决計退兵。維时李部各軍，已奉命陸續出发，又当先鄂寄李司令电，皆由田鎮第六营司令部轉达，兵在半途，无从奉命。事实当然，可为共諒。此宣告退兵，而不能立刻遽退之理由也。

李师正預备起行間，旋接陈司令蒸电，刘师长真电，併水陸軍报告：探明李前督^③率同外人四名，乘輪于八号到湖口，駐水巡总监署。私党林虎、方声涛等乐为□命，計画反抗。会同九、十两团，調去輜重、工程两营，□布要点，勒令各台官交出。并电刘师长速集湖口，加兵进逼金鸡炮台。步哨距潯甚近，欧阳护軍使由潯調回之机关枪两連，刘师长由省調来之护卫軍两連，均被湖口截留。方旅长声称，前招新兵一营，由潯开往湖口、姑塘等处，集兵至一师以上，业已宣布独立。据欧阳护軍使查复，亦云李烈鈞到湖口，确系实事，已調两团往攻。足見陈司令前次請兵，并非誤报；贛省所言安靖无事，併未調查实情。复同日奉大总统令，李烈鈞憑借异族，以私人擅集軍隊，勒令炮台，自系作乱行为。李司令所部現无撤退之理。飭元洪酌調六师后方各团，及二师旅团迅速赴潯。并飭欧使严束所部，勿受乱徒指揮等因。并由中央逕电李司令遵照。此取消前議，留防不退之理由也。

林虎所部第一旅，原系南京留守府护卫軍，由李前督調駐德安，

① 陈廷訓。

② 李純部队。

③ 李烈鈞。

突向李司令所駐之沙河鎮進發。李司令質問歐使，據復并未下令前進。又劫去李軍繪圖生一人，槍傷同伴一人。據歐使電復，此事林未稟報。是其目無將令，擅開戰衅，已在誅討之列。猶復扣留火車，截斷電綫。據陳司令元電：“十二日上午八時林軍高豎討袁軍白旗，繼向李軍攻擊，兩時之久，李軍始行還擊。歷一晝夜，林軍死傷二百餘人，我軍獲勝”等語。足見孽由彼作，衅非我開。其中央派送江西護軍使印信之余大鴻等，據報被湖口偽總統府扣留；且宣布獨立，高豎白旗。叛逆昭彰，亂謀久伏。此豈平常主客衝突可比，而猶得以援軍逼變為詞乎？此援軍防剿叛兵之理由也。

查該匪等私結外援，編招旧部，以利權抵押為財源，以謠言騙惑為能事，鄂亂未成，去而之潯。據李司令電稱：“九江原有亂黨極多，加以近日武漢、武穴連次破獲機關，益為遁逃藪。聞前此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陳司令廷訓情迫無已，電請派兵。幸仗德威，純部已到混成一旅有奇，實出匪黨意計之外，未敢驟然暴動。第我軍到潯之始，猶復增加軍隊，扣留火車，以示反抗之意。經純迭電歐陽護軍，並派員持函分赴九江各機關詳為剖白，相見以心。猶恐顧慮未周，人心惶惑，復于所到之地，張貼布告，曉諭兵民。純今午抵潯，陳司令廷訓派員接待，各機關及各界亦極表示歡迎。歐陽護軍特派參謀帶洋千元來潯犒勞。現時據表面判斷，或不致有意外之慮。純本輕材，謬荷艱鉅，倘能委曲求全，消除隱患，上可以仰副鈞座維持大局之苦心，下可以免贛省生靈塗炭之慘禍，區區之愚，未審能如所慮否？至昨電懇增兵一節，乞飭準備，非萬不得已，不敢冒請開拔”等語。是亂黨謀據九江之計，及李師維持大局之心，當可共見。

幸防范迅速，未敢遽然作亂。乃甫下撤兵之令，遂豎獨立之旗。襲我不意，攻我不備，乘危攻擊，至于兩時。使李軍忍無可忍，不得不正當防衛。試問總統府舉白何人？討袁軍義于何取？鄂省前次搜獲證據，即命名為討袁軍，今竟高揭于贛境矣。果使政治不良，自有國會解決。乃當此一髮千鈞之際，蒙藏風雲曾不過問，竟敢託庇外人，背叛民國，假改革之名，行攘奪之實，首亂吾鄂，復亂吾贛，百兆生靈，擲諸孤注。事敗何以免列強分割之慘，事成何以為外國報酬之資。試

問吾父老子弟何仇于乱党，而必供其屠門之大嚼。此种元兇，当为神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犹复冒称軍界全体，伪报連日胜仗，通电各省市图响应，其居心尤不可問。李軍駐扎鄂境，历有数旬，地方居民，向无侵扰。果如該电所言，何以欧阳使屢次通电，均未一述。北軍到潯，寢席未安，遽整归旆。李烈鈞自沪返贛，計程亦須数日，何以北軍甫到之时，李烈鈞已来湖口。尤見逆謀有素，非临时电請可知。查贛軍第一师长欧阳护軍使已派两团往攻湖口，并有以死图报之言。第二师刘师长保护潯城租界，至以軍隊不能前往为愧。两公手結兵符，維持統一，文电具在，足見贛軍全体之通报，全为乱党伪造。諒我各省忠义軍人，深明大义，断不至为其所愚。

元洪对于乱党，苦无感格之方，对于江西空負維持之願，使平日委曲求全之心，付諸流水。天乎，天乎，夫复何言！李烈鈞以退职平民，竟公然称兵独立，破坏共和，为德不終，深为悲痛。查二、六两团，向隶中央，上次实进团之变，大总统調赴鄂省，借資鎮攝。此次派赴九江，下迫于陈司令之乞援，上懷遵大总统之命令。嗣欧使屢电請退，亦既允其所請，并电請中央緩派軍艦。乃陈司令、刘师长复电告危急，大总统复电止撤退，并飭李司令激励将士，灭此醜类。現李司令已被簡为九江鎮守使，責有专司。湖口方面，亦竟潜設总统府，妄称討袁軍。是乱党反抗中央，中央征勦乱党，大局所关，决非鄂贛相爭之事。元洪处軍人之职，受国民之託，惟知服从命令，拥护共和，名譽生命，皆所不計。窃見以湖口一隅而显抗中央之师，兵出无名，天休不可屢邀，民心不可遇拂，胜敗之数，无假蓍龟。惟念我劫后生灵，填尸沟壑；軍界同胞，暴骨原野；及尔无罪論胥，何辜于天，遭此惨劫。弭戎无术，咎在元洪，耿耿寸心，死不瞑目。应請正元洪之罪以謝天下。临电徬徨，不知血泪之交墮也。諸公老成謀国，当必有深謀毅力，奠我邦家。引領鈴轅，禱何能尽。黎元洪叩。刪。

兗州張上将来电 七月十七日

大总统鈞鑒：

兗密。洽电敬悉。餉械乞速派員解下□用。至韓庄战胜詳情，业

電陳，計入察。頃得來報，知彼軍已退至利國驛，距韓庄十二里。現又添兵四營。□韓庄中足、復足、万年關敵兵已為殷統領帶兵四營駐截。此次前敵既小勝利，三路亦均有布置，似可無虞。惟探聞徐州空虛，助又另有一計畫。台庄距徐州百五十里，已密飭陳統領帶隊疾趨暗赴。倘能得手，則利國驛之軍，腹背受敵，不戰自潰。然後進至徐州，妥籌戰守，其形勢固較兗尤稱便利。情形如何，容當續布。張勳。洽申印。

致九江李鎮守使湯海軍次長電 七月十七日

拱密。大總統令：“據聞南京軍隊中，有小部分將與江西亂黨響應，望注意防范，並嚴密梭巡江路，遇有裝載叛軍船隻，立即擊毀，勿稍疏虞，是為至要”等因。合電達。海參兩部。洽印。

致九江陳要塞司令電 七月十七日

廷密。奉大總統令：“元電悉。城內所駐各軍，亟宜曉以大義，勿為匪徒所惑。如能恪守紀律，維持秩序，一俟大局平定，應准該司令會商李鎮守使分別呈請給獎，以示激勸。仍一面竭力協防，以免匪勢蔓延，擾害閭閻。所請加派勁旅，多調兵艦，合攻湖口，已飭陸參兩部核辦矣”等因。合遵電達。陸軍部、參謀部。篠印。

致九江李鎮守使電 七月十七日

拱密。咸電悉。連戰數日，疲勞可念。已派第四旅及四十旅陸續前往，仰仍督取守勢，以待援兵。大總統。洽印。

致九江李鎮守使電 七月十七日

拱密。奉大總統令：“寒、銑兩電均悉。據稱馬旅長等率隊向沙河鎮至苗家灣匪軍繼續奮鬥，匪徒退却，擊斃甚多，並獲子彈槍枝，深堪嘉許。應先行賞犒兩萬元，借資鼓勵。所有受傷營長連排長暨目兵，應即派員隨時慰問，趕緊醫治。其陣亡目兵十二名，並應查明彙報，分別優卹。此次出力各旅長應給予二等文虎章，各團長應給予三

等文虎章，如有曾經給予勛章者，即照原給之勛章加等給予。營長以下，各按階級分別核給勛章。統由該使查明遵擬呈請，以昭激勸。該使給一等文虎章，俟戰局大安，再核給勳位。時值酷暑，各將弁連日奮攻，深用系念。既據稱匪徒左翼敗退，右翼被困脫逃，應准如所請，休養兩日，以息兵力。嗣後出師，應以逸待勞，穩守進攻，萬勿窮進深入，致戰綫過寬，稍一疏漏，被匪襲擊，難於策應，是為至要。仍隨時將匪徒抗拒情形，暨我軍布置詳情，具報察核”等因。合遵電達。陸軍部、參謀部。籀印。

致濟南周都督靳會辦電 七月十七日

拱密。奉大總統令：“銑兩電均悉。已令第四師速先備混成一旅剋日開拔，前往韓莊一帶，協力痛剿，並令另備混成一旅，陸續援剿”等因。特達。參陸兩部。洽印。

軍報①

山東十八日臨城軍報：亂兵現已潰散，大軍追趕，已進據利國驛。亂兵退過利國驛約二十餘里。大軍炮轟炸亂兵運兵之機車，號數未查清楚。又據張管帶自滕縣來電：今早五鎮運來陸路炮四尊，開赴戰綫。頃聞已克利國驛，站房並車頭一具，均被炮轟燬，生擒叛軍營長一員，兵一名，解濟南。

致開封張都督鄭州雷護軍使電 七月十八日

拱密。大總統令：“洽電悉。據稱豫軍與護軍可否入皖各等情。皖省已變，可大入以討之。望即策勵將士，分道進攻。乘皖省亂黨驟起，布置未定之時，如以大兵力擣其空虛，必可制勝。沿途隨時申諭大義，收拾人心，是為至要。並望將進兵日期，及一切作戰計畫，陸續詳報”等因。合電達。陸參兩部。巧印。

① 原無標題。

致上海李总司令郑总稽查臧团长电 七月十八日

鼎
处密。奉大总统令：“篠电悉。八师淞兵俱趋沪，甚念，望极力抵
厚

御、勿稍退却。已令第七旅全数剋日赴沪援应”等因。特达。参陆海部。巧印。

孝感王师长来电 七月十八日

大总统、参陆两部部长鈞鉴：

拱密。职师赴九江两混成团，据鮑旅长^①电称，于十五、十七等日开到，尚属平静。谨闻。占元。篠叩印。

致兖州張都統济南周都督靳会办电 七月十八日

兖
拱密。聞我軍已得徐州，匪党必以大队来爭。务于徐州一方面多加兵队，严密防守。如兵力太单，必至得而复失，千万注意。徐州城外高山，并須安設炮位，以重防守，是为至要。第四师日內即开拔。大总统。巧印。

九江李鎮守使来电 七月十八日

大总统、参謀、陆军部、鄂副总统鈞鉴：

拱密。十六号战势匪情，諫电稟报在案。各方面乱軍既受大創，形势动摇。探其第九团之兵，多系燕魯籍勇，先曾派諜入穴，以誠招降，未遂。本日午間，其九团之一、三两营及炮队、机关枪队見我軍招降布告，遂偷过六把轎、琵琶湖匪軍之前哨綫，渡河繞道来降。由张旅长敬尧演說利害，督令宿营于距潯三里之定平街。詢得乱軍虛实，□勉合本日鮑旅长貴卿抵潯之不及二千人，攻防互用。对于瑞昌、蓝桥方面暫取攻势防御，以待往援。对于湖口、姑塘，拟联合海軍，于日內由金鸡坡、八里舖分两路进攻，夺取根据地，扼塞要隘，断絕长江下

① 鮑貴卿。

游与南昌内外之交通。其他各处乱兵，或可不在血刃而定。惟軍情瞬息万变，仍当相机谨慎办理，以副叠諭慎行之至意。純印。霰印。

致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长將軍都統各

使各軍師長電 七月十八日

前据山东周都督電稱：“探報：有徐州軍隊步隊二團，并机关槍、馬炮各隊，已抵利國驛，分占要隘，拆毀鐵道”等語。當奉令飭周都督暨張軍統勛查明辦理。茲接張軍統電稱：“十七日晨，据張統領報告：十五日下午六時，利國驛匪軍向韓庄所駐步團攻擊。經該團抵禦，奮戰一晝夜，匪力不支。十六日晚，統領率隊抵韓庄。下車后，即行迎擊，鏖戰兩時，我軍奮勇異常，奪回要隘，殺傷匪軍甚眾，并生擒四十餘名，奪獲槍械馬匹多件。余匪已退過運河數里之遙。我軍先后傷三十餘人，死官二員，兵七員。現正乘勝進攻”。又据田總兵中玉電稱：“聞韓庄有警，當派分統王憲芝率隊赴援。茲据王分統報告：十六日匪軍數次襲擊。武衛前軍開到步炮四營，增加兩翼冲鋒相上防陸軍協力進攻，匪勢不支，向利國驛孫庄兩面退却。我軍分路追擊，傷亡匪軍甚眾”等語。以上報告，东路軍隊迭獲勝仗，徐州一帶，當可剋日救平。恐傳閱失實，用特通告。參陸兩部。巧印。

九江李鎮守使來電 七月十八日

大總統參謀陸軍部鄂副總統鈞鑒：

拱密。頃据偵探報稱：“季雨霖日昨乘大利輪船，由上海到湖口。歐陽武又增加湖口步兵一營。前日江新輪船載兵一團，由南京向湖口進發，行經安慶，被該處司令官阻止，當即轉回南京。又江永輪船昨經湖口，被亂黨扣留”等語。合電稟聞。至我軍布置詳情，另行電稟。純印。印。

孝感王師長來電 七月十八日

大總統參謀本部陸軍部鈞鑒：

拱密。十五日奉副總統訓令，湖口叛兵約在一師以上，江西德安

之叛兵約有一旅。六師對於德安叛兵戰鬥時，多由湖口、南昌地方來增。現令職師駐鄂谷部，開赴九江，以占領湖口為任務。六師以進攻德安為任務。現在職師於十三日及十五日向九江開去混成一團，十六日又編派混成一團，由鮑旅長貴卿帶往九江。職師所余之步隊第八團一團，分駐岳家口、仙桃鎮、劉家廟等處。所余之五團第二營，六團第一營分駐武勝關以南，并孝感等處。奉副總統命令，以各處關係重要，無隊填紮，不能調走。現當迅速向九江集中兵力起見，懇祈將二十師之混成一旅，三師之混成一團，迅速開赴湖北。庶便職師早日齊集九江，以圖進攻。占元。銑叩。印。

兗州田中玉來電 七月十八日

大總統、段總理鈞鑒：

據前敵昨日午前報告：南軍敗退，我軍進占利國驛，漸向柳泉進攻。旋聞午後已攻克柳泉，冷師長已擊斃。謹聞。田中玉叩。巧。

九江陳司令來電 七月十八日

大總統府軍事處呈大總統，轉參陸海三部，各報館，副總統，滬各報館轉各公團鈞鑒：

前因江西人心浮動，伏莽滋多，九江、湖口為長江要衝，匪黨往來如織，迭據調查員秘密報告：匪黨挾帶鉅金，來潯運動，剋期舉事，始請副總統派軍隊及兵艦來潯，以資鎮懾。請兵之初，以禍機隱伏，未便通知各界。及李軍統純率師抵潯，各界不知底蘊，電請副總統調回。正磋商間，匪黨公然起事矣。既舉前贛督李烈鈞為長江總司令，復招柏文蔚前來湖口指揮一切，宣布獨立，以湖水巡總監部為總統府，擬順取皖省，下駛金陵，組織新政府。贛省水巡總監何子奇為湖口司令官，印文曰“湖口守備軍司令官之印”。其餘第一旅長林虎、第三旅長方聲濤、第九團長周璧階、第十團長李明陽、機關槍營長卓仁機、前水巡總監蔡銳霆均授偽職。更由徐秀鈞輸來洋五十萬元，藉裕軍餉。乃竟高懸白旗，大書特書曰“討袁軍”。聲勢浩大，遐邇震驚。爰於本月十二日晨，林虎先甘作愧首，即率領所部進攻沙河方面之李

軍，比越兩小時，而李軍始行還擊，歷一晝夜，迄未停戰。林虎兵刻為李軍傷亡約數百餘人，稍挫其銳。但衅端一開，民國前途，不堪設想。廷訓統轄要塞，保安江防，本有專責。業經查出匪黨真相，告急請援，弭患無窮，分所應為，非徒保卫贛省，實欲顧全大局，擁護共和，幸免陷人民於水火之中，地方糜爛不可收拾。區區愚衷，當為天下人民共諒。知我罪我，公論自存，其惟諸明公詳察。謹此電聞。陳廷訓叩。寒印。

兗州張上將來電 七月十九日

大總統鈞鑒：

連日軍情，迭經報告，計登鈞覽。今晨迄午，屢據韓庄前敵張統領文生報稱：“我軍今早會同方旅長分左右翼進攻，敵因已增重兵，竭力抵禦，抗戰不退。自晨至午，我軍康管帶永勝等，率領奇兵，血薄爭先，奪獲彼軍大炮二尊，暨各項槍械器具多件，格斃無算，生擒十餘名。敵眾不支，遂即敗退，我軍現已追過利國驛以南”等語。謹以上聞。勛叩。巧酉印。

濟南周都督等巧電 七月十九日

大總統、國務院、參陸兩部、參眾兩院，並細亞報館、鄂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鎮守使、護軍使、各師長、省議會、滬神州報館、津大公報館，並轉各報館鑒：

十六號晨，徐州叛軍突向魯省邊界韓庄地方所駐陸軍開槍襲擊，當經方旅長派兵抵禦，鏖戰竟日，至晚五時，將叛軍擊退。十七號拂曉，復添兵來攻。正鏖戰間，勛及兗鎮田中玉所派援隊馳至夾攻，叛軍潰敗。計陣斃叛軍七百餘人，遺尸戰地，生擒三十餘人，奪獲大炮四尊，快槍千餘枝。現正向徐州方面追擊。我軍哨官傷亡各一員，兵傷二十三人，亡四人。謹此飛聞，余容續電。張勛、周自齊、靳雲鵬。巧印。

上海程都督來電 七月十九日

國務院轉議院及各省都督民政長鑒：

德全自光復以來，日以調和南北感情為事，積誠未至，夙疾神明。自北軍與贛軍啟衅，寧垣師旅亦以中央素有畛域之見，經德全屢次陳說，終不能保障一方，事勢所迫，有觸即發。本月十五日，駐寧第八師等各軍官要求宣布獨立。德全旧病劇發，刻難撐拄，本日來滬調治。默念國家大局，地方人民，對於各方面精神上之痛苦，無可言喻。謹此電達。程德全。篠。

致武昌黎副總統，九江段宣撫使、李鎮守使，

漢口王師長電 七月十九日

拱密。奉大總統令：“任命李純為陸軍第一軍左司令，王占元為陸軍第一軍右司令。此令。王占元加陸軍上將銜。此令”等因。特達。參陸兩部。皓印。

致九江李鎮守使電 七月十九日

拱密。霽電悉，南軍降附兩營，及炮隊機關槍隊，相感以誠，措置甚善。此兵能否置諸前方，協攻亂軍，其攻防互用之策，兩方面布置亦甚得宜，惟當相機審慎辦理。大總統。皓印。

兗州張上將來電 七月十九日

萬急，大總統鈞鑒：

巧電敬悉。頃得韓庄前敵張統領文生等電稱：“我軍頃將敵人攻退，利國驛已為我有，得獲子彈四十餘箱，水壺、背包各百餘件，擒殺無算，冷司令亦為我軍擊斃”等語。查我軍迭獲勝利，徐州本可一鼓而下。只因子彈缺乏，至阻進攻。今乃輒獲敵軍大裝子彈，合我槍用，是天助成功。已飭乘勝妥速追勦，俟克后，自當遵諭加意防守，以副蓋懷。勛。巧亥印。

归化張將軍來電 七月十九日

大總統、陸參兩部鈞鑒：

白靈廟^①方面迭次戰況，自六月九號以來，業經次第電陳在案。經據朱司令詳報，白靈廟南山之役，斃匪四百餘人，擄獲槍炮、子彈、戰刀各項甚多。我軍勇敢奮死，而尤得力炮隊、機關槍，僅死傷官長各一員，目兵死二人，傷十七人。并據呈繳所獲七生的半子母炮彈七箱，查系最新式大炮，業飭崑員齎炮彈一箱送都，代呈鈞覽。查是役前後戰鬥所用兵力已達四千以上，力戰二月之久，官兵死傷八十餘名。至七月十號，始達最後戰勝之目的。其所以如此難下者，確因庫逆南犯，首以悍眾分進于潰西、后套，以為夾攻歸綏之謀。繼集精饒于白靈廟，以為直渡陰山之計。陰謀所在，誰早了然。而六月九號前後，以大局之故，仍復分兵東戰察防，西援后套，孤城獨坐，危險萬分。六月中旬，土默特軍突被煽惑，羈撫為難，羸弱余軍，几經挫折。朱司令泮藻力疾親征，當時兵力，除子彈告罄及士氣不堪再用諸隊外，余者不及千人，難操勝算。幸蒙派八十混成團七月初到城，未經休息，即令赴戰。三號會師，六號進擊黑沙土廟暨后廠汗。此志東方以及白靈廟南方之戰，三戰三捷，早經電明。

復查白靈南山之戰，是日終日雨雪交加，陰風磨面，炎夏無異嚴冬。匪約五千，戰綫延三十餘里。掬石為壘，土地礪礪。將士靴襪底概穿落，竟能赤足大戰于彈雨風雪交加之下，仰攻峻嶺五七道不等，力戰終日，殺敵數百，奪其巢穴，掃其軍儲，使敵潰奔，追擊數十里，不敢一試抵抗。經此一擊，雖難必其不無再舉，而庫逆進兵歸綏，經年之計劃，俱歸泡影，可以斷言。蓋自軍興以來，實以此役為西北邊防之□戰。所有特為出力將士，擬請優予給獎，以策將來。司令官朱泮藻調度有方；右支隊長金雪堯指揮合宜；旅長吳壽昌、團長時口慎，久戰不疲；將軍府副官楊其蔚、傳□方略，激勵士氣，參與中西截斗，頗為出力；步團附張炳賢贊□竭力；營長王麟慶、馬營長李名山、炮營長趙嵩秀均身先士卒，奮勇無前；炮連長張成金，機關槍連長定勳、趙文

① 即百靈廟。

濬、步連长□貴，沈毅果敢，尤为出色。除逕与日兵大□元外，以上諸員及日兵，应如何奖励之处，敬候鈞裁。张紹曾。刪印。

济南周都督等来电 七月十九日

大總統、參謀部、陸軍部鈞鑒：

接方旅长电称：“今早进攻叛軍，夺踞彼占之沟河堤，生擒叛軍营长周光濂。适郑团长士琦携大炮到韓，即入陣地，轰击叛軍。士气愈增，将利国驛車站轰倒。現仍繼續进攻。潘团长鴻鈞現已抵韓”等語。此次叛軍仓猝袭击，方旅长以两营支队抗彼两混成旅之师，血战两昼夜，枪弹貫通左手，毫不稍衰，卒得最后胜利。各将士食未霑唇，目不交睫，誓死不移，殊足敬爱。潘团长由济宁日夜冒雨徒行二百里援韓，实属难能。郑团长带步炮队由省駛往，到即加入战綫，始奏此功。此外防軍与武卫前軍聞警飞援，协力克敌，殊堪欽佩。兵心如此，匪何足平。此皆大總統威德感人之深所致。兵力云集，不难肃清。四师到后，当进图徐州，以冀早日盪平。周自齐、靳云鹏叩。巧。

致黎副總統等皓电 七月十九日

武昌黎副總統，除南昌外，各省都督、民政长、护軍撫鎮守各使、边防將軍、都統，各軍师长鑒：

据九江李鎮守使霰电：“乱軍既受大創，紛紛来营乞降。其九团一、三两营，及炮队机关枪，今午过六把桥、琵琶湖渡河来降，张旅长暫令宿营于定平街。”又据张上将篠电：“我軍杀賊甚众，尸橫遍地，生擒叛軍营长一員，兵四十余名，我軍伤三十余，陣亡官二員，兵七名。匪已退过利国驛廿余里。大軍轰炸乱兵运兵之機車。”又海軍无綫电：“篠下午四钟开炮，攻击湖口”等因。理合轉达。陸軍部皓。印。

九江陈廷訓来电 七月十九日

大總統鈞鑒：

昨午賊軍在八里坡激战，来势极猛。我軍以逸待劳，幸获大胜，将賊軍第九团长周璧阶陣前轰毙。詳細情况，俟調查确实，另文□

报。今午，九团官长兵士投降者甚众，由职分别招抚。惟湖口炮台为匪党盘踞，尚未克。廷训待罪九江，呈请议处。所幸职部将士尚能奋勇争先，湖口匪穴，誓速扫平，以报民国。乞转知参陆海三部。

陈廷训叩。篠。

九江李鎮守使来电 七月十九日

大总统、参谋陆军部、武昌副总统钧鉴：

拱密。霞电稟筹进攻湖口姑塘情形，度邀鉴及。本日午前八点正，运动队伍，准备实行计划。适林匪乱兵约混成一团，突由莲花洞向十里铺前进，先头驰来两名，伪约投降，比及行进愈急，并未抛弃枪械，或倒□示诚。廿一团周团长文炳见识其伪，则令散开，两营匪已发枪射击。纯得报，当电飭廿四团萧团长安国，派一营带机关枪两杆，飞往协助。战斗四点钟之久，匪仍向莲花洞败退，约伤毙五六十名。我军受伤目兵四名。纯叩。囑印。

济南周都督等来电 七月十九日

大总统、参谋、陆军部钧鉴，黎副总统，天津冯都督、汴张都督鉴：

选据施镇方旅长电称：“叛军退据利国驛，负隅顽抗。我军分队进攻，冒弹而前。雷营长长祿身先士卒，士气愈奋，敌势不支而溃，遂于下午五点，将利国驛及附近各庄全数占领。计获山炮三尊，子弹数十万，枪械服装不計其数。叛军遗尸战地者，约五百余具。因天晚泥濘，未便深追，遂在利国驛宿营。并闻冷逆遁业经击毙”等語。謹聞。

周自齐、靳云鹏叩。皓印。

馮国璋收电簿

編者按：一九一三年七月間，黃興、李烈鈞等武裝討袁。袁世凱任段芝貴為第一軍軍長，攻江西；任馮国璋為第二軍軍長，攻南京。這份資料全為馮国璋當時所收電報，其中有袁世凱布置作戰的命令，有第二軍進軍情況，有對討袁軍作戰的報告，都是關於贛寧討袁之役的原始文件。原本為紅格本一冊（後半有十四頁空白），封面題：“收電簿第一號”、“軍參謀處諜報科”、“民國貳年七月”等字樣。從內容判斷，這是馮国璋的第二軍參謀處諜報科所抄錄的收電副本。似乎這種收電簿同時有幾本，分類抄錄所收到的電文，所以這一本編為第一號。大概從馮国璋率隊南下時起，開始抄錄收電，到占據南京之後，就停止了，所以第一通電報為七月二十五日部隊在滕縣宿營的報告，最後一通為八月三十一日張勳等部隊進入南京的報告。原本舛誤很多，今將電文編次顛倒者按日期先後訂正，電文重複者刪略；字句訛奪，除確能訂正者外，均保持原狀；原來的“□”，照舊不動。

七月二十五日滕縣電致參謀長決定滕縣住宿由

禁衛軍第二軍司令部參謀長師^①鑒：

決定滕縣宿營甚便，請示。通。

七月二十五夜韓庄電請軍統示駐節何地由

探投馮軍長鈞鑒：

頃聞節鉞到兗，欣甚。現查韓庄車輛擁擠，廡帷擬駐何處，祈鈞裁示復。善德叩。徑印。

七月二十六韓庄來電報告拱衛軍佔領徐州以南由

車站第二軍司令部黃副官邦本鑒：

本旅步隊兩營，已到韓庄，余到滕縣、臨城等處宿營。韓庄現有第四師步兵一團、第五師砲兵一營。今夜四五師擬向徐州前進。滕止有張軍一營，臨城有拱衛軍步兵一團、砲兵一營。國軍第一綫約有張軍十五營、第五師混成一旅，已佔領徐州府以南。齊寶善叩。徑。

^① 師景雲，字嵐峰，直隸徐水人。

七月二十六日乐鴻宾电报告駐扎滕县由轉第二軍馮軍长鉴：

敵营下午七点四十分到滕县。該县知事已預备东关旧营房空地，幕派营官长查看，尙称合宜。先此报告。禁卫軍騎兵二营营长乐鴻宾叩。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會議軍事处电請防外国为叛党偵探由急。九江分送段宣撫使、李鎮守使、王右司令、跟送兗州韓庄馮宣撫使、潁州府倪鎮守使、济南分送周都督、靳会办^①鉴：

拱。聞有某国人专为叛党偵探我軍动静，踪跡甚詭密。务請轉飭所部，注意防范为要。會議軍事处。有。

七月二十七日赵午桥至沙沟不能前进請示由馮都督副官处：

径。站长称，車止到沙沟，即不能前进，因各路軍隊全行专车，車道堵塞。第一列車已停进。請副官处轉稟軍統，如何办法，先回电。宪兵連长商武瀛、赵午桥叩。

七月二十七日沙沟来电副官报告至此由投詢軍长馮鈞鉴：

麟等奉派赴韓庄，九时半始抵沙沟站，不能前行。聞韓庄車头拥挤异常，虽电催移路，尙未审何时抵韓庄。面諭机宜，早晚可能传达。宿营地点，恐难选择。特此稟聞。參謀副官等叩印。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中央来电著速取临淮与倪軍聯絡由馮宣撫使、张鎮撫^②使：

通密。有电悉。現聞揚軍已进駐瓜州，鎮江空虛，南京混乱。著张鎮撫使督率全軍由水道取道清、揚，会合該处軍隊，进攻鎮江。第二軍著由鐵路速取临淮，以分皖势，再趨浦口，与武卫軍聯絡，恢复南京。叛軍有趨□临淮之报，务与倪軍聯絡，注意側面。大總統。宥。

① 陸軍第一軍軍长并江西宣撫使段芝貴、第六师师长九江鎮守使李純、第二师师长王占元、江淮宣撫使馮国璋、皖北鎮守使倪嗣冲、山东都督周自齐、山东会办靳云鹏。

② 张勋。

李參謀轉。印。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四點陸參謀長電布告克復由

直隸都督府陸參謀長轉參謀、陸軍、海軍三部，布告克復湖口等處情形有電。

馮軍長鈞鑒：參、陸、海三部有電開：“據九江段軍長等電稱：二十四日我軍右翼馬旅長、張團長由姑塘進攻湖口，連奪繞家舍、新港、梅花樹諸要隘，直拔炭宿。二十五日辰四時，即攻克湖口西砲台。王右司令亦于二十四日晚，用小火輪拖民船渡至湖口東登岸，占領一高山。棟旅長于二十五日晨四時擊梅家洲，上岸援助。水陸協攻，于午後八時將湖口及東砲台亦收復”等語。特此飛告等因。謹呈。錦。沁印。

七月二十七日夜徐寶善電請疏通車站並將司令住址電告中央由第二軍師參謀長鑒：

確聞前進軍隊之車輛，尾抵茅村，閉塞道路，前方所遺之空車又不能返韓。第四、五兩鎮之輜重暨砲隊，待運甚殷，若不設法疏通，前後交通閉塞，甚屬危險。況後軍隊陸續抵韓，現已阻止前進。此等情形，已電稟二次，□派王副官通往徐面陳，至今未奉回示。徐州車站是否能容後方所來各軍隊，是否放行，請速派員到徐站查察，速示照辦。又中央之電，陸續來韓，現交通不便，送遞甚難。應將司令部之住址電告中央，以便聯絡，免誤戎機。又軍隊到徐若干？未到者若干？祈一并速復。寶善、玉麟。沁叩。

七月二十七日津電報告地圖將帶到由

[某某]一帶探投第二軍參謀處：

拱。感電悉。徐州圖六分，濟南、漢口、南昌圖各二百分，本日張協元兄過津，當託帶上。收到時見復為盼。廿。

七月三十日魯督等電地圖恐難如數當盡其所有購送由

馮軍長：

艷電敬悉。地圖恐難如數，當盡其所有購送。周自齊、靳雲鵬叩。卅。

八月一號倪都督來電攻占顧橋獲勝，務望多派數營進攻懷遠由

馮軍長鑒：

拱密。卅电敬悉。已致函王团长，用資联络。惟蒙城帮、土各匪，蜂聚附逆。馬队一营，实太单弱，务望多派数营，由蒙进攻怀远，与敵軍攻凤台之兵互为声援，使匪腹背受敵，彼此均事半功倍。敵軍今日攻占颍桥，斃匪百余名，生擒二十余人，获砲二尊，枪弹甚夥。乘胜追剿，明日可到凤台。并聞。倪嗣冲。卅一日印。

八月一号刘之洁电黄兴等均逃現第一师赴宁吳淞砲台数日方能攻下由

馮宣撫使、張鎮撫使、周都督、靳会办均鉴：

准程都督、应省长^①卅一电开：“据宁垣各团体来电，黄兴、章梓均遁。現派杜淮川代理第一师长，先行赴宁，料理一切。惟陈其美、鈕永建尙拥残兵，吳淞砲台亦梗命未下。中央派来軍隊，尙未登岸。撻伐尙須数日，方能結束”等語。再，頃据江阴砲台总台官来电，亦〔宣〕布取銷独立，遵奉程督命令。頃又探聞临淮叛軍多数取回宁省，黄兴符号，一律除去。現在临淮方面叛軍，当已不多。合併奉聞。刘之洁。东印。

八月一号中央来电第三师如果投誠限一日繳械酌給月餉遣散违則进攻由

馮宣撫使：

拱密。昨接凤阳江苏第三师全体卅电称：“前次出师，系奉督令行动。今复奉程督示，遵即取銷独立，免致生民涂炭。誠恐北方各部及各軍隊未及周知，特悬速令固鎮以北軍隊，停止前进，免再冲突”等語。当复以：“該师輕听乱党伪令，突攻韓庄，杀伤官兵多名，又拆毀鉄道，损坏公产，即是叛逆。岂取銷独立，所可了事。如果真心服从，应詣馮軍使前繳械，听候安置。倘仍狡辯游移，是自取死亡。本部不能遙制馮軍长也”等語。奉諭电达貴使，令該师限一日繳械，酌給月餉遣散，违則进攻等因。特聞，參、陆两部。东。

八月二日南京来电务悬大兵暫緩前进俾得收撫待罪临淮軍隊由大总统、陆參两部、副总统、程都督、应省长、馮都督、張軍統、周遇昌、顏师长、都督、民政长、护軍使、鎮守使、鎮撫使、各师旅长均鉴：

^① 江苏都督程德全、江苏省长应得閔。

周、靳兩川電敬悉。現淮川奉令來寧，安撫軍民，秩序業已如常。臨淮軍隊均已自願取消獨立，亦另令嚴守軍紀，听候辦理，毋得妄動。該軍隊亦遣代表來寧，深悔前非，束身待罪。竊惟叛伐服舍，古訓所稱。我大總統亦有“自拔來歸者，概予免究”之命。務懇南下大兵，暫緩前進，俾淮川于收撫之余，代宣威德。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杜淮川叩，冬。

八月三日中央來電武衛軍抵浦可會商徐寶珍夾攻匪軍取消獨立軍隊必勒令繳械遣散誅其渠魁持械觀望勿稍姑容由馮宣撫使、張鎮撫使：

拱密。匪軍聚集臨淮一帶，正攻恐須時日，宜用抄襲之法，方易得手。徐寶珍屯軍六合，距浦口甚近。因其兵單，未令進攻。武衛軍抵揚后，可會商先據浦口，與陸軍腹背夾攻匪軍，使無噍類，免其潰為流寇，損害人民。凡遇有自稱取消獨立之軍隊，必勒令繳械，給資遣散，誅其渠魁。倘借口取消，持械觀望，仍以叛軍論，勿稍姑息為要。大總統。江。

八月四日中央電奉令聞蚌埠埋有炸藥我軍均宜注意由南宿州馮宣撫使：

拱密。大總統令：“聞蚌埠大道埋有炸藥甚多。我軍前進時，遇兩山夾道，或土坎狹路，均宜注意，以防暗算”等因。特達。參、陸兩部。冬。

八月四日清江來電鳳台克復劉團長由鳳進兵與敵軍會合渡淮當更相宜乞裁復由馮軍長台鑒：

拱密。冬電敬悉。敵軍于二號下午四鐘克復鳳台，克日進規壽州。貴軍劉團長攻壽之兵，如由鳳台進兵，與敵軍會合，設法渡淮，當更相宜。乞卓裁示復為盼。倪嗣沖。江。

八月五日中央來電請仍節各軍迅速前進由馮宣撫使、張鎮撫使：

拱密。據程都督電稱：寧垣取消獨立，請仍飭各軍迅速前進，尅日到寧，以免曠日持久，別生波折等情。仰即查照辦理可也。大總

統。江。

八月五日倪督電克復鳳台情形由

黎副總統、湯次長、段宣撫使、李左司令、王右司令、周都督、靳會辦、張上將、馮軍長、徐師長均鑒：

二號拂曉，敵軍進薄鳳台，悍匪五千餘人，多我數倍，分扼城外土山古城各抗口地點，以逸〔待〕勞，抵死抗拒。自上午四點起，至下午四點止，血戰十二時之久。幸仗聲威，擊潰匪軍，乘勝克復鳳台。是役斃匪七百餘名，陣斃生擒偽官長甚夥，奪獲大砲五尊，槍械無算。我軍以攻擊猛烈，陣亡官長三員，目兵五名，受傷官兵共三十餘名。知關廛系，特此奉聞。倪嗣冲。蒙。

八月五號陸參〔陸錦參謀長〕轉參陸電李護戰勝情形又據段宣撫電稱我軍克復德安由南宿州馮軍長鈞鑒：

接參、陸兩部支日通電開：“據九江李護軍電稱：‘昨午前十一點于黃老門南方附近，與兵力約一師之匪人激戰，抵抗一晝夜之久。本日拂曉，吳旅長金彪督同二十三團吳團長鴻昌、二十四團肖團長安國，各率所部，奮勇攀登，白刃直冲匪陣。第五混成團石團長振聲，乘暗夜接迎匪之右翼，俟正面開始動作，向其偏背猛攻。廿二混成團張團長敬堯繞匪之左翼抄襲。匪雖精悍，亦不能支，遂紛紛向馬回嶺一帶潰退，追至耿子舖，匪已向德安方向奔逃。獲機關槍及步槍多件。’又據段宣撫使電稱：‘本午我軍克復德安’各等情。特此通告，”等因。謹轉呈。錦。歌。

八月五號陸參轉黎師長天才戰勝亂黨情形由京奉局送津浦局轉南宿州馮軍長鈞鑒：

頃接漢口黎師長天才冬日通電開：“七月卅一號，亂黨劉鉄由沙洋率眾數千，分道攻襲荊州。我軍瑜^①丁鎮守使布發旅長由□猝龍團長趕榮華督隊進擊，三戰皆捷。奪獲大砲四尊，槍械軍裝多件，斃匪數百，并擊斃偽指揮官一員，并獲‘討袁總司令口號’。東日匪已退

① 從“瑜”字起，至“督隊進擊”，共二十二字，訛奪太甚，不能句讀。“丁鎮守使”，當即荊州鎮守使丁槐。

竄数十里。現又加派閩团长得胜督队会抄，务期扑灭。謹此奉聞”等因。謹轉呈。錦。歌印。

八月六日陆參轉广东龙济光电現在扼守肇境节节进取由南宿州馮軍長鈞鑒：

据广东都督龙济光卅一电称：“陈逆炯明据粵叛国，先派江大砲艦扼守封江川口。昨經密飭肇慶統領李耀汉、德慶縣長廖迈都、营长李华秋等将江大砲艦夺获，一面收服安南、瑞和等兵艦四艘。卅夜，济光兴师，馳抵肇慶，临以兵力，宣布中央威信。休〔德？〕慶、罗定十六县望风景从。現在扼守肇境，节节进取”等語。合行通告等因。謹轉呈。錦，微。

八月六日參陆两部来电奉令妥筹連进办法先复由万急，南宿州馮宣撫使：

拱密。大總統令：固鎮鉄桥，一时不能完工，临淮以南又毀鉄桥二座，其余拆断鉄路甚多。如該軍专恃鉄路前进，恐太迟緩。且滁州一带，山迭水环，进攻不易。应筹一繞道之法，或抄后，或由他处渡江。查由蚌埠至和州、蕪湖、太平一带，計算不过三、四日路程，可否分兵从該处繞进。或者分兵順淮河一带，会同倪軍进攻寿州正阳关，旋复安慶，再由长江順流而下，亦是一路。現在第一軍正規复南〔京〕，不久可下，一时未能兼顧攻皖。該軍如能分兵，可以另派支队固守临淮一带，相机前进。其主力軍宜改道覓长江出路，方为上策。着即查看路径敌情，妥筹办理，先行迅复为要。再，該处河路甚多，宜覓一便当运路，以省轉輸之劳。望注意，等因。特达。參、陆两部。微。

八月六日會議軍事处电粵省現由苏师长維持秩序龙督尅日抵省由

段宣撫使、李护軍使、王右司令、湯次长、馮宣撫使、张鎮撫使、周都督、靳会办、倪都督、海軍总长、李总司令、郑鎮守使鑒：

粵省乱党，自陆軍反正，岑春煊、陈炯明、鍾鼎基皆逃，城中大乱。現由师长苏慎初維持秩序，龙都督尅日抵省。特聞。會議軍事处。微。

八月六日中央来电命令由

衙門均鑒：

临时大總統令：“任命鈕传善兼贛北觀察使。此令。”“徐州鎮守使张文生未到任以前，任命周金城署理。此令。”“江苏徐州观察使□建釗未到任以前，任李慶璋署理。此令。”“任命李廷玉署九江鎮守副使。此令。”“楊以德授为陸軍少將。此令。”“据江西宣撫使段芝貴等電稱：‘陸軍少將余大鴻、參謀湯則沸奉公至贛，道經湖口，为逆匪李烈鈞羈留。我軍进攻湖口时，逆匪函子奇将余大鴻、湯則沸同时杀害，弃尸江流’各等情。查湖口叛軍蠢动之初，恂□或有誤会，曾派余少將前往查办，申示大义，冀其悔悟息關。乃該逆窳□夙不悉，始將該少將羈禁，继复惨杀投江，并湯參謀一并遇禍，实屬惨无人理。該少將等为國捐軀，大义凜然，应由陸軍部从优議恤，以彰忠烈而慰幽魂。此令。”京。东。

八月七日參陸電粵督陳炯明逃往香港城中大亂由

京奉局送津浦局轉固鎮馮軍長鈞鑒：

頃接受陸軍部歌電開：“据廣州沙面阿〔？〕稱，本日廣東陸軍參正都督陳炯明已逃往香港，岑春萱昨日他往，城中大亂”各等語。特聞。都督府轉。

八月七日車慶云電武衛軍前衛擬渡江進取鎮江南京亦派兵駐龙潭再揚鎮路綫均斷由

南宿州探投軍長馮鈞鑒：

現武衛前軍之前衛，昨晚抵揚，擬明日渡江，在高資登岸，進取鎮江。生亦隨往。鎮江叛兵在象山、焦山約三千余人。南京亦派步兵壹團駐扎龙潭，意助叛軍。再，揚州鎮【江】交通路斷絕，電綫亦斷。并聞。車慶云叩。魚。

八月七日陸參轉李護軍使電現規取南昌贛省可望蕩平由

京奉局送津浦局轉固鎮馮軍長鈞鑒：

接江西李護軍使微電稱：“卅電悉。南康、德安一律克復。林虎兵敗，職等現正規取南昌，贛省可望指日蕩平。純。微印”等因。謹轉呈。錦。魚。

八月七日國務院電宣布亂黨始末罪狀由

編者按：本文为袁世凱的罪狀辯護，以漫罵的伎倆污蔑討袁人士。但是如果剝去袁世凱的抵賴詞句，其殺張振武、方維、宋教仁等，擅以命令頒布官制、擅借外債、擴充北洋軍隊等，以及賣國專制等罪行，便暴露出來了。至于袁世凱污蔑黃興與應夔丞有聯繫，陳其美謀殺武士英等等胡言亂語，以及陳炯明巧電所說袁世凱的罪狀間有不實之處，讀者自能分辨，不必贅言。

武昌黎副總統、夏民政長及各省都督民政長，并轉各報館、鎮守使、宣撫使、護軍使、各軍長鑒：

廣東省議會陳炯明巧電通告，意在顛倒黑白，煽惑人民，本无可辯之價值。惟恐鄉曲孤陋之士，少年狂躁之徒，不察事實，誤听謠詞，則流毒于人心者，所關匪細。以故鑄奸燭怪，不憚煩言：

一原電謂：“張振武、方維，不經法律裁判而駢戮之，是為显違法律，殘殺人民之开端”等語。查張振武罪狀，先據季雨霖電稱，“振武扰乱湖北治安，總統顧念鄂州，宜預防亂”等情。政府初未之信。嗣據黎副總統電稱，“振武赴滬購槍，吞蝕鉅款，暗煽義勇團團長梅占鰲增加營數，誘令石星宣往統領二團，及令方維勾結李忠義、況制冲密謀起事。乞將振武立予正法。方維同惡相濟，并乞一律處決。此間曾開軍法會議，詢謀僉同，証据完備。若在本地懲辦，必至妨碍治安，扰乱秩序。不得不電請中央，明正典刑”等語。張、方既死，鄂民以安。軍官犯法，經開軍法會判決處死，有何違法。

一謂：“擅以命令頒布官制，議會質問，始則搪塞，旋置弗恤”等語。查共和成立，一載已來，南北多歧，省自為政。公布划一現行各項官廳組織令，系就現設各省、各道、各县以及特別行政警察行政各官廳，先从划一組織入手。一面為整齐規制之圖，一面為施行文制之備。與省官制各案，絕不相同，當然不在應交議院之範圍。參議院議員彭允彝等提出質問，當經根據約法，詳細答复，登諸公報。何得混入官制，駕詞聳听。

一謂“买凶武士英，刺殺宋教仁，証据破露，故纵洪犯偷逃，又圖毀証据，殺武犯以滅口。”復云，“并毒殺林述慶、沈秉堃”等語。查宋教仁慘死，政府懸賞緝凶，設法引渡，函電填委，心力交疲，此案方有

端緒。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虽无疑义，而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如何关系，尚未判定。試問与政府何涉。案归法庭，自有法律裁判。乃国民党人視為奇貨，思借以推翻政府，是以誣陷影射，不遺余力。而全案証据中，有应致洪函，內称：“为黄克强介紹，将私存公債六千万轉抵义丰銀行計五十萬元。又有各种銀票，時值四十余万，为遯初之运动費。并不問其出入。夔处攤到十万，昨被撥各十万，专任苏浙两处暨运动徐皖之費”等語。武士英之死，本是疑案，沪人多指为陈其美之所为。政府以尊重司法，概未过問。赵总理通告各省，所謂野心梟杰，攘夺政权，借端发难，含血噴人，实此案之真相。至林、沈之病故，亦指为政府毒杀。即此以推，其恣意狂吠，殆可知矣。

一謂“宋案破露，知为全国所不容，思以武力威服。又慮財力不足恃，乃有不交院議，擅借大債之事”等語。查以宋案为借尸之图賴者，祇少数之国民党人，与全国何涉。案归法庭，一听法律裁制。所謂武力威服，不知所指。借款問題，发生已久。宋教仁任国务員时，亦曾与聞。此次签字，系月前参議院通过条件，其理由已見通告。于宋案又何涉。任意牵合，詐伪显然。

一謂“临时政府成立一年，政績一无可觀，惟知援引私人，輦金为市。赵秉鈞总理內閣数月，而投赴不下千人，賄賂数逾百万。不能屏退，反加庇护”等語。查政府之日筹建設，不敌暴徒之日謀破坏。一年以来，牵制万端，疲精劳神，曾无寸效，此固政府所日夜咎心者。用人行政之本，而总理及各部总长，均須議院同意，方能任命。所属各官，均由各总长荐任、委任。合南京部員，本署熟手，为事择人，量才任用，无援引賄賂之可言。赵总理初經敦劝，而勉强任事。继因奇謗而一再乞休。难进易退，出处昭然，亦无屏退庇护之可言。彼之肆意誣詆，不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邱貉井蛙，无足深論。

一謂“中央一岁糜及万万，国会开而不能提交核算”等語。查中央自共和成立以后，財政困难，已达极点。所有行政各費，力求減省。無論何种机关，无不以預算決算为統計之要义，备国会之核算。又有审計处檢察用項，务归核实。所謂岁糜万万，及不能交算者，純是向

壁虛造之談，不值一哂。

一謂“庫倫事件，發議經年，漠視邊方，不顧族^①坐令庫倫勢大內犯”等語。查庫倫于前清時代獨立，外蒙即已淪亡。及民國成立，政府擬與俄人交涉，取消庫倫獨立，收回領土主權。而孫文堅謂不必理會。前外交總長梁如浩誤聽其言，致有俄庫之約，辦理益難。政府銳意邊防，昕夕運籌，命將出師，務操勝算。何謂漠視。

一謂“中俄條約，乃竟拋棄外蒙”等語。查中俄協約，磋商七閱月，談判廿余次，易稿四次，已無討論之余地。及國會宕延建議修改，予人以可乘之隙，遂翻前議。政府為雙方柔[?]言，電征各省意見，統籌定計，以期折中至當。此政府對待協約大致情形如彼。所謂竟似政府業已專斷定約。至協約內容之是否拋棄外蒙，各省試檢征求意见之密電，可以知之。事關外交，不必與陰賊險狠喜亂之徒費辭宣布。

一謂“責令南省裁遣軍隊，而肘下日日增兵”等語。查各省自起義以來，軍隊驟增，餉無所出，兵多為病，民不聊生，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黃興及各省都督，迫于時勢，乃有割棄鉅款，解散軍隊之請。中央不惜鉅資，採用其策，無非為軫念民艱起見。而解散時虛報攬財，几同盜賊。是以“偉人肥、國民瘦”之諺，流傳人口，無可諱言。北方皆原有軍隊，餉不加多，與南方情形迥異。所謂日日增兵者，純是凿空亂詬，圖惑人心。

一謂“以金錢顛倒議員、嗾使搗亂，其意實欲使國瘍，對於國會生命，操之于彼”等語。查中國自改革以後，明達之士，深慮一黨專橫，流為暴民專制，遂有他黨之組織，以期互相補救。此為各國政黨之通例。彼之指為顛倒搗亂者，構造虛詞，以誕異黨者，誣政府皆出于媚疾之私，無心流露。凡茲丑詆之言，皆其躬行之事。不然，心目中何以有此種齷齪思想。

一謂“南北統一，理無歧視，恐民黨勢大，利用匪黨擾亂治安。如蘇之九龍山匪，贛之叔年亂兵，粵之王和順、黃士龍軍，收為黨羽，助

^① 如“不顧”屬上句，則“族”字為衍文或為“卒”字之誤。如“族”非衍文或錯字，則其上有脫字。

以鉅資”等語。查政府恐南方多數人民受少數暴徒之擾亂，哀其失所，日籌所以保全之者，舍降暴安良，別無他法。至利用匪黨，本為暴徒之慣技，尤非此不足以擾害商民，一逞其志。今以此反噬政府，可謂無賴，雖五尺之童，皆知其謬。

一謂“擄攻上海製造局，俾致禍民黨，賄買周子儼以誣板黃興”等語。查暴徒明知宋案、借款、協約，政府皆立于不敗之地。雖內結議員，外結都督，全力搖擊，而真珠終不可沒。于是作亂之心蓬蓬勃勃，離奇變幻，無計不為。五月間上海匪徒攻擊製造局，匪首徐企文就獲。陳其美旋即到局，舖張匪勢，言語閃爍。并謂匪徒攻擊，系中央主使云云。一味狡詐。而不知徐企文供詞已將實情吐露。都中炸彈案發，由于周子儼之自首，牽涉黃興之資遭暗殺。政府明知其謀，以事歸司法範圍，絕不一問，數月以來，凡暴徒之陰謀，秘報政府，紆細皆知。而務為寬大者，無非冀其悔悟，甘居優柔。德不勝奸，能無浩歎。至迫于人民之呼吁，不得已而更易都督，力防匪亂，而贛亂驟發，江寧繼之，勾結外人，誅鋤異黨，焚坑之慘，暗無天日，遠比闖獻，近接洪楊，蒼赤何辜，遭茲荼毒。成則同黨相殘，革命不已；敗則席卷巨榭，安富外洋。所犧牲者我多數人民之生命財產耳。東南商民，恨賊入骨，以討賊為請者，函電至今日凡數百起，披覽不遑，惟有流涕。弔伐之責，義無可辭。盛暑興師，救民水火。北方軍隊，皆多年訓練之師，紀律森嚴，秋毫不犯。彼誣為掠殺者，仍是辛亥年惑人故智，其如一再之用之，人不肯信何。黔驢之技已窮，桀犬之吠可閔，天怒人怨，曾不自知。要之，暴徒一日不去，人民一日不安，即共和一日不固。鷹鷂之逐，人具同心。豺虎之投，事有先例。神州戮力，是所有望群公。國務院。■

八月七日副官電報至沙河集情形由

固鎮第二軍軍長馮大帥鈞鑒：

電悉。因未接到極電時，先接施司令來電，已隨第十九團潘團長兩鐘抵沙河集，同潘團長見何旅長丰林云，接滁州來電，由浦口開來火車已至花旗營，不知其故已在沙河集停車。一面偵探情形，一面準備作戰。所有滁州之預備歡迎我軍之輜重一營，尚未與之接洽。

又聞滁州尚有亂兵數百名，未得確實。頃在臨淮關車站，遇有車站司事李鼎炎，系因解散回南。問詢南京、浦口情形，言之甚詳。滁州軍事如故。他故，擬即用此人作為鄉導。更換便衣，單獨混入浦口，查看情形，俟籌備進行時，再行詳報。先此奉聞，副官龔家禧叩。遇。

八月七日 副總統電團長呂文炳率所部佔領姑塘由

急，北京大總統鈞鑒；參謀陸軍海軍各部鑒；各省都督、民政長、護軍使、鎮守使鑒；

頃接九江李鎮守使咸電稱：“混成廿一團團長呂文炳，已于本日上午率所部將匪兵擊破，實行佔領姑塘”等語。合行奉達。黎元洪。勛。

八月七日 張鎮撫使電今晚可到宿遷九號當抵清江陳白統領已由揚督隊渡江由

特急^{固鎮}_{蚌埠}探投馮宣撫使鑒；

敬電敬悉。大軍會集臨淮，叛黨聞風胆落，不難一鼓而下。軍情仍望隨時電示。迭接前敵電稱，匪踞象山各砲台，又由寧開來匪軍一連，駐龍潭為聲援。敵軍陳、白兩統領，今早四點鐘由揚督隊渡江，並分兵向十二圩等處進攻。勛今晚可到宿遷。水淺載重，約九號當抵清江。詳情續告。勛。陽印。

八月七日 倪督電五號克復壽州由

特急，武昌黎副總統、九江湯次長、段宣撫使、李左司令、王右司令、開封張都督、北通州軍統、濟南周都督、靳會辦、清江張上將、徐州馮軍長、徐軍長、北京武學社均鑒；

敵軍三號夜，由鳳台渡渚四萬，攻克梳妝台、驢蹄子兩山。五號晨九鐘，攻克四頂、八公兩山。下四鐘克復壽州。人民歡迎，耕市安堵。知關綺注，專肅電聞。倪嗣沖。魚。

八月七日 王廷楨電據粵來函開南軍編三支隊由陸路向江西進發由

馮軍長鈞鑒；

軍密。檢查粵省來函內開：“北伐軍分三支隊：第一支隊以步一、三兩團，砲一團，工輜各一營編成，其支隊長為鍾鼎基；第二支隊以步五、六、七三團，砲一團，工輜各一營編成，其支隊長為蘇慎初；第三支

队以警备队第一、第九两团，砲一营編成者，以张我权为支队长。自八月一号陸續出发，因上海被北軍佔，均由陆路向江西进发”等語。合先电聞，余再詳。廷楨。虞。

八月七日九江来电李护軍使报南康等处战胜情形由火急，特。北京国务院、参謀、陆軍、海軍部、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护軍使、鎮守使、宣撫使、各司令、师长、旅长、各报館均鉴：

上月二十五号攻克姑塘、佔領湖口后，稍休兵力，向瑞昌、南康、德安三路进攻。于卅号，同时勗作□督所部由沙河节节进攻，敗匪于兰桥。卅一号向黄老門南方附近，与力約一师之匪人激战。匪据高地，我軍仰攻，匪极强頑，尽一昼夜不稍让步。本月一号拂晓，續〔增〕匪徒佔領烏祀門高地，向我射击，冀守德安。我軍銳力猛进，匪潰，自焚粮彈，破毀車头，分向建昌、吳城逃竄。我軍乘势完全佔領德安县城及其附近一帶。其瑞昌、南康两县，亦于是日先后克复。統計数战，毙匪五百余名，伤約千余名。退却时，船沉淹毙尤夥，俘虏官兵卅三名，夺获砲十二尊，机关枪十五杆，步枪一千四百余支，子弹、粮秣、旗帜。我軍陣亡官兵二十八員名，伤一百五名。現正整頓精銳，分搗建吳，俾望迅灭而安大局。知念特聞。李純叩。江。

八月八日何丰林电报告在滁与潘团长妥筹布置由第二軍軍长宪鈞鉴：

今晚七时五十分，林率队由沙河集開車。八时四十分安抵滁州，与潘团长鴻鈞妥筹布置，安撫商民。肃此稟聞。旅长何丰林。虞叩印。

八月八日陆軍部电責令宁軍释械靜候查办黄兴等严緝懲办各等情仰宣告周知由

副總統鉴：都督、民政长并轉各使、各將軍、都統、各軍軍师长：

据程都督应民政长卅电称：“南京軍隊联合取消独立，黄兴、章梓潜逃去宁，已飭前师长杜淮川等赴宁收撫，所有在宁各軍隊，均責令先行释械，靜候查办。在逃要犯黄兴等，請通电严緝，务获懲办”各等情。合行通电，仰即宣告各屬軍民，一体知悉为要。陆軍部。宋。

八月八日参陆部电据段宣撫冬江两电飞告我軍大胜情形由

急。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除九江外并轉各使、各軍長、師長、將軍、都統鑒：

接段宣撫使冬、江兩電稱：“我軍二日晝，自馬回嶺進發。行至楊尼，有匪軍憑據高地抗拒，為我軍所敗，分向建昌、吳城奔逃。呢〔？〕于午前，完全收復德安。該處與吳城系李匪水陸根據，未竄之先，預將糧秣、子彈焚毀，其旁蹙已可概見。此贛〔？〕原系林虎所部一旅，又增加兩團，甚為強悍。經我師先後槍斃五百餘名，傷千餘名，生擒卅三名，精銳蓋已喪盡。總計三日內，奪獲砲二尊，機關槍五杆，步槍八百餘支，其他尚無詳數。現正籌議乘吳城勢僵，不日撲滅”等語。將此飛告。參謀部、陸軍部。微。

八月八日 伍崇仁等電又聞南京宣布獨立敵師地勢極為危險請速示方針由馮軍長鑒：

敵師各部隊現尚安靖，待鈞命辦理。惟聞南京又宣布獨立。似此情形，定是匪徒從中煽惑。敵師現處地勢，極為危險，請速指示方針。臨電流涕，伏候鈞令。伍崇仁、陳光組、劉光體、張安邦、鍾麟、張宗昌、飴〔？〕開運、戴繼武、方振武、周鴻鈞、何葵瀛。江叩。速復。浦鎮第三師部八號。印。

八月九日 大總統電專由浦渡江匪防必嚴望酌速復由馮宣撫使：

拱密。初七日聶貴卿、胡安泰已復安慶，柏逆逃□。由滁遣小支隊渡江，取蕪湖或太平，先據通江之一路，可與上游海軍通氣。蕪、太距寧不過百餘里，且已渡江，會渡寧亦便。若專由浦口渡江，匪防必嚴，如無兵先在对岸掩護，恐不甚易。望酌速復。大總統。佳。

八月九日 參陸部電奉令指示我軍進寧方略由急，固鎮馮宣撫使，探投^{兗州}_{揚州}張鎮撫使：

拱密。大總統令：叛黨煽惑，□亂多方。寧蘇人民，深望大兵迅速。聞寧師長杜淮川、要塞李龍文均尚可恃，可借為內應。由滁進浦野圩，截留返浦亂兵，立令繳械，勿再聽其入寧。我軍進駐寧城，須防暗算。一面多发告示，但懲逆徒，概不株連。入城以後，暫示羈縻，听

候編配，仍設法繳械，勒令回籍，違者以抗命論。總期地方不再驚擾，我軍亦無損傷，而反側叛徒不留餘孽，東南大局庶勿再有動搖。至要”等因。特達。參陸兩部。齊。

八月九日第八師師長電報捕殺宣告獨立首謀余均知悔投誠地方安堵由

馮軍長鈞鑒：

自取銷獨立以後，尙有不法痞徒，運動軍隊，希圖擾亂。本師以維持地方爲心，防范極嚴，以故無隙可乘。不意杜師長聞風聲緊急，于虞日晚並不派人料理，又未通知本師，徑赴固鎮。該黨于本日正午，乘隙占據都督府，宣告獨立，以何海鳴爲江蘇臨時總司令。後經本師派兵包圍，捕殺首謀數人。其餘見勢不敵，均已聞風逃遁。所有被煽軍隊，亦已知悔投誠。現在地方秩序安堵如故。知關錦注，特此奉聞。第八師師長陳之驥。齊亥。

八月十一號趙慶華來函報南京又有獨立消息請暫勿開車南下由

軍長鈞鑒，敬肅者：

頃據浦口來電報稱：浦口第三師皆散，南京第八師思獨立者居多數，長官多已離寧，又有獨立消息。聞第一師今晚以槍聲爲號，群起作亂等情。又據浦鎮電稱，官軍專車，今午第一次開往者，在站北停住。叛兵今晚擬在城內大戰，請暫勿開車南下各等語。合即奉聞。敬頌

勛祺。

再啟者：

固鎮橋梁業已起平，尙須移正，明晚可以試車。如果基礎堅固，即可來往行車。知關錦注，合即附聞。 趙慶華謹肅

八月十一日李奎元等來電南京亂象又現請速派兵前進由馮軍長鈞鑒：

浦鎮現在安靖，南京亂象又現。請軍隊速行前進，以便警備。張宗昌、李奎元、吳和宣叩印。

八月十一日下午李奎元等電南京兵變望速派大隊來浦由

馮軍長鈞鑒：

南京兵變，望火速派大隊來浦，以爲後援。李奎元、張宗昌叩印。

八月十一日李奎元等電叛軍派代表到第三師運動，業將該代表扣留，請速派兵到浦鎮，懾由

馮軍長鈞鑒：

混成十九旅於下午八時到浦。刻南京獨立，該叛軍派有代表到第三師運動，業將該代表扣留矣。請速派兵到浦鎮懾。特先電聞。張宗昌、李奎元。真叩。

八月十一日張鎮守來電前敵已抵龍潭，殷中將領隊請飭向浦口以擣淞匪之背，由

南宿州一帶探投馮軍長鑒：

勝密。昨電達。勛今晚抵揚鎮，匪徒遣代表來揚乞和，惟索兵費太多，尙未之允。今晚如無確實解決，明日即行進兵。敵軍前隊明日可抵龍潭，以斷寧鎮交通之路。其殷中將所領支隊，亦飭即向浦口進發，以拊淞匪之背。尙祈貴軍併力夾攻，藉分敵勢，實爲盼禱。勛。蒸。

八月十二日施從濱電報告南京一八師交闕情形，併浦鎮附近要塞由淞州車站轉軍帥鈞鑒：

定密。濱率帶二十團於午前十一點抵浦鎮。當據潘團長鴻鈞、張營長培勛報稱：聞張師長宗昌云，南京城內秩序大亂，一、八兩師交闕。其原因，何海鳴被八師拘留，昨日經一師同日本人索出，舉爲都督，宣告獨立，攻擊第八師，斃其軍官數人。從者即與一師合併。反對者潛逃。終於江之南岸，布置防禦。至要塞司令，從其運動與否，尙不得知，但尙未發砲。昨晚第三師受叛黨運動，從逆未決之際，幸值我先頭支隊抵浦，始決心服從我軍，並宣布黃興罪狀，張貼通衢等情。遂晤張師長宗昌，察其人尙直率，議論亦正，所論敵情同前。頃率官長查看浦鎮附近地勢，前有大江，近多嶺。江峰要塞砲台僅十余里，頗屬危險。惟已實行占領，暫就要隘山嶺，爲防禦之計。僅將情形電聞，懇賜方針。施從濱叩。文。

八月十二日倪督電乞速電示開赴鳳陽之混成旅旅長以便接洽，由

特火急，蚌埠馮軍長鑒：

青電敬悉。劉團長已開赴懷遠矣。拱密。壽東一帶，幫匪徧地。貴軍王團長馬營至爐橋鎮，被匪四面圍困，傷亡騎兵多名。當飭敵軍左右路各帶兩營赴援，兼清後路隱患，業于昨晨出發。適逢大總統電飭速赴安慶等因，自思遵令帶兵遠征，惟壽正新復，潰匪、土匪須兵鎮懾搜捕，敵軍太單，實屬無可分佈。借助將伯，迫不獲已。遵示開赴鳳陽之直隸混成旅，旅長何人，祈速電示，以便接洽。盼切禱切。倪嗣冲。真。

八月十二日會議軍事處電泰謙二船未刻抵大通匪徒盡逃由急，武昌黎副總統、揚州張鎮撫使、徐師長、蚌埠馮宣撫使、壽州倪都督鑒：

本日接湯次長癸銘蒸電，泰、謙二艦未刻抵大通，匪徒盡逃，人民安堵。會議軍事處。真印。

八月十三日陸參兩部電寧軍中恐有日人在內望該使加意防禦由急，蚌埠馮宣撫使、揚州張鎮撫使：

拱密。奉大總統令：“頃接滬電，據稱：‘張文生兵到高資，鎮軍有日人指揮，寧軍中恐亦有日人在內。請密電馮、張二使注意’等語。查日人暗附叛黨，早有所聞。該使軍廳所指，仰即加意防禦，勿稍疏虞”等因，特達。陸參兩部。文。

八月十三日張宗昌電偵探侯桐林現在敵師望電復以便派人護送前來由馮軍長鈞鑒：

今有侯桐林君來敵師云，前奉貴軍趙參議所派，由上海先至南京偵探一切，據云柏文蔚、黃興等又潛行來江作亂等情。侯君現在敵師部，即望復電，以便派人護送前來。專此敬詢。張宗昌叩。

八月十三日李奎元電今日十一鐘南京有取消獨立之耗詳情再報由馮軍長鑒：現何海民〔鳴〕已逃。本日十一鐘南京有取消獨立之耗。俟偵詳情，再報。李奎元叩。

八月十三日張宗昌電報告我軍占領吳淞砲台龔家僑由英領保出

八師托英領派人渡江商議反正手續由

馮軍長鈞鑒：

吳淞砲台已爲我軍占領。龔副官家僖已由英領事保出。南京第八師三十二團已托英領事派人渡江，商議反正手續。正在磋商，一俟妥洽，再行電稟。張宗昌。

八月十三日參陸部電奉令叛軍心懷反復務先令其繳納槍械飭我軍迅速進發妥爲防范由

急，滁州馮宣撫使：

拱密。奉大總統令，真電悉。浦口叛軍勢窮力竭，公舉代表來營歸誠，想可不煩兵力。惟該叛軍心懷反復，務先令其繳納槍械，庶無後慮。仍飭我軍迅速進發，妥爲防范。該宣撫使亦即早日渡江，以資鎮懾。等因。合電遵照。參陸兩部。文。

八月十三日劉詢電鳳陽騎兵已屬職旅派員轉知倪軍亦派員聯絡由

車站轉呈第二軍長馮鈞鑒：

文電謹悉。鳳陽騎兵附屬職旅，已派人轉知，壽州倪軍亦派員與之聯絡矣。旅長劉詢。元叩。

八月十三日關忠和電宿縣士紳要求剿辦土匪張大其詞實難應付由

馮軍長鑒：

宿縣土匪業經周樹民招安。但地方紳士議員逐日要求剿辦土匪，並請重在駐定。查各區尙無大股土匪，盡屬故意張大其詞，各保身家，實難應付。其詳細情形，派員面稟。旅長關忠和叩。

八月十三張鎮撫使電馬隊已到南京催後隊各營兼程速進詳情容再續電由

急，滁州一帶探投馮軍長鑒：

頃得前敵來電，知敵軍馬隊已到南京，催趁後隊各營，兼程速進。詳情如何，容再續電。勛。元二。

八月十三張宗昌電擬進攻辦法請先以騎兵一二三營取道候示遵行由

馮軍長鈞鑒：

南京逆黨，現已養精蓄銳，勢將外溢；即不然，負隅固守，亦非劣年累月，未能克復。敵師現擬先以向部騎兵一二三營取道進攻，繼以大隊援助，以期早解一日戰禍，即能早紓一日民困。務祈速示機宜，以定行止。三軍待命，幸勿停滯。萬感萬感。張宗昌叩。

八月十三下午施從濱電報前方各處情形由
特，滁州軍長鈞鑒：

定密。謹報告如下：一，據江口監視報稱：南京一、八兩師秩序復雜，並無人指揮。二，據八師之逃來官兵云，八師凡北方人一律收械遣散。三，大勝關現有叛軍約一二營駐守，均湖南人，並無長官命令。四，南京兵力未詳，但其官兵均恣意滋擾，毫無紀律。五，沿江南岸並無多兵。六，本師暨第三師已收撫一、八兩師官三員、兵二百餘名。施從濱呈。元。

八月十四揚州來電張鎮撫電陳進攻方略由
特，火急。滁州一帶探投馮軍長鑒：

勝密。元電悉。何逆獨立，一、八兩師交鬪，敵處日昨已得報告。我軍正宜趁其內亂，速行進取。探聞天保城、雨花台諸要塞，彼軍均未派兵駐守。若大兵兩路壓境，叛黨勢窮，必由水、旱兩門出走，竄入皖境，依附柏逆。再于大勝關等處各伏奇兵一枝，該匪當無噍類。現在敵軍昨日已抵龍潭，今日當可進占明陵、天保城等處。業經飛飭火速進攻。惟因電綫中斷，軍報梗阻，得信稍遲。貴軍既抵浦鎮，前鋒設無阻滯，應請相機繞道向大勝關、三汊河等處渡江，將雨花台先行占據。似此兩面夾攻，金陵自不難一鼓而下。鎮匪昨已繳槍四千杆，余限今日交清。擬即分兵兩營，前往駐扎，以資鎮懾。并此附及。勛。元。

八月十四日張宗昌電今晚派兵偷渡下關以為渡江之掙護請飭趙會辦電浦口賀總管備輪由
馮軍長鑒：

定密。訓令敬悉。宗昌已派徒步兵兩營于今晚偷渡下關，以為後續步隊渡江之掩護。謹先電聞，容再續辦。又，請轉飭趙會辦速

電浦口賀總管蘭比備大生等小輪數隻，以便迅速過江。張宗昌叩。
覃。

八月十四日張宗昌電叛軍已與張軍開仗望火速飭趙會辦轉電浦口車站準備輪船開駛由馮軍長鈞鑒：

南京叛黨，已與張軍統部隊開始擊射。敵師急欲渡江，惟船隻甚少，火輪又不肯開駛。望火速電飭趙會辦，轉電浦口車站長，從速準備開駛，以便渡江。張宗昌。

八月十四夜張鎮撫使電貴軍如從大勝關渡江請查照昨電互為策應由特急，滁州一帶探投馮軍長鑒：

勝密。頃接前敵張統領電稱：“寧桓亂軍于洪武門、朝陽門已有布置，各砲台亦均有準備。天保城、雨花台等處，皆有敵軍携炮駐守。我軍現擬由天保城、朝陽門一帶進攻”等語。貴師如從大勝關渡江，應請查照昨電，互為策應為盼。勛。鹽印。

八月十四日施從濱電報稱張上將刻抵南京堯化門河海鳴由北極閣向朝陽門發砲柏逆退寧國府由滁州軍長鈞鑒：

定密。午後一點，在浦鎮山頭，聞南京城東南方面砲聲隆隆，判係叛軍與張軍作戰。又據密探蔣文炳報稱，聞張上將勛刻已抵南京堯化門。叛軍何海鳴由北極閣向朝陽門發砲。叛軍兵士在城內民家搜擄，民頗不安。又城內口廊閉市，不肯用軍用偽票之故。聞安徽柏文蔚已退至寧國府，在蕪湖、大通等處勒捐三萬元，商民嘖有怨言。刻下江之北岸，無有民船。余容續報。從濱叩。寒。

八月十四日雒鴻賓電報告開赴臨淮及鳳陽勦辦土匪情形由電報局轉第二軍馮軍長鑒：

本月九號奉命開赴臨淮，遵于十號午前五點開拔，午後三點達臨淮。奉第四師師長令：“馬二營即向鳳陽前進，與第四師前派之步兵一連聯絡辦理”等因奉此。當即在臨淮車站電稟一切，諒已蒙鈞閱。營長隨即帶招口到鳳，駐紮府署。當與步連及鳳縣知事接洽。探

得凤属柏叛旧部军队，闻我軍开到，已向寿州方向远颺，沈械潰散。叛軍管带王明泮带领举部約一百人左右，在凤县正南方八、九十里处盘踞。本营即与第四师步連分布設置，以資警戒。其警戒綫自城西李家外桥，至城南魏前爲一带。又凤阳西南方仍查有土匪爲害，扰乱地方。与县署商議，令其派人查明，以便协商办理。現与凤阳县知事及地面各机关协商，实行保护地面，以安民心。第一，防护叛兵，不使来扰乱，以便地方安靜。第二，勦撫土匪，使不扰害，以便商民。第三，收买軍械，以除后患。除收軍械已館〔与〕县知事会銜出示，晓諭商民，有存放軍械者，即行呈报，由該知事著款，每枝拟給洋四元。如斯办法，庶可消患于無形。其勦撫土匪，此与地面商議完全办法。俟議有头緒，再行电稟一切。

道□原存子弹一百四十箱，雷药十二箱，均由第四师师长派員点收，运□临淮。当由本营派員护送，以防危險。原存銅炭〔？〕二尊，仍在道署。

再，□本营〔平〕叛凤，商民极表欢迎。本营目兵，均晓大义，竭力維護，以保治安。非似叛軍在凤时，自相惊扰，夜不安枕者同日而語。本营人馬給养，商同县署及議事会，竭力购办。無如凤属地瘠，谷草甚少，又以荒乱，人心更开〔？〕，困难万分。現已竭力設法购办。

再第四师步連于十一日回临，直隶混成旅，已勾〔？〕凤接替。今日正午第二十师現充騎兵第四团团長王佐才，由寿州附近赴临，道經鄆县。据云寿州一带，現已平靜。

再，本营由固鎮开赴凤阳，人馬平安，紀律整齐，合并声明。禁卫軍騎兵团第二营营长雒鴻宾叩。

八月十四日下午张宗昌电先头部队已渡江登岸占領下关砲台由

馮軍长鈞鉴：

敵师先头部队已渡江登岸，占領下关西砲台。张宗昌叩。

八月十五日下午二点李玉麟等电祈备七生的五管退砲子母弹一千出俄国枪弹一百万由

馮軍长鈞鉴：

第三師所用槍械子彈無多，祇備七生的五管退砲子母彈一千出，俄國槍彈一百万。麟、元全叩。

八月十五日下午三點張宗昌并李陳報軍隊抵幕府山收繳槍械及砲台兵反正由馮軍長鈞鑒：

據騎團二營長王萬金□亦于晚七時□□船帥三營兵士渡江抵寧，適遇八師兵士，小有抵抗。捉去兵士三名，至今尚未釋放舍却。時下關正台長陶振鈞通電于東砲台台長劉世坎，僕[?]幕府山台長譚云慶，帶副台長張致賓，砲兵四名至下關老營盤歡迎，該營隨即帶隊到幕府山。十二時抵幕府山，得大砲十一尊，守砲台兵一連，將槍枝子彈全數收繳。知[?]二時江防水師統帶派執事官送米，該營兵士就食。但各砲台欠餉三月，業先由張致賓通報各台，“如願反正，此餉應即□□”等語。特此稟聞。宗昌、玉麟、調元全叩。

八月十五日下午張鎮撫電我軍占領紫金山后方仍督隊進攻貴軍渡江尚盼速為策應由馮軍長鑒：

勝密。真電悉。敵軍昨在南京，昏□竟日，已占紫金山。現正向天寶山進攻，士氣踴躍，可望勝利。應請貴軍剋速渡江援應為盼。勛。咸。

八月十五日陸參轉多倫王鎮守電報本月六號克復正白正藍兩旗由馮軍長鈞鑒：

頃准多倫王鎮守懷慶元電稱：“本月六號，派淮軍司令官李際春，帶混成支隊進攻正藍、正白兩旗蒙匪。頃據該司令報告，六號拂曉。在正白旗奎地方遇匪數百名接仗，歷九小時之久，斃匪百餘名，得獲馬數十只，匪勢不敵，向藍旗方向退去。我軍乘勢奮力追擊，直搗藍旗，匪巢并主力軍力千餘名與我軍激戰。匪軍三面包圍，戰綫約卅餘里，勢如擁潮。幸我軍先占據高地，全力攻擊，自十九號午前九點起，至十一號午前八點止，血戰兩日夜之久。斃匪六七百名，陣擒二十餘名，匪勢不支，北路敗退。我軍追擊四十餘里。該匪四散奔逃，當將正藍、正白兩旗克復，由我軍完全占領。得獲匪馬、牛、羊三百餘頭，帳

房毡包二百余架，枪械、子弹、車輛無算。我軍受伤官四員、兵二十七名、陣亡兵十名、陣毙馬卅余匹。知諸关念，謹电馳聞”等因。除专电慰劳外，謹据上聞。錦。寒。

八月十五张宗昌电幕府山业已得手請飭四五两师併力攻取由馮軍长鈞鉴：

刻南京幕府山业已得手，拟派重兵进攻宁城，請速轉飭第四、五两师，併力攻取。合先电聞。张宗昌叩。

八月十五日李奎元电率队搶險已抵南岸日兵忽登岸放枪禁止前进乞飭外部飭該兵船离下关由馮軍长鈞鉴：

奎元率領搶險队已抵南京口岸。日本海軍兵士，忽登岸放枪，禁止前进。奎元不得已，率队登船。似此違背公法，祈軍长速电外交部轉飭該国兵船，从速离下关方面，以免別生枝节。李奎元。

八月十五张宗昌电我軍攻下关有日本兵艦上岸乱击請示由馮軍长鈞鉴：

頃据前卫司令报告，我軍正在下关前攻之际，突有不知何国兵艦上岸之兵，开枪攻击我軍等情。爲此电知，飭以办法。复探該兵舰，系是日本之船。并及。张宗昌叩。

八月十五上午李奎元电率枪队渡江同三师攻击獅子山由馮軍长鈞鉴：

奎元已率枪队两連渡江，会同第三师騎兵团王营长，取道攻击獅子山。李奎元叩。

八月十五日陆参接浙督电收复吳淞由奉局送津浦局轉滁州馮軍长鈞鉴：

接浙江朱都督元电开：“敵处接沪电，今晨九时，官軍收复吳淞砲台。知注特聞”等因。□以飞呈。錦。寒。

八月十六济南都督等电水底电綫刻已無存已电陆参謀〔长〕設法购送由馮軍长鉴：

寒电敬悉。水底綫此間各行已無存者，已电陆参謀长請其购送。

特聞。周自齊、靳云鵬，刪。

八月十六蚌埠兵站司令官孫景治等電兵站存儲糧秣重地請將駐蚌步兵派一排以資守望由

第二軍統鈞鑒：

敵站已于今日成立，滁州、浦口兩站司令官亦已南下。再，車站糧秣屯儲，似宜慎重。擬請電飭駐蚌軍隊，措派步兵一排，以資守衛，實為公便。蚌埠兵站司令官孫景治、王績叩。銑。

八月十六日夜二點劉詢電銑日由滁往固有跟車護路隊多人有槍械無護照有可疑即交該三營收管請示由車站轉呈軍長馮鈞鑒：

以前奉軍長令，據趙慶華稱：“津浦路南段，由蚌鎮、浦口各站警察長鄭誠元派警分駐，防護鐵路。于此次亂事，一切舉動，皆屬可疑。其蚌埠車站巡警，亦已撤械南逃。當經護路隊管帶申陞魁派隊前往補充。擬請飭知前敵軍官，凡遇該警察長及所屬警察官長，一律勒令交出軍械制服，驅逐出境，以清亂源緣由一案。吾奉軍長批准照辦，通知各師旅查辦”等因在案。茲于本夜十五日晚，據一團一營排長寇振山由滁州押車前往固鎮接運隊伍，面稱：查有今日跟車楊周劉等姓排長三員，巡兵九名，隨帶毛瑟槍九十三支，刺刀全，子彈三箱，行李二十件。又程隊官帶巡兵十四名，毛瑟槍十一枝，并有未穿制服之警兵九名。稱系遣散之人。如女一名，排長詰問。該官兵等聲稱系護路隊人員。亦無公文護照等執據。該排長奉請核示前來。同時復據駐蚌二團第三營劉營長報告：據該營此哨兵丁查出軍械，事同前因等情到旅。查該官兵等攜帶槍枝子彈如許之多，又無執照，且系運往北上。值此亂勾繹[?]之際，雖據稱系護路隊之人員，其事殊為可疑。壹面之辭，奈難憑信。復系奉令查辦在案，究竟有無別故，自未敢輕予放行，當派職旅執事官盧殿英前往，復查無異，即將該官兵及槍彈等件點明，由交該三營暫行看管。此案應如何辦理之處，謹具情電稟，伏候鈞示遵行。旅長劉詢。銑叩。

八月十六號陸參謀電接上海海軍行營電吳淞各砲台于十一日已換掛國旗由

京奉局送津浦局轉浦口馮軍長鈞鑒：

接海軍部鹽電開：“接上海行營海軍總長劉電，吳淞各砲台于十一日卸去叛軍旗幟，升挂拉軍旗，情願投誠中央。業由國軍收管等因。合行電聞。海軍部。鹽印”等因。謹以飛呈。錦。咸二。

八月十六夜二點津署陸參謀電轉致劉槐森來電南昌亂黨潛迹段軍現辦善後并聞南京商民勝望節蒞由

津浦局轉浦口馮軍長鈞鑒：

接九江來電，文曰：“天津馮都督鈞鑒：槐森于九日任事，地方安靖。南昌亂黨，悉已潛逃。段軍長現預備晉省，籌辦善後。江西兩局可廓清。蕪湖亂勢猶盛。南京因聞坐鎮無人，尙無惶恐。商民盼望節【蒞】甚于飢渴。何日午〔？〕下伏交電示。槐森叩。咸印。”等因。轉，錦上。

八月十七號張軍統電敵軍與敵軍接仗未歇江陰經派兵防堵已畏罪乞降由

特急。花旗營一帶探投馮軍長鑒：

勝密。銑電悉。承示改定作戰計劃，盡籌勝算，無任欽佩。已飛飭前敵諸將遵照進口。敵軍與寧匪接仗未歇，俟得捷音，即行奉布。江陰叛軍，經助派兵防堵，畏罪乞降，日內尙可收撫。鎮地安謐如常，堪慰遠注。助。洽。

八月二十一日會議軍事處電王汝勤奉派赴浦即日就道由
滁州馮宣撫使、楊師長：

王衛侍汝勤，奉派赴浦口一帶視察情形，即日就道。特聞。會議軍事處。号印。

八月二十一日大總統電日艦開砲一節據稱決不干預海軍計已到即令該司令交涉由

急。滁州馮宣撫使：

拱密。嘯電悉。第二軍兼顧前後，兵力未可遽分，准如所擬辦理，俟克金陵後，再行進剿蕪湖。至日艦開砲一節，已飭部交涉，堅稱決不干預。海軍計已到，即令該司令與之交涉可也。大總統。号。

八月二十三日湯薌銘奉令長江上游各艦均歸差遣由

急。南昌段宣撫使、李護軍使、九江王司令、浦口馮宣撫使、揚州張軍長、壽州倪都督、長沙譚都督、安慶鮑旅長均鑒：

元日奉大總統令：“長江上游一帶海軍各艦，均暫歸海軍次長湯薌銘指揮調遣”等因。謹此電聞。湯薌銘叩。禱。

八月二十四日大總統電飭軍隊速克金陵由劉巡閱使：

犀密。據各處探報，匪徒因金陵久不下，謂中央兵力不足，到處煽惑響應。如不速克金陵，恐他處再起，更覺費手。又有運動他國調停之說。望會合海、陸各軍，迅速盪平，切勿延緩，致牽動大局。陸軍大隊尚未渡江，望劉使速設法護渡。或以雷軍船載運馳渡，以便會合。大總統。敬印。

八月三十日湯次長電告克蕪湖情形軍長函詢海軍總長復函附來原電由

卅電敬悉。自皖匪下竄蕪湖，爲寧椅角，於是萃全力死守荻港，阻我軍東下之路。薌銘念荻港不拔，蕪湖萬難進攻。因約同皖軍第一師胡萬泰、旅長顧琢塘，分途會攻。廿五日，我軍艦自大通啟碇，晚泊荻港附近之江心洲。廿六拂曉，薌銘督艦進逼荻港，一面掬騰〔？〕胡師長軍隊上陸，一面督率令楚謙、楚同、楚泰、建威四艦進攻。離匪軍四五百米達地點，開砲猛擊。該匪連發巨砲，彈落各艦左右如雨。楚泰桅索被擊中斷。我軍深入該匪砲火綫內，猛力進攻。每發必中其要害。歷六七時之久，敵漸沉默。處〔胡〕市〔師〕長率隊由正面仰攻，傷亡甚多。旋顧旅長率師自皇澥趕至，占領敵背面高巴，奮力下擊，匪腹背受敵，勢遂不支，紛紛奔潰。至下午沖〔？〕時，荻港遂完全克復。奪獲八生砲一尊、七生六砲兩尊、七生半管退砲二尊、四生五生砲各二尊、機關槍二尊、槍械火藥無算。疊經銘飭令泰威、同泰三艦，順流尾追。銘亦縛〔？〕楚謙、江利、湖鶚等艦艇繼進至魯燿。廿八拂曉，全艦隊懸〔？〕蕪匪因荻燿一役，精銳喪盡，遂望風潰散，知照隊軍顧旅長繼通。下午隊軍全隊到蕪。現吞蕪殘余叛軍約千餘人，半已繳械。陸軍統兵官，除顧旅長外，續至者有王領治國，夏旅長永倫，均由裕溪趕至，所部各千餘人。連日蕪市極爲安謐，堪紓注念。兩東西梁山砲台砲門，

業經楚泰于昨日收存矣。謹聞。彙銘叩。卅。

卅日大總統電通告勿用全力撲攻宜相度地勢分別辦理由張鎮撫使、雷查辦使、楊師長善德：

拱密。叛軍圍守城門，又在門內囊沙疊累，阻我進行。如全以人力撲攻，傷亡必多，收效甚微。宜在各門附近高地置砲，專力攻擊其城內之防守及其接應各隊。守局既潰，入城自易。望速相度地勢，分別辦理。切盼，並望先復。大總統。卅印。

卅日大總統電寧垣防守周密宜備梯索登城由馮宣撫使、堯化門楊師長：

拱密。奉大總統令：“寧垣甚大，叛軍防守未能周密。宜懸賞擇技術嫻熟，善于登高之兵士二三百人，多備云梯繩索，相機登城。即就城頭擇地駐守，以作根據，庶易得手。望詳慎辦理”等因。合電遵照。參陸兩部。卅叩。

卅一日下午兩點張勳來電報告入南京情形由特，萬火急。浦鎮馮軍長鑒：

今晨九鐘，我軍由富貴山南，掘地道一處，安放炸藥，轰開城垣外面磚石兩丈有餘，當飭各軍猛勇上攻。現登城者已將一營，並令五師施司令將大砲輦至太平門外，俟我軍由內掀開沙袋，即行進城，設砲富貴山，以占優勝地勢。並飭敵軍康管帶開神策、儀風兩門，以迎貴軍。一面飭隊洪武門迎雷軍，一面飭隊占據北極閣。特此飛告。勳。東印。

安徽函电

编者按：这份资料所收的函电，主要是倪嗣冲等向北京政府报告赣宁之役情况的，开首几通，反映赣宁讨袁之役前安徽的一些情况；末尾几通则报导了赣宁之役后一年间安徽、河南、江苏等地的情况。

旅皖徽民致袁世凯等文电^①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北京袁大总统、段陆军部长、武昌黎副总统、上海唐总理、南京黄留守钧鉴：

頃据徽州屯溪商民八号专函到此，令代电各处。其文曰：“胡孝龄兵，素无纪律，闻黎宗嶽逃，谋变益急。今日将商会协理吴俊德拘住，胁勒三千余元，劫民团枪枝四十余枝，子弹两箱。又将口泰典抢掠。吴被重伤，几致枪毙，仍勒索巨款。近已分兵携械，将扰各处。商民情急，万分泣求诸公立请都督及柏军长发兵救援。屯电局阻止发电，并请将此稿电各埠同乡，火速设法”云云。焯等查徽州光复以来，本无匪乱。黎以覬覦屯富，派胡孝龄率无赖帮匪二百余人，窃据横行，商市全坏。今黎走而胡思自立，黎党汪德渊、金猷澍又为之计画，公然电令分兵据岭，并阻柏军勿往编制，以致酿成此祸。焯等各有身家，情势急迫，除公请孙都督，柏军长设法往援外，敢请俯赐电催孙都督、柏军长火速进兵，以殄贼气而安閭閻。无任叩祷。旅皖徽民江焯、汪迪瀛、叶臚纯、孙熙鼎、许恩褪、汪声、程家榿、吴翔藻、程慈等同叩。文印。

李烈鈞致北京政府冬电^② 一九一二年五月四日

急。北京袁大总统、国务院、陆军部均鉴：

院有电奉悉。窃以各省购运军械，军部已有定章，非先行咨明填

① 原为电报纸六叶。安庆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二日发电，北京十三日收到。

② 原为电报纸六叶。南昌一九一二年五月二日发电，北京四日收到。

給护照，不得訂购軍械。又須咨請飭关驗放，方能进口。遇有拟购数目，浮于定額，或价值不廉，或种类不合，軍部于咨請訂购时认真考核取締。准駁之权，本集中央，并不虞或紛歧。各省軍隊，光复之初，仓卒添练，軍械多未实备。值財政奇絀之秋，犹勉强設法筹购，其为軍用所必需，已可想見。拟請分別核办。若改〔？〕于扣留收回，恐各省难免生限制过严之嫌。各省地方官制未定以前，各省都督担一省治安鉅任，其不堪訓練之兵，自必設法解散，以期所练軍隊，尽成节制之师，共巩邦基，詎能輕发軍械，致貽乱萌。国基未固，外患堪虞，統一人心，救亡之本。尚乞先其所急，速定筹餉练兵，安內对外一切重要政策，庶于中央集权之中，仍希統籌兼顧之意。事关大局，不敢緘默，謹以所拟，陈請宣示。贛都督李烈鈞叩。冬印。

柏文蔚致北京陸軍部号电①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北京陸軍部鑒：

皖省裁併軍隊，就省垣之混成旅及駐蕪、廬之第十五师，并第四师之特种兵，編为一师，文蔚暫兼师长，業經电咨大部，复准在案。所有該师第一、第二两旅，上月卅一日奉大總統令，胡万泰、龔振鵬为旅长等因。文蔚即于奉电之日，兼任师长，不另設师司令部，俾免添用人員，藉資节省。一切文件，即盖用都督印，以昭信守。用特电呈。柏文蔚号印。

胡万泰致段祺瑞电②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北京陸軍部段总长鈞鑒：

午密。前大通分府黎宗嶽违抗中央命令，不服都督节制，扰害皖南，控案纍纍。所部軍隊，全合帮匪，勾結为患，至今蔓延。当时苦心維持，始幸得保治安。今黎宗嶽又潜来省城，秘密运动，煽惑軍心。下級軍官，群相恐动，环悬設法維持，全城商民因之惊扰。前次匪徒搗毀警局，聳惑罢市，已見祸端。万泰等确守軍紀，向不妄干外事。茲为

① 原为电报纸二叶。安庆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日发电，北京八月一日收到。

② 原为电报纸三叶。安庆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发电，北京二十二日收到。

保安起見，心所謂危，不敢緘默，致遺后累。究應如何處置，伏懇鈞座轉呈大總統電飭都督嚴行懲辦，以保地方。皖軍第一旅旅長胡萬泰、第二旅旅長龔振鵬、軍政司司長顧琢塘、次長陳育和同叩，印。

黎元洪致段祺瑞函^① 一九一三年一月

陸軍部台鑒，敬啟者：

前聞贛省軍界暗潮之信，當經遴派程守箴、鄧漢祥兩員前往和解去后。茲據該員等簡電稱：“贛省刻下群情憤激，對於中央頗起惡感。守箴等抵南昌時，聞駐南軍隊約計一團，開往建昌、南康、湖口等處。查其原因，雖為南昌兵變後不使兵隊閉集一隅，致生不測，及冬防等，而主因似發生於中央對贛有不相容之處。其一，因由滬運潯之步槍柒千支、子彈三百萬顆，經陸軍、參謀兩部合電潯關扣留，並派兵輪監視。查此項軍械全案，系馬前督^②在贛時與滬地亞士洋行所訂購者。因驗收時，該軍械朽壞太多，迭經挑換，是以遲延至今，始行由滬運潯。且經過滬、寧各關，均持有陸軍部認為有效之前南京留守府護照，查驗放行。既抵九江，忽生此意外枝節。李督^③以中央之防贛省几如寇敵，人情覺不能忍。其一，因聞中央有派張勳或岑春煊任江西鎮撫使之說。李督以南昌雖有前次之變，而渠身率衛兵，剿息鎮定，人民安堵如故，及江西各屬，亦無如何風鶴之驚，顧何所用其鎮撫。乃以傳者確真，遂疑中央對於該省別具心腸，故不得不有相當之準備。守箴等視此情況，設使聽此疑心生暗鬼，以訛傳訛，則破壞民國之統一，將自此始，而前路之危，亦不堪問。擬請電商參謀、陸軍兩部，准其將此次槍支、子彈放行。即令李督有如何野心，此區區軍火，亦何濟事，竊視李督似非甘冒大不韙者。至派鎮撫使之說，亦請電詢中央。果有是事，即令取消，否則請設法和解”等語。

查該員等所稱各節，當系實在情形。應否將潯關槍枝飭令驗放，

① 原函封面題“陸軍部段總長密啟”、“湖北都督府緘”字樣。郵戳為“武昌二年正月廿四”、“北京正月廿六”字樣。又有批文：“俟贛電發後，再以電復。”

② 辛亥革命後江西都督馬毓寶。

③ 李烈鈞。

并将有无派遣鎮撫使事由，明白宣示，以释群疑而弭隐患之处，敬祈查核办理。事机危迫，佇候卓裁。此致。順頌
 勛祺。 黎元洪启。

蕪湖九龙山案^① 一九一三年三月十日

大總統、国务院、陆軍部、參謀部鈞鉴：

据皖軍步兵第二旅旅长龔振鵬在蕪湖拿获会匪祁蕩湖、李冬、初凤鳴、张文、洪春泉五名，并在祁蕩湖家搜出木质关防一顆，文曰：“中华帝国海龙会之关防。”請示核办前来。当經委令軍法科員孙书方，赴蕪湖会同該旅长詳訊去后。茲据电称：“业經訊明，祁蕩湖等确系九龙山巨匪，借二次革命为名，意图結党謀变，乘机搶掠，扰害治安，紊乱国本”等語。当此人心未靖，若非尽法惩治，何以寒匪胆而靖地方。除电飭該旅长將該会匪祁蕩湖、李冬、初凤鳴、张文、洪春泉五名即按軍法正法外，理合电聞。安徽都督兼署民政长柏文蔚。蒸印。

胡万泰等阳电^② 一九一三年八月七日

北京大總統、国务院、陆軍部、參謀部、參众两院暨各报館、各团体、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长、鎮守使、安撫使、九江段宣撫使、兗州張軍統、潁州倪都督、各省师旅长、上海各报館、各团体均鉴：

潯苏兵变，皖介其間，大势所趋，危难中立。加以人心搖动，乱党潜滋，若不計及权宜，地方必至糜爛。孙君多梁，因与万泰妥商应变之方，只得宣告独立，以維秩序而保治安。当經通电在前。詎意范光启，龔鎮鵬等甘心肇乱，据蕪独立，又复勾結张永正等，纵兵騷扰，凡财政所在，莫不搶掠一空，大通盐稅，亦为占領，我軍中守所在，竟为袭擅，几乎片甲不歸。本拟兴师致討，又恐涂炭生灵。坐拥空城，长此何济。孙多森原携有京餉存申，議定同行取回，俾資整頓，以支大局。及道过金陵，正值众推柏文蔚將回皖省，万泰本无欲利思想，又

① 原为电报纸三叶。安庆一九一三年三月十日发，北京十一日收到。

② 原为电报纸四叶，第一叶电碼系复写，其余三叶电碼系油印。譯文为毛笔所写。安庆一九一三年八月七日发电，北京当日收到。

以勢之所在，莫可如何，意以相与归来，或能藉以解释糾紛，不致妨害害〔？〕宁，未始非維系之道。詎彼形同傀儡，任用匪人，既纵张永正率兵入城，妄逞私忿，又任祁耿寰司令宪兵，大犯公怒。盖祁耿寰者，系奉省馬賊，尤为无賴。受柏卵翼，向充本省警厅，商民恨之次骨。及既充宪兵司令，乘孙多森及万泰离省之頃，竟自号都督兼民政长，不崇朝被軍学商民各界驅出。声言此仇将必报复。至此得柏复任，遂使商民重足，士卒切齿。窺其用心，勢不至破坏治安，糜烂地方不止。万泰职司保卫，情难漠視。无如燕湖，大通相继开来軍隊甚多，我軍殆有众寡不敷之勢。相持数日，乃于月之阳日亲率所部，乘势攻击，鏖战一日，仗国民幸福，得以少胜多，克隆其众，所获枪砲器械无算。张永正、祁耿寰敗走，柏文蔚亦乘势潜逃，地方秩序尙未紊乱。暫由万泰仍以师长名义担任維持。除出示安撫商民并查明伤亡士兵撫卹外，合将安庆独立先行取消，以待中央后命，并請賜促新任都督、民政长，从速来皖，以便任事而安人心。不胜翹企迫切以待。

皖陸軍第一师长胡万泰、參謀长丁緒余、步兵第一旅长顾琢塘、第一团长柴宝山、营长沈伊、江先华、王道济，騎兵团附路靖坤、砲兵营长王泽春及全体官长士兵同叩。阳印。

鮑貴卿吳光新致北京政府齐电^① 一九一三年八月八日

特急，北京大總統暨陸參两部鈞鉴：

拱。八月七日六时，貴卿率混成第八团由湖口向安徽进发。光新随指揮舰于八日三时达預定登岸地，換乘魚船偵察一切。五时，貴卿督飭三梯队陸續抵安庆，正准备登岸，适据騎兵团附路靖坤迎报：“胡师长万泰指揮所部，于七日午后一时，与柏匪相抗。柴团长宝山以全力自城外夹击。至午后三时，将馬营獄子山砲台攻破，夺获大砲二尊，枪械子弹甚多。柏文蔚带乱党数百人，乘薄暮向大通方向逃窜”等語。貴卿等当亲至城內，与各机关接洽。商民欢迎，安堵如常。并派員分往教堂、商会安慰。惟有极力維持秩序，以安人心。至貴卿所部，一律駐紮城西僻靜地区，并禁毋任意入城。誠恐匪类窃发，易損

^① 原为电报纸四叶。安庆一九一三年八月八日发电，北京当日收到。

及我軍名譽，故严为整飭，派員查察，以防奸宄。安庆余部約混成一团，已与該主将协商，划分警备区域。至对大通方向，拟派步一营、机关枪一連，随兵舰两艘搜击，以期除恶务尽。合亟先聞。余容續陈。貴卿、光新。齐印。

鮑貴卿致北京政府元电^①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特急，北京陆参总长鈞鉴：

拱。奉蒸电諭：“此次皖省收复，击走柏逆，究系何人之功？由該旅长查明速复”等因，奉此。旅长遵即切实調查。探悉于六号胡师长与柏逆电话云：“北軍指日到皖，你迅速走去，免致生民涂炭”等語。不意該逆执迷不悟，怙恶不悛，仍复剝削商民，勾結党羽，以图大举。皖軍第一师第一团柴团长宝山見該逆密結伊死党张子刚等，謀为不軌，无可挽回，当与胡师长、顾旅长議商，意見相同。遂于七号午前一時集合将士，會議攻击該逆計画。是日早八时开战，分配步兵七連、騎兵两連、机关枪两杆，著騎团附路靖坤、一营营长沈仲为第一战綫指揮官，柴团长督帶步兵三連及三营营长王道济于十一时攻击督署，与叛党及柏卫队稍战。至午后一时，該逆要求停战。正在交涉之际，忽接第一战綫急来求援。柴团长随帶队由北門出而接应，战至五时，叛兵始繳械投誠。柏逆死党张子刚等先行逃脫。柴团长又帶兵一連，由西門入城，直攻督署，方知柏逆及伊羽党均穿牆逃窜。

查柴团长与皖省各界感情极厚，独能不避艰險，始終坚持到底，志不他移，洵属深明大义，力挽危局。又得顾旅长从中輔助，默为运筹，事乃有济。且顾旅长早被柏逆識破，取消旅部。斯顾旅长正处嫌疑之地，尤能严守秘密，遇事与柴团长和衷共济，殄此魁逆。此次击走柏逆，虽未擒获，而地方賴以安全，商民不遭涂炭者，皆柴团长之首功也，而胡师长、顾旅长等次之。至胡、顾、柴平日行为处置，前孙督^②知之最詳，想已早陈明矣。再东西梁山两砲台，居蕪湖下游，俟克复蕪湖后，再当派員收复。

① 原为电报紙六叶。安庆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发电，北京十四日收到。

② 辛亥革命时安徽都督孙毓筠。

所有遵飭查明击走柏逆詳細緣由，理合电复。并請代稟大总统，至为盼禱。貴卿。元印。

皖商会等致北京政府寒电^①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四日

北京大总统轉武昌黎副总统、陆参两部、参众两院、九江段軍长、寿县倪都督鈞鉴：

潯宁搆乱，皖居中权，大势所趋，形极可危。孙省长多森、胡师长万泰，鉴茲时会，非宣告独立，秩序无以保存。詎乱党等皆以孙胡为伪，大加攻击。致駐通省兵已节袭破，并連合淮上各軍隊，共举柏文蔚督皖。后通燕軍隊紛紛来省謀乱，各界人民实有不了之势。幸經胡师长于本月三号，声罪致討，战走张永正所部軍隊，会同湖口兵，柏文蔚亦乘間窃逃。本省遂通告取消独立后，一面欢迎鮑旅长晋省，与胡师长互相維持秩序。比日以来，地方甚为安謐。鮑、胡两部軍隊，頗属融洽。各界人民，如出水火。惟本省都督、民政长、行政各机关尙属停滯，急待整理。伏希大总统速飭倪督来皖，以維現状，或先委賢員代理。斯时三乞命令胡师长万泰，于倪督未蒞任以前，須負保护完全責任。公民等兵燹余生，疮痍期补；伤弓之鳥，何堪荼毒再見。区区愚忱，急不择言，无任禱祝，伏希垂鉴。皖商会蔡正、程庆福，城自治邵国霖，商务研究会路琪光，学界郑瀛，紳界阮有恒等公叩。寒。

胡万泰艳电(一)^② 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总统、陆軍部、参謀部、武昌黎副总统、九江段宣撫使鈞鉴：

我軍攻克荻港后，查悉該处賊目为伪司令常守昆。賊以荻港为天險可守，故精兵利器，皆萃于斯。幸我將士用命，莫不奋勇爭先，虽当枪砲如注，而我軍前仆后起，視死如归，卒将荻港攻破。賊之精銳伤亡殆尽，該伪司令常守昆当时亦被創落江而死。其余战毙淹毙之賊，不計其数，屍蔽江心，血流波面。賊当此役，可为大受懲創。万泰知賊胆已破，我軍进取，正可利用此机。当于二十六日晚，即派顧旅

① 原为电报纸四叶。安庆一九一三年八月十四日发电，北京十五日收到。

② 原为电报纸三叶。安庆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发电，北京当日收到。

长琢塘乘小火輪率兵直攻三山魯港，夺取蕪湖。乃我兵所到，賊皆望风披靡。頃据前敌探报：“顾旅长兵队已占領三山魯港，現又进逼蕪湖，賊多聞声潰窜，蕪将指日可下”等語。除将切实战况，暨张賊永正現由宣城窜图青阳，已派兵堵勦，接战情形容报到再行轉詳外，先此电聞，藉紓廬系。皖师长胡万泰叩。艳。印。

胡万泰艳电(二)^①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总统、陆军部、参謀部，武昌黎副总统，九江段宣撫使鈞鉴：

頃据顾旅长琢塘电报：“蕪湖已于今日上午恢复，蕪賊鎮鵬潜逃，遺众約千余人，多有枪械，不得不权为收撫，以俟将来分別遣散，免致聚众騷扰，貽害地方。午后，夏旅长永伦、王統領治国亦到蕪，現均接洽。蕪埠商民各界懽欣异常，不啻重見天日”等語。当即电令严拿逃賊，并会同地方規复秩序，委任保护去訖。又据大通电报：“逆賊张永正，現由宣城率領大股匪党，图犯青阳，該处前綫兵单，盼援甚急”等情前来。万泰已于本日下午四时，由省出发大通，以便分兵援应，并可督兵进勦，以期早灭此賊而甘心焉。合并电聞。皖师长胡万泰叩。艳。印。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卅电^②一九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特万火急，北京大总统、参陆两部鈞鉴：

拱密。艳电訓示周詳，莫名欽佩。遵即照会鮑旅长，属今日赴蕪，并調胡万泰回省。惟馬联甲赴徽一节，窃以未可稍緩。盖皖南山川險要，匪易負隅，且系全省財賦之一区，断不容听其糜烂。現送接皖南各属电告，独立尽皆取消，而遣兵收械，查拏渠魁，刻无可緩。况南京指日克复，匪徒窜扰，尤所宜防。現在王統領治国两营已到蕪湖，拟飞調乘輪来省，馬联甲仍带三营赴徽。似此布置，省城皖軍尽在蕪湖，冲軍四营駐省垣，万无一失。而皖南得此重兵，不过一月，当可肃清。皖北毗連苏豫，匪盜纵横，已无完土。庐州各营，除夏旅长、袁

① 原为电报纸三叶。安庆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发电，北京三十日收到。

② 原为电报纸四叶。安庆一九一三年八月三十日发电，北京卅一日收到。

团长外，余均难恃。现飭夏旅长回庐，设法分别遣留，并勦该处土匪。蒙城土匪闻颍州军队出发，即已北窜，业电飭倪参谋长毓芬，星驰追勦。昨请山东拨调两营赴宿，务悬飞飭出发，以资防堵。一俟皖南肃清，再调重兵，全驻皖北勦办。是否有当，乞示祇遵。倪嗣冲叩。卅印。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冬电^①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日

特，火急。北京大总统、参陆两部钧鉴：

拱密。窃查赣宁乱事发生，皖垣柏逆死党仅宪兵一营。是时胡万泰手握兵权，如佐孙前督力为镇懾，本可消弭乱萌。乃任听逆党横行，宣布独立，竟承认代理都督。嗣由宁引柏回皖，以都督让柏。迨闻段军将至，柴团长倡义反正，夹攻柏逆，竟计调柴兵出城，电柏乘隙出走。迹其反复性成，此次皖乱，即谓全由该师长所为，亦无不可。商民痛定思憫，言及无不切齿。反正后，冲未到皖，竟乘机滥委知事局员，私提地丁釐金，至今无一字呈报。赴通勦匪，动辄通电邀功，致冲几如赘疣。现在乱事未平，固不得不龕落駕馭，藉定反侧。然如一任驕纵，冲固諸多棘手，而于该师长末路轉难保全。嗣后皖省军情，应请由冲呈报，该师旅长等，如再通电，务请置諸不理，庶几戢其野性，俾就范围。再，夏旅长永伦，闻系帮匪头領，惟人尙勇敢，当此匪乱纵横，不得不弃瑕录用。理合縷細密陈。伏乞钧鉴。倪嗣冲叩。冬印。

顧琢塘致段祺瑞函^② 一九一三年九月

总长钧鉴：

前上一书，諒登記室。嗣琢塘随胡师长轉战順安、荻港、蕪湖之間，幸托政府之威德，亿兆之幸福，所向克捷，复我疆土。乃政府未一責行师之不当，反加以破格之殊荣，感奋之余，益滋惶愧矣。今又乘

① 原为电报纸三叶。安庆一九一三年九月二日发电，北京二日收到。

② 原函封面有：“北京铁狮子胡同呈段宅段总长勦启”、“皖军第一师第一旅司令部 誠”字样。邮戳为：“守国府二年九月十四”、“北京二年九月十九”字样。又写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收件”字样。并有批文：“人言啧啧，何得无因。”

勢进师宁国府，而全属醜类已倒戈投誠，閭閻赤子得庆更生。惟二三匪首，乘間远颺，此心力所未能，而魂梦不自安者也。所有在蕪及在宁叛兵三千二百余名，給資遣散，均派員送回原籍，并收繳枪枝貳千余杆，大小砲三十余尊，其先后細情，均由胡师长、鮑总司令电呈在案。蕪湖、宁国次第肃清，皖南大局既已确定。回忆近数月以来，胡师长及琢塘无日不在惊风駭浪之中。始以地处嫌疑，終以人心險詐，危状叠出，有前书未尽詳者，不得不再为我总长縷觀陈之：

当柏文蔚督皖时，胡师长及琢塘每以正言相劝，已在危疑之地。及其二次来皖，益視胡师长及琢塘为舟中之敌国，其左右之人日漸怒形于色。于是胡师长及琢塘日益戒惕，每自营次入城，必約留其一，以为后盾，籍防不測。惟率三連入城，围伪督署及安置各要口，继恐城内外均众寡不敌，且顾惜城内生灵，不得已复率队出城，合攻獅子山逆軍。鏖战至四时之久，幸将逆軍击散，杀获甚众，其望风投降者，亦复不少。惟张永正、祁耿寰等率众二百余人拥柏文蔚乘間遁去，至今常引以为憾事。乃政府不責防禦之疏，其心怀嫉妒者不察細情，竟有以胡师长纵匪为言。人情如此，志士寒心。琢塘恐不根之言致淆鈞听，特具情上达。

再，胡师长既奉倪督上月三十号令調，兵力单薄，餉用无出。兼之贛苏未下，汨汨逼人，稍一操切，一身不足惜，其如地方糜烂何，故仍忍气吞声，不敢擅动。未几，柏文蔚取消琢塘之旅长矣，又未几，将留胡师长在伪署帮办軍务矣。恶念昭彰，迫不能待。斯时段軍长已允由九江派队来皖，故乘势而有八月七日之战。当是时，柏文蔚有宪兵二营、卫队三連在城内，复派步兵六連扼守獅子山一带，并駕十三生的砲肆尊、五生的砲六尊遙射我师旅各部。而我軍多駐防在外，在省者仅五連。胡师长先派丁參謀长率二連往禦獅子山匪众。琢塘回省复奉大总统三十一号令进勦余匪。現胡师长已回省，琢塘現駐宁国，办理宁属匪事。皖南各县，不久当可肃清。倘政府不以胡师长及琢塘为不可用，令乘势歼除余孽，藉尽涓埃，均当誓死以报殊遇而慰蓋怀。敬請 鈞安。

安徽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顾琢塘謹呈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江电^① 一九一三年十月三日

特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各部总长钧鉴：

查皖省反正时，失去安庆民政长银印一顆，聞系柏文蔚、祁耿寰等携去。誠恐其倒填月日，印用公件，貽害匪輕。应恳咨請各国公使，飭知各埠領事洋商，并通行各省，凡在皖省独立以前各司无案可稽者，虽有印文，概为无效，以杜奸謀而弭后患。皖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叩。江印。

倪嗣冲文电^②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二日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各部长、参众两院、武昌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鎮撫使、鎮守使、护軍使、檢察使、宣慰使、热河姜都統、归化厅张將軍、打箭炉尹經略使、伊犁广鎮边使、兰州轉青海办事长官均鉴：

正式政府成立，各省乱事戡定，磨光刮垢，如日中天。嗣冲忝附末光，实拜嘉貺。第盱衡时局，滿目疮痍，窃有恐惧。迫切之誠，不容已于言者：

嗣冲奉命提师蒞皖，仰仗德威，倖臻底定。惟时四民失业，千里为墟，困苦顛連，朝不保暮。追原祸始，誰实厉阶，盖不禁太息痛恨于肇乱諸逆也。綜計此次变乱，遭蹂躪者贛、宁、湘、皖、閩、粵六省，川东一隅尚不与焉。匪氛遍地，閭閻之元气已伤；軍費不貲，銀困之借款用罄。几使中央难以立国，人民无以为家。現在渠魁远颺，余孽潜伏。兔营三窟，貉共一邱，伺隙蹈瑕，仍思蠢动。使国家无宁靖之时，庶政阻进行之步，数其罪恶，擢髮难容。乃論者仅归咎于一二元恶大慝，而助乱者概欲加以胁从之說，从寬免究。殊不知虎夺爪牙之利，无以噬人，鷹失毛羽之丰，安能攫肉。在政府网开三面，恐伤天地之和，在逆党毒染百食，終为腹心之患。且所以曲予优容者，原为主持人道，乃人道轉墮于冥漠之中。盖星火一經燎原，罔不残民以逞。况乎前

① 原为电报纸一叶。安庆一九一三年十月三日发电，北京当日收到。

② 原为油印电碼六叶，譯文系毛笔填写。安庆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二日发电，北京十五日收到。

陶者后未必茅，始云者終不能素。責其洗心革面，何异与盜言仁。嗣冲愚昧之見，窃以为欲伸法紀，首乱者固罪在不赦，即附从者亦应按其事实，察其情形，果系甘心从逆之人，輕則禁錮終身，重則立置法典。“胁从罔治”四字，宜以狭义出之，不宜藉口开脫。庶斡法者不致逍遙事外，而思乱者亦有所警惕于中。昔司馬溫公設一家哭，一路哭之喻；郑子产有水懦易玩，火烈难犯之言；史册所陈，宜資借鏡。倘姑从养奸，藉博煦煦为人之誉，嗣冲窃所不取也。

至于自由集会，載在条文，然只訂定于法律之中，不容馳騁于范围以外。乃一般血气未定之青年，衣食不周之豎子，动辄結合团体，号召党徒，阳标正大之名，阴长披猖之燄。如社会党、自由党、人道会社团、改进会、环球大同民党，虽先后奉有明文，分別查禁，然銷灭于此，旋发生于彼，党名則別标新义，内容則悉染旧污。而尤以哥老会、洪江会、青紅帮即同盟改进党为集总之丛。其招納皆失业屠沽，被裁卒伍，平日江湖亡命，无恶不为，各党党魁徐徐利用之，以为羽翼。本年七月之变，狼奔豸突，其明征也。光复之初，当事者以其曾与前清为难，称义道勇，其势更张。实則若輩但知扰乱治安，資为温飽，何尝有国家民族观念。虎皮蒙馬，久假不归，倘非取締于平时，窃恐狼子野心，轉以施諸前清者施于民国。况一經倡乱，桀黠者挾貲而遁，附和者寬典可邀，其又何憚而不为耶？应請通飭各省都督、民政长，凡遇此等酿乱机关，一律从严查办。涓涓不塞，将成江河。防患未萌，庶几有豸。

抑更有請者，国民党为現今之政党之一，覽其党綱，宗旨甚正，数其人物，流品不齐，以致梟鸞杂居，牛驥同櫪。此次倡乱之凶，多数隶其党籍，固无容諱。其中明达之士，热心爱国之人，多有宣告脫党不欲与噲为伍者。无如好事作乱，执迷不悟之徒，仍以党籍为护符，以破坏为目的，甚至廁身政界，列各公团，阴蓄詭謀，专持异議，凡百政治，无从設施。似此害群之馬不除，天下安有永平之望。拟請通令京外各处，将国民党一律解散；其有身居津要而跡涉嫌疑者，应令免职回籍，使之閉門思过，被濯自新，未始非惩前毖后之道也。

嗣冲为消弭内乱起見，甘冒不韙，懇直进言。明知疾恶过严，众矢毕集。第念乱党足以亡国，国亡而身家随之。何如罔恤身家，而以

靖乱救国为唯一之主义。是否有当，伏乞采择施行。安庆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叩。文印。

倪嗣冲等艳电^① 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特千万火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各部总长、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各镇守使、镇抚使、护军使、宣抚使、宣慰使、检察使、南宿州雷督办、承德姜都统、张家口何都统、归化张将军、伊犁广镇边使、打箭炉尹经略使、巴塘转西藏办事长官、兰州提督并转西宁办事长官、喀什喀尔提督钧鉴：

沁日奉大总统有电，摘示宪法草案各条，乖谬离奇，至深駭詫。伏查立宪国家，最重分权。迺该草案所订，以立法机关而干涉用人、理财，剥夺行政之权已尽。甚至行政诉讼，亦入司法范围。直使行政官吏，层层束缚，仰鼻息于少数议员，几无转动之余地。破坏三权鼎立之铁案，为五洲万国所绝无。该起草员如非丧心病狂，何至立此亡国之法，陷我中华于万劫不返之地。推原祸始，此次宪法起草，实为国民党人所主持。因益叹该党之阴贼险狠，一至此极也。

窃惟国民党之发起，为孙文、黄兴、柏文蔚、李烈钧诸逆，而所挟以煽诱者，日以颠覆政府，破坏国家为事。招纳党众，品类混淆，躁妄之徒，趋之若鹜。去岁选举时期，该党魁等手握重权，以南方湘、粤、赣、皖等省民脂民膏，为该党人分投贿赂、利诱、威逼。原期外司兵柄，内操政权，以遂其攘利谋逆之目的。是以国会成立凡四阅月，院法未成，为世窃笑。议案数十起，搁置不提，而惟岁俸五千元先自议决。代表国民者，固如此乎？赣宁乱起，张继以堂堂议长，显与阴谋，而议员之亲临战地、代谋暗杀者，尤属指不胜屈。讨逆之案，旋提旋辍，实惟该党议员牵掣之故。幸大总统、副总统协力维持，戡平祸乱，朝曦出海，雾障渐消。该党议员四散奔走者，计无复之，乃均麇集都城，伺隙图逞。观其选举大副总统，仍投孙文、岑春煊之票，野心未死，尤属共见共闻。

^① 原为油印电码四叶，译文系毛笔写。安庆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发电，北京三十一日收到。

嗣冲等愚陋，窃謂此次宪法草案，显违法理，阴加鼓煽，实为該党破坏民国，再接再厉之手段，与黄兴等之謀逆拘乱，一而二、二而一也。大总统近据临时約法，远征法美成例，派員出席，陈述意見，委曲求全，豈不共諒。顾以为向石說法，尚可点头；与盜言仁，定必充耳。若再因循迁就，坐令立国之大經大法，而成于少数乱党之手，始基一誤，流毒万年，政权由此潰墜，国基因此飄搖。大总统膺国民付託之重，何以对天下后事乎！

夫共和国家，民为本位。国民代表不可恃，自应还諸諸国民。今当危急存亡之际，欲求根本之解决，惟有仰恳大总统当机立断，迅将国会解散；其国民党之議員，并即驅逐回籍，交各省官司詳加察看。另飭各选区慎选宅心正大、富有学識經驗之士，按期召集，重新組織。一面督飭国务总理，推举賢才，并聘請各国法学大家，撰拟宪法，交国会核議，以固国本而順輿情，不胜厚幸。否則一誤再誤，国势岌危。嗣冲等宁抗議陈言，甘伏斧鉞之誅，决不坐視乱党之卷土重来，而陷国家于曇花泡影也。

嗣冲等往返电商，意見相同，掬泪陈辞，佇候明誨。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蕪大鎮守使鮑貴卿、皖北鎮守使倪毓棻同叩。艳印。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佳电^①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北京大总统、陆军部鈞鉴：

拱密。据駐沪偵探报告：“逆党謀不得逞，現改变手段，专以伪师旅营长等潜更姓名，投入各軍，充当兵士，以便运动軍队，再图起事。并聞苏省軍营，已补入伪师长、营长各一人”等語。除专电张都督切实查考外，伏恳密飭各路統兵大員，于填补兵士，格外慎重，以免逆党濶入。无任切盼。倪嗣冲。佳印。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勸电^②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北京大总统、参陆两部、會議軍事处鈞鉴：

① 原为电报纸二叶。安庆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九日发电，北京十一日收到。

② 原为电报纸三叶。安庆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发，北京当日收到。

拱密。頃奉感电，飭将請給奇勇奖章，切实核减。仰見于激励士气之中，仍寓慎重名器之意，欽佩莫名。惟查敵軍出发以来，經魯口、凤台、寿县、东西梁山及二次克复凤台、立解寿围各役，全軍官长目兵人人身临前敌，即人人奋勇爭先，故能仰托威福，所至克捷。最难得者，往往官长陣亡，而目兵犹复賈勇，人自为战，尤非洞明大义，忠誠奋发，不克臻此。冲前蒙賜一等文虎勳章，曾經电恳收回成命，請于初級軍官丁士，优予賞賚。盖实目觀該官长目兵之坚苦果毅，亟思特加奖励，以示激揚而劝将来。茲奉前因力求刪减。拟請目兵奖章，减去二千面，請发給三千面以資分給。其官长百六十面，仍乞格外恩施，如数賞发。冲区区愚忱，系为鼓舞将士起見。是否有当，伏乞訓示祇遵。倪嗣冲叩。勸印。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艳电^① 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总统、参陆两部鈞鉴：

华密。頃据合肥知事电称：“廿六日据探报，合滁交界处、时有匪踪。当于廿七日派队前往鎮懾。知事旋赴乡督催塘工驗契，夜間据探报，广兴集貼有‘江淮侠义軍柏’伪示。匪首錢文海，募匪数十名到集，专掠枪械，团兵及盐卡征柜团防枪械均被掠去。声言赴滁常山岭开会，聚匪頗众”等語。复据滁县、全椒两知事电称：“匪股数百人，在合肥广兴集起事，猝窜滁西常山岭，号称‘长淮侠义軍’請速派兵剿办”等因。

查乱党勾煽帮匪，希图破坏，著著进行，为日已久。徒以省城、蕪湖、淮上各处，偵查严密，迭次破获，是以改变方針，于合滁交界山僻地方聚众謀乱，以致猝不及防，其計誠狡。自应即时扑灭，以遏乱萌。当即派王統領治国亲率两营，乘輪由和县登岸，前往該处，会同駐滁张軍馬营帶，联络痛剿。并飭皖北鎮守使酌派一营，由定远进逼該处，以資防堵而壮声援。除将办理情形随时稟报外，特先电呈，伏乞鈞鉴。倪嗣冲。艳印。

^① 原为电报纸三叶。安庆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发电，北京三十日收到。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东电^① 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

北京大总统、参陆两部鈞鉴：

院密。据皖北鎮守使倪毓棻电称：“豫匪^②东窜，王营长传祿受伤挫败，大安知事段葆森席款潜逃，痞棍乘机搶劫，獄囚脫逃，秩序大乱。当飞飭邱統領昌錦、馬帮統联芬等兼程赴援。廿四晚，馬联芬带兵一营抵六，适王营长亦退回城。因即偕同弹压，駐兵城内，拟俟邱昌錦到后，合兵进剿。詎本地帮匪，被匪勾通，于是夜分头放火，枪声乱发。我軍竭力鎮压，奈匪伏民宅，均于門隙发枪。城外匪复赶至，里应外合，将城門秘开，放匪入城。我軍力不能支，因即夺关退出。复有騎馬悍匪三百余人，四面兜击，以致伤亡过多，几难成軍。邱昌錦行抵距六安五十里之馬头集，探知馬联芬被围消息，即飞前进，以陈管带怀忠为左翼，攻城东面，自領李营带长胜为右翼，攻北面。自下午一钟，战至二钟，退抵城下。奈东面地势險恶，匪預扮农民，潜伏庄村，致我軍陷入重围，四面受敌。我軍奋勇抵禦，鏖战至下午七钟，天已昏黑，飢疲交加，又兼伤亡枕籍，只得退却。是役陣亡官长計：中路第一营管带步兵少校陈怀忠、第一营帮带王金岭、哨官少校銜步兵上尉王俊英、拟补步兵上尉曹玉珍、哨长上尉銜步中尉刘景克、閻得胜、哨长李桃芬、郝广得等八員。其受伤官长暨伤亡兵士，損失軍械、軍装等件，容再查明詳报。

又据騎兵团副官王文华电称：“敵团长路靖坤带第一营援六。廿四号晚抵六东二十里鋪，随即单騎入城，与馬帮統联芬接洽。詎是夜匪徒放火，里应外合，团长路靖坤被执不屈，遇害身故。宋营长聞耗，督兵进剿。奈匪熾兵单，旋即挫衄退却。伤亡官兵，容再詳报。”

又据各路探报，匪陷六安，焚擄一空，淫杀尤惨。又霍山王知事寿炯电称：“豫匪于廿二日，由流玻撞直窜霍境。知事亲督民团堵禦于龙鬚坳。匪众馬队千余，步二千余，枪利砲巨，民团不能支，退守城区。二十三日黎明，匪长驅直入。霍山无城，兼之民团伤潰，战守无

① 原为电报纸十叶。安庆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发电，北京二日收到。

② “豫匪”即白狼部队。

策，因即失陷”各等因。

伏查豫匪猖獗，悉众东窜。邱昌锦、马联芬等接战败衄，损失锐气，固属罪有应得。惟因兼程赴援，兵力疲敝，仓卒中伏，致有疏失。而官长兵士戮力决战，伤亡几及半数，士气并不稍馁，尚非督战不力者可比。霍山县知事王寿炯率团防禦，力尽城陷。均尚情有可原。合无仰恳恩施从宽，免其置议。驻六巡緝营营长王传祿，始而浪战挫败，继而匪股勾结帮徒，毫无觉察；致马联芬一营入屯城中，几成灰烬，厥罪无可辞。惟念因战受伤，似应稍从末减，拟请撤去营长差使，以散员留营效力贖罪。管带陈怀忠等七员，临战奋勇，为国捐躯，情殊可憫，应请按照该员等军职差使，追晋一阶，优赐卹典。团长路靖坤虽非因战阵亡，而临难不屈，尚知节义，併请照团长阵亡例给卹，以慰忠魂而資观感。除伤亡官兵，损失军械军装，再行查明彙报，并督飭马师长联甲等率兵堵剿，期靖匪氛外，理合先电呈，伏乞钧裁示遵。倪嗣冲叩。东印。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皓电^① 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北京大总统、参陆两部鉴：

华密。頃据当涂县知事宋灿、武卫前军中路統領陈德企、水巡署长钱秉钰电称：“本月十五日，知事訪聞江宁县朱門地方，有乱党設立伪总司令部，分派党羽，在沿江一带，勾结帮匪，图謀不軌，約期举事。查朱門与当涂慈湖鎮毗連，当即密商統領、署长，漏夜即派軍警前往偵緝，拏获梅老三一名，起出伪印、伪示、伪札、符号、佩章五十一件。伪示語极狂背。伪札有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名目。提訊梅老三，供认在帮，又受乱党指使，广散票布。并究出另有吳文喜、陶光明、郑老三均受孙逆文重要伪职，現分居朱門及沿江各处。并誘遣妇女，传递伪札、票布，使难觉察等語不諱。查該乱党詭謀狡譎，幸已破获。梅老三逆迹昭著，应請就地正法，以昭炯戒”等因。当飭将梅老三即行枪毙，并严緝余党去后。伏查該乱党等受孙逆文指使，胆敢設立总司令部，散放票布，图謀破坏，其計异常阴狡。梅老三虽已伏法，吳文

^① 原为电报纸四叶。安庆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九日发电，北京二十日收到。

喜、陶光明、郑老三等尚在漏网，应請密飭苏督，严行查拏，以遏乱萌。至該知事、統領、署长越境偵緝，破获巨案，不无微劳足录。应否酌給奖励之处，出自鈞裁，伏候示遵。倪嗣冲。皓印。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歌电^① 一九一四年六月五日

北京大总统鈞鉴，参陆两部、内务部均鉴：

华密。据泗县知事李銘楚、駐泗武卫右軍管带张得成电称：“江苏泗阳县会匪倡乱。五月卅一号，知事会同管带率队馳往，行抵边境朱家洼，匪正窜入，督兵截剿，匪迎面抵抗，拒伤兵士二名。我軍奋击，毙匪五名，生擒侯安才、許乃清、許乃义、許士佩、許士风、許士彰、許士成、王景标、王春芳、周玉风等十名，夺获标帜、枪刀、号衣多件。提訊安才、乃清、乃义三員，均有伪职，与士风等均供‘灭袁扶明’，在金鎖鎮起事，焚烧房屋千余間，刦械伤兵不諱。請示办理”等因。伏查泗阳会匪，素甚猖獗。此次在江苏地面聚众起事，与泗县毗連，声势鴟张。該知事、管带等迎头截击，力遏匪氛，尙属赴机迅速。除飭获匪侯安才等十名正法示警，并电苏督会清余孽外，应否奖給勳章之处，出自鈞裁，伏候示遵。倪嗣冲叩。歌。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巧电^②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北京大总统、参陆两部鈞鉴：

华密。昨据泗县李知事銘楚、张管带得成电称：“苏省桃源清河一带，聚匪千余人。該县与泗毗連，已督兵馳抵青阳鎮防堵，因阻水，尙未进剿”等語。頃又据电称：“桃源会匪，愈聚愈多，并搶擄該处駐防营兵枪械甚多，声势浩大。請派兵助剿”各等因。伏查苏境宿迁、桃源一带，三元会匪，徧地蔓延。乱党勾結仲八，屡欲煽动滋乱。本年六七两月，金鎖鎮、大吳圩等处，累次起事，均經李銘楚、张得成先后剿办，擒获多名。虽飭不分畛域，严密办理，然已潰散，地方各有专責，越界拏人，終多不便。即如該知事等前获匪首朱丙宁、朱丙泰两名，

① 原为电报纸三叶。安庆一九一四年六月五日发电，北京六日收到。

② 原为电报纸四叶。安庆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发电，北京十九日收到。

經苏軍營長張依洪公函迎提歸案訊辦。迺前閱報章，馮將軍竟以團長吳士芬偵獲呈報。似此冒功邀賞，馮將軍已受其朦蔽。若長此敷衍，終恐養成巨患。此次搶擄營械，似已異常猖獗，除飭高統領振善親率兩營赴泗進剿，并電咨馮上將軍外，合先電陳，伏乞鈞鑒訓示。倪嗣冲叩。巧印。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養電^①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火急，北京大元帥，參陸兩部鈞鑒：

華密。苏境桃源洋河一帶，會匪起事，所有派兵赴剿等情，業于巧日電呈在案。頃據高統領振善電稱：“十九日抵泗，據確探報稱，匪首丁三花、仲八、魏六、吳元甫、裴席錦等，將仁里圩闌塘一帶周圍約二十里村庄，全行占據，有砲有馬，用白旗，查緝頗嚴，面生人不得入境，匪人確數无从查悉。首聞苏防營兩次進剿，均失利。現匪勢猖獗，有誓與皖軍見一勝負之言等語，善軍僅到一營，候到齊后，即當督飭進剿”各等因。查桃源會匪，滋蔓甚廣，前曾有亂黨勾結仲八，在江北起事之說。此匪決未可輕視。除飭飛催蕪營長星夜赴泗集合進剿外，應請電令馮將軍速撥得力軍隊馳往剿辦，以免蔓延而滋意外，伏乞鑒核施行。倪嗣冲叩。養印。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宥電^②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北京大總統、參陸兩部鈞鑒：

華密。竊本年五月廿二日，蕪湖鎮守使署，有人拋擲炸彈，當由鮑使貴卿電呈在案。并飭省城探訪局、蕪湖警察廳設法偵緝去后。嗣據探訪局長王志綱稟稱：“據探員報告，鎮署炸彈案，系崔國棟，邢家榮等所為，并有在巢縣設立機關，圖謀倡亂情形。當經密飭巢縣知事王樹恩按名嚴緝，并飭探訪局副局長汪炳森隨帶探員，親往巢縣會同辦理。旋于六月廿七、八日及七月二四等日，將崇國讓、邢家榮、丁兆駿、陳子卿、劉少良、劉濟尤等六名先後擊獲，繼又擊獲閻紅臉、陶少

① 原為電報紙三葉。安慶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發電，北京二十三日收到。

② 原為電報紙八葉。安慶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發電，北京當日收到。

业两名。又于当涂县地方擎获凌少奎一名。并在陈子卿家搜出徽章、毒药、信函等件。窃以該案情节重大，飭即解省，发交执法处一再研鞫。緣崔国栋曾充龔振鵬排长，去岁乱后，回家避匿。有曾充龔逆文案之谷先春，秘令于巢县、全椒、含山等县运动帮匪，分設机关，再图推翻政府。于是勾結丁兆駿、陈子卿、刘少良、刘济良、閻紅臉、陶良业并在逃之萧以言、程心泉等，各分任伪团长、团副、营长、參謀、財政长等职，并在上海領得徽章、毒药多件，运动帮徒、水巡、团防共計一千余人，約定七月內置毒以搖动人心，放火以扰乱秩序，然后搶劫軍装，擄掠商財，为倡乱起手办法。均各供认不諱。并由崔国栋供称，蕪湖鎮署炸弹系伊使伊弟崔鴻勛施放”等語。

伏查乱党蓄志破坏，著著进行。此次于巢县、含山、全椒等县分設机关，意在偏僻之区，不易觉察，其計誠狡。且谷先春、刘少良、丁兆駿則以文人而为之运謀，崔国栋、邢家荣則以軍人而为之設施，陈子卿、陶良业、程心泉、刘济良則以帮匪而为之煽惑，党羽已及千人，祸机伏于俄頃，实屬罪大恶极，法无可逭。除在逃之谷先春、程心泉、崔鴻勛严飭通緝外，其崔国栋、邢家荣、丁兆駿、陈子卿、刘少良、刘济良等六名，已飭立即正法，以昭炯戒。至凌少奎一犯，据邢家荣供称，前在鎮署施放之炸弹，系該犯由沪运来。詎該犯坚不承认，止供：“前充龔逆副官，去冬曾到上海，龔逆給洋二百元”等語。虽无領运炸弹实据，究屬迹涉嫌疑，应請处以一等有期徒刑十年，以杜乱阶而示懲警。此案办理迅速，且为首要犯几已尽数弋获。在事各員，不无微劳足录。除由嗣冲給賞一千元外，其探訪局长少将銜步兵上校四等文虎章王志綱、副局长晋奖軍职并給勛章步兵少校汪炳森、署巢县知事王树恩，应如何給奖之处，伏乞鈞裁，訓示施行。倪嗣冲叩。宥印。

倪嗣冲致北京政府艳电^①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元帅、參陆两部鈞鉴：

华密。桃源会匪倡乱，暨派兵剿办情形，迭經电呈在案。頃据高統領振善、李知事銘楚电禀：“廿一日晨，匪陷泗、桃交界之界头集时，

^① 原为电报纸五叶。安庆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发电，北京当日收到。

我軍巡防營駐許圩陳管帶、駐青陽鎮張管帶、來幫帶，分駐金鎮鎮、黑塔鎮，正欲集合進剿。匪以許圩兵單，先行攻犯，該巡防營几至不支。適來管帶率隊趕援，匪始奔竄。是晚陳、張兩管帶馳至。匪見我軍增加，始於廿二日晨退出界頭集北去。銘楚與各營尾追十餘里，至桃境張圩地方，匪復入踞，我軍四面圍攻。適駐洋河之蘇軍張營長依洲，亦先後踵至。攻至日暮，約定銘楚率巡防守東，張營守西，陳營守南，蘇軍守北。詎三更後，匪將北面圩牆推倒，向北竄散。振善與靳管帶由泗出發，拂曉趕至，與各營窮追三十餘里，僅獲朱得臣一名，快槍三支、土槍八枝、牛驢三十餘頭、白旗白帽多件，旗書‘龍華大會’字樣。統計是役斃匪四十餘名，我軍受傷三名，陣亡一名。現正飭營搜剿余匪、力圖善後。探聞宿遷丁家咀一股，尚在屯聚，越境深入，諸形不便。且桃、宿兩縣，清鄉未辦，三元會、彌陀會、青紅幫到處皆是，散則為民，聚則匪，亦非一時所能竟事。請示機宜，以便遵辦”等語。伏查桃、宿會匪聚眾倡亂，至再至三。現當歐戰激烈之時，若不速淨根株，恐于守中立、保秩序均有關碍。除電知江蘇將軍、巡按使外，所有剿辦桃源會匪情形，合先電呈，用紓廛系。伏乞鈞鑒。倪嗣冲叩。

贛宁之役資料散輯

林鋒源輯

編者按：本篇系輯錄北京政府有關贛宁之役的函電文件，雖然不是系統的材料，但是報導了當時各方面的事實，如蔡鍔、黎元洪等人的態度，湖北、浙江、廣東等地的情況，袁世凱所宣布的討袁人物名單等等，都是研究贛宁討袁之役的重要參考資料。

汪瑞闔致袁世凱歌電^① 一九一三年一月七日

大總統鈞鑒：

昨日抵鄂，兩奉電令，蒙准給假，感激悚惶。謹將到贛始末情形，為我大總統人略陳之：

李督于分治事，本主反對，自上月兵變後，輿論大譁，稍變宗旨，乃有請簡民政長之電。及任命瑞闔，^②初無異詞。詎有國民黨之徐秀鈞、軍事顧問蔡銳霆、警廳陳廷訓、內務司賀國昌、司法司徐元誥等多方聳動，謂中央應令指名請保，或先電求同意；今遽發表，純用專制，萬難承認。李惑斯言，宗旨復變。瑞闔抵省之日，議會公團暨紳商各界載道歡迎，惟蔡、徐等或昌言反抗，或辭職要挾。晤商李督，詞亦游移。當經電請入都面陳梗概。嗣奉鈞諭，飭即就職。李督雖咨請擇期，而蔡、陳等反對益力，擅派督署副官監察電局，禁發瑞闔密電。廿八日，蔡等假冬防名義，誘集軍警官長多人開會演說，並闖入行館肆行脅迫，甚有“寧願江西陸沉，不受壓制”等語。瑞闔權詞遣之，一面函詰李督，僅以查禁空言了事。三十日，奉申斥吳介璋等之電，蔡、陳等愈行橫暴，竟在督署糾集軍警官長三十餘人，議將派兵圍攻行館，並將加害於議會副長宋育德等數人。其時李督恐釀鉅禍，密遣代表

① 原為北京政府國務院抄件三葉，原題“漢口汪瑞闔來電”。

② 袁世凱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任命汪瑞闔為江西省民政長。

促闔離贛。原拟电乞入都，因待李都督之請，改为赴沪就医。瑞闔奉諭就職，豈容輕去。然事机危迫，難望轉環，牺牲一身尚不足惜，若因而摧殘士类，蹂躪地方，殊失大總統救民水火之初心，則負咎更大。此未能就職，不得不去之實在情形也。

至蔡、陳等之目無法紀，藐玩中央，狂悖行為，已非一日。李烈鈞身任都督，大權旁落，即非主動，亦近縱容。贛省自光復以來，民生困苦，商業凋殘，已達極點。皆由於群小當道，軍人把持，致演成今日種種現象，且不憚為反抗中央，破壞統一之罪魁。若再姑容，不特全贛人民永無撥雲見天之日，更恐各省效尤而起，則國家前途何堪設想。即日由鄂入都，請示方略。先電大概，伏祈鈞察。

再，蔡銳霆近奉李都督委充水巡總監，統轄長江水河各水師，并添練陸軍一團。合併附陳。瑞闔叩。歌。

蔡鏗致北京政府彙電^①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急，北京大總統暨國務院、參謀部、陸軍部、武昌副總統鑒：

午密。副總統庚、文、元三電敬悉。昨准參部寒、刪兩電，知贛事已決裂。積年痼毒，趁此一決，未始非福。第恐戰事延長，蔓延太廣，此後殊難收拾。鄂有副總統坐鎮，上游當可無虞。目前現勢，只要南昌堅持不動，則湖口一隅，或不致牽動全局。惟懸分飭皖、寧嚴防分竄，一面添重兵馳赴戰地，分頭截剿，早日撲滅，以免星火燎原。近日前敵軍情如何？皖、寧、湘、粵各省及各國駐使對於此事發生後所持態度如何？敬乞密示。再，北軍此役應嚴申紀律，免促奸人借口。管見所及，并以附陳。鏗。篠。

黎元洪致北京政府號電^②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北京大總統鈞鑒，國務院、陸軍部、參謀本部、各省都督、民政長、上海陳交涉使鑒：

查此次湖北軍官季雨霖、曾尙武、熊秉坤等煽惑軍人，倡謀內亂

① 原為電報紙二葉。雲南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七日發電，北京二十日收到。

② 原為電報紙六葉。武昌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日發電，北京當日收到。

一案。前因季曾等擅离职守，携款潜逃，抗匿不【到】案。經于青日通电，限期十日投案对质，否則通飭緝拿。旋于咸日通电，請中央各省派員会审。是日奉大总统令，先行褫夺季、熊、曾等勋位官职，归案查办。由鄂省組織軍法会审，提集一千人証，訊明呈請分別懲办。复于巧日奉大总统电，轉飭遵照前令，飭季雨霖等遵限投案，詳加研訊，分別发落，仍将詳供宣示等因，各在案。現在限期已过，此等要犯重案，勢难久悬。本都督业經遵令組織軍法会审，悬案待质，該犯官等逾限不到，即系情虛畏究，前案默认，既已供証确凿，自可照章缺席判决，請令执行。惟念該犯官等曾共患难，不无劳勋，著再展期十日，令其投案对质，予以陈訴之权，以示寬大，俾国人晓然于本案事理之是非，或共諒元洪不遺故旧，不濫法权之本意。如再逾限不到，則是自願丧失陈訴之权。至会审判决，呈奉大总统核准以后，无論如何陈訴，断无不能发生效力。国家惟有执法相从，元洪亦不能因私情而廢公誼也。至本案供証，一俟对质定讞，自当遵令宣布。刻下案情未定，供詞甚多，例不发表。惟現获容景芳、管新源、王光汉各犯，均系陸軍官佐，与季曾等直接承办之人。軍法处均系待立审問，絕未沿用前清跪訊刑訊陋习，毫无强迫。所供季、曾等各給鉅款，主使租房、购券、制定暗号、字碼、联络軍人各情，均有摹印亲笔各供。彼屯同声，前后一致，証据确凿，合先电聞，免至傳聞异詞，誤生疑慮。并悬中央各省飭登各公报，俾季、曾等知悉为荷。領湖北都督黎元洪。号印。

黎元洪致北京政府卅一电^①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陸軍部、參謀本部、开封张都督鉴：

拱密。大总统廿六七日两电均悉。前第八师季雨霖旧部驻扎荆門县属沙洋地方之团长刘鉄，久怀异志，因餉需不足，兵力未充，延未解散。上月季雨霖、詹大悲等来鄂，謀乱未成，該逆亦响应未遂。然营长章裕昆之叛，与沙洋相距咫尺，曾經三次电飭会剿，及章匪事败，該

^① 原电报纸七叶。无月份，据电报局編号本电为4988，下（黎元洪致北京政府江二电）为5009。两电内容相連。可以确定本电为一九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武昌发，北京当日收到。

逆乃始复电防堵，其心可知。此次派委副官曹上校进带餉万余，併梅占鼐一营前往該团办理退伍。适仙桃鎮第□团开赴九江，該逆肆无忌憚，于二十一日叛变。次日曹船抵岸，即派兵刦杀，据聞剖腹剖面，乃始毙命，随从人員餉項，均被刦杀。梅营亦突被多宝湾伏兵击退。此外荆門、天門、鍾祥等县公署、稅盐各局，公私財物搶刦一空，囚警枪弹，遭其擄掠，电局被其强占，監獄概行开释，搶刦商民财产无算，逼杀局卡人員多名，慘无人道，令人刺骨。該逆原兵仅五六百名，現虽徧悬白旗，自称鄂西总司令 招集退伍多人，然子弹甚少，除刦掠民財外，无他能力。

現派徐旅长鎮堃帶領宪兵二营，于宥日由仙鎮馳往岳口，率同段营长澍、邓营长賢才刻日进剿。上游有王师长安瀾所派一連，又刘团长跃龙所派一营，由襄樊直下夹攻。南路經丁鎮守使由旅长犹龙派宁軍三連，由龙陂桥、关河口、丫角庙一带逕往迎击。北路已派吳旅长德振率同教练营等，在德安一带兜剿。

查据电局扣留該逆所致黃兴、李烈鈞有电有：“各軍响应，听候調遣”等語。又致岳州司令陈复初电，約同袭击荆州。又在京山、天門等处运兵开赴德安。种种举动，除东、西、南三路防范严密外，誠恐北路兵力单薄，山路复杂，应請飭豫軍于随、枣一带边界，派兵防堵，豫防潰窜。查豫匪张国荃，并有私通黃兴，被局扣留各电，足見該逆等通同一气，牵掣大兵。惟有遵諭痛剿，以期早日肃清。謹先奉复，余容續报。黎元洪。卅一印。

黎元洪致北京政府江二电^① 一九一三年八月三日

十万急，北京大总统鈞鉴，参陆两部鉴：

拱密。頃接貴阳唐都督卅一电开：“鄂密。頃由电局检查得长沙致重庆电文如下：

万急重庆熊师长鉴：

贛省赴义，粵、宁、湘、皖、閩相繼独立。現荆州沙洋鎮刘团长鉄独立赴义，为鄂西討袁司令。北軍会攻九江，武昌空虛，我

^① 原为电报紙四叶。武昌一九一三年八月三日发电，北京四日收到。

軍正可乘机直取武汉。惟湘省軍械局失火，枪弹砲弹缺乏，万难孤軍独攻武汉。万望尊处神速决断，全师直出荆湖，会攻武昌，不必請命于成都。如恐粮餉不充，湘願接济。并恳多带七密里九子弹、七生五山砲弹接济湘用。荆襄現有刘鉄，尊处出师与之联合，則武汉不难一鼓而下。时不再来，切勿犹豫。又聞川省由宜昌运砲弹赴成都甚多，望尊处及早截留，以济軍用。統希速复。譚延闓、程子楷、程潜等叩，艳。等語。

此电已由尧处截留。請即妥筹防范为盼”等因。

除刘鉄已被荆州丁鎮守使槐連日剿败外，特此电达。再，此电已經唐督轉告川督，同时并接湘都督电同前情，合併声明。黎元洪叩。江二印。

袁世凱密电①

致香港威灵頓街德宝华霍公实寿先生电一九一三年八月三日

平密。据探报，匪首孙文前日乘弦公司船赴港。望速密商宝璧等舰，徻往欢迎，接赴粵省，誘上船后，出口处死沈海。执行人員除补官賞勛外，并奖洋十万元。寄吾②。江印。

致香港西营盤高街第四街五号龙裕光轉梧州

龙都督电一九一三年八月三日

誠密。据香港密报：“龙軍③已据肇庆，駐肇团长李耀汉反正。陈逆現派心腹洪兆麟率一团往禦，另調砲兵一营伏三水三义河口以待，肇庆峡甚固而可守”等語。李团长耀汉深明大义，已授为陸軍少将，望先传令嘉奖，勉图恢复，以建殊勛。陈逆派洪兆麟抵禦設伏，并著严为戒备。大总统。江印。

① 抄电残本一件，首尾均散失，內为袁世凱及与袁世凱有关文件七通，推測均为袁世凱政府所存的抄件。第一通为袁世凱密謀杀害孙中山的电报，第七通为帝国主义軍舰在长江活动的探报。其余五通均为袁世凱政府攫取广东的文电。今按原文刊出，标题均为原文，仅将“二年”改为“一九一三年”。

② “寄吾”係何人化名，待考。

③ 龙济光的部队。下文又称“济軍”。

交通部呈一九一三年八月四日

广东沙面电称，陆军反正，逆督陈炯明已逃往香港，岑春萱昨日他往，城中大乱。

武昌黎副总统来电^①一九一三年八月四日

大总统钧鉴：

拱密。顷接梧州龙护军使先电称：“陈逆炯明据粤叛，先派江大砲舰扼守封州江口，拒我东征。昨经密飭肇庆統領李耀汉、德庆县长梁迈都、城营长李华秋等，将江大砲舰夺获。一面调派安南、瑞和等兵舰四艘，三十夜兴师驰抵肇庆，临以兵力，宣布中央威信。肇庆、罗定各县，望风景从。现在扼守肇境，节节进取。惟济军兵单械少，餉源不继，大兵出发，军用浩繁，业经电请大总统即筹巨款汇港接济。恳请副总统派拨兵舰，进紮虎門，以壮声援，备歼叛逆”等因。正拟转达，接先二电称：“陈逆炯明派拨重兵，前来抵拒。济军兵单餉絀，迥不相侔，諒邀洞鉴。即乞立派南洋舰队星夜駛駐虎門口，以相牵制而便进取。迫急上陈，仰候电示”前来。除复电代转中央请派舰迅往援助外，特此转达。元洪。江。

致水线汕头吴少将祥达电一九一三年八月四日

大总统令：“粤省叛徒肆扰，该少将志趣正大，誓与扫除，深堪嘉尚，已特授为陆军中将。望速调集所部，联络龙都督，相机防剿，以策殊勋”等因。合电达。陆军部、参谋部。支印。

致香港肇罗商工公会转颜君启汉电一九一三年八月四日

奉大总统交下商工公会电称：执事前光复粤省，随督江西，商民爱戴。今闻讨逆，全粤感动等语。执事前既有功民国，复欲进讨叛徒，深明大义，殊堪嘉尚。粤省商民元气未复，又受此蹂躏，良深痛惜。望体政府之意行之可也。参陆两部。支印。

^① 书眉有“奉批复，已办”字样。

探報①

九江目下除帝國軍艦烏羽外，尚有英國軍艦 Rinsha 及 Lnipe 美國軍艦 Helena 及 Lamar。自有十二日開戰之報，中國軍艦亦由漢口派往九江三只。

蕭祖康致北京政府歌電② 一九一三年八月五日。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陸軍部、參謀本部、武昌副總統鈞鑒：

粵省支日由軍界全體取消獨立，萬民歡呼，當舉第二師師長蘇愼初權攝都督事。蘇師長以師部事繁，宣告辭職，去志甚決。隨由廣東總商會、粵商維持公安會、九善堂院、粵商團、地方自治研究社，及軍界全體，推舉陸軍中將第五旅旅長張我權為廣東都督兼民政長，並經省議會一致通過。張中將力辭不獲，現經于本日申刻康權理督事。軍民安堵，請釋廬念。謹電。廣東都督府代理參謀長蕭祖康叩。歌印。

馮國璋致北京政府陽電③ 一九一三年八月八日到

特萬急。北京大總統鈞鑒：參謀部、陸軍部、天津劉民政長、王鎮守使、陸參謀長鑒：

拱密。我軍收復蚌埠，業經電陳。當即督飭前路各營，分赴渡淮前進。叛軍留駐淮關、滁州各股，初猶據險枝梧，及大兵壓境，而軍輒已心摧胆落，首領率先他遁，餘眾勢如散沙，望影驚奔，潰不旋踵。據報：張團長克率第二十團之一營，于本月六日占領臨淮，何旅長丰林率第十五混成團同日占領沙河集，潘團長鴻鈞率第十九混成團，于本日收復滁州。所有節次潰退叛軍，現均麕聚浦口，并據各地方紳商士庶送電同表歡迎，經飭該將領等未占領收復各處，迅速安撫流亡，宣布德意。國璋部署粗畢，一俟澮水大橋工竣，即當設法渡河，移駐蚌埠，并以奉聞。國璋叩。陽印。

① 原無標題，今標題系編者所加。據內容，似來自日本人之手。此電可注意者為贛寧討袁之役時期帝國主義軍艦在長江中的活動。

② 原為電報紙二葉。廣東一九一三年八月五日發電，北京八月十一日收到。

③ 原為電報紙三葉。占城一九一三年八月七日發電，北京八日收到。

黎元洪致北京政府眞辰电^①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一日

特急，北京大總統、国务院、外交部、陸軍部鑒：

拱密。據荊州鎮守使丁槐蒸電稱：“據葆團長報告：‘突有三井洋行日人□□九萬樹來營，向連長運動，聲言如肯獨立，當由日本暨湘省協助餉械。經團長盤詰，則咆哮狡展。嗣經沙市戶交涉員檢查，尙有赴臨淮關出探証據。該日人業已留團看管’等語。按我國軍務吃緊，未便聽其運動。乞與日使嚴重交涉”等情。請即併案核示遵辦爲盼。再，九萬昨□□□，合併陳明。黎元洪。眞辰印。

黎元洪致北京政府諫电^②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特火急。北京大總統、參議院、陸軍部均鑒：

昨接譚督電稱，要犯譚人鳳、蔣翊武、劉承烈、唐蟒等已由湘竄漢，當即派人查拏。于昨晚九時已在日本南洋丸發見，經警視總監與該船主交涉，尙未到開船定時，該船即開輪下駛，以致該總監及調查多人不及登岸，一併隨輪前往。除已飭沿途各關卡、各鎮守使、要塞司令截捕外，仍請設法通緝。再該日人如此庇護犯人，亦請與該國公使嚴重交涉爲盼。黎元洪。諫印。

孫道仁致北京政府寄电^③ 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火急。北京大總統鈞鑒，各部院、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各軍統、護軍使均鑒：

元日通電，計邀明察。查原電聲明七月二十日以後，本月初十日以前，閩省所發文電，多系許崇智迫脅捏冒，應請作為無效一節。茲細加檢查自七月初十起，許崇智陰謀倡亂，即有朦發文電。所有閩省自七月初十日起，至八月初十日止，凡涉亂事文電，一律作為無效，以

① 原爲電報紙二葉。武昌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一日發電，北京當日收到。原電碼有幾字未譯出。

② 原爲電報紙二葉。武昌一九一三年八月十六日發電，北京當日收到。

③ 原爲電報紙二葉。福州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日發電，北京二十一日收到。原電碼有未譯出者。

昭核实。謹专电陈明。孙道仁叩。芻印。

段芝貴李純致北京政府禱电^①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特百万急，北京大总统、陆军部、参谋本部、武昌副总统鈞鉴：

拱密。芝貴昨日呈报抵省，諒已达到。現据探聞李逆率敗匪約千余名，由丰城向樟树鎮竄去，沿途所过村鎮，焚杀姦掠，比戶为空，得有資財，沿途潰散。已飭馬旅长率混成第二十一团前往，免再嘯集。林虎聞逃在宅义，所部不过四五百。方逆声涛率有百数十人，在河口鎮勒捐騷扰，一如李逆所为。現一面通飭各州县，凡潰兵所至处所，不得应其需索；如能擒斬来献，或繳械輸誠者，分別賞銀資遣。一面电飭河口鎮宪兵，就近将方逆等俘获，并悬赏緝拏。現德安、建昌方面派二十四团駐守，高桥方面由二十三团駐守，并随时遣赴豫宁、奉新、瑞州等处搜緝余孽，以絕根株。南昌城内外治安，由第二十二团担任。所余匪蹟，大部零星逃潰，并无大支悍匪。若能妥用扫除之法，冀可逐漸肃清。先电聞。芝貴、純謹呈。禱一印。

王金发活动浙江独立^②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北京大总统、會議軍事处、参谋部、陆军部均鉴：

昨据探报，王金发偕同乱党数人，于养日到宁，多方煽惑軍隊，拟先由九十七团三营占据軍械局入手，即率队赴紹，聯絡台、溫、处相继独立，省会改建宁波，現正运动甬旅长顾九斌为都督等情。查近来乱党实以全力注浙，力图破坏。沪上乱党机关报，如《民权》、《民立》、《中华民报》等并于日来捏載浙省乱事新聞，希冀搖惑人心。瑞昨已电飭溫、处、台、紹、甬各統領、司令、軍械局长，密为防范，严拏逆党，并电顾旅长查詢詳情。頃准軍事处敬电，沈定一回甬与□麟书密謀煽乱各节，与瑞处探报大致相同。已飭属严行查捕。特此电陈。朱瑞。径印。杭州。

① 原为电报纸二叶。南昌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发电，北京二十三日收到。

② 浙江都督朱瑞致袁世凱电一通。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发电，二十六日北京收到。

陈昂呈文^①一九一二年十二月

前处防統領何知章，身任党魁，胆为匪首，驕纵莫匹，夜郎自大。乘贛皖之乱事，煽苏沪之謠言，鼓惑軍心，昌言独立。馳电各府，广联犄角，发函十邑，截留地丁。大总统之六罪状，公然宣布；司令部之五管带，任意指揮。滿月生心，推寅起事。犹幸天夺其魄，神誘其衷，罹狡兔于网中，入封豕于圈内。方謂刘銀就縛，必能处以严刑；孰料李宪被拘，竟犹施以寬典。岂罪大而治之轉輕，将恶极而誅之不可。今聞何逆知章之得減等其罪也，法庭力为斡旋，訊官受其运动。何以言之？知章为前清附生，慣弄笔墨，包攬詞訟者。当日两逆电，措詞狂妄，突手定其稿。現观判决之詞，曲为之护曰：“本属武夫”是开脫之一法也。又为之袒曰：“盲从独立”是減輕之一法也。且为之辯曰：“知罪自首”是鬆纵之一法也。然知章究属武夫与否，究属盲从与否，究属自首与否，为处人民所共知共見，亦浙都督所自知自見者也。知章离任晋省，覬朱督为同学，抱隋何降說之心，并怀曹沫劫盟之意，欲联络宁、紹，奔走台、衢，以图非常，希望甚奢，蓄志甚銳。若非旧巡防制肘其旁，溫、处二府必遭糜爛，大局尙堪設想乎？知章实有三可毙之罪：初电中六大罪之說，头上无日，賊胆滔天，可毙者一。再电中所称桀紂独夫，所指何人？前恶未极，从而續之，可毙者二。溫防梅統領奉令来处接篆，知章发电以止之，复备兵以待之，梅恐有变，簡精銳兵士沿江預防，及抵处城，閱二十余日不交印。梅通电浙督，浙督誘知章而拘留之，而印始交，其叛逆之心显然，可毙者三。有此三可毙，其何能逃于法律所定，又何能免于命令所繩。若如知章者罪可減等，則当日逆党之在杭城，或搜一手枪，或檢一紙函，皆立时就毙，使鬼而有知，必援例而索償生命，其何以答付之耶？

^① 原为呈折，据呈人自称为“浙江处州丽水县布衣陈昂”。未署日期为“民国二年十二月”。呈中叙述浙江处州何知章独立事。今删略首尾的空論約三百字。

何知章致浙督寢电^①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杭州都督鑒：

袁賊無道，破壞共和，悞國之罪有六：一，謀害元勛；二，違法借款；三，濫用私人；四，猜忌名將；五，甘心媚外，斷送蒙藏；六，驅軍南下，塗炭生靈。種種奸惡，實為南北戰爭之禍因。凡屬鄰省，輔車相依，必待身受危險，始思脫離，豈惟無勇，抑甚無恥。今集各界商議，僉以我浙現勢危若累卵，不速圖謀，將授匪人以起義之虛名，而行擾亂之實禍，則對外不足昭大義，對內不足鎮人心，禍機所發，為害更烈。用敢迫請從速宣告獨立，庶維持秩序較易為力。臨電憤激，枕戈待命。統領何知章印叩寢。

朱瑞通電^②一九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頃據何統領知章電稱：“寢電計達，訓函拜悉，丁此共和破裂，匹夫有責。凡我軍人，豈有中立之理，是者助之，非者伐之，順人心以伸天討。桀紂即獨夫也，營一窟者，狡兔其得免死乎？吾浙現態萬難長此，幸速定奪，以免貽悞”等語。查自贛事發生以來，吾浙外瞻大局，內順人心，宣布宗旨，以保衛地方為己任，與所謂中立者之首尾兩端，其情迥不相侔。蓋以浙省兵力論，安內則有餘，援外則不足，一旦遣師出境，伏莽嘯聚，在在堪虞，大局未獲毫厘之益，本省先受糜爛之憂。是以日前通電以後，軍民上下同悉此旨，人心大安。旬日以來，兩浙十一府，所有各縣知事縣議會、參議會、商會、自治會以及各水陸路防營統領統帶、陸軍旅長、團長各獨立軍隊長、連長、管帶等，先後電復，均稱“地方平靖，都督所主張，甬下軍民，同聲贊頌，諸事無不一致，幸請勿信謠言”各等語。人心所向，即此可知。紹興小有匪警，經徐司令樂堯嚴密剿捕，現已一律肅靖，是全浙之治安，大抵不至復搖動。況近日外省情形，尤非旬日以前之比，江西湖口早為北兵占據，

① 原為《陳昂呈文》所附抄件。據下文《朱瑞通電》，可以確定為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所發。

② 原為《陳昂呈文》所附抄件，前有“本月卅一日下午九時奉都督電開”字樣。

南昌即日可下，張勳大隊將抵浦口，南京已成虛城。上海製造局堅守不動，南軍屢戰屢北，余兵潰散，不復能軍。程雪樓又在江蘇設立都督府，通電取消獨立。進觀南京江淮之間，北軍雲集，以致黃興赴港，陳英士宵遁之說，到處紛傳。處州雖屬偏隅，當亦不無所聞。綜觀此次變局，已成弩末之勢。浙自宣布宗旨以後，民意歡騰，軍心一致。方幸於內憂外患無生持涉，又何必於大局垂定之日，以一隅自投於禍亂旋渦之中，自貽伊戚哉！古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又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尚希審慎周詳，以保地方之治安，即以保個人之身家。該處軍界，尤望互相勸勉。特此電布腹心。

鄭汝成致袁世凱電^①一九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十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外交部、陸軍部鈞鑒：

處密。昨會陳都督、應省長公呈一電，請與使團交涉，據約要求撤換會審職員、由我遴員接充，諒已邀鑒。查各省拘亂匪徒，向以租界為窟穴，組織機關，聯合舉動，以及購械釀資，分遣暗殺諸事，皆於此地著手。因租界捕匪手續極繁，益以英法兩處職員及捕房皆為包庇，聲氣極靈，而交涉特派員又乏因應斡旋之術，坐是束手，而逆黨益唯所欲為矣。近來黃、陳、鈕、柏^②及各首要匿租界時，雖易服易名，而其栖所及其往來各機關，多已一一偵悉，無如明知而不能逕捕。若照向例，飭由會審公堂以提票送請捕房簽字後會捕往拏，則展轉必須半日，久已得信遠颺矣。領事團表面頗示贊助，然捕匪牽掣，屢商迄不通融，以致無所措手。長此養癰，禍將胡底。且日來謀滬之心正切，又有合力謀浙之圖，恃有日助，其心不死。實覺防不勝防。查漢口租界破獲亂黨機關，及搜獲軍火，不計其次，而租界領團未聞掣肘，自是辦理得法。擬請飭外交部除據約交涉外，可否查照漢口現行手續，援案磋商，總以挽回任用職員主權及特允通融緝捕為目的，務在必達，

① 原電無年月，據鄭汝成任上海鎮守使是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程德全辭江蘇都督職是一九一三年九月三日，應德閔辭江蘇省長職是一九一三年九月六日，柏文蔚在安徽討袁失敗是一九一三年八月上旬，可以推斷本電為一九一三年八月三十日所發。

② 當指黃興、陳其美、鈕永建、柏文蔚。

方能剪乱萌而消巨患。是否有当，伏候衡裁。汝成叩。卅印。

張勳致袁世凱電^①一九一三年九月二日

大總統鈞鑒：

竊密。昨日我軍攻克寧垣之后，勳軍当即会同第五师及揚軍第四师合力进攻，分占城內之富貴山、駱駝山、北极閣、陈兵場及太平門、通濟門、西華門、洪武門等处。惟獅子山一处，我軍到彼，将及昏夜，未能进攻，現仍为匪軍占据。三牌樓、劝业會場空屋尚有匪軍屯集，昨日下午与我軍巷战数小时之久，匪軍頗有折伤。該处距日領事館甚近，据降兵供称，此次寧垣抗命，日人暗助实多。昨日何海鳴、張尧卿、韓恢三逆，自城破后即逃匿該領事館，現我軍行經^②处，日人即从窗內放枪外击，应請严重交^③

李純致北京政府電^④一九一三年九月七日到

特，火急。北京大總統、国务院、參陆两部、武昌副總統鈞鑒：

拱密。前克复南昌，以戎馬倉皇，所有各机关逃去人員，未遑查报，殊覺負疚。茲查得偽都督欧阳武、偽省长賀国昌均八月九号潜逃。財政司長魏斯灵十一号潜逃。实业司長曾貞、司法筹备处处长徐元誥，均十二号潜逃。兵站总监俞应麓、警察总监周希頤、特別电报局长張魯璠、电报局总理曾伯沅，均八月九号潜逃。財政司第三科科长邨有光、一等科員張国棠，均十三号潜逃。实业司第二科科长邹灝、第一科二等科員曾兴汉，均十三号潜逃。第二科二等科員彭述、第四科一等科員鍾秀，均八月九号潜逃。第二科三等科員黎鑑尧、第七科二等科員姚惟疇，均十三号潜逃。內务司第一科科长欧阳成、第一科科員鍾爱菊、第二科科員張之藻，均八月九号潜逃。教育司第二

① 原为抄件一叶，紙張与格式均与前載《袁世凱密電》相同。标题为《尧化門張鎮撫使來電》

② 似脫一“該”字。

③ 原文止此。

④ 原为电報紙三叶。南昌一九一三年九月七日发电，北京八日收到。

科科員叶炳蔚、第七科科員許鴻模、吳孝展、技正刘和、技士黎景淑、視学董蒙泉、图书編輯邓儒濂、栗无忘，均由八月五号至十七号先后逃。除續查逃走各員再行密报外，謹先电聞。純。虞印。

王陵基稟电^①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百万急，北京袁大总统、黎副总统、参陆两部、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暨各法团、各报館、四川同乡諸先生大鉴：

五师师长熊逆克武，夙萌异志，八月四号，背叛独立，踞渝負固，掠地攻城，位置官吏，川北諸县，相继失守。胡督^②聞警，开軍官全体會議，出师痛勦。陵基适承其乏，授为川东宣撫使兼第一支队长，于八月八号，率师五营出发川北。斯时聞蓬溪、西充、南充、合川等县均为賊踞，基星夜兼程馳赴蓬溪，运筹一切。以一营直取西充，以两营繞攻南充。該地之北門及城外之八角寨，俱为逆賊重兵扼守。抵南之际，即以北門为主攻，以八角寨为助攻。我軍既成犄角之势，敌軍則有牵制之虞。陵基躬冒弹雨，身先士卒，猛击一昼二夜，賊兵不支，开城宵遁，遂将南充收复，西充亦聞风而下。入城安撫，百姓欢呼，簞食壶浆，街衢为滿。

休兵一日，旋向定远进攻。与賊相遇于烈面溪，师未渡河，賊兵突出猛击，我軍依附芦葦，死力抵御。相持半日，我軍于下游偷渡以攻其背，賊遂潰乱。直抵城下，軍士冒險梯城而入，不逾日而定远克复。

定远既得，欲覆賊巢，必先攻合。盖合川为重庆門戶，又为渝、保、涪江三水所汇归，若得合川，断其粮源，即足以扼賊兵之生命，于是兼程前进。熊逆聞我軍将夺要隘，乃亲率敢死兵数千人于大石桥并力抵御。我軍奋勇猛击，賊兵抵死不退。另开有安居一营，由涪沱繞道以攻我后。彼时腹背受敌，我軍分头猛攻，始将敌师击败，跟蹤追勦，賊难进城，遂于九月九号合川又为我軍克复。是役也，鏖战至十余钟之久，杀賊至四百余人之多，軍兴以来，有此一战，而熊逆始聞风丧

① 原为电报紙十七叶。涪州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发电，北京二十六日收到。

② 四川都督胡景伊。

胆矣。盖門戶既失，則糧道必斷，糧道斷，而熊逆之根據動搖。此該逆進不能克，退不能守所由，九月十一夜，偕楊逆而弃城宵遁也。

黔軍黃毓成旅長聞熊、楊逃逸之后，于十二日酉刻率師抵渝。時陵基駐兵在合川，渝中法團函請督隊入渝。以陵基愚見，黔軍入城，彼既為救鄰弭患而來，當能維持秩序安寧，以慰我渝中父老子弟之希望。不意該軍入城后，盤踞要署，收索槍支，屠戮無辜，勒取金帛，一切騷擾，頗有所聞。斯時陵基欲率隊入渝，而合亂初平，左連岳池，右接廣安，兩地之余孽尚多，若遽抽兵，該地萬難穩固，是以暫留在合，分兵四出，逐北追奔。甫一周時間，渝中法團復舉代表歡迎，始督兵三營，于十六日順流而下。到渝之日，見黔軍將城門晝閉，不許我軍^①。當令各營先扎城外鎮江寺及江北等處。陵基則與辦事各員并衛隊百余名入城，暫駐縣廟，宣撫一切。

時毓成已任鎮守使之職，當與會商出示安民，并照會各法團，妥為招待客軍，以篤救災恤鄰之誼。詎毓成心存叵測，派兵監視電報，俾成渝消息不通。又窺我軍隔絕城外，盡將熊逆之棄遺槍械財物，滿載民船八艘，尅日有由綦運黔之事。當經城外各營阻止，一面與之嚴重交涉，彼亦悍然不顧，且復出示勒繳我軍槍械，我軍迄无一應。于九月廿夜一鐘時，黔軍突開儲奇、通遠兩門，潛師襲我之暫扎鎮江寺營盤；復由城上拋擲火彈，夾燒我營，兼燒民房數百間。我軍力不能抗，渡江退避。城上飛彈雨下，我軍死于水火者約計二百余名，居民三四百人。維時陵基閉留城內，聲息不通。及四鐘時，黔軍四面夾攻陵營，聲言棄械投誠，庶几免死。是時始知毓成有變，趕率兵士百余扼守行署，前後門閉，極力防堵。斯時不敢還擊者，一恐傷客主感情，二恐傷我無辜之百姓也。詎扎長安寺之黔軍，胆用开花砲連次襲擊，致將陵駐之縣廟，并鄰左之商會房舍猛□坏^②。正死守待援間，適黔軍之幸^③軍陳澤霖將胡都督之駁電譯至，張儲給陵基由朝天門出走。蓋黔軍居心叵測，已在營元橋、新街口各處預置機關槍兩連，埋伏曲

① 原電如此，疑脫“入城”等字。

② 原文如此，“猛口坏”定有舛誤。

③ 原文如此，“幸”定為訛字。

巷，待陵基經過則發。因查陳澤霈系李烈鈞之偽參謀，八月初間由贛回渝逗留，遭其愚弄，故未依照來函出走，依然死守。待至亭午，有城內城防管帶王國斌，見陵危急，率所部協助，身冒火綫，打開朝天門。我軍模範團一營營長何疇，十團一營營長羅樹榮、三營營長雷起龍等，各率所部相繼入城，抵死巷戰，始將陵救護。旋由英、法、美、德、日五國領事及各法團出首調停，勸陵移住江北。陵自奉命出師，轉戰皆克，原不甘蒙羞退讓。第念反抗，外人頓生交涉，在城激戰，殃及池魚，當即移軍渡江。當渡江時，渝中父老子弟牽衣泣留，謂我軍一去，彼軍更不知若何殘暴。然勢已至此，留無可留，只得隱忍渡江，權駐江北以待命令。

查黔軍為鄰而來，本屬美意。而至渝之日，熊逆既已逃逸，當如何約束士卒，以吊我渝中人民。乃熊賊竄逃之後，肆意侵犯土地，改綦江為黔江，又復搜我槍彈，戮我善良，掠我財物，燬我房舍，襲擊我主軍，慘殺我將士，言念及此，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下者也。尤復盤踞電報，偽擬電文，邀功冒獎。似此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所謂天理安在，軍紀安在，國法安在？若不陳明曲直，以待政府公判，則陵雖至死，亦不能瞑目。是以縷述顛末，待罪電陳大總統俯視察核，以伸公理。陵所陳，如有虛飾，甘九族同坐誣枉之罪。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王陵基泣血。梗叩印。

步軍統領衙門 京師警察廳布告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

為布告事：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四日，奉大總統令：“據警備司令官彙呈查獲亂黨首魁李烈鈞等，與亂黨議員徐秀鈞等往來穆密、鴻密各電數十件，本大總統逐加披閱，震駭殊深。此次內亂，該國民黨本部與該國民黨國會議員潛相勾煽。李烈鈞、黃興等乃敢于據地稱兵，蹂躪及于東南各省，我國民身命財產橫遭屠掠，種種慘酷情形，事後追思，猶覺心悸。而推原禍始，實屬罪有所歸。綜該逆等往來密電，最為我國民所痛心疾首者，厥有數端：

一、該各電內稱，李逆烈鈞謂聯合七省攻守同盟之議。是顯以民

国政府为敌国。二、中央派兵駐鄂，純为保卫地方起見，乃該各电內称，国民党本部对于此举极为注意，已派員与黄兴接洽，并电李烈鈞速防要塞，以备对待。是显以民国国軍为敌兵。三、該各电既促李逆烈鈞以先发制人，机不可失；并称黄联宁、皖，孙联桂、粵，宁为根据，速立政府，是显欲破坏民国之統一而不恤。四、該各电既謂內訌迭起，外人出而調停，南北分据，指日可定，是显欲引起列强之干涉而后快。凡此乱謀，該逆电內均有与該党本部接洽及該党議員一致进行，并意見相同各等語。勾結既固，于是李逆烈鈞先后接济該党本部鉅款，动輒数万，复特別津貼該党国会議員以厚資，是該党黨員及該党議員，但知拘乱，以便其私，早已置国家危亡、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极。

本大总统受国民付託之重，既据发现該国民党本部与該党議員勾結为乱各重情，为挽救国家之危亡，減輕国民之痛苦計，应飭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迅将該国民党京师本部立予解散。仍通行各戒严地域司令官、各都督民政长轉飭各該地方警察厅长及該管地方官，凡国民党所設机关，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凡現未解散者，限令到三日內，一律勒令解散。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布印刷物品、公开演說或秘密集会者，均屬乱党，应即一体拿办，毋稍寬纵。

至該国民党国会議員，既受李逆烈鈞等特別津貼之款，为数甚多；原电又有与李逆烈鈞以一致进行之約。似此阳窃建設国家之高位，阴預傾覆国家之乱謀，实已自行取消其国会組織法上所稱之議員資格。若听其长此假借名义，誠恐生心好乱者，有触即发；共和前途之危險，宁可胜言。况若輩早不以法律上之合格議員自居，国家亦何能强以法律上之合格議員相待，应飭該警备司令官督飭京师警察厅查明，自江西湖口地方倡乱之日起，凡国会議員之隶籍該国民党者，一律追繳議員証书、徽章，一面由內务总长从速行令各該选举总监督暨选举监督，分別查取本屆合法之參議院、众議院議員候补当选人，如額递补，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內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該党以外之議員，热誠爱国者，素不乏人，当

知去害群即所以扶持正气，决不致怀疑誤会，借端附和，以自蹈曲庇乱党之嫌。該国民党議員等回籍以后，但能湔除自新，不与乱党为緣，則参政之日月仍属甚长，共和之幸福不难共享也。

除将据呈查获乱党各証据另行布告外，仰該管各官吏一体遵照，此令。”

同日本大总统令：

“近年以来，国民党之所謂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荼毒生灵，亦所不惜。其运动方法，或以利誘，或以威吓，或以詐取，务使同种之人，互相残害，而自为狡兔三窟之謀。其鼓吹之术，或以演詞，或以报纸任意造謠，顛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单簡之青年，一入彀中，即为所卖，附和煽乱，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为，即个人尚不能立身，遑論治国。查广东、湖南两省为該党之根据地，而暴民专治、土匪横行，其痛苦亦甲于各省。倘各省均如湘粤，岂非成一暴民、土匪之国，更何言共和幸福。該党标其名曰国民，而专以残民为事，与民意违反，善良者，敢怒而不敢言。

本大总统为顾全大局，容忍經年，深盼其默化潜移，漸趋正軌。乃近来体察情形，該党阴谋詭計层出不穷，秘密机关，逐經发现。本大总统何能寬容少数乱徒，置四万万人民利害于不顾。不得已，始有解散該党之令。但籍隶該党之人，或未察內容，致歧途之誤入；或牵于大势，类从并以救人。倘因党籍牽連，淪于废弃，岂得謂平。著各該长官留意考查；其情形暴戾，甘与逆謀，固为法律所不宥；如心术純正，才具优长，經此次解散之后，仍可量才任使，不得預設成見，故意詆排。并飭各县知事誥誡民人，不得怀挟私仇，借端报复。該党人既經解散，仍是公民，須知有国而后有家，有家而后有身，当以爱国为前提，以危身为炯鉴，万不可輕信煽惑，以致害于尔国，凶于尔家，自貽伊戚。将此通令知之。此令。”

同日本大总统布告：

“本年七月，江西湖口、江苏徐州等处，首由逆魁李烈鈞、黄兴等勾結叛兵作乱。旬日之間，皖、粵、湘、閩等少数暴民，互相煽惑。事

变猝发，海内騷然，国家危亡几在旦夕。本大总统其时方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为救国救民起见，不得已而依照国家法律，用兵定乱。国军所至，甫四十余日，而内乱蕩平。国家虽幸而未至于亡；然每念及用兵省分，被乱地方，十室九空，流亡载道，商泣于市，农号于野。总计吾国四万万哀哀无告之同胞，所有身命之被乱兵屠戮戕害者，当在数万以上；财产之被乱兵敲詐焚掠者，当在数万万以上。我国民自上年革命以来，满目疮痍，元气未复，所望忍痛须臾，以购共和之幸福，乃不意謬託二次革命者之为祸更酷于往时也。追原祸始，誰实厉阶。我国民痛定思痛，其亦知使我国民之顛沛流离于枪林弹雨之中者，为国民党党员及国民党議員乎？

查国民党系由前同盟会于上年併合其他团体改組而成。当該党出現之日，本大总统方以为既已一变其从来秘密結社之性质，自当力循正軌，与各政党共图国家政治之进行，同受国家法律之保障。詎料該党党魁黃兴等，竟借此号召党徒，潜謀破坏，一年以来，各省之拥兵跋扈，形同割据，借端斂财，有若盜賊。以致国家不能統一，地方愈遭糜烂，莫不出于該国民党党员。然犹以或系个人行为，无关党义，政府对于該党一意以国利民福相期；虽有时委曲迁就，亦所不恤。

本年七月十三日，据临时副总统兼領湖北、江西都督事黎元洪电称：‘近日乱党多借某党名义，勾結军队，散給党証作为票布。迭次破获机关，拿获罪犯，有某党党証收儲甚夥’等語。本大总统发布命令时，明知副总统来电所称某党，即系指該国民党无疑；然为保全該国民党名誉起见，故虽明严誥誡之詞，犹复默示包容之意，一概未加深究。原冀其翻然悔悟，湔被自新，或可共济艰难，勉維大局。

及李烈鈞等僭窃湖口，首倡内乱，黃兴在宁，陈炯明在粵，陈其美在沪，柏文蔚在皖，許崇智在閩，程潛等在湘次第响应。此外展轉附和，称兵拘乱，各地方其匪首及改設各該伪职，亦无一非国民党党员。本大总统犹以涇渭未必同源，良莠不可无別，虽黃兴、陈其美、李烈鈞、陈炯明、柏文蔚皆系国民党重要之人，究竟該党是否通謀，現值戒严时期，应即查明，以凭按法办理。特于七月三十一日，令行北京警备地域总司令，传詢該党干部人員，如果不預逆謀，应限令三日自行

宣布，并将隶籍該党叛徒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若其声言助乱，或借詞搪塞，則是以政党名义为內乱机关，法律具在，决不能为該党假借等因。

旋据該总司令呈称：‘据国民党先后呈覆到案。初称黄兴等除名一节，仍須决之大会，方能发生完全效力，干部職員未便专行’等語。其迴护逆首之心，昭然若揭。旋于八月三日复称：‘黄兴、陈其美、李烈鈞、陈炯明、柏文蔚除名一事，理应由大会公决，惟期限切迫，一时不能召集大会，今由干部决定，遵令除名’等語。而于黄兴以外，隶籍該党之叛徒，如作乱于江苏地方之鈕永建、李书城、黄郛、沈懋昭、章梓、冷遹、洪承点、何成濬、沈葆义、何海鳴、詹大悲、戴天仇、江碩、王逸、居正、田桐、白逾桓、张光曦、王宪章、赵正平、何嘉祿等，作乱于江西地方之俞应麓、賀国昌、林虎、方声涛、蔡銳霆、彭程万、刘世均等，作乱于湖南地方之譚人凤、仇鰲、程潜、程子楷、蔣翊武、陈强、唐蟒、周振麟等，作乱于安徽地方之范光启、龔振鵬、祈耿寰、胡万泰等，作乱于福建、广东、浙江地方之許崇智、胡汉民、范賢方等，作乱于四川地方之熊克武、楊庶堪等，并各地方之以国民党黨員名义，驅迫长官，乘乱独立，迭据各該都督司令电呈有案，凡姓名事实昭昭在人耳目者，均未据一律宣布除名。至于前在武昌等处，以党証作为票布所招致之各方匪类，应如何迅速淘汰驅逐之处，迄今延宕三个月之久，更无一語涉及。不識該党干部人員是何居心。既于該司令限令呈覆时，先后呈称各节，竟至若此矛盾閃灼，則其始以黄兴等五人之除名，誘諸大会公决，及至三日限滿，忽称由干部决定，登报遵令除名。此外則犹熟視无睹，显系有狡獪之徒；隱为挾持操纵于其間。即未声言助乱，似此借詞搪塞，絕不足为該党非內乱机关及不預逆謀之証。

惟本大总统始終以保全該党名誉为心，一再隱忍至于今日，以为苟属法有可貸，情有可原，即躬蒙姑息之名，亦不妨曲留該党自新之地。乃月前查获逆首李烈鈞与国民党議員徐秀鈞等往来鴻密各电，始悉此次內乱之蔓延，純出于該国民党黨員与国民党議員所計劃，种种隱謀，言之令人不寒而慄。如李逆烈鈞致徐逆秀鈞等江电內称：‘現值选举告竣，吾党現占优胜。如宪法問題、总统問題，拟不日派員赴沪

与克强、鈍初、溥泉諸公商議一切。总统如属之項城，則鄙見以为須联邦制’等語。又三十电称‘本党議員多已北上，重要事件仍可到京再商为善。速与本部接洽，分电一致进行’等語。又有电內称：‘王查办使兼管鎮守使事务，虽云暫局，王使即无他志。然窺中央用意，显欲与揚子江重要口岸，拒我兵权，布其势力。請即赴本党本部赶速設法来电，催王赴京，俾免鎮守机关长留，中央得以利用’等語。又径电內称：‘国会成立，本党議員一致进行。烈鈞不敏，当勉随驥尾，挽此狂瀾’等語。又篠电內称：‘本部需款甚急，再拨四万元接济’等語。又电称：‘本党議員，每員特別津貼洋五百元，希查照拨送’等語，此李烈鈞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国会議員勾結之鉄証也。

至于国会議員徐秀鈞致李逆烈鈞各电，尤为乱事起原。如議員徐秀鈞、王有兰等致李逆烈鈞青电內称：‘七省联合对付袁氏，袁氏利用机会，飭李純兵队移駐武汉，扼长江之要区，布北兵之势力。此事全誤于黎氏之請兵，故李氏乘間而入。本党对于此举极为注意，昨已派員赴申与克强接洽’等語。又議員朱念祖致李逆烈鈞号电內称：‘黎氏悍然請兵，中央近調李軍扼武汉矣。我公联合七省，先发制人，机不可失。謹遵来示，秘密进行’等語。又徐秀鈞致李逆烈鈞簡电內称：‘黎借鄂乱急电請兵，聞已派六师先发，二师继之。明为鎮鄂，恐侵及贛。望速防要塞，以备对待’等語。又江电內称：‘孙黄二先生大計已定，公宜速图筹洋五十万元，屆期接济’等語。又文电內称：‘公倡七省联合攻守同盟，同人悉心研究，皖、浙尤关紧要。皖、贛唇齿，贛若以全力攻鄂，皖必出师豫、魯攻其必救。又沪上英士力薄，必得浙助，可策万全。常恒芳、凌毅等十二人公电柏公，得覆如約，褚輔成等十人曾致电杭垣，浙之同志来电云：‘朱督模稜两可，恐敗吾事，并聞其秘告袁氏，必不得已以猛烈除之，毋人負我’等語。又冬电內称：‘近来內訌迭起，作速进行，机不可失。黄联宁、皖，孙联桂、粵，宁为根据，速立政府。外人一出調停，南北分据，指日可定’等語。又魚电內称：‘事已万急，无可再俟。欧阳等三君，誰最可靠，务宜及早密商。某与有兰、侃群密商，意見相同，乞早决定是要’等語。又蒸电內称：‘我公联合七省攻守同盟，中央或有意外举动，应預防。再本部用項支絀，

粵督已允接濟十萬，可否酌撥二三萬元。議員補助費已借發’等語。又效電內稱：‘本黨議員特別津貼，已由本部支發。粵已寄本部十萬元。公助款尙余二萬元，張繼囑緩送’等語。又皓電內稱：‘本黨現處于極險地位，省會聯合會望督促進行，若得人指揮，或可矯正一二’等語。此國民黨黨員暨國民黨國會議員與李逆烈鈞并黃興等勾結之鐵証也。

綜以上各電情詞而論，李逆既迭電接濟該黨本部巨款，復特別津貼該黨國會議員，推李逆等之處心積慮，一則以為國會議員選舉，該黨既占優勝，必欲于憲法等問題，貌襲聯邦各制，以遂其破壞統一之狡謀。一則以為長江重要口岸，該黨應占勢力，必欲于駐兵等問題聯合攻守同盟，以快其傾覆國家之毒計。若非該黨議員內外一氣，何以徐秀鈞等密致李逆各電；一則曰‘先發制人’，再則曰‘以備對待’。而黎副總統請兵移駐武漢一層，在政府純為保卫地方起見，乃電稱該黨对于此舉極為注意，并派員與逆首黃興接洽。查核各該逆電系發于四五月之交，是該黨亂謀醞蓄最久，即未至僭竊湖口獨立，而司馬心跡，業已路人皆知。其最為狠毒者，則莫如該逆徐秀鈞文電所謂，‘全力攻鄂，出師豫、魯’，以為‘攻其必救’之謀。冬電所謂，‘速立政府，外人調停，可定南北分據之局’。凡此諸端，皆欲恃武力以蹂躪地方，挾外力以動搖國本。設或不幸言中，恐亡國滅種之慘劇，早演之于數月以前；我國民之困苦顛連，至今又不知其景象何若也。

夫國會為最高立法機關，議員又自稱國民代表。該黨議員舉李逆烈鈞等既已密電接洽，為本部一致之進行，遂乃假借職權行挾制政府之詭計。當李烈鈞等逆跡漸露之日，正該議員等助長內亂之時。擁兵者既跋扈以自恣，擅權者復驕縱而加厲，刁猾者潛赴南方躬預亂事，陰險者盤踞國會力為后援。方本大總統下令免去李逆烈鈞之本官也，天下稱快，該黨獨不謂然。于是隸籍國民黨之議員，聯翩質問，无一非與民國政府為難。明知任免職員，統率軍隊，為本大總統約法上之特權，而悍然不顧約法之如何規定，但苟有可以迴護亂黨者，莫不侈然而為種種之託詞。當李逆烈鈞尙未免官時代，如眾議院議員邱冠葵、徐秀鈞、王恒、凌鉞、王有蘭、歐陽沂、梁系登、王侃、李積芳、

邓元、賀贊元等质問关于政府調兵聚集武穴案內則称：‘贛督既无独立之确証，中央何来进攻之傳聞。謠言續紛，易淆視听’等語。又議員蔡突灵、蕭輝錦、卢式楷、黎尙雯、田永正、童杭时、刘濂、周振麟、朱念祖、符鼎升、燕善达等质問中央調遣軍隊集中武穴案內則称：‘贛督李烈鈞热心爱国，政府蔽于莠說，动生意見，因滋猜忌。据贛省議會刪电声明，独立之說，絕无影响，究竟中央何事至有进兵武穴、江西謬举’等語。我國民試思該党議員等，对于江西独立固明明力辯其誣，中央調兵尤悻悻力指其謬，願何以湖口首亂，以所謂热心爱国之贛督，竟一变而为称兵拘禍之暴徒。國民即不責言，該議員等恐亦无詞自解。然此犹可諉之曰乱象未萌，非局外人所能逆料也。乃自李逆烈鈞免去江西都督本官而后，于是該党議員龔政、馬如飞、刘峯一、蒙經、石瑛、张耀曾、黃攻素、吳寿田、邴克庄、詹調元、溫世霖、张于濤、林文英、王葆真、丁超五、彭学浚、徐秀鈞、賀贊元、王有兰、彭允彝、罗永治、欧阳振声、褚輔成、王永錫、董耕云、乐山、张树桐、黃宝銘等，則以‘李烈鈞免职，政府种种举动，殊属曖昧’等語，相质問矣。議員邓元、文篤周、欧阳沂、王有兰、卢元弼、程鐸、黃格鷗、林文英、林英鍾、凌鉞、張瑞、王定国、陈时銓、詹調元、邵瑞彭、罗永治、曾干楨、陈九韶、李积芳、高旭、辛际唐、邵庆麟、覃超、秦广礼等，則以‘李烈鈞受事年余，輿論翕然，大总统下免贛督之令，倒行逆施之隱，实为欲盖弥彰’等語，相质問矣。議員文群、辛际唐、卢元弼、王侃、欧阳振声、黃格鷗、王有兰、曾干楨、丁惟汾、陈策、陈鴻鈞、賀贊元等，則以‘贛督已撤，胡督继去，柏、譚两督撤易之消息，且喧传矣，而联名阿附政府之各省都督自若也。此种政策，将何以告国民’等語，相质問矣。議員燕善达、王觀銘、刘濂、蔡突灵、謝树琼、卢式楷、蕭輝錦、朱念祖、田永正、邹树声、湯漪、黎尙雯、符鼎升則以‘李烈鈞免官，对于此項命令，深文周内，或者别有用心’等語，相质問矣。此外議員饒芙裳、李搢荣、褚輔成、罗永庆、罗永治、卢元弼、辛际唐、王杰、李根源、赵藩、屠寬、张士才、邵庆麟、馬文煥、张大义、周之翰、陈九韶、黃如瀛、张国浚、寸品升、李燮阳、郭宝慈、楊夢弼、湯松年、丁惟汾、张治祥、杜凱元、高旭、詹調元、丁洪超、张秉文、苏祐慈、卢鍾嶽、司徒穎、陈时銓、易宗夔、徐傅霖

等，則以关于黎副总统电告政府，破获机关，有某党党証一案，而有质問。議員高旭、周珏、林文英、胡兆沂、凌鉞、駱继汉、卢元弼、叶夏声、茅祖权、文群、林玉麒、俞凤韶、邵瑞彭、汪建刚、陈子斌、傅梦豪、杭辛斋、覃超、王有兰、戚嘉謀、馬如飞、欧阳沂、张秉文、孙潤宇等，則以政府派兵南下，扰乱地方为詞，而有质問。議員賀贊元、罗永治、邓元、陈子斌、辛际唐、黄格鷗、邱冠芬、彭学浚、卢元弼、林文英、王定国、李为綸、俞凤韶、梁仲則、戴书云、汪建刚、欧阳沂、邹魯、刘峯一、林英鍾、杜凱元、曾干楨、王有兰、駱继汉、文群、王侃、叶夏声、张树桐、梁昌誥、凌鉞等，則又以政府不撤赴潯北軍为詞而有质問。以上原质問书之內容，无一不以助乱为张本。本大总统当以戡定内乱为急，尊重国会为心，虽迭据报告該党議員助乱情形，而深維国家多故，議院未可动搖，故每遇质問之来，仍飭国务院依法答复。耿耿此心，其所以委曲求全者，可謂无微不至，諒为我国民所悉知。

乃該党議員，既利用其議員資格以曲庇作乱之逆党，复利用其同院資格以曲庇助乱之議員。前次該党議員张耀曾、谷鍾秀等，有議員保障法之提議，原案仅止三条，而其扶助乱党、破坏約法之詭謀，昭然若揭。充該党議員张耀曾、谷鍾秀等之用心，不过欲假国会提案之职权，阴行其助长内乱之毒計。該項議案与其謂之为議員保障法，毋宁謂之为内乱外患犯保障法。則証以李逆烈鈞等往来密电，此次南方乱事，系出于該党議員鼓吹一致进行于内，而后該党黨員乃能主张七省联合于外，实为确凿无疑。天津警察于十月六日搜得人力車上皮包内何海鳴与其党鼎公函中有：‘假托賊政府軍隊，肇衅英俄，使外人从而干涉之’等語，意在挑战强邻，激成分裂，其設心尤为兇狡。

查該国民党暴裂分子群趋于竞争选举一途，或以利誘，或以威吓，甚且以手枪炸弹为胁迫选举之武器。迭据各省选民电呈，該党种种犯法舞弊情形，几至数十百起。故本屆选举，如粵、如贛、如皖、如湘等省，以及凡有国民党支部、分部各地方，无不为該党势力所左右，非由国民公意而来。无惑乎当选以后，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本党；不知有团体，只知有个人。即如該党議員张继、王正廷勾結孙文、黄兴，百計破坏五国銀行借款，使国家陷破产之祸。該党有煽乱之資，中俄協約

已有成議，該黨議員極力反對，使外交困難，坐失較好之機會。推其用心，非該黨自為政府，即須斷送國家。此種莊嚴神聖之立法機關，竟為殘民以逞者所竊據。即未公然助亂，而常會四閱月，一法未經議決，僅有關係議員一人五千元歲費之議決。議院法亦遲遲至于九月月終，始行議決。吾國民日處水深火熱之中，延頸企踵以求一保護身命財產之法律出現，而竟不可必得。共和國之議員如此，尚復何言！況乎公然與逆黨結一致進行之密約，受逆黨特別津貼之報酬，謂非喪心病狂，夫何至于此極也。

現在亂事已平，議院明達之士，諒不乏人，對於該黨議員，曾无一提議除名，以謝我肝腦塗地之同胞者，豈遂避排除異黨之嫌，而故為互相容隱之計乎？殊不知民國議會，應由合法之議員組織，不應听令不合法之亂黨加入組織。比月以來，大亂雖平，人心未靜，該黨議員等既于亂事方生，飄然而去；復于亂事將已，突如其來。亂前結七省攻守之同盟，亂后又為一致進行之監督。以國會為護符，以政黨為利器。如此亂徒，污我議員，辱我國會。若政府不為拔木塞源之計，我國民將永無安居樂業之日。本大總統始終以救國救民為宗旨，該國民黨黨員及該國民黨議員作亂及助亂情形，證據既確，未便一再姑容，除令飭將該國民黨立予解散，并飭追繳該國民黨國會議員證書、徽章，并飭查取本屆合法候補當選人，如額遞補議員，以遏亂萌而重國會外，特此布告：我國民須知中華民國者，我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公共之國家也。該國民黨及該黨國會議員，既對於國家而為內亂，其聯合七省倡攻守之同盟也，則該黨已視七省以內之人民若魚肉，七省以外之人民若寇仇矣。其利用外人謀南北之分據也，則該黨已視南方為彼輩割據之勢力圈，北方為彼輩蹂躪之戰爭地矣。此種亂謀，是惟恐我國家之可以幸存而力速其亡，我國民之可以幸生而力速其死。若非及早發覺，前途瓜剖豆分之危險，我父老昆季尚何能有旦夕之安。此本大總統雖欲曲為之諱，而原電證據具在，我國民當亦引為公敵，而不欲與之同中國者也。

自經解散該國民黨及追繳該黨議員證書徽章后，凡曾入該黨黨籍者，苟無另案作亂情事，絕不准法外株連。望我最親愛之四万万同

胞，各以國家為前提，父勉其子，兄勉其弟，農工商賈各安其業，毋輕信煽惑之詞，毋再為擾亂之舉。庶幾國家治安可以維持，地方秩序可以恢復。本大總統誓當恪依就任之宣言，刷新共和之政治，俾我國民咸享幸福。特此布告。”

奉此合亟布告商民人等一體遵照。特此布告。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 日

癸丑討袁人物表^①

(一) 寧滬之亂

(甲) 首魁

黃 興元年九月七日授上將。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令，所頒榮典軍職一律褫奪。

陳其美未補官。前滬軍都督。

鈕永建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補中將。二年八月四日奉令褫職拿辦。

何海鳴

岑春煊

(乙) 執重要事務

李书城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補中將。補官時前南京留守府總參謀。

張光曦二年十月十日^②補步上校。前江蘇獨立團團長，補官時充第三軍顧【問】官，于二年六月八日奉令褫革緝拏。

蔡 寅未補官。前充滬軍都督府軍法司長。陳其美函請補少將。

茅迺封二年二月十日補宪【兵】上校加銜。補官時江蘇宪兵司令長。（三年一月二日奉大總統令部免。）

徐 濤二年十月十日^③補步兵上校。補官時江蘇第三師十團團長。（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准國務院函，業奉令免。）

① 本表原為北京政府陸軍部的抄件，無大標題，有眉批。今按其內容，標題為《癸丑討袁人物表》；將眉批加括號（），移在各人名下。按這些人物，均在贛寧之役時被北京政府宣布褫職緝拏，絕無在一九一三年十月以後補官之理，原表所載張光曦等“二年十月十日補上校”，年月必有誤。因無法校正，只好加注照印。其他人名是否有誤，無從判斷，也期待讀者指正。

② 年月有誤。

③ 年月有誤。

- 冷 通元年九月十九日补中将。补官时南京九师师长。
- 章 梓元年十月十五日补中将。补官时前二軍十一师师长。
- 洪承点元年九月十九日补中将。补官时南京七师师长。
- 张华甫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补步上校。补官时南京第八师十六旅三十二团团团长。(三年五月三日,呈奉大总统批准,免于通緝。)
- 赵正平二年一月四日补步上校。补官时江苏都督府代理参謀长,参謀副长。
- 戢翼翹元年十一月一日补少将。补官时江苏第四旅旅长。(同张华甫案。)
- 夏尊伍元年十一月一日补少将。补官时江苏第十三旅旅长。(已撤回公訴。)
- 伍崇仁元年十月十八日补少将。一軍一师步二旅旅长。(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令免議,褫去少将示懲。)
- 吳藻华二年二月十日补步上校。补官时江苏第三师十一团团团长。于二年九月十九日奉令褫职。
- 吳 浩二年二月十日补步上校。补官时系江苏第七师二十六团团团长。(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准国务院函已奉令免。)
- 傅 鑫二年二月十日补騎上校。补官时系江苏第二十三师騎三团团团长。于二年九月十九日奉令褫职。
- 瞿 鈞元年十一月一日补少将。补官时系前南京解职旅长。
- 方声涛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补少将。陆军部顧問官。
- 吳忠信二年二月二十日补少将。
- 戴天仇
- 王金发(即王逸)
- 沈縵云
- 沈翔云
- 潘月樵尚未补官。前曾呈請补官并送履歷及福建鎮撫使札文,自称系陆军第三十九混成旅駐沪一等参謀等差。(已赦免。)
- 米占元元年十一月一日补少将。补官时系南京二軍十一师二十一旅旅长。(已撤回公訴。)
- 赵鴻喜(已撤回公訴。)
- 沈葆义(已准予免緝。)
- 詹大悲

黃 郛元年九月十九日补中将。补官时系南京二十三师师长。二年八月四日奉令褫职拿办。

刘福彪未补官 查此人前系南京福字营全軍司令官程督保来，尙未补官。（已撤回公訴。）

居 正

(二)贛省之乱

(甲)首魁

李烈鈞元年十月九日补中将加銜。江西都督，二年六月九日应即免本官。二年七月十五日奉令褫去中将并上将銜。

欧阳武元年十月六日补少将，二年六月九日补中将，七月十二日加上将銜。江西第二旅旅长。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撤銷护軍使，褫去中将并上将銜。（已赦免。）

(乙)执重要事务

林 虎二年三月二日补步上校。补官时系江西陆軍混成第一团团长。

罗 全

李明揚

周璧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补騎少校。补官时系江西都督府一等副官。

卓人机

賀国昌

刘世鈞元年十月六日补少将，二年七月十二日补中将。二年七月三十一撤銷九江鎮守副使并褫去中将。补少将时系江西一旅旅长。

(三)皖省之乱

(甲)首魁

柏文蔚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补中将加銜。补官时系安徽都督兼陆軍一軍軍长。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令所頒荣典軍职一律褫夺。

(乙)执重要事务

龔振鵬元年十一月一日补少将。补官时系前南京解职旅长。二年八月十四日奉令严密拏捕，尽法惩办。

祁光寰

刘国栋(已撤回公訴。)

张孟杰

郑贊臣

张汇滔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补少将。二年八月十四日奉令严密拏捕惩办。

范光启

郑芳蓀

凌毅

凌昭

袁家声元年十月十八日补少将。二年八月十四日奉令严密拏捕惩办。

毕靖波

岳貫卿

孙 燊元年十月八日补中將。补官时前安徽四师师长,皖軍副令。于二年八月十四日奉令严拿,尽法惩办。(系孙品驂之誤,已呈准更除。)

管 鵬

孙俄軒

薛子祥

王璟芳

楊冠英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补少将。补官时系一軍四师八旅旅长。二年八月十四奉令严密拏捕尽法惩办。

陈繡章

李庆祺

陈登荣

张雨人

(四)閩省之乱

(甲)首魁

許崇智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补中將。补官时系福建十四师师长。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褫革軍官軍职。

(乙)执重要事务

万黄裳

李 煥

张祖涪

黄震白

佐新輝

何梓林

(五) 粵省之乱

(甲) 首魁

陈炯明元年十月八日补中将加銜。前广东都督，現任广东一軍軍长，兼充广东全省
总綏靖处經略。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褫去軍官軍职。

(乙) 执重要事务

金 章

廖仲愷

杜貢石

古襄勤

朱执信元年十月十八日补中将。

杜澄石

翁式亮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补少将。广东陆軍小学校校长，前充北伐軍兵站总监。二
年九月二十八日奉令褫职拿办。

洪兆麟二年二月十日补步上校。广东第二师团长。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奉令褫职拿办。

邓 鏗元年十月十八日补中将。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奉令褫职拿办。

李根源元年十月八日补中将。前云南师长。

(六) 湘省之乱

(甲) 首魁

譚人凤二年三月十日补上将銜。

(乙) 执重要事务

程 潜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补少将加銜。前湖南參謀部长。二年八月初十褫夺軍
职严拿。

陈子楷按該名恐系程子楷之誤。如系程子楷，已于元年十一月一日补少将。二年八月
十日褫夺軍职严拿。

闔 强按該名恐系陈强之誤。如系陈强，已于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补少将加銜。二
年八月十日褫夺軍职严拿。

唐 蟒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补少将加銜。湖南參謀长。二年八月初十褫夺軍职。

刘文錦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补少将。

余道南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补少将。前湖南軍务部次长。

童錫梁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补少将加銜。补官时系前湖南軍务部长。（已奉令赦免。）

黄 鉞元年十二月初七日补中将。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褫职严拏。

周震麟

陆潤仪

柳聘农

周召期

龙 璋

刘 鉄元年二月初十日补步上校。补官时系湖北十五旅三十团团长。二年九月初三日令褫革軍官。（已获交枪毙。）

张孝准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补少将。补官时系南京留守府軍务处长。

(七) 蜀省之乱

(甲) 首魁

熊克武元年九月十九日补中将。补官时系四川五师师长。二年八月十二日褫革軍官軍职。

(乙) 执重要事务

张 煦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补步上校加銜。补官时系四川西征軍軍事副官軍法局局长。二年九月十五日令将上校及加銜文虎章一併褫革。

(八) 关于乱事者

孙 文

张 继

贛宁战后討袁資料

和力輯

編者按：一九一三年，贛宁討袁之役失敗了，但是人民的討袁斗争并未停止。本文輯录了一九一三年冬到一九一五年末有关各地討袁活动的一些函电，按事件或地区編在一起。这些材料是零散的，但是反映了当时全国討袁斗争的概况。討袁斗争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为中心，有关这一方面的材料也最多，而且許多活动是互相关联的，和甯調元案等也有关系。其中有些資料，如兵变、抗捐等事，虽与革命党的討袁运动无关，但对于研究当时国内形势有参考价值，所以也把它編在一起。

何海鳴函^①

致鼎公函

鼎公同志兄鉴：

近接五函，俱悉。吾兄筹画周詳，布置得宜，欽佩极矣。此举之神益吾輩者，厥有数端：一則扰其会场，可緩其期，俾得从容設法抵制。再則因而扰乱北方秩序，俾他省得以乘乱响应。三則如逆賊輩气运当終，同时一尽，人心大快，兄即为民国之伟人。为今之計，未有善于此者。当經弟对在沪同人会商，极表同情。都盼吾兄一击成功，好自为之。翹足以待。至所需之物，前全数运宁，业已用罄。茲由沙君处假用十枚，交俠公、勇公分途运上，祈即检收。此物分量虽輕，射力甚

① 原为抄件。用毛边紙摺清抄，题名“抄录函件”。首抄“信面式”（即信封格式），文为：“袖交鼎公密启，内詳。”次抄“名片式”，文为：“胡俠魂，甯人。”下录三函，每函前均标题为“照抄原函”。后附“陆定隨身检出附属物单”与“賬单”各一份。北京政府《步軍統領衙門京師警察厅布告》曾說，“天津警察于十月六日搜得人力車上皮包内何海鳴与其党鼎公函”。这份抄件，似即袁世凱的搜捕机关向其上級报告时抄录的副本。文中人名，除何海鳴外，均待考。

足，系俄虛無黨所常用者，祈珍視之可也。南方屢次失敗，咎在孫、黃。刻下同人脫其關係，另樹一幟，極力運動，勢力漸復。吾兄朝山議場，弟輩夕令動員，先圖閩、浙，後計云、貴。七月觀成，責任在我。然後假託賊政府軍隊，肇衅英、俄，使日人從而涉之。賊政府對外不暇，何能與我軍抗衡哉？預計是時奉、晉兩省，必有動者。長口一帶，或可恢復。賊輩腹背受敵，兼顧殊難，其勝負何待筮卜。略為奉聞，諸希指示為禱。俠公北來，勿〔務〕祈飭其即日回滬。因浙省方面需其力處尚復故也。

即頌義安。

雁啟印^① 九月十五號

致胡俠公函

俠公鑒：

前接來示，知已抵津。惟昨奉鼎、秀兩君由京來函，催索此物甚急，不勝駭異。復念我兄由滬起行，已逾兩旬，何以至今尚未到京，不識何故？抑我兄胆情有以致之耶？回憶送別江頭，我兄慷慨激昂，有氣吞袁、黎之勢，真令人欽佩無既。不意吾兄北上多日，一再遲延，大丈夫作事猶有此態耶？一團疑竇，令人百思而不可解。滬上同人嘖有煩言。茲特公推恨海君來津，與吾兄面商辦法。如吾兄畏葸不前，則請將所携之物交恨君，特煩日人仲夫帶去。選舉屆期，鹿死其手，千鈞一髮，此其時也。鼎公在政界多年，情形最熟，此次正當其軸，俟此物一到，即可成功。無論何如，總以十號以前送到為要，勿再遲延，以誤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外附致鼎公一函，祈同前函一併袖交，統希慎重為禱。并希由津起行時，先為電知，俾有所備。

此上。即頌旅安。

雁啟印 九月二十八號

^① 印文為篆文“衡陽何海鳴”五字。

致鼎秀二人函

鼎秀
秀 兩君鑒：

昨奉快信讀悉。所需之物，業派俠公于半月前携上，何以至今未到，焦慮已極。弟接函后，即請恨海君北上到津，囑其面晤俠公，催其进京。如渠不愿往，則此件由恨交日人仲夫設法携上。此人与弟在京相識，交情至厚，对于吾人之举动，极表同情，实为日人中不可多得之人。望吾兄优为招待为荷。若仍系俠公送到，則請于抵京次日，即遣其回沪。秀公来函所述之事，南方易为，北方恐难著手，因軍警戒备故也。如非此不可，則請与幼兄确商。幼兄在軍警有年，富有經驗，前軍士起义，渠力居多，此次与商必能筹画善策。弟已另函知会矣。

此上。即頌义安

雁启印 九月二十八号

江雋在湖南的活动^①

湯薌銘第一次咨陸軍部稿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

为咨达事：

案查已革湖南都督府參謀長江雋，附和叛立，罪狀昭著，曾于冬日即十二月二日摘要電陳。嗣准大部微電，囑將江雋附逆證據送部，以凭核辦等因，准此。查江雋附和亂黨，在一年以前，歷任各重要職務，皆與程潛、陳強諸逆朋比為奸。及大勢不支，該犯恣其狐鼠之伎，反以取消獨立自居成功，得任參謀長之職。本署都督奉命查辦，該犯情虛畏究，先期遠颺，並將參謀處掌管機要文電，悉數藏匿，希圖滅迹，以致現在調查證據，極難著手。然以該犯歷任偽職，贊畫奸謀，罪

① 一九一四年一月七日，湯薌銘致段祺瑞函中說：湖南舊日軍隊，“業經疊次遣散。在省各團營，略已淨盡。”特派參謀長李如璋、參謀王夔與胡仲麟面謁報告，並將為江雋案情咨陸軍部文稿呈請察閱。本文與下文均為《致段祺瑞函》的附件。

惡昭彰，豈能狡飾。今將調查所得，列款詳陳，備文咨達，希即查核辦理。

此咨

陸軍部。

今將犯官江雋附逆事實列款呈覽：

- 一、該犯江雋陰謀叛立，亟欲聯絡各省以通聲援。民國二年四月運動設立軍路局，被任局長，領公款二十七萬兩，趕造軍路，以便嶺南、江右呼應靈通。且所用路工，皆系退伍兵士，一旦舉事，召募成軍，俄頃可集。用心設計，狠毒異常。
- 一、該犯江雋以軍需品為叛立時所必需，乃發起開辦洞庭制革公司，該犯為總辦，以程潛為總理，程子楷為副理，製造軍用之品，儲為叛立之用。據財政司卷載，該公司領銀五萬兩，都督府卷載該公司領賠償費一萬五千元，是為挪移官款，協助亂謀之証。
- 一、該犯江雋于湖南取消獨立後，充代表赴京、鄂，陳述譎說，力阻中央派兵到湘。實因贛、寧事敗，湘勢已孤，假取消之名，為緩兵之計。居心狡詐，情實顯然。
- 一、該犯江雋，前聞岳州伍鎮守使所部之三十九混成旅奉命移駐長沙，非常惶懼。乃以北軍到湘，地方勢必糜爛等語，挾制譚前督，不令伍鎮守使帥兵來省。至再至三，不遂所欲，乃扣留船隻，以挾迫之。專橫狂悖，至此已極。
- 一、該犯江雋，當本署督令第四團開往臨湘時，倡言阻止，並以“第四團離省，將不利于君”等語，鼓煽趙恒惕，意圖恒惕抗命。雖趙未為所動，而該犯處心積慮，阻撓軍事計畫之陰謀，昭然若揭。
- 一、該犯江雋于湘省叛立前，組織一秘密團體，定名協贊會，勾通日人，宗旨詭秘。該犯身任會長。叛立時，曾委金慶鴻為該會文牒員。金以其宗旨背謬，拒而勿受。此亦該犯陰謀內亂之一証。
- 一、該犯江雋，當新舊交替之時，將參謀處掌管之機要文電，悉數藏匿，不獨湮沒自己罪迹，並諸逆証據而消滅之。苟非躬預亂謀，有以庇逆，何至若此。且該犯先期遠颺，尤為情虛畏究之據。

湯鄉銘第二次咨陸軍部稿一九一四年一月五日

为咨明事：

案查已革陸軍上校江雋犯罪証据，前已列款咨明在案。現据检查叛立时电报稿紙，获得該犯江雋上年七月三十一日守密电文一紙，可为該犯阴谋助乱之証。除仍由原派員严密检閱，俟有所得，再行咨报外，特照录原件，备文咨达，以为研訊之助。

此咨
陸軍部。

計抄原电稿一紙

岳州陈司令鉴：

守密。鶴部官兵一队，現赴江西接运子弹，归省即飭来岳。

湯卅一叩

华夏急进会

夏繼虞供詞^①

謹將訊明乱党夏繼虞供詞，开具清摺，送請察核。

据夏繼虞供：年三十二岁，宝庆县人。我与孙文、黄兴向来相通。

① 原为密函，封套正面有“呈巡帥鈞座”、“諮議陸金匱謹呈”字样，背面批“极秘存”三字；内有“供摺”（即夏繼虞供詞）一通盖有“湖南都督之印”朱印，“夏繼虞証据”一通，华夏急进会証章一枚。封套与函内文件，均无年份，只有夏繼虞三月到长沙一句话。文中所說“黄帝紀元四千六百一十一年”，即一九一三年，可以怀疑为华夏急进会成立于一九一三年，也可以推测是以一九一三年贛宁討袁之役为旗帜。文中說：“孙文、黄兴、李烈鈞等現將回国，复值狼匪势大，四月間湖南必有大举。”按孙、黄等人于一九一三年秋贛宁討袁之役失败后出国。所謂“回国”，当指一九一三年冬季以后。《邹永成回忆录》說，一九一三年夏季，白狼曾經“派代表来汉同我接头，我委白狼为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鋒司令。”乔叙五《記白狼事》和閔云《白狼始末記》都說，白狼的队伍开始活动于一九一三年夏，秋冬以后势力扩大，一九一四年初在鄂豫皖三省間大为活跃，以后走西北陕甘，逐漸失败。所謂“势大”，当指一九一四年初。所謂四月間，当指一九一四年四月。由此可以推知夏繼虞到长沙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华夏急进会被破坏是在一九一四年三四月之間。湯鄉銘于一九一三年十月到一九一六年六月任湖南都督，《供摺》有湖南都督的朱印，可知这一案件是湯鄉銘办的。《湖南省誌》第一卷記載，湯鄉銘在湖南“以残暴

本年三月間，我由宝庆来省，住在史家巷新进旅館。我設立华夏急进会，意在响应孙、黄。用洋紙名片印刷証书，我自己做了八句話印在証书之內。是：“云龙得雨树中华，仁义复兴四万家。九郡荆襄王业地，諸君指画扫奸邪。三分二寸获同力，独任千鈞頃遇間。四六一一勤汉室，全凭鉅子护江山”等語。第一句“云龙得雨”，是取《易經》上所說“风从虎、云从龙”之意；“树中华”，是說在中华民国可以植立根基之意。第二句“仁义复兴”，是重讲仁义道德；“四万家”，是指四万万同胞。第三句“九郡荆襄”，是指九洲；“王业地”，是指向来帝王立业之地。第四句“諸君指画”，是願在会人員推倒政府；“扫奸邪”，是除去政府不良之人。第五句“三分二寸”，是取“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意；“获同力”，是同心協力之意。第六句“独任千鈞頃遇間”是取責任甚重，极要归成一統之意。第七句“四六一一”，是取黄帝紀元四千六百一十一年；“勤汉室”，是努力进行之意。第八句“全凭鉅子”，是指革命鉅子；“护江山”，是保护国家之意。又买置徽章，并刻有大小木戳九顆，是篆文“华夏急进会”，四字长戳、方戳各一顆，“导”、“影”、“同”、“德”、“逐”、“鹿”六字，每一字小方戳一顆，又“字第号”三字长戳一顆。戳記都是用于証书背面的。我正在印刷証书，即奉訪聞，派員詐投入会。我不晓是詐投的，当向他說孙文、黄兴、李烈鈞等現将回国。复值狼匪^②势大，四月間湖南必有大举。旋被拿获到案。我实不应設立华夏急进会，印刷証书，秘密煽惑响应孙、黄所供是实。

的手段”来“巩固袁世凱的欢心”，“自朝至夕逮捕‘犯人’之外”，又“广植持务偵探队”，“省内故有‘湯屠戶要政，抄、押、杀’之語。这封密函，大概是湯鄰銘派陆金圃特送到北京的。所謂“巡帅”，疑即京师警察厅总监吳炳湘。

夏继虞即与甯調元等共同进行討袁运动的夏述唐，湖南人，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八期学习軍事，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邹永成回忆录》和梁鍾汉《我参加革命的經過》都說到一九一三年間他們和夏继虞在武汉进行討袁运动的事跡。

② 当指白狼。据《邹永成回忆录》說，湖南、湖北反袁斗争时，和白狼有过联系。这一条記載，又提出了一个线索。

少年再造党

舒三友供辭^①

据舒三友供：年四十五岁，长沙县人，向在靖港开设饭店。早年入过洪会，与刘重、刘万和素相认识，他二人都是会内头目。今年阴历四月间，刘重、刘万和来店说，他们奉了孙文、黄兴命令，来湖南组织少年再造党，实行三次革命。运动各界招集洪会及退伍军人，并联络河南白狼约期起事。要在靖港设立机关，邀我入会充当干事员。我当就应允，得有委任状一张，就在我饭店内设立分机关，派我为分部长。刘重、刘万和专雇陈尚云的乌江船一隻，住在船中，名为游行机关。因他是奉文通缉之犯，恐人识破被拿，就住在船上，以便易于逃逸。凡新来入会的，都要先到分机关由我考察无误，才引到船上与刘重接洽。

刘重又交给我入会暗记片子六十张，是用时样白纸小片子，一面印楷书“昌达”二字，一面印圆形篆书“昊天”二字。又有入会宣誓书，是刘重做的。文云：“共立大誓，昔分异国，今聚一堂，星辰为兄弟，指天作父母。人無同面，面面峥嵘。人各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忧必同忧，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天上，無貽笑於人間。一日之声气既孚，終身之肝胆無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絕大義，外是內非，有始無終者，天怒其上，鬼看其旁，刀劍斬其身，雷霆灭其跡，永远沈于地獄，万世不得人身。报应分明，神天共鉴。”誓毕，就给暗记小片一张。我领得片子六十张，已发出二十张，尚存四十张，已经调查员查获。

他的总机关在岳州刘家灣他兄弟刘天猛家。另有分机关四处，一

^① 《督理湖南軍务靖武將軍署造具乱党舒三友等供册》一本。封面与齐缝处均盖有“湖南都督之印”篆文朱印。正文第一句为：“茲將訊明乱党舒三友等供詞造具清册，咨送察核。”可知为湯壽銘向北京政府报告的文件。原件无年月。按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湯壽銘由湖南都督改任“督理湖南軍务靖武將軍”。本文官职为將軍，印文为都督，当是初改將軍时所写，即一九一四年七月初所写。标题均为編者所加。

在宁乡县一都周桂生家，一在长沙銅关椅子灣周长一家，一在湘潭县对河大碼頭黃伯元家，一在常德無一定地点。

这金鎮即金万明、王雨生、金月楼都是靖港会友，各有职任。这史松泉、张幼亭二人是我介紹入会的，靖港入会的洪匪最多，已有三千余人。

刘重們商議拟於阴历六月初四、初十两个日期起事，岳州、常德、湘潭等处都同时响应，不料先被調查破获，刘重、刘万和已聞风开船逃走，現往何处实不知道。所供是实。

金鎮供辭

据金鎮即金万明供：年三十岁，长沙县人。早年入过洪会，現在靖港开推穀的推子店。今年阴历五月間，有素識的洪会头目刘重、刘万和来店，声称奉孙文、黃兴命令，組織少年再造党，实行三次革命。刘重是湖南总司令，运动各界招集洪会及退伍軍人，并聯絡河南白狼約期起事。岳州、常德、湘潭、宁乡等处都設有机关，靖港机关設在舒三友飯店內。又僱定烏江船一隻，在靖港河中為遊行机关。要我入会，幫同舒三友办事，委我為聯絡員。我应允入会，得有委任状，并入会暗記片子。那片子上面是楷书“昌达”二字，一面是篆书“昊天”二字。又有宣誓书，語句甚多，我一时記不清楚。我連日随同舒三友、金月楼們招集洪会的人，約記有三千余人。刘重們打算就在阴历六月初四、初十等日起事，岳州、常德、湘潭等处也同时响应。不料先被破获。刘重們逃往何处，实不知情。余与舒三友供同。

王雨生供辭

据王雨生供：年三十八岁，长沙县人，家住竹筒港。先年入过洪会，現在無事。今年阴历五月間，有素識的柳人和來說，刘重奉孙文、黃兴命令，在靖港設立机关，組織少年再造党，运动各界約期起事。他是常德的代表，常德机关久已成立，入会的已經不少。他来靖港与刘重議事的，要我趁早入刘重的会，幫同办事，不但可保身家，将来且有無穷的好处。我当时应允，就由柳人和介紹我到船上，与刘重、刘万

和接洽入会，立了宣誓书，得有暗記片子一张。刘重派我到舒三友机关內会同办事，我也曾招有洪会的多人入会。他們正在商議起事的日期，不料就被破获。余与金鎮供同。

金月楼供辞

据金月楼供：年四十六岁，长沙县人，先年入过洪会，現在靖港開設碾坊。今年阴历五月間，有素識的刘重、刘万和来靖港組織少年再造党，在舒三友店內設立分机关，他自己住在船上，為遊行机关。要我入会，帮同运动。我当时应允，得有委任状，充伪調查員。他又交給我暗記片子五十张，要我招人入会，我已招有十余人。这舒三友、金鎮、王雨生、史松泉、张幼亭都是会內办事的人。他們正与刘重商議起事的日期，不料就被破获。刘重等逃往何处，实不知道。余与金鎮等供同。

史松泉供辞

据史松泉供：年三十九岁，宁乡县人。先年在湖北石首县种田，近来無事，寄住靖港舒三友飯店內。今年阴历四月間，舒三友入了刘重的少年再造党，在他飯店內設立机关，运动各界約期起事，要我入会，帮同运动。我当就应允，先得入会暗記片子一张，后又委充聯絡員是实。余与舒三友供同。

張幼亭供辞

据张幼亭供：年三十五岁，益阳县人，在舒三友飯店帮工。今年阴历四月間，舒三友入了刘重的少年再造党，就在他飯店設立分机关。舒三友要我入会，帮同办事。我当时应允，得有暗記片子一张，充当會員，专管招待会友，并沒办別的事。他們正在商議起事的日期，不料就被破获。所供是实。

民义社发起詞

革命匪易事也，要必有魁奇雋伟之士，持之以坚毅，矢之以坚貞，

而后或有济乎，然亦未敢决其成也。在昔吾党之复建虏也，顛連困躓，櫛风沐雨者十有余年，迺見其成功，須不終岁而敗，岂天意也哉！毋亦人謀之不藏也，何也？知于駁人而疏于謀己，輕于作始而乏于坚持，惑于小善而惧于小嫌，沈于声色而溺于貨利，此所不善厥終歟！往輒匪謠，可爲殷鑒。方今外患寻衅，五族分离，而樞府专擅倍异曩日，以至百政废弛，滿目疮痍，不有改革，無以图存。管蠡所及，厥有数端。夫交邻以趋时，而御侮以自立。北京政府均亡清余孽，媚外成性，微独不能左提右挈，納世界于和平。抑且私自割让，破各国之均势，近且撤削軍备，無意图强。此征諸外交之失敗，急应于革命者一也。治国以財，而生財在人。自中央成立，未聞建树新猷，濬利財源。惟有借貸，重民負担。此征諸破产之前例，急应于革命者二也。滿、蒙、回、藏夙在藩屬，自民国肇造，疑貳乃滋。政府須領袖群邦，早应晓以大义，合力政治，乃因急于私图，至無宣慰之命，招撫之使，以致怨讟浩兴，各怀异志。此征諸分裂之慘禍，急应于革命者三也。公行賄賂，瓜分國帑，殘民者獎，勁节者誅，以名器爲陷阱，以金錢爲釣餌，食恬下嚙，举国如醉，名教淪喪，大道日消，誰爲厉阶，至于此极。此征諸內治之頹靡，急应于革命者四也。北京政府于临时期内，威逼議員攘夺元首，自此以后愈放志专橫，遣散国会，拘囚議員，言途屏絕，政由己出。外託民主之名，实行帝王之制，万邦騰笑，亿姓隱忍。近觀其职司之令，一如唐明独夫之朝，推厥用心，逆謀显著。此征諸共和之消灭，急应于革命者五也。同人等一息犹存，初志未死，撫茲时局，泣□□心，用敢勉竭駑鈍于頹波橫流之中，力树正帜，挽斯狂瀾，命名“民义”，誓破等級，而絕譎詭也。意者当爲吾魁奇雋伟之士。

貪名毋期于速成，所謂堅毅者，是己以介以信以死，所謂忠貞者，备矣。能如是固未有不成功者也。将来章程重整，义师北伐問罪，剪除凶孽，奠定民邦，上报先烈，下以謝元黎，則同人等虽头断北闕，身分燕市亦所愿耳，其有惑于外誘，变更宿志者，共极無赦，天日在上，其鉴此言。

民义社組合之簡章

第一条 本社定名民义社，即湖南全省革命机关，实行三次革命。

第二條 本社以鋤除民賊，巩固共和，保存領土，籌畫民生為宗旨。

第三條 凡道德純粹，放棄個人權利，能實行本社宗旨，有本社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者，得入社為本社社員。

第四條 本社為統一全體籌畫進行起見，得公舉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代表全體發展社綱，但每年得改選一次，再當選可連任。如社長副社長各主任干事于責任期內不負責任時，社員得開全體大會改選之。

第五條 本社事務分掌如左：

一總務股 輔助社長掌管一切重要事件，以及會計、庶務書記等事。公推主任干事一人，副主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

二軍事股 掌理調查各地情形，運動軍隊，聯絡黨會，並籌畫軍需之購買運輸，以及關於軍事上進行方略。公推主任干事一人，副主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

三財政股 掌理籌款事宜，調查各處公款儲蓄，一切進項，清查現行紙幣，以及將來財政發展之計畫。對於現行在本社社員進行中有密切關係者，本社有設法接濟之義務。公推主任干事一人，副主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

四外交股 掌握聯絡各省同志，世界民黨，及本社一切交際任務，並籌畫發難時對於外交上之手續。公推主任干事一人，副主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

五文事股 掌理本社對於各省各機關各同志往來信札，及本社進行中一切文電，並籌畫發難時檄文佈告，及各種應行事宜。公推主任干事一人，副主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

第六條 本社每月開常會一次，聯絡感情，研究進行，交換知識。遇有特別重要事件時，可報知總務股，由總務股商之正副社長，通告同人集合討論。

第七條 本社社員中如被捕死難，及冒險殘廢者，本社負有顧恤其家庭之責；大功成後，按照其事之重輕，另行表揚，以彰勳烈。

第八條 本社社員如有中途變志，及作偵探或漏洩機密，賊害同志者，由本社全體議決處以死刑。

第九條 本社社員入社時，當納入社金一元，常年金二元，特別捐無定數。

第十條 本社由東京發起，即以日本東京爲本。此後如有陸續返國，在各地組合支部者，應通知本部註冊，照依宗旨進行，方認爲有效，以圖計畫之統一。

第十一條 本社附設暗殺團，不置職事，由同志自行組織之。

第十二條 本社簡章如有錯誤，及不完全之處，得由常會集合時討論修改之。

郴州兵變

湯薌銘致北京政府東電^①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

北京參謀本部陸軍部鑒：

華密。竊郴州亂匪紛紛逃散，經薌銘派遣軍隊分道抄剿，電呈在案。茲據六區司令朱云亭電稱：“據羅營長閏園由藍山報告，郴桂變兵爲分贓不清，自相魚肉，已鳥獸散，拋棄槍支甚多。并據本部探報，嘉禾已無匪踪，新田亦尙安靖。又據藍山知事張云電稱，盤獲叛黨偵探藍一清、周貴成等。訊據供稱匪首李國柱，令其來藍偵探，并供戕斃臨武知事及科長兵士共八名，均系伊等作俑。當即將該兩匪正法。又據汝城縣知事唐廷絜電稱，粵軍四十名于養日到汝城，因郴永宜各縣已漸平靖，擬卅一日撤回”各等情。據此。薌銘復查以上情形，是嘉禾、臨武之擾，皆系當地土匪所爲，現已逃竄。郴桂亂兵尙未竄去。至藍山一帶，并迭據前方軍隊報稱，郴州之間亦無匪踪。惟是軍隊進行，悉遵大路。沿途小徑紛歧，山嶺叢雜，難保無零星逃匪藏匿僻區，俟官軍經過，乘隙出掠情事。且該匪等所到之處，汲汲搜掠槍支錢財，雖迭經各營隊、各縣知事報告，先後拏獲匪徒正法者合計約有百名，收回槍支約有百杆，逃散匪徒拋棄槍支，爲數當亦不少。然仍慮余匪携械挾資逃匿邊境山中，希圖苟延，剿除非易，已嚴飭各營隊加意防探跟剿，不得以現無成股匪徒稍形松懈。

^① 原爲電報紙九叶。長沙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發電，北京八月四日收到。

查賈營長凱所率一營，附機關槍四支，已抵郴縣；趙團長錫齡率兵五連，機關槍四支，已抵桂陽；王營長維城率兵三連，已抵祁陽；望司令所派之羅營長已由藍山向嘉禾前進；張營長福來率兵一營，約八月三四日可抵永州。又加派第三師第十一團團長王承斌於七月卅日由長沙前赴永州，指揮王、張兩營。現在擬飭賈營長凱分兩連前往駐紮，宜堵截匪徒入粵之路。趙團長以兩連駐嘉禾，以兩連駐臨武，仍留一連駐桂陽，與羅營長赴嘉禾之兵互相策應，會同各地方官紳將藍山、嘉禾、臨武、桂陽、郴縣各縣土匪逃兵痛加搜除，務令掃清。一面飭望司令俟營長張福來率隊抵永州後，即率所部留永兵隊，進向寧遠，以杜逃竄。趙團長俟臨、桂、嘉、藍搜剿肅清，即會同王團長，望司令各隊將道縣、寧遠、江華、永明各縣節節清剿，以除積匪而清盜源。並已飭衡、永、郴、桂各縣知事，趁此軍隊協助之時，務將當地痞棍會匪等種種莠民，痛加誅鋤，以靖地方。衡陽、耒陽已經著手，復於前方加設信撥，往來傳達，以利軍報而赴事機。除電廣東龍上將軍飭所派軍隊與湘省派駐臨武、宜章兩處軍隊隨時接洽外，所有現在前方情狀及布置情形，理合電陳察核。湯薌銘叩。東印。

湯薌銘致北京政府感電^①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北京大元帥、參謀本部、陸軍部鈞鑒：

華密。竊查此次郴、桂叛兵潰匪，迭經各路軍隊包圍跟剿，直至粵境搜索數次，均無匪踪各節，迭經隨時電呈在案。薌銘再四復查，現在郴、桂余孽實已一律肅清，謹將此次郴亂發生以迄平定始末情形，再為我大元帥概略陳之：

查此次湘省辦理守備隊退伍事宜，薌銘即以湘南鎮守使兼守備隊第二區司令趙春廷所部營隊內容複雜，兼之迭據探報，亂黨多潛伏湘南各屬，伺隙思逞，即慮其借端鼓煽，擾害地方。爰調前三十九混成旅第七十八團第一營營長賈凱率所部全營并砲隊機關槍馳駐衡州，第三師第十一團第一營營長張福來率所部馳駐衡山，第三師第十團第三營營長王維城率所部全營馳駐新化，第七十七團第二營營

^① 原為電報紙十八頁。長沙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發電，北京二十八日收到。

长张庆云率所部两連駐扎常德等处，以資鎮懾而防未然。其时赵春廷所定遣散次序，系将所属分駐各县营队調集衡州、宝庆、郴县三处，分期裁撤。其調郴县者，為該区第三、第五两营；向駐郴县者為該区第一、第二、第三三队。七月十三日，已将駐郴三队一律繳械发餉，乃乱党曾紀光即周同、张子南等，于赵春廷所部各营暗中煽乱已有数月，遂乘此起事，仓卒譁变，枪毙該营营长吳万春，逐走三营营长徐海清。一面开会分署伪官，悬建白旗，号召丑类，拘禁知事，劫掠警局，勒索商民，拆毁电綫。第三营員兵均被誘惑，已遣之第三队队长赵元发，亦相叛防，追回押解枪械之第五营連长葛建勛枪毙，劫去餉械，分遣匪徒，突窜永兴、耒阳，意图直犯衡州。声势汹汹，謠譟繁兴。

薊銘一聞警报，立飭营长賈凱率队与赵春廷军队，由衡州向耒阳、永兴一路馳往剿办，是為东路逕搗郴县匪巢之兵。派团长赵錫齡率前三十九混成旅第七十八团第三营，由常宁、桂阳方面前进，跟追兜抄，凡藍山、嘉禾、临武、桂阳各县匪徒，归其剿办，是為中路杜贼窜扰永州之兵。并飭长岳鎮守使伍祥禎进驻衡州，随带該旅駐常营长张庆云所部同往，以便指揮中东两路。同时調遣第三师营长崔魁文，統率所部赴常填防，借資鎮懾，以顾后方。又飭駐永州司令望云亭进驻宁远、道县一带，严加堵截，以免潰兵逃匪与宁、道、江、永各属向有土匪联合。复以該区兵力单薄，除已添援第一区第一营及第四营前往外，又先后添調第三师駐扎衡州营长张福来率带所部駐扎祁阳，王維城率带所部三連陸續馳往永州，分布各处，协同堵截，兼清积匪。并派团长王承斌馳往永州，督率指揮，是為西路迎击扼堵之兵。又以宝庆地方尚有已經調集待遣之守备队第二区第一、第六两营未及遣散，深恐再有勾煽，牵动全局，為患不堪設想。一面飭駐新北之第三师营长王維城，迅率所部军队进驻宝庆、祁阳鎮弹压；一面严电督飭提前遣散，于七月十八、十九两日一律收械离营。彼时郴县警信，宝庆尚無所聞，以故幸無他变，始得一意专顾前方。

时則郴县叛兵順流而下，永兴、耒阳守备队均已串通应和，相继失陷，桂阳、临武、嘉禾均被陈校經、雷英、李国柱等勾煽当地土匪小队，乘机滋扰。薊銘严飭諸軍兼程前进。賈凱行抵耒阳渡口，截获窜

衡匪船多艘，擒獲叛兵四十八名，槍械錢物甚夥。當將叛兵立予正法，旋即規復耒陽。各县乱党咸知大兵進剿迅速，聞風胆落，紛紛改裝棄械，倉皇逃匿。賈凱于七月廿八逕抵郴縣，沿途收回槍支子彈，擊獲叛兵、亂匪正法甚眾，并未遇見成股匪徒。其竄擾宜章之匪，先經該縣知事方樹棠擒斬略盡，并擊獲倡亂匪首曾紀光即周同等正法，余匪竄入粵境。賈凱抵郴后，復分遣隊伍馳往宜章一帶搜除，悉無匪踪。于是东路一律平靖。

中路趙錫齡于卅一日抵桂陽。其時桂臨之匪早經逃散，嘉禾亦先由第六區營長署先往收復。趙錫齡分遣營長陳殿臣進駐臨武，教練官戴鴻智進駐嘉禾，搜緝逸匪。陳殿臣所部沿途跟擊，直至粵界黃木城等處，迭經搜索擒斬甚夥，余匪漫散無踪。戴鴻智迭獲匪徒多名正法。于是中路股匪亦已悉就殲除。

西路望雲亭、王承斌等亦于其間分派所部營隊，嚴布寧、道、江、永、新、藍各县，剿除當地土匪，扼要堵截斷其聯絡。其潰逃藍嶺山之郴、桂余孽，被寧遠知事張立德、藍山知事張雲等督同兵隊截擊，擒獲匪首陳校經正法，誅鋤匪徒甚眾。余匪竄至道、寧、藍、江交界之珠樓門，復被望雲亭所部吳棟樞各營隊沿途搜剿，獲匪甚夥。直至藍臨與廣東連州交界之黃桔山、大麻口等處，分隊搜索，毫無踪跡。于是竄往西路之匪，亦無遺孽。

溯自該匪倡變郴縣以來，先后擒斬倡亂匪首陳校經、周同即曾紀光、雷龍海、雷瀛、張子南等，及戕斃營長吳萬春之叛兵排長劉義發、叛兵隊長鄧寶田等多名，擒斬匪黨約計千人。所失槍支亦經陸續收回。一月之內，悉就收平。此皆仰賴我大元帥德威，諸將士用命，三路剿堵之軍節節得手，始得一律肅清。除飭各軍仍行嚴搜匪，毋令漏網，并將在逃各匪嚴飭按名懸緝務獲嚴懲，至在事出力人員并應遵照迭次訓令，呈請獎勵，統俟另案匯呈外，所有郴、桂叛兵、竄匪，均已一律肅清各節，理合專呈，借紓鈞廑。惟薊銘治軍無狀，以致轄下軍隊譁變，上貽慮，實屬咎無可辭，應請嚴加議處，以示懲儆。

再，王承斌、望雲亭所部各軍，現方分布于寧、道、江、永各屬搜剿積匪，皆系該區向來土匪，與此次郴、桂叛兵竄匪各不相涉，迭經痛

剿，不日当可肅清。合併闡明。蕪銘叩。感印。

湖北的討袁活动

崔振魁致段祺瑞函^①

总长老师座前鈞鉴：

客岁乱党重要之輩，頻集沪上与汉口各租界謀逆。学生謹遵两署长官指揮，迭派高等探員往来沪滨，多方設施，将住汉口租界东邻之地陈某拿获。此人曾三次倡立机关未获，引渡亦失敗無效。又将住沪英界之宋威曾充鄂都督參謀，去夏，与张国荃在襄河为乱。曾与官軍迭次抵战，赴沪图謀再举。二犯均訊解軍署正法。陈伪充公民会鄂省部长，宋伪充鄂西招討使也。茲将原供繕摺寄呈师座。閱后勿爲外国人所聞。肅此敬叩鈞綏。学生崔振魁謹稟。

陈燮供摺

据陈燮号春农供称：宜都县人，年三十一岁，住沙市。自幼讀書，曾在荆州課蒙。改革后，旅居省垣，武昌江陵同乡会充当文牒。至去年秋季，因汉口王某組織謀乱机关案，牽連被押陸軍审判处，守法数月，于上年阴历冬月間，取保出獄。路遇曹振武，言我之老母因官厅派人至我家恐吓检查，并謊言我已伏法，我母悲痛，遂自縊身死。妻子已由党友救赴东瀛。如欲亲会妻子，非自赴日本不可等語。彼时我忧憤填胸，与政府有不共戴天之势。去年腊月間，由曹振武写信介紹我赴日本，与孙中山接洽。

到日后，旅居东京神田区东京館，旋至赤坂区会晤孙中山。始言景仰之情，既詢妻子下落。孙云：“君鄂人，宜爲鄂省謀万全。目下国内政治不良，正我輩立业之日。君宜先往湖北，爲本党稍尽义务。妻

① 原函系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由武昌警察厅邮寄北京政府陸軍总长段祺瑞。段于一月三十一日收到。內附陈燮、宋威二人的供折二件。陈宋二人被捕后叛变，但其供詞說出了一些一九一三年——一四年討袁活动的情况，和革命党内部的一些关系。

子在此安好，事成之後，再圖完聚。”我答云：“變才短望輕，恐不能當此大任。”孫云：“你名未顯，最好辦事。此去不過坐鎮，我處自有人前去幫助。”第二次見面，孫即與我信一封，日金十五元，命至上海與詹大悲接洽。並命日人小過正中，送我至橫濱上船回國。

今年正月到滬，即至寶昌里第十二號與詹大悲晤談。詹當着力士李深，隨我左右，護衛出入。復命我回湖北與原住漢口日界之胡潛即彭漢一、陳呆即陳習，會同組織公民會鄂支部機關之事。二月間到漢，支部章程已會同擬定油印。數月來亦常與上海各處通信，却未見接濟款項。

日人吉福，我從前並不認識，亦系詹之介紹。吉福系日軍司令部書記官，復由吉福介紹我充當駐漢日領事署書記，系義務職。我從未到過領事署，遇有應繕事件，皆取到吉福寓中來寫。日前在吉福處看見本省財政出入報告一份，確實精詳，不知系何人交出，使全省財政為外人悉知底蘊，深堪痛恨。

現漢口承辦公民會之人，僅我一人在此，胡潛即彭漢一，已于今年六月間赴滬，至今未回。陳呆即陳習亦于上月赴滬，籌辦六黨聯合會。六黨者，系新同盟會、愛國團、軍政學社、少年黨籌備處、公民會是也。聞現在各省重要黨人，均齊集滬上，住址未詳。一俟聯絡成功，即派重要人分赴各省籌辦進行，乘機暴動。其進行之方法，注重北方，以東三省為根據地，北京亦有多人密佈。河南為重要地點，武勝關附近住有王飛者，真姓吳，不知其名，任辦斷絕鐵路交通，以阻北兵南下。南方以兩廣為根據地，以湖南為重要地點。江浙均有許多人前往，着手籌辦。江西深居腹地，現尚無人任辦。湖北無錢，兼受湖南、河南兩省之制，不能動手。其主要計畫，擬先由南方各省起事，誘北兵南下，以便乘虛攻入北京，推倒政府，其所以斷京漢鐵路者，因湖北為四通之地，無險可守，北兵一來，終必失敗，故勢在必斷。南京形勢絕佳，有險可據，能戰能守，故留京浦鐵路，以為北兵南來之需。其遲遲未動者，半因軍隊未能運動成熟，半因器械缺乏故也。

其煽惑軍隊之方法，分有二種：一種以有關係于政治之彩畫，一種以家庭感情之各種小說，分散各處軍人，希圖煽惑。其小說各省均

有，惟湖北防查甚严，故尙未寄到。又有雜誌三種：一《民口》，二《民國》，三《甲寅》。惟第三種措辭系一面規勸政府，一面規勸黨人，而于規勸黨人之中，稍示鼓吹，較之以上二種，一主急進，一主緩進，略形和平。

再，亂黨之軍政計畫，以聯絡土匪爲入手辦法。其財政辦法，則不外乎私運烟土，并偽造鈔票兩種。我因此種政策，非誘民即殃民，即事成之後，影響于國民者，爲害尤深，均曾極力抗議。煙土事現已不辦，余均積極進行。

現今各省之重要黨人，大都無證據，防敗露也。惟真土匪常假造證據以惑人心。武漢三鎮辦黨者，尙有王逸民、張月諸人，外縣分部雖有幾處報告成立，實際上多不可恃。但我之生死，當難逆料，情願將各黨人說出，另單開錄，以備政府查防。

日前上海來信，有各省均已運動就緒，不久即起義之說。我當作文告械黨人，大致謂：“日本謀中國之野心，非常激烈，一有內亂，勢必乘隙而入。近日以保護商務爲名，駐兵租界，日見增加，此明証也。同人等當注意外人，以國家爲前提，萬不可過於親日，冒險從事，置中國于危亡之地”等語。此信去後，黨人因我對於政府多恕辭，對於黨人多貶辭，疑我者雖不乏人，但深信我者尙居多數。若政府果能恩施格外，准其帶罪圖功，誓效死力，求恩典。所供是實。

宋威供摺

據宋威號伯符改名高松山供稱：年二十八歲，原籍武昌縣，寄籍潛江縣。父母在堂，父名士林，年五十六歲，母親五十歲。並無兄弟。有妻室，無兒女。滿清時在測繪學堂甲班畢業，領有文憑。旋在安徽六十二標二營前隊當隊官。起義後，先在義勇隊當管帶，後在漢陽總司令黃興部下輸送科當科長兼輸送隊教練官。漢陽敗後，即來省在副總統府充當參謀，保授陸軍中校，少將銜。去年二月取消。同友人在漢口華景街，夥開同福酒樓。湖北省去年民黨圖謀二次革命，組織改進團。時因我與趙鵬飛有秘密計畫通信情事，故由黎副總統懸賞通飭緝拿在案。于去年五月二十日逃至上海，住在法大馬路川味香

泡菜店樓上。六月由滬到南京何海鳴處，充當一等參謀。七月間何海鳴逃去，即由柏文蔚代理都督，我旋即回滬。又住了數月，于臘月二十八日回湖北漢口襄河，至家會見張國荃^①、羅勛臣等。

張國荃在襄河一帶組織討袁軍機關，張自己擔任總監察，宋國楨擔任鄂北招討使，我擔任鄂西招討使。偽職內部組織有副官、參謀、秘書等名目。參謀系荊門縣董家場人楊樹臣、潛江縣浩子口人楊厚生、天門縣人謝天池等擔任。秘書，系天門縣人劉天生擔任。副官，系京山縣人李協陽擔任。外部則由羅勛臣擔任游擊隊長，蕭叔和擔任敢死團團長，邵成龍擔任戰事總指揮等名目。

我住數月，于今年陰曆三四月間復回上海，在革命籌備處機關內辦事。常與劉英住上海法租界壽安里七十二號、詹大悲住上海法界寶昌路仙槎酒樓通信機關內、張國荃住虹口萬歲館、曾尙武住上海法界寶慶里十二號、趙鵬飛住上海法界寶康里二百零五號等數人往來，籌商黨事進行。張國荃、謝三黃等，張均于今年八月間挾帶由襄河搶劫數萬金同至上海，任意揮霍。現國荃仍有回襄河之意。宋國楨、陳瑞蘭二人前在上海會面，聞已來鄂。其餘韓恢、李烈鈞、柏文蔚、林虎、何海鳴、張堯卿等，均在東京。

現在民黨咸推革命黨、老同盟會、少年黨為三大黨。孫中山系革命黨黨魁，譚人鳳系老同盟會會首，少年再造黨系雲南人李貞白組織的。老同盟、再造黨均與革命黨互相傾軋，兩不相下。孫中山主張急進，現在東洋。黃興主張緩進，挾有鉅資，游歷美洲，現已不問黨事。至黃申薌組織之軍政學社，熊炳琨、梁鍾漢等組織之第一公民會總部，詹大悲等組織之第二公民會總部，以及籌備處等各機關，均系孫文之一系。現在湖北籌備處分機關，宜昌系王國華擔任支部長，現派夏少南由申回宜組織。鄧漢卿天門縣觀音湖人，系奉少年黨滬部長賀公俠委任為安陸府總代表。楊灼山孝感縣人，擔任德安府總代表，組

^① 張國荃湖北天門縣人，移居漢川尹家灣，清末時為士兵。辛亥革命時，在老河口起義。光復襄陽，成立軍政分府，被選為分司令。一九一二年夏，黎元洪派王安瀾奪取襄陽。張國荃回鄉秘密活動。不久，到上海秘密活動。一九一三年策動湖北的討袁鬥爭。曾派人送槍械到天門。一九一六年被北京政府逮捕殺害。

織筹备处机关。聞听彼处軍隊均已运动成熟，并有快枪土枪千余隻。张樾在汉口組織筹备处机关。公安县北門柘林塘袁长发花行，系陈瑞兰交通机关。襄河一带，現在并無机关。张国荃、謝三黄二人不久即回湖北，意欲再至襄河一带謀乱。伪师长陈鎮藩及刘发生現在行踪我不清楚。

民党現出报纸，有《民声杂志》，系俄国虛無党人克虏泼土金所著，由民党人譯出发行。又党人办有党报杂志《甲寅杂志》、《正誼杂志》、《民国杂志》、《民口杂志》，均系鼓吹革命。又《万应救急方》，系詹大悲主笔。以上各种，非由党人购买不可。

我現已知罪。如蒙寬其既往，情愿替国家效力，捕拿革命党重要份子，以贖前罪。刻下六党联合会事，因意見不合，尙未办妥。所供是实。求恩典。

云南討袁情况

唐繼堯等致北京政府威电^①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火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参謀，陆軍两部鈞鉴：

院密。迭据永昌、楚雄等处昨、今两日报告，駐扎大理步兵一支，确被哥老会首张文光、楊春魁，叛党李根源煽惑，于庚日叛变，戕害官长十余人，占据上下关，并有图犯楚雄之举。現派陆軍少将韓凤楼率混成一旅，于十日陆續出发，并分令騰、永、楚雄各軍严密防堵，勿令窜扰。汝翼現亦准备一切，料理就緒，即赴鎮守使任，合并电聞。余容續报。唐繼堯、李鴻祥、謝汝翼同叩。威。

唐繼堯等致北京政府有电^②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参、陆两部鈞鉴，各省都督、民政长、宣撫、护軍、鎮撫、鎮守使均鉴：

① 原为电报纸二叶。云南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北京当日收到。

② 唐繼堯、李鴻翔致袁世凱电一通。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电，二十六日北京收到。

大理陸軍團營爲哥會首匪楊春魁煽變，于本月庚日起事。楊自稱迤西總司令官，其偽印文爲“雲南同盟獨立總機關”。聲言二次革命，戕斃官長，占據城池，劫擄餉械。并分擾鄧川、洱源、賓川、趙縣、雲縣各處。由堯派陸軍少將韓風樓率混合一旅馳往，相機勦辦。曾經迭電陳明在案。并聯絡榆郡紳民密商被脅叛軍內不甘附逆者，授以機宜，設法恢復，仍促我軍分路進取。該匪聞風潰逃。茲據榆紳前雲南提督李福興等電稱，第三連連長栗飛鵬與張一鯤等合謀，于漾日午前五時猛攻偽司令部，楊逆潛逃，亂黨奔潰，全城底定，秩序如常。除飭各軍嚴捕楊逆，分截竄匪，并妥籌善後事宜外，謹此電聞，乞紓垂注。滇都督唐繼堯、民政長李鴻祥叩。有印。

劉顯世致北京政府電^①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北京參謀本部、陸軍部鈞鑒：

前呈華密，業與民政長會呈兩院審計可邀鑒。頃據探報，李逆烈鈞在越南東京組織機關，欲勾結滇、桂散兵匪徒，由滇入蜀，或由桂入粵。查李逆曾在滇、桂辦事，加以滇中亂黨李根源在滇日久，講武學生多出其門。李逆于滇、桂向有故舊。陸、唐兩督固皆可靠，而滇之臨蒙鏡廣，桂之柳泉各屬，皆匪徒盤踞之區，與黔接壤。如有暴動，黔東北防川，西南防滇、桂，將有疲於奔命之時。顯世受大總統特達之知，各總長隨時提撕，自應嚴密防范，保持公安，拱衛國土，藉報知遇。惟餉絀兵單，械彈缺乏，所請軍械，務懇如數撥給，以資防禦。緣黔省交通困難，非先事籌備，臨警必緩不濟急。如上年贛寧之亂，副總統允給械彈與准撥滬械彈，均因路阻不能起運。彼時尚有滇械，勉可支持，今則愈形缺乏，若非此起軍械運到，何以應敵。謹此密呈，伏祈垂鑒。黔護軍使劉顯世叩。鹽印。

^① 原爲電報紙三叶。貴陽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四日發電，北京十六日收到。

山东栖霞抗驗契斗争

聶宪藩致北京政府电^①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大总统、参謀部、陆军部鈞鉴：

拱密。据栖霞县知事俞庆瀾电称：有匪人借抗驗契为名，在县属金山院聚众，經該知事将为首之宋金榜、李炳燧二人拿获。詎匪众于中途开枪，将李炳燧夺回，并捆去县役六人。現脅从附和者約一千人，并架去宿嫌乡紳八人，又路截县役三人，势甚洶洶，請派兵馳援。又据栖霞进步党电称：乱民借抗驗契为名，聚众数千，据金山院为巢穴，擄掠紳民，合县震动。乞派兵扑灭。又据莱阳电局电称：栖霞乱党沿途搜查生人，各处致栖霞电报，无法投送各等情。并准靳都督^②电同前。因已派管带一員，督队前往，相机办理。至此次之变，有无乱党从中煽动，俟探确詳报。謹先电呈。聶宪藩叩。有印。

馬明远等在东北的活动

張錫鑾咨文^③ 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为咨請事：

案据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呈称：“本年三月十六日，据奉化县警务长兼本师偵探长索景清报称，破坏党首馬明远，綽号靠天，現由大連回公主岭車站，号召土匪，拟即定期起事。当与日站警察署长交涉，該署长认为馬賊，將該党首获交探长带回奉化，报請懲办前来。师长聞报，当派中軍官赵錫福前往該县驗訊。旋据复称，訊

① 烟台鎮守使聶宪藩致袁世凱电报一通。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电，北京二十六日收到。

② 山东都督靳云鹏。

③ 本文为奉天都督張錫鑾致陆军部咨文原件，盖有“奉天都督之印”关防。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北京陆军部收到，有“奉总长批查核”字样。另有六月四日呈报袁世凱文稿一件，全录此文，惟开首加“奉天都督張錫鑾为陆军偵获党首請將出力各員奖励呈請鑒核事”，末尾加“呈請大总统鑒核示遵”等字样。

据党首馬明远即靠天，供称屡次勾結破坏党匪刘艺舟、左憲章、朱紹臣、孙祥夫即孙纵横等，於大連、长春、公主岭等处暗設机关，煽惑軍警。曾於奉化县地方，屡次糾結党匪拒伤巡警官兵，并允充伪統領担任公主岭长春各埠，招集匪党事宜。专俟总司令孙祥夫赴日本东京，与陈其美議定进取三省方略后，联合一气，先破安东，再攻长春，南北一齐响应。正在号召党徒起事，即被偵探查获等語，直认不諱。当即录取确供，於三月十九日将党首馬明远驗明正身，亲自監視枪毙，并抄录該犯供招，稟报前来。正拟呈报間，又据駐連密探报称：党首甯梦岩、謝宝軒改名侯占一、孙纵横三匪，孙、黄，陈其美託为心腹，所有机关部一切設施，悉委該三匪組織。現在大連聚党三百余人，大开会議，推举甯梦岩、謝宝軒担任长春、公主岭各埠，糾合党魁中央乐、馬明远，王化成担任新义州，勾結龙宝沟会匪，潛袭安东、奉天与洮辽蒙边一带，并推重孙祥夫为总司令。孙祥夫已赴日本，不日即携鉅款返奉，謀取进行，請严加防剿等情，据此。师长复查該党首馬明远即靠天一名，胆敢先后与左憲章、朱紹臣、甯梦岩等糾聚党众，約期举事，并屡次拒伤軍警。此次复充該党伪統領，往返大連机关部，与閻兴旺、謝宝軒各党首密謀起事，招集党徒，希图扰害治安，实为民国公敌，罪不容誅。茲經就地正法，足以彰国典而快人心。該探长索景清偵探敏捷，弭患无形；中軍官赵錫福协同訊办；參謀闕朝璽、梁序芳贊画机宜；执事官俞恩桂、督队官王文韜分途偵探；均于此案著有微劳，拟請分別給獎，以資鼓励而策将来。

再，查該党总司令孙祥夫，即孙纵横，系洮南县人，陆軍小学毕业，宣統三年冬武汉起义之时，伊假革命为命，潛結伏莽，謀为不軌。被防兵查拏，逃往大連。迨民国成立，勾結宗社党来奉，潛匿租界。元年五月駐奉二协軍隊叛变，即受伊煽惑。此次复充該党总司令，筹集鉅款，图謀进行。核以駐連探报，并証以决匪馬明远所供，是該党首孙祥夫注重奉天暨洮辽等处，已无疑义。况洮南是其桑梓，熟諳边蒙情形，一旦运动成熟，禍患何堪設想。是該党一日不灭，东省即一日不安。师长职司戎行，祇知报国，誓欲掃此党恶，以遏乱萌。合具文呈請核轉”等情，据此。

查該黨匪馬明遠，迭次糾合黨首，鼓惑軍警，意圖破壞治安，實屬法不容誅。既經該師長派員偵獲，盡法懲辦，殊足以彰國法而弭隱患。至偵獲黨首馬明遠出力之索景清等六員，於偵獲該首要黨犯時，或偵察敏捷，或贊畫機宜，均於此案著有勞績，應請隨案給獎。以勵有功。

除指令該師長嚴加防范，並逕呈大總統鑒核外，所有陸軍第二十七師擊獲黨首馬明遠案內出力各員，隨案請獎。並偵明孫縱橫等密謀起事各緣由，相應繕具名單，咨請貴部，請煩查核給獎施行。此咨陸軍部。計請獎名單一紙

張錫鑾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廿七日

清單

今將請獎擊辦黨首馬明遠案內出力人員銜名清單

計開

偵探員索景清

中軍官趙錫福

二等參謀官闕朝璽

以上三員均請獎給四等文虎章

三等參謀官梁序芳

執事官俞恩桂

工程營督隊官王文韜

以上三員均請獎給五等文虎章^①

上海江蘇討袁情況

灌云縣議會致北京政府電^②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北京大總統、參陸兩部鈞鑒：

① 一九一四年六月九日陸軍總長段祺瑞與次長蔣作賓、徐樹錚聯名呈大總統文說：孫祥夫、謝寶軒，責令奉天省緝獲；索景清，給予五等文虎章；趙錫福、闕朝璽，給予一等金色獎章；梁序芳、俞恩桂、王文韜，給予二等銀色獎章。該呈文上有“三年六月十五日批准，已註冊”等字樣。

② 原為電報紙三張。板浦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日發電，北京十一日收到。

江苏灌云县为宁贛乱事影响，巨匪高五秃与西匪李佩連联合聚党千余，各有快枪，号称革命，焚杀惨酷。經江北陆軍七十三团长楊立言駐县境东部堵剿，大股已受創逃散。余匪竄入海滨葦丛，搜捕不易。惟俟霜降草枯，纵火即可絕尽根株，永除鉅害。現楊团长督兵两营，逐段分布，匪党四竄，尙虑不敷堵截，护軍使令調第二营往駐阜宁，予遣之民，复将何賴。自楊团长蒞灌以来，撫兵安民，群情感戴，屢次剿匪，尤著战功。一經他調，兵单匪肆，民无噍类，誓死不放两营他往。除电悬軍使外，謹冒死呼吁，大总统俯念数十万生民，电令軍使仍留原兵駐灌，另行調防阜宁，以拯民生。万急待命。灌云县議会长张福保，三新、响水两市，双港、葦左、葦南、葦北四乡議会长杜廷宰等迫切。

蔣雁行致北京政府电^① 一九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大总统、参陆两部、會議軍事处鈞鉴：

华密。窃雁行前以乱党首要悉匿上海，阴谋不軌，遂密派探員张仁甫往沪，設法混入該党，偵查詳情。頃据报告：“乱党首領韓恢，在上海跑馬厅孙宅开会，声言接东京信，現由日兵輪运送快枪二千支，海州灌河口登陆，押送人傅勤，大約十日可到，請飭密查截堵”等語。并据郑鎮守使^②电告略同。雁行除已密电海州防軍白統領宝山、清乡李会办駿，就近抵灌河口及青口上下，严密布置截堵务获，一面电請馮都督迅派浅水兵輪，駛往該处梭巡稽查外，合将所探情形稟聞。蔣雁行叩。卅一印。

楊善德致北京政府銑电^③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急。北京大总统府軍事处陆軍部鈞鉴：

华密。寒日电呈鈞处一案，諒蒙垂咎。頃据臧旅长呈称：“奉飭

① 蔣雁行致袁世凱电一通，原为清折，首題“清江浦来电，四月一日”字样。案蔣雁行于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署江北护軍使，一九一四年九月十日缺裁。此电应为一九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所发，四月一日北京收到。

② 上海鎮守使郑汝成。

③ 原为电报纸六叶。松江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六日发电，北京十七日收到。

分派弁兵密查乱党机关，經与沪南警察商办，于四月十四日稟請派員会同警厅，在十六鋪大成里四十六号門牌，由馬弁李文龙首先入內，破坏机关，當場擊获乱党毕良臣、张兆瑞、毕一道、胡德昭，并毕良臣之姘妇共五名口，帶至沪南警厅收押。曾經旅长与該厅长将两次所获人犯，先以报告郑鎮守使，随后解請核办在案。当未破获以前，迭据弁兵报告毕良臣等运动情形，随飭更易姓名，詳与联络。三月念五日，該犯来局与議，煽惑军队，暗刺中級以上官长，事成分任团营連长伪职，謝十五万元，并謀勾結沪鎮守署人員，暗刺郑使等語。本月十二三日两次送来一百元，当由李文龙随赴十六鋪花烟間发交伪委任令十件，并指識机关，約定十日早聚議，是晚起义。故得乘机破获”等情。

查两次所获乱党，如陈元輔則前充制造局工人而为运动駐局之領袖，毕良臣等則以銀元、伪职煽惑弁兵，希图暗刺重要人物，并于制造局附近，設立机关，約期起事，险恶已极，若非偵查破获，酿患非輕。該乱党等应得罪名，以及沪南警察出力，应由郑鎮守使分別核拟請示办理。惟七旅弁兵隶属职师，飭查乱党机关，而能实力奉行，見利思义，得将机关破获。乱党就擒，野心未死之时，似应頒重賞以求勇，庶可冀銷除隱匿。拟請将张瀛州誘获乱党一案，賞洋五百元，李文龙等破获乱党机关一案，賞洋一千五百元，并择尤以官长記名。如蒙允准，即一併由职垫发，用昭激劝，借励廉隅。伏候示遵。善德叩。銑印。

管雲臣致北京政府徑电^① 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北京分送大总统、国务院、內务部、陆軍部鈞鉴：

誠密。窃云臣奉命办理清乡，先后稟陈情形，早蒙垂察。淮属匪势，以阜宁、盐城等县为剧。雲臣輪往各县督察，筹定清乡經費，設立机关，編置练勇，督同各該县与駐防营队会勦。匪夥糾众抗拒，屢經接仗，次第擒获著匪甚众。內与乱党有关系者，如萧文煥、顏得胜、李春来、皇甫兰昆，及清乡后逃往上海租界之沙錫綸、张靜生等十数人，

^① 原为电报纸三叶。淮安府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发电，北京二十六日收到。

均經訊明正法。故辦理雖僅數月，而地面較前又安。現在各縣市鄉清鄉公所，一律成立。董佐互相聯絡，合謀自衛。清查戶口，烙印槍械，嚴重取締，正在進行。雲臣于日內再往各縣巡察，借資督促，以期漸次肅清。刻徐淮海清鄉，奉命展限三月，雲臣對於應盡職務，不敢不勉，惟有勤奮從事，迅赴時機，以仰副大總統眷懷南服、綏靖地方之至意。理合稟呈，伏乞鑒核。此間雨水調和，麥禾當獲丰收。請紓鈞系。管雲臣謹叩。徑。

管雲臣致北京陸軍部微電^① 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

北京陸軍部鈞鑒：

此次亂黨來通暴動，實由通、如敗類暗中勾引所致。物腐蟲生，虎隨俚至，殊堪痛恨。以故通禍猝發，如邑亦同時告警。幸賴駐如緝私幫統蔡和林，引地方為己任，先時調隊分扎各要隘，嚴密防范，無隙可乘。並破獲亂黨要犯程強等三名，當經電詳上將軍核准槍斃在案。其助勞懋著，當久在鈞鑒之中。惟該幫統在軍二十餘年，富有軍事經驗，迄未補授實官。查該幫統由前清自強軍學生出身，累功保升先補用參將，歷充山東行營中軍、江西教練處提調、巡防營統領，督帶兩淮定字營移駐如臬。光復後，任淮南緝私第一標幫統。今都肅政使庄^②代理江蘇都督時，曾飭令將各營改編陸軍，是雖責任緝私，實合陸軍性質，似尚與補官章程規定資格相符。當上年滬寧亂時，保卫地方，捍御亂黨，最為得力。本年五月間，曾蒙上將軍追念前功，匯案咨請該補陸軍步兵上校，並加少將銜，尚未奉到飭知，未知曾否邀准。現補官期限已將屆滿，除由該幫統逕詳鈞部外，雲臣既與共事，深知該幫統治軍多年，忠勇可嘉，倘聽其向隅，殊不足以資激勸。合函電懇，准予核補，以副大總統任官惟賢之至意。通海鎮守使管雲臣謹叩。敬。

① 原為電報紙四叶。南通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發電，北京六日收到。

② 庄蘊寬

胡景伊致袁世凱電^①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大總統、國務院、參謀本部、陸軍部鑒：

拱密。據上海來函：“逆黨李烈鈞、林虎，於十一月廿一日由日本來申，住虹口日本豐陽館五號、十三號。隨帶留日學生四十五人，編名‘治中義勇隊’，均無行李，只單身一人。日則留茶酒戲館，且夜則居租界各小客棧。各人均告奮勇而來，無票布符號等。乃無真實名姓，均以一字編為呼喚，以代名姓。到申後，逆黨機關部內，亦不得知其真名姓。各人身邊只有日本正金銀行鈔票作川資。其炸彈帶十五箱，每箱六十枚。炸彈口徑二寸，高二寸六分，口下有黑漆塗約五分寬，其餘全系鋼制，為近今最烈之利器。

該黨現定初七日七句鐘，在豐陽館開會，即行分散出發各地實行。據該逆傳云，此次專門暗殺反對此次獨立諸重要人物，如左：黎副總統、孫武，浙江朱都督，南京張都督，四川胡都督，北京趙秉鈞、梁士詒、陸建章，天津楊以德、錢錫霖諸人”等情。敬祈密飭京外嚴加防範為禱。川都督胡景伊。寒。印。

分函：憲兵營、執法處、巡警廳并天津楊以德^②。

管震臣致北京政府議電^③ 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北京統率辦事處、陸軍部鈞鑒：

華密。頃得滬友人某訴，據稱：“近晤同學某，以不得志於黨中，頗甚憤激，遂將該黨底蘊及活動狀況，尽情傾吐。略謂：孫、黃兩派，久已离心離德，今因國體問題，由諸人調和溝通，漸有合併共進之意。是以李根源、黃[方]馨濤、彭成萬等，均受李烈鈞委託，由南洋返滬。孫派原主急進，其計畫注重長江，以蘇、浙為發難地點，而以粵東為尾閭。及夏爾崑數次圖浙失敗，耗款五六萬，乃擬改從西南入手。此陳

① 胡景伊致袁世凱電一通。原為清折，首題“成都來電，十二月十五日”字樣。按胡景伊於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三日至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任四川都督，可知此電為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所發，十五日北京收到。

② 本條為原件批文。

③ 原為電報紙五頁。南通州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發電，北京二十五日收到。

其美主見也。陈极橫暴，党人銜之刺骨。周应时任苏总司令，吳藻華為支隊長。南京方面由俞子厚担任，伏龙佐之，担任通海者仍系程壯。亟圖再舉，以復去歲之仇，嗣以款絀，未能進行。其進行計畫，擬運動部下及前清鄉兵士響應。且以通州為淮海之要衝，通州得手，可循范塌直達海州，在海邊蔓延，糾合梟匪以圖大舉。但渠等真意，未必如此。不過抱金錢主義，大肆搶劫而已。程壯為陈其美死黨。陈到沪未久即去，現在多方籌款，促程相時而動。此間謠言甚多，民黨機關報有《愛國報》、《愛國晚報》兩種，均何海鳴所開。另有《中華新報》，系谷鍾秀主筆。持論均極悖謬。所聞如斯，請希防備”等情。據此。除飭屬嚴密防范外，理合據實電陳。可否分別通緝查防禁止，敬乞鑒核施行。通海鎮守使管雲臣叩。漾。

馮國璋齊耀珊致北京政府虞電^①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急。北京統率辦事處、參謀本部、陸軍部、海軍部鑒：

華密。魚電計達。肇和兵輪被亂黨占據，所有業將該輪奪回及追捕余匪情形，經楊護軍使先後電京。茲迭據上海周道尹及滬警察所長號電稱：“昨晚十時以後，有匪黨暗聯多人，各持手槍、炸彈，由法界肇周路扑近華界，圖劫西區警署。經警察各隊相抵，三時之久，匪被擊退。并先商允租界華洋商團，炮馬步隊出巡，匪黨未得窺擾租界。至曉□電無事，地方毫無損失”各等語。查此次匪黨連日滋擾，幸軍警得力，均即立時扑退。至與沪上附近地方吳淞安穩，昨已電陳。浦东一帶，由第二軍蘇旅長謙帶隊駐扎，加意戒備，寧謐如常。合謹并聞，并乞轉呈。馮國璋、齊耀珊。虞印。

馮國璋齊耀珊庚電^②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北京統率辦事處、參謀本部、陸軍部鑒：

華密。虞電計達。茲接上海楊護軍使、楊參謀、周道尹先後續

① 原為電報紙三葉。南京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七日發電，北京當日收到。原電碼有未譯出者。

② 原為電報紙四葉。南京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八日發電，北京九日收到。

报：六日晚，匪党团劫淞沪二区警署，被軍警奋力击退，仍窜入法租界，当即擎获二十余人。頃复接齐电，以七日午后得报，乱徒在法界暗設机关，广招无賴，仍图再举。当派妥探伪投混入，嗣据潜回报称，匪分四队，拟以第一、二队向沿城华法交界之民国路一带，第三、四队向閘北，于夜半十二时分头放火肆劫等情。經楊护軍使密商周道尹，分飭厅县彻夜严防。一面切商領团，通飭中西探捕严密梭巡。租界商团亦仍全队出防。晚間，果有乱徒十余人袭劫张家浜火药庫。幸防范严密，立时击退。在閘北五区警署擎获方耀卿一名，供认图謀放火不諱。其余各地方安謐如常各等語。查此次匪党肇事，国璋于歌日夜間迭接沪电，即夜派員前往秘密調查。先后据报，与楊护軍使等来电，大致相同。惟匪党秘謀，尤以协攻制造局为目的，幸軍警得力，終未能逞。除仍飭县軍警先事預防，加意戒备外，合謹續聞，并乞轉呈。馮国璋、齐耀珊。庚印。

广东討袁情况

龙济光致北京政府支电^① 一九一三年九月四日

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参謀部、陆軍部鈞鉴：

誠密。粵省乱党虽經懲創，仍复密謀蠢动。迭經派員分投偵探，省垣港澳等处，均設机关部，惟蹤跡异常詭秘。連日多方設法严密盘查，于省垣东堤及三府前破获机关部两处，并获乱党劳鑫、张洪、张文、张鉅、李云龙、陆明、陆林、朱基等八名。訊据供认：系由孙文、黄兴、邓鏗、魏邦屏等令其来省运动軍队，希图勾結起事。并在天馬巷起获快枪一千一百余枝，逼碼二十万顆。据該犯等供称孙文、黄兴等均仍在港、澳等处时常往来，蹤跡飘忽，住址无定，姓名亦常改变。証以偵探所得，大致相同。当將該犯劳鑫等八名一併立置重典。粵省乱党盘踞日久，根柢甚深，时时有死灰复燃之忧。此次虽幸破获迅速，并起出大宗枪枝子碼，不至酿成禍乱。第首要党匪均尚潜匿洋界，伺隙謀逞，实屬防不胜防。济光惟有竭尽心力，随时加意防范，不

^① 原为电报纸四叶。广东一九一三年九月四日发电，北京五日收到。

敢一刻稍有松勁，以副大總統綏靖地方之意。仍懇指示機宜，俾免隕越。廣東都督兼民政長龍濟光叩。支印。

龍濟光致北京政府養電^① 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謀陸軍兩部鈞鑒：

誠密。近據探報，陳逆炯明現在星洲買樹溶山，出資六十萬元，開設拓植公司，聚集黨羽，圖謀不軌。伏思該逆不除，日久終為中國大害。然彼匿跡外洋，圖之不易。查有粵人楊渭泉，素與該逆有仇，自請挺身出洋，驅除該逆，情願犧牲性命，與之偕亡。事前不領公款，並請派員前往監察。如除之得手，復慶生還，懇求破格錄用。設不幸而有意外之失，則伊妻子在粵，惟求撥款優卹安家等語。察其詞意，出于至誠，尚屬可信。惟此事關係甚重，宜出以審慎秘密，以免別生枝節。現經發給委任狀，作為飭派楊渭泉馳往外洋搜緝該逆蹤跡，以憑設法引渡回國懲辦。仍由濟光設法，于該埠華僑商人擇其純正篤實者，委託隨時偵探，暗中協助報告，以征虛實。濟光為除惡務盡起見，合將辦理情形先行電陳鑒核，訓令祇遵。廣東都督龍濟光叩。養印。

龍濟光致北京政府電^②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參謀部、陸軍部鈞鑒：

拱密。近因亂黨密謀起事，嚴飭查拏，迭據懲報在案。連日又據派出偵探軍警，在江門省城各處，先後拏獲梁秉鐸、盧作、盧梁氏、譚柱、周義、馮桓、馮橙等七名口，並搜獲炸彈鎗碼多件。訊據梁秉鐸供，向充團紳，後入亂黨，先後購買村田鎗十枝，炸彈十六個，預備應用。曾接濟本黨梁起鎗八枝，軍餉銀三千元。正圖起事，致被偵獲，並搜出炸彈鎗枝。此項炸彈，系由徐老貢由港購來。又據盧作、盧梁氏、譚柱、周義同供，盧梁氏系盧作之妻，譚柱、周義均屬同夥。此番由港奉亂黨朱執信等派令攜帶軍械，繞道江門來省，約會起事。不料

① 原為電報紙三葉。廣東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發電，北京二十三日收到。

② 原為電報紙四葉。廣東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四日發電，北京五日收到。

船过江門，被水警軍隊盘获，搜出所带駁壳鎗一枝，五响手鎗七枝，曲尺鎗七枝，逼碼五百余顆。又据馮桓、馮橙同供，伊馮桓向曾为匪，被番禺县拏获监禁，反正时脱逃，入駁鎗会，与伊馮橙同为会友。近为香港乱党朱执信等派令来省謀乱，致被偵获各等供不諱。查該犯梁秉鐸等购械济餉，同謀叛乱，实属甘心从逆，罪无可逭。內惟卢梁氏孕四月，应俟产后惩办。即将梁秉鐸等六名，一律枪决。除仍加意防范，并严緝梁起等务获究办外，合行电陈。广东都督龙济光呈。支印。

龙济光致北京政府电^① 一九一四年六月七日

大总统、总统府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谋陆军两部鈞鉴：

华密。乱党图粤，近以广惠等属志不得逞，又在高阳勾結土匪，屡图蠢动。节經密飭高州綏靖处督办馬存发严防。近日迭据电称，著匪龐新南等率党数百，在吳川銃头岭等村嘯聚。并有乱党朱执信等勾結，約同吳、信、电三县土匪，定期起事。各营县紛紛告急請兵。經馬督办巡行各属，亲往督剿，約会广州灣公使酌派法兵堵截。先在沙尾溶匪搶劫船只，官兵对仗，毙匪五名，生擒殷日光一名，夺鎗五枝。又在那貞永围捕匪巢，匪竟迎敌，經南营长格毙著匪十数名，生擒庄启明、庄启盛二名，与殷日光均认迭犯劫擄，勾通乱党，拒敌官兵，当飭一律鎗毙。

又于六月四日，在黃坡約齐，分路会剿。黎明馳抵高岭儿等匪巢，匪党見官軍一到，放鎗拚死抵抗，經馬督办激励士卒，奋勇猛击，左右包抄，鏖战六时之久，匪势不支，群相奔潰。我軍穷追三十里，适保商船誤碼陈庆彪同时由租界协同法兵，迎头堵截，余匪由海面窜逸。是役击毙悍匪五十余名，生擒史日和等九名，夺获誤碼壳鎗二，曲尺一，各式快鎗十四枝，旗帜、号衣、襟章多件，起获被擄男妇十二名口，脏牛三十五头。我軍伤亡六人，已飭馬督办先将出力員弁传令奖勉，仍跟蹤追剿，务将朱执信、龐新南等誅除以銷巨患。

① 原为清折。系北京陆军部总务厅移付軍衡司者。題有“广东来电六月十日”字样。
广东一九一四年六月七日发电，北京十日收到。十一日移軍衡司。

至电白一属，現据飞报，匪首香龙初、黄贵初、楊紀廷、萧荆头等，各率党数百，嘯聚天成堡、沙堡等处，負嵎抗拒。营县包围不下，請添大兵，发开花炮攻剿。現經馬督办星夜由黄坡馳赴水批，派馬存义、容有隆各率一連馳抵匪巢会剿。济光現添派一营，带足枪械，由省开往助剿，以壮声援。容再随时体察匪情，相机妥办。

吳川之役，官軍力战，迭有斬擒，俘虜甚多，坚苦卓著。悬准将出力員弁，优予保奖，以示鼓励。合将近日高属匪情摘要电陈鉴核，伏乞令遵。广东都督龙济光呈。阳印。

龙济光致北京政府皓电^①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北京大总统、統率办事处、參謀陸軍两部鈞鉴：

华密。据广东水陆統巡陸軍少将胡令宣、警卫軍統領前清副将赵月修詳称：“探报乱党近图复逞，以江門为省港交通关键，先謀窃据，进图省城。由港机关部組織崇眞党，以郭神功为中华革命崇眞党水陸軍大元帥。派遣党人何森泉、邓玉成等在江門組設机关，糾党約期举事”等情。經即揀派干綫，許以重賞，督令四出密探。茲于江門附近水南地方破坏崇眞党分机关部，拏获伪中华革命崇眞党水陸統領邓玉成一名，搜出伪元帥郭神功委任状，及伪統領邓玉成銜条委状刊报一副，及洋名片委状逆书等件，解請訊办前来。訊据該犯邓玉成供：“向在香港經商，由何森泉介紹入党，得受伪职。領款糾党，設立机关，密謀三次革命。拟于旧历正月起事，图佔江門，接連港、澳，以袭省城。現已招得曾文信为伪营长，李揚、卢乐、陈伍等三人为伪連长，正在刊发委状，展轉糾党，即被拏获。本党总部在港，統領月薪千元，营长五百元，連长百元，兵士二十元。这洋名片系本党担任財政之日本人同党暗号。問年，答以‘三十五岁’。住址，答以‘三十五号’。兄弟，答以‘五人’”等供。核其委状，首列“天心民心、民情民生、男女平权”等邪說；上繪五色旗，中嵌日光，鈐有朱印，文系“中华革命崇眞党水陸軍大元帥郭神功关防”十八字。

又据該統巡派探在省城河南地方破获周火、何耀、叶九等三名，

^① 原为电報紙八叶。广州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九日发电，北京二十一日收到。

炸彈二只解署。訊供：周火由洪兆麟委充偽營長，領有炸彈來省，轉糾何耀、叶九等。遂命何耀亦招一營，許以營長，預備分路起事。黨中攻省計畫，一由燕塘攻東門，一由廣九火車入長堤，伊等則在河南抵禦我軍各等語。

查逆黨詭謀，層出不窮。近日迭次失敗之後，或又別立名目，糾人擾亂，或仍甘心助逆，均屬罪不容誅。除將該犯鄧玉成等四名即行槍斃，仍飭嚴緝供開逸犯，務獲究報，並通飭嚴密防范外，謹電馳陳，伏乞鑒核。

再，查此次獲犯出力之水陸統巡陸軍少將胡令宣、警衛軍統領前清副將趙月修等，前在江門并曾破獲重要機關一起，拏辦圖謀擾亂恩開新台四縣之黨魁楊敬修，即黃忠干一名，經于上年十一月篠日電呈在案。現又兩破機關，實屬異常出力，迭著勞勛。擬懇特予恩施准將胡令宣特授陸軍中將，趙月修特授陸軍少將，以示鼓勵，併候令遵。振武上將軍督理廣東軍務龍濟光、廣東巡按使李國筠呈。皓印。

龍濟光等致北京政府江電^① 一九一五年三月三日

北京大總統、總統府統率辦事處、參謀、陸軍兩部鈞鑒：

華密。據前山陸團長朝珍、香山县知事厉式金，統帶護沙各營袁帶會詳：“上年十二月三十日，准澳門華政務廳函開：‘租界和隆街嚴宅，于本月二十日被劫，并擄去商人嚴松軒一名。現查該被擄人，被禁在白蕉村及青鶴灣等處，請派隊勦捕查起’等語。查縣屬黃梁鎮，距城寫遠，素為盜匪出沒之鄉，而尤以與新會交界之黃楊山巖洞綿亘四十餘里，地勢險要，為天生匪巢，向來遭匪擄入，多藏匿其中。當會商定期一月八日各率所部，會合圍攻。詎該匪黨聞信，先在各要隘預為迎敵。我軍四路圍攻，攀藤附葛，備嘗艱苦。其大臣山一帶，為該匪出入之路，鳥道羊腸，砲壘眾多，冲鋒數次，未能得手。是夜復選熟悉路徑兵士，混入賊巢放火。匪遂擾亂。各路軍隊节节攻入，匪悉眾來拒。我軍鼓勇而登，先后攻燬匪巢六座，砲壘十餘座，斃四十餘人，奪獲各色快槍并革命軍偽印、偽旗、軍衣多件，擒匪黨黃杜發、梁廷

^① 原為電報紙六叶。廣東一九一五年三月三日發電，北京四日收到。

勛、陈关胜三名，起获被擄严松軒，送回澳門，及台山、新会等属被擄之李宗、陈明孙等共十九名，均經飭亲属具領。是役陣亡游击队排长黄錦一員，陆軍兵士黄其貴一名，各軍受伤兵士六名”等情，会报前来。

除飭将生擒之黄杜发等三名訊明懲办，伤亡弁兵从优給卹，出力兵士，分別奖賞，仍严搜余党外，此次攻克黄楊山著名匪巢，毙匪甚夥，并夺获枪枝、伪印、伪旗，起出被擄多名。在事員弁，实属异常奋勇，所有会勛出力之团长上校陆朝珍、上校袁带，拟均請以少将升补，香山县知事厉式金，請給五等嘉禾章，游击队长中校王作标，請以上校升补，游击队长钟子才，委員卢怡若，請补中校营长，吴近請补少校，以旌勇敢。伏候訓示。振武上將軍督理广东軍务龙济光，广东巡按使李国筠呈。江印。

致北龙济光京政府庚电^① 一九一五年三月九日

北京大總統、統率办事处、參謀、陆軍两部鈞鉴：

华密。据探飭派員兵在黄埔地方破获乱党机关一起，緝获首要卢瑞山、蓝开文等二名，及鉄血团伪告示等件，并孙文肖像伍元軍用票多张。訊供伊卢瑞山曾充民軍标統，伊蓝开文系高等学堂毕业生，現与在逃之陈信在黄埔密設机关，伊等分充鉄血团团长、营长各伪职，糾招党徒，約期起事。

又据各营先后获解来营运动之乱党熊志威、彭信猷、钟汝文、袁善兴、黄洲、容斌、邓大省等七名。訊供伊熊志威系讲武堂毕业生，伊彭信猷、钟汝文均陆軍讲武毕业生，伊袁善兴系将弁毕业生，从前均曾充过陆軍营附、連排长，伊黄洲、容斌、邓大省各曾充过陆軍兵士。此次均由港澳机关派令伊等分来省城内外及石龙、香山各处，潜往軍营运动煽惑，致被举发获解。

又据探員緝获乱党伪調查員蔡树强、潘鉄乾等二名，訊供伊蔡树强曾充工程营兵，現由黃明堂派来省城坐探。伊潘鉄乾由严德明派与其弟严鉄山充东江調查員，并設机关，接洽綠林。此番由港乘車抵

^① 原为电报紙七叶。广东一九一五年三月九日发电，北京当日收到。

石龙，下車时被暗探跟蹤緝获。

又据探有乱党勾結三合会、扶汉堂各匪目，許以伪职，在□澳等村及东海各沙□集匪徒助逆扰乱。經兵探偵緝，先后获解黃培、钟福、张汉、蔣鴻道、陈炳然、陈奎英等六名。訊认入会为匪，迭犯擄劫。近为乱党糾匪助逆，候期起事各等情。

查該犯卢瑞山等十七名，均屬罪不容誅，业飭一併枪毙，以示懲儆。仍督軍队严加防緝，以遏乱萌。所有获犯尤为出力之第一师騎兵营长少校楊源清，拟請特授陸軍步兵中校，委員潘元耀、□凤翔均拟請特賞五等嘉禾章，警卫軍营长李芳、李群、第一师騎兵营营附伍棠、一师二旅三团四营四連长何保貴，均拟請特授陸軍步兵少校，以示鼓勵，出自逾格鴻施。謹电馳陈，伏乞鈞鉴訓示。振武上將軍督理广东軍务龙济光呈。庚。

龙济光致北京政府卅一电^①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北京政事堂、統率办事处、參謀、陸軍部鉴：

誠密。迭据探报，乱党麇聚港、澳，密謀大举。經派員探設法查緝，并电請奏明在案。茲据派出陸軍团长赵越报称：“本月漾日，在港凭綫查得熙路道第十二号、十四号胡毅生屋內，住有岑春煊參謀夏寿华等多人，并有危險物品。当即商請香港巡警道会往围拿，共获夏寿华、周紹人、刘雨田、梁昔年、林寿三、楊汉生、黃德坤、梁德□、李涵富、楊华表、陈定坤、麦威、吳进芬、苏进兴、刘能、张万田、高树等十七名，搜出炸弹两大皮箱，炸药十余罐，炸水十余罐，方印四大顆。又由伪順德总司令楊汉生身上搜出党人电报密碼，及逆据多件。按照港例，一併交由港官带回管押，危險物品及书片証据亦由港官沒收，报乞引渡前来。查夏寿华籍隶湖南，年逾七十，系屬积年党匪，余多桂、粵两省匪徒。現携大帮炸烈药弹，糾集党羽，匿身洋界，預备入粵謀乱。幸經先事破获机关，消遏乱萌。除設法引渡外，謹电馳陈，敬乞代奏。龙济光叩。卅一印。

① 原为电报纸四叶。广东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电，北京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收到。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962年 第1期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中華書局

令

各省各級政府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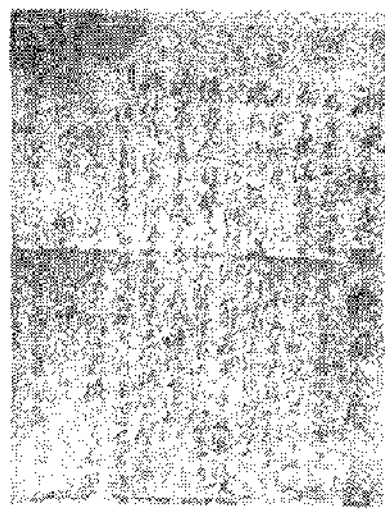
各省各級政府機關，應即遵照本令，切實執行，不得延宕。如有不遵，一經查出，定予嚴懲。此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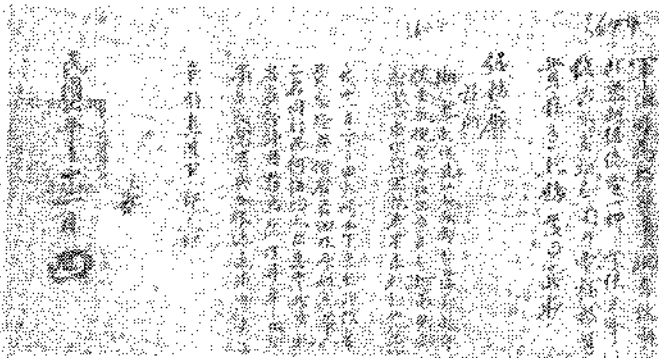


上：臨時大總統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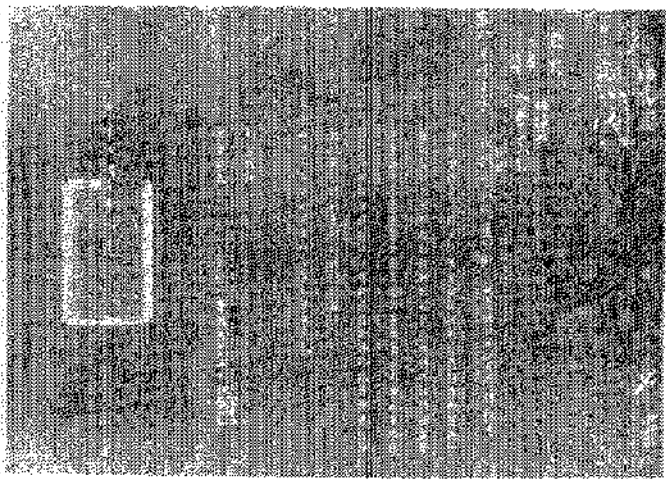
原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

下：浙東白匪軍布告





北平陸軍布告 中文，“陸軍部軍法司之印”



王天縱密函 英文，“南京一市探出之密函”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

1962

近代史資料

1962年第1期

(总26号)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毫米 1/25·7 3/5印張·1插頁·161,000字

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700 定價:(9)0.85元

統一書號:11018·359 62.8、京型